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欧洲战场

(F)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欧洲战场

第三十六章 单冠湾寒风飕飕 珍珠港战火熊熊

东条英机上台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

罗斯福在白宫举行会议，研究东条内阁将会奉行的政策。

罗斯福道：

“东条内阁必是好战内阁。东条本人除任首相之外，还兼任内相和陆军相，大权在握，肯定发动战争无疑。日本很可能采取有损于美国利益的进攻性行动。”

赫尔也道：

“我夏威夷尤为突出。应当通知金梅尔将军，抓紧防御，千万不可懈怠。”

罗斯福道：

“此事，请转海军部和国防部抓紧办理。”

恰逢此时，国务院机要秘书送来一份紧急谍报。那是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C·格鲁发回的。格鲁报称——

种种迹象表明，假如日本一旦在日美谈判中失败，全体日本国民或许会以剖腹自杀的
决心，破釜沉舟地大干一场。

赫尔看罢，若有所思地道：

“我记得，前不久格鲁大使曾发回过类似电文。”于是，他打开文件柜，找到了那份类似文件。

那文件是这样写的——

格鲁大使发国务卿收

绝密电 125 号

据秘鲁驻日公使对大使馆人员说，他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那里听说，日本正在策划，一旦与美国交火，将使用日本人一切军事力量，试图大举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他还说，这个计划似乎没有什么根据，然而这是从许多人士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才决定向你们转达这个情况。

格鲁大使的这个消息，来自于“街谈巷议”。当时正值山本司令官写信给吉川海军相，提出夏威夷作战设想后 20 天，是在山本把这个设想的要点告诉大西，并命令他制定基础计划方案的墨迹未干的时刻。只有山本和大西少数几个知道的这一秘密消息，究竟由海军机关哪个渠道泄露出去而成了“街谈巷议”？至今是个谜。至少，当时美国收到格鲁大使这个“街谈巷议”式的报告时，没有谁会相信这事。现在，在日美关系格外紧张，好战的东条上台之时，格鲁大使又发来了类似的来电，这就不能不引起罗斯福和赫尔的严重注意。

赫尔看着两份类似的电文，若有所思地道：

“看来，格鲁大使的来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许，日本就要对我们动手了。”

罗斯福也有同感。说道：

“叫海军部立即向金梅尔发出紧急备战命令！”

“好吧。”赫尔说。

这天晚上，正当罗斯福和赫尔在白宫议论格鲁大使的电文的时候，海军部长斯塔克过了一个和平之夜。

赫尔到处找他。他正在歌剧院欣赏小歌剧《天鹅王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的机动部队正跃跃欲试，准备动手了。

看完歌剧，斯塔克回到家里，家人告诉他，赫尔打了几次电话找他。

原来，罗斯福叫赫尔通知海军部向金梅尔下发紧急命令，怎么也找不到斯塔克。后来知道他正在歌剧院里，赫尔要派人前去寻找。罗斯福苦笑道：

“让他看完再说吧。到剧院去找，让群众大惊小怪，反而不好。”

此事尚且悬着。罗斯福想了想道：

“你代我给日本天皇写封短信，加上批语发给格鲁大使，叫他立即转交日本天皇。用灰色密码发。”

于是，罗斯福口授大意，赫尔执笔写道——

……菲律宾，荷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及泰国的人们不能坐在炸药桶上。我热烈希望天皇考虑一下驱散乌云的方法。同时，我相信，我们肩负着恢复我们美日两国间的传统友谊，阻止在世界上发生又严重的死亡和破坏的神圣任务。

罗斯福这封重要的信件，没能转到天皇陛下之手。

在日本的格鲁大使收这封信后，本想通过东条英机转给天皇，可东条推三阻四，说是“美国没有实际意义的让步意见”，他拒绝转交给天皇。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前往皇宫谒见天皇。

天皇对山本道：

“朕值此下达命令之际，委卿以统率联合舰队之任。惟联合舰队之责任极其重大。此战胜败与否，实为关系国家兴衰之大事。”

“望卿发挥舰队多年磨练之绩，出师歼灭敌军，威武名扬内外，切切勿负朕之厚望！”

皇恩浩荡。山本司令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开战之前，承蒙陛下敕命，不胜惶恐感激。谨奉天命，联合舰队官兵一致，粉身碎骨，誓达出师之目的，决心以此奉达圣命。”

当晚，山本即发出了联合电令第13号，由4630收报。其令说——

致联合舰队全体将士，皇国之兴废，在此一战。全军将士务须不惜粉身碎骨，完成己任。

在此之前，山本司令官为这次远征调兵遣将，已经发出了几十道军令。海军中将南云率领的6艘航空母舰和30艘战列舰，已经在北方的寒村之港单冠湾集结待命。

熟悉日本地理的读者不难看出，日本列岛由南向北延伸，最北端是非常寒冷的北海道。从北海道东端的根室再向北，隔着海峡，便是横卧着的千岛群岛的国后岛。国后岛的北侧隔着国后水道，与之相望的是千岛群岛最大的岛屿择捉岛。这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细长的岛屿，约长303公里，单冠湾就在这个岛中央的南部。

平时，单冠湾冷冷清清，只在渔汛期中有少数汽船出入，几乎没人注意到它。而现在，山本司令一声令下，这个冷冷清清的海湾竟已密集着日本联合舰队的绝大多数精锐。只有笼罩全岛的皑皑白雪，以和平和宁静掩盖着将士们那股腾腾的杀气。

“Z”字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南云中将站在旗舰上，用长筒望远镜瞪望他的停泊在海湾里的舰队，胸怀特别壮烈。

“是的！这是一支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军队。”

你看——

那是6艘航空母舰：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

号。

那是 2 艘高速战列舰：比睿号、雾岛号。

那是 2 艘重型巡洋舰：利根号、恐摩号。

那是 1 艘轻型巡洋舰：阿武隅号。

那是 9 艘驱逐舰：谷城号、浦风号、滨风号、矶风号、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秋云号。

那是 3 艘潜艇……

那是 7 艘加油船……

为了保密，择捉岛同外界的交通被切断了。所有机动部队在海湾隐蔽待命。只有担任警备的军舰和飞机在四周海空警戒巡逻。

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为天皇献身的精神武装起来的所有将士，气宇轩昂，激情满怀。每天，他们对着夏威夷瓦湖岛的沙盘反复研究攻击方案。休息时，便放声歌唱《佐久间艇长之歌》：

誓为君国而献身，
我时刻坚守岗位。
死而后已的精神，
是日本男子之美。

……

尤其是那些准备作尖兵的航空敢死队，精神更为疯狂。

所谓敢死队，就是由精壮猛汉组成的拼杀队。“一死了之，以身殉国，报效天皇”等武士道精神已经浸透了他们的头脑。

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拼命方法，或可概括为“横心闭眼法”。眼一闭，心一横，便绝了生死之念，后顾之忧，便瞪着血红的眼睛杀上去。结果，当然是身首异地，粉身碎骨。这种精神，若为正义而战，确也英雄，若为法西斯而卖命，却是愚蠢之至，死有余辜。

东条英机说，“人有时候也需要闭上眼睛豁出去干一番的勇气”。说的就是这种闭眼横心法。

箭在弦上。全军将士准备就绪，只待山本总司令一声令下，便要不顾一切地杀将出去。

山本总司令的命令，全用暗语——

当日美关系发生危险时——叫“东风，有雨”；
当日英关系发生危险时——叫“西风，晴”；
当日苏关系发生危险时——叫“北风，阴”；
向夏威夷进发——叫“登上富士山”；
向珍珠港突袭——叫“虎！虎！虎！”

……

11月6日，联合舰队司令部的要员们乘坐专机，从停泊在佐伯湾的旗舰“长门”号上起飞，降落在东京机场。

第二天，海军省第一会议室里坐满了舰队干将。山本五十六下达了重要作战命令——

联合舰队第一号作战密令

昭和十六年 11 月 5 日

一、由先遣部队、机动部队、南洋部队、北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对美国舰队作战。
开战之初，派先遣部队、机动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以击溃美国舰队。在对美国舰队

机动作战时，要有力捕捉并歼灭之。

二、预定R日为12月8日（星期日）正式进攻。各航空基地部队务必专心致志作好战前一切准备。

进攻珍珠港的时刻越来越近。

这日，机动部队指挥官南云中中将，在佐伯湾的旗舰“赤诚”号上召集军官开会，布置作战任务。

在此之前，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已向他下达了第一号命令。这项命令要求机动部队和先遣部队要竭力隐蔽自己的行动，并立即向夏威夷推进。开战之初，以机动部队悄然对美国夏威夷敌舰发动突然袭击，并予以致命打击。

命令决定——

X日.330（凌晨3时30分），发动第一次冲击；

X日前一天。600（早晨6时），部队由接近敌人的地点出发，以航向180度（正南），航速26节（每小时26海里）前进。

X日.130（凌晨1时30分），第一次攻击珍珠港。从正北230海里起飞，断然进行突袭。

同日.300（凌晨3时），第二次攻击队在珍珠港正北200海里处，断然进行突袭。

根据这些命令，南云中中将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并再一次进行战前动员。他趾高气扬地道：

“我们即将对蛮横而骄傲的宿敌美军开战。因此，以第一航空队为基干的机动部队，必须于开战之初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歼灭敌人的舰队，于转瞬之间置美国海军于死地！”

“诚然，此次战役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空战。因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

南云说得口沫横飞。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老话：拼命杀敌，为天皇效忠。

南云的训示刚一结束，军令部的铃木英少佐把瓦湖岛的模型放在大家面前，详细介绍攻击目标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都是间谍森村正从珍珠港搞到的。

森村正提供的准确情况说——

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只仍旧以过去的方式进行训练：星期一出港，最晚在星期六进港。

二，大型军舰的泊地在福特岛周围，而战列舰是分两列并列系留的。对外侧的战列舰必须实施鱼雷攻击，而对内侧必须使用轰炸的方法。

三，航空母舰所在位置不明，但现在有两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夏威夷水域活动。

四，在珍珠港入口处没有布置水雷，但似乎已经安放了防潜艇的装置。

五，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白天即紧张地进行航空训练。

六，好像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空中巡逻。

七，关于阻塞汽球。11月1日在希凯姆航空基地的大飞机库，系着两个直径为四五米的黄色圆形汽球，和一个绿色汽球。此外没有见到其它阻塞汽球。

八，关于瓦湖岛附近的气象情况。天气少雨，飞行没有困难。早晨，瓦湖岛的山脉上空时常有云，整个上午多为十分晴朗之天气，而下午有时有些残云。

接着，南云中中将向各舰将士下达了出发命令——“旗信！起锚，准备启航！”

旗信发出信号。

机声隆隆。汽笛长鸣。将士各就各位。

南云中将所率的这支海军史上最强大的机动部队——航空母舰 6 艘，战列舰 2 艘，重巡洋舰 2 艘，轻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9 艘，潜艇 3 艘，加油船 3 艘——迎着纷纷飘飞的雪花，离开单冠湾，踏上了万里征程。

丰厚水道上响起了《军舰进行曲》——

我们坚守，我们进攻，
靠这漂浮的钢铁长城。
钢铁城漂浮在海洋，
保卫着日本的四方。
无坚不摧的钢铁军舰
向日本人的敌人进攻

.....

正在丰厚水道巡逻的警备府的“国后”号向这批远征部队发来了信号：

“祝你们远征成功！”

“谢谢！”

信旗回答。

第二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收到了来自谍报部门的谍报：

“日本远征已经开始！”

史汀生立即通知海军部长斯塔克。

罗斯福在他那椭圆形的白宫办公室里举行紧急会议。

此刻，罗斯福感情激动，怒不可遏：

“日本一面进行从中国全面撤军的谈判，一面准备大规模远征。这是日本背信弃义行为的证据。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赫尔道：

“太平洋的形势非常严重。日本这次远征，很可能占领菲律宾。”

斯塔克道：

“我认为，日本对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很大。”

赫尔道：

“他们会不会进攻珍珠港？”

一时谁也难以回答。

美国谍报部门只获得了日本单冠湾的海军舰队已经出发的大体情况，而日本舰队的具体攻击目标不明。

斯塔克道：

“不能排除进攻珍珠港的可能。”

罗斯福道：

“是的，不能排除！”

这晚，为着慎重，斯塔克立即给驻守珍珠港的金梅尔将军发去了紧急电报，要求立即做好应急准备。

自从美国“魔术”情报成功破译日本密码以来，已从驻日外交官手中获得了大量情报，其中不少是海军方面的情报。即至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前夕，日本谍报部门深感失密的痛苦，决定停止使用原有的密码，而改用新密码，这就有效地蒙蔽了美国人的耳目。

比如，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用语，山本司令官关于具体行动的用语，都用暗语表示——

三国条约.....纽约

平等待遇问题……芝加哥

中国问题……旧金山

总理……伊藤君

形势剧变……生孩子

日本军政密码代号的改动，确实给美国谍报部门带来了新的困难。关于日本军舰去向的报告则只能得到一些印象性的报告。而且，对于日本主力舰的去向，美国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赤诚”号，“加贺”号……在九州南部

“苍龙”号，“飞龙”号……在吴军港附近

“比睿”号（战列舰）……在佐世何附近

“雾鸟”号（战列舰）……在吴军港附近

航空母舰（数艘）……去向不明

金梅尔将军在旗舰“奥古斯汀”号第一会议室反复推敲这份不明不白的谍报，心里很不踏实。

会议室里坐着夏威夷各舰舰长和各路守将。他们是夏威夷陆军部队司令员肖特中将，陆军航空部队指挥员马丁少将，舰队第八特遣部队指挥员哈策中将，第二特遣队指挥官布朗中将，海军巡逻部队指挥官贝林格少将，以及金梅尔的参谋们。

与会军官见舰队总司令反复看那文件，且眉头越皱越紧，便知情况不妙。一些人小声地在下面窃窃私语。

“也许有什么事？”

“可能要出事！”

“……”

副官见场面难堪，对金梅尔耳语了几句。金梅尔这才放下文件，正色道：

“开会吧。”

金梅尔向副官示意，副官立即将那文件拿过去，向大家念了一遍。

那是斯塔克海军部长的紧急来电。

念罢文件，金梅尔开始讲话，他讲道：

“总的情况很严重。特别严重的，不是我们兵力不足，而是情况不明。美日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日本的舰队已经出发。而日本舰队中，有4艘航空母舰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

舰队参谋长道：

“一定要想法搞清楚日本航空母舰的位置。”

金梅尔道：

“是的，至关重要！”

“他们会不会在马绍尔方向行动？”舰队作战部长说。

金梅尔补充道：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派出两架13—24侦察机飞向夏威夷。在威克岛加油后，将对特鲁克群岛、波纳佩岛和贾卢伊特岛进行侦察。”

接着，金梅尔站起身来，唰地一声拉开后壁屏幕，指着夏威夷军事地图说：“你们看，这是马绍尔群岛，这是夏威夷，二者之间不过千里之隔。日本舰队如果真的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潜伏，那么，日本进攻夏威夷的可能性很大！”

众将明白，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金梅尔继续说：

“那么，要保卫夏威夷，我航空母舰就必须向威克岛和中途岛靠近，以运送陆军的截击机。”

肖特中将道：

“这些飞机很可能最先与敌人发生对抗。所以，应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飞机。”

金梅尔道：

“是的。马丁少将，你们的飞机够用吗？”

马丁少将苦笑道：

“总司令！你不是不知道，上面一直说为我们增加装备，再调一批飞机来。可是谈了半年多，我们还是那些老家伙呵！”金梅尔耸耸肩，也苦笑道：

“有什么办法。增加夏威夷的飞机，我也叫了半年。总统和海军部长也是答应了的，就是落不到实处。目前，也只好将就现有的装备力量了。”

哈策问马丁：

“听说你那里命令歼击机飞行员，飞离海岸不超过 24 公里。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主要是为了节省汽油。”

“这就根本不起作用。我们需要的是能在海面任何领域上空飞行战斗的飞行员。”

金梅尔不愿意扯这些具体问题。便接过话题，再次强调了各方面的防卫问题，明令大家提高警惕，各司其职。

会议结束了。金梅尔和哈策一起吃了午饭，并就这次飞行大队的特殊任务问题一直谈到下午 6 点钟。

金梅尔一直这样估计。如果与日本开战，战斗地点很可能在离夏威夷较远的海面展开，而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夏威夷群岛和珍珠港展开。所以，他对航空队寄予的希望很大。

“喂，金姆！”哈策这样称呼他很熟悉的金梅尔总司令，“请你讲清楚，你希望我干到何种程度。也就是说，如果碰上日本的舰队或飞机，我该怎么办？可否立即开炮？”

这个问题却也具体。日美关系虽然已经紧张到快要交火的程度，但彼此还没正式宣战。前方部队谁先开火至关重要。按照惯例，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向上级报告，按上级指令行动。

事实上，金梅尔对这个问题也答不上来。只好含糊其辞地道：

“这个……凭你的常识。”

远离夏威夷群岛海面 200 海里以外，已经发生局部战斗。

由珍珠港出发的“猛牛司令”哈策所率的第八特遣部队，以航空母舰“企业”号、重巡洋舰 3 艘和驱逐舰 9 艘，急急向威克岛进发。

出发前，哈策命令，所有舰只和飞机都装上炸弹和鱼雷，一旦发现敌人船只和飞机，立即开火，坚决击落击沉。

“凭你的常识！”哈策中将十分难忘金梅尔这句含糊其辞的话。很简单，他这条猛牛，准备见到敌人便打，用不着请示汇报。

作战参谋威廉·H·布洛克拿着哈策的命令，以十分怀疑的眼光问道：

“司令，你批准了这个命令？”

“是的。”

“你知道，这是意味战争的命令吗？”

“是的。”

“但是，司令个人不能决定开始这场战争。万一打起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呀？”

“我来承担！”猛牛司令喘着粗气说。“如果哪个家伙靠近我们，就先给我打，打完再说！”

日本先遣部队第六舰队的旗舰“香取”号在赛班马 160 海里处，与哈策所率的美国巡洋舰相遇了。

美国这艘巡洋舰的排水量为 9700 吨，舰上装着 150 毫米的大炮。日方“香取”号的排水量为 500 吨，舰上仅装着几门 140 毫米的大炮。两相比较，日舰面临庞然大物，十分惊慌。按照哈策的命令，当双方之间的距离接近 1 万米时，美国巡洋舰的大炮拉开仰角，所有炮口对准“香取”号猛轰。

霎时，“香取”号招架不住，准备后撤。

美国巡洋舰因护着 5 艘运输船，不敢恋战。炮轰一阵，也就迅速脱离接触。

此时，哈策派出的 12 架 F4 飞机和 18 架 SBD 俯冲轰炸机从空中掠过。

正在近海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上的人员，看到自己的飞机飞向珍珠港，无不羡慕飞行员们能比他们早一点儿回到珍珠港——那儿，毕竟是比较舒适的地方。况且，官兵们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今天是礼拜六了！早一点回去，可以搂着娇妻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第二天，可以到充满香风的檀香山市度过一个愉快的礼拜日。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正在他们这样想着的时候，一直销声匿迹的日本航空母舰已经潜伏到不远的海面上，一支庞大的航空攻击队，已经从那里起飞，直扑他们的巢穴珍珠港。

礼拜六的珍珠港和檀香山，美丽而宁静。

万里澄净，明月如洗。此刻，檀香山市灯红酒绿，正是忙碌了一整天的所有市民享受夜生活的时候。白天里舰只来来往往的珍珠港，除明亮的灯火外，也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中。所有回港的舰只，整齐地排列在福特岛周围的港湾里。只有珍珠港人口处巡行扫雷的“秃鹰”号和“交嘴鸟”号还在值班。

凌晨 3 时，整个珍珠港和檀香山市沉睡在和平与宁静的摇篮里。乐于享乐的美国官兵或者正搂着老婆睡觉，或者正搂着舞女亲昵，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金梅尔将军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休息。

金梅尔虽在休息，却是毫无睡意。整个夏威夷的防卫问题困扰着他。他独自苦笑着，在胸前划着十字：

“上帝保佑，但愿最近不要出事！”

就在此刻，“秃鹰”号的值班军官马克洛伊准尉发现了异常情况。他看见离珍珠港入口处西南大约 4 公里的海面上，好像有一个向左移动的白色波浪似的东西在浮动。他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那东西很像潜艇的潜望镜。

马克洛伊立即警觉起来，急忙命令舵手：

“左满舵！”

接着，又立即用灯光信号通知正在附近巡逻的“守护人员”驱逐舰。

驱逐舰接到情况，立即侦察，回灯告诉“秃鹰”号。

“偏西方向，发现一艘潜艇在水下行进，速度为 9 节。”

“守护人员”舰长奥特布里奇上尉被值班军官叫醒，立即登上舰桥，命令全舰人员进入战斗状态，保持警戒。

“全体各就各位！”

警报声响彻军舰。

其时，日本进攻舰只的舰长正望着潜望镜，快速向珍珠港靠近。

“右15度，目标潜艇！炮击！”奥特布里奇少尉一面举着望远镜观察，一面下达攻击命令。

“投射深水炸弹！”

“再投深水炸弹！”

“好！打中了！”

被“守护人”号击中的日本潜艇航速放慢，左斜右歪地沉没了。海面上浮起一层油污。

敌潜艇来犯的消息，很快报告到夏威夷第十四海军司令部。司令部很快报告正在床上辗转难眠的金梅尔总司令。

“看来敌人没有睡觉！”

金梅尔披衣起床。凭窗远眺，珍珠港和檀香山市笼罩在深深的夜色中。

他立即下达了“加强警戒”的命令。要求一旦发现情况，马上报告。

此后，似乎一切都很安静。没有什么情况报来。

黎明时分，他终于睡了。

金梅尔怎么也没想到，日本第一攻击队的183架飞机，在朝阳照耀下，闪着银色的机翼，已经扑入瓦湖岛北端卡湖库角的天空。不多一会儿，珍珠港的全景出现在飞行员的视野之下了。

攻击的目标就在眼前。

日军敢死队头目津田中校在旗机上兴奋地向下张望。

“看见了！就在那儿！”

珍珠港的福特岛周围，排列整齐的美国战列舰历历在目。官兵们还在安静地睡觉。

“水上攻击！向全部飞机发出信号，全力攻击！”接着，群机如密密麻麻的鸟雀，在珍珠港上空盘旋，俯冲，呼啸，投弹，顿时，整个珍珠港被淹没在强烈的爆炸声和熊熊的烈火中了。

“虎虎虎！”

津田立即命令水木上士，向舰队总司令山本发回了奇袭成功的电报。

接下来是第二攻击队的攻击！

第三攻击队的攻击！

在闪电般的几十分钟突袭中，整个珍珠港被摧毁得七零八落。

“虎虎虎！——我奇袭成功！”

山本司令和全体参谋人员聚在作战室里，议论着成功的消息，无不兴高采烈。

山本似乎特别能压抑成功的兴奋。但那国字形的布满肉瘤的脸上，仍然泛着欣喜的笑容。

他故作冷静地命令道：

“传我命令——继续攻击敌人机场！迅速扩大战果。”

这场突然降临到珍珠港的晴天霹雳，金梅尔是早上8时前5分钟才知道的。

应该说，派往远海执行任务的“猛牛司令”的机动部队，最先知道敌人的动向。当他们执行远海巡逻任务正欲返回珍珠港的时候，已经发现他们的屁股后面突然有机群飞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哈策不敢恋战，只好一面报告，一面迅速撤离。急于攻击珍珠港的日本群机没有与哈策纠缠，径自扑向珍珠港了。

待哈策中将中途遭遇敌机的消息传到金梅尔那里，已经快凌晨 8 时了，敌人的攻击已经开始。

那时，金梅尔已经起床，同往常一样，他准备与住在邻近的梅菲尔德中校打一阵网球，然后乘车到旗舰去，参加每日 8 点正在那里举行的升旗仪式。而 8 点以前 15 分钟以内，旗舰军乐队的仪仗队已在舰上排列就绪，专门等着总司令的到来。

正当金梅尔登车前往旗舰时，整个珍珠港上空已经是敌机如云，港内的爆炸之声不绝于耳，完全沉浸在一片火海中了。

“日本空袭！”

这是金梅尔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概念。好一阵，他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木然地望着珍珠港熊熊燃烧的烈火。

展现在金梅尔眼前的，是一派正在崩溃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惨象。金梅尔一动不动地望着这一场恶梦般的现实情景，全身发抖，脸色苍白，好像一尊充满悲剧色彩的雕像。

“司令！鱼雷好像击中了战列舰。‘俄克拉河马号’正在燃烧！”

第十四军区参谋长厄尔上校的夫人慌忙地跑来说。

金梅尔猛地惊醒过来，冷冷地回答：

“是的，我也看见了。”

当金梅尔和第十四军区司令布洛克匆匆赶到珍珠港现场时，整个战斗已经结束。展现在他们眼前的，除了被炸得稀烂的海港，便是被炸毁的军舰和飞机。

目不忍睹。被日军炸沉的军舰露出的烟筒还冒着浓烟。锚地上，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三角桅杆歪歪斜斜。“俄克拉河马”号船身倾斜。许多小船、杂物和油污在海中飘浮。其中夹杂着不少血污。人们正紧张地打捞层层油污中的水兵的尸体……

据初步统计，共有 19 艘军舰被击沉击毁，其中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作战舰只。福特岛机场已被击毁，击毁飞机 265 架，官兵伤亡 1400 多人。珍珠港事件成了美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惨案。

昔日雄风鼎盛的珍珠港已经不复存在。

“完了！一切都完了！”

金梅尔沉痛万分地说。

第三十七章 北非战同盟窘迫 首相召将授方略

“特急！”

“奇袭珍珠港。并非演习。金梅尔。”

收到金梅尔从太平洋发回的特急电报，白宫无不震惊。

紧接着，关于珍珠港瘫痪的报告雪片似地飞到了白宫。全国所有电台，以不同的频道，不同的声音，播送着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

罗斯福那间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几部电话响个不停，不是海军部的电话报告，便是国会各方面的询问。秘书和侍从们紧张地议论着这个突然事变，屋子内外一片嘈杂，一片骚乱。沃森老爹和麦金太尔小心地服侍着心情沉重的总统。

罗斯福表面上显得镇静自若，心里却充满怒火。他召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赫尔国务卿、斯塔克海军部长等人，商讨应急措施。恰在这时，丘吉尔从伦敦来了长途电话——

“总统先生，关于日本，这是怎么回事？”

“十分确实。”罗斯福回答，“日本已经在珍珠港发动进攻。现在，我们是风雨同舟了。”

第二天，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海军上尉，搀扶着父亲走向众议院的讲台，向国会报告了紧急情况，并提请批准立即向德意日宣战的要求。

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党派的代表，全国各地守在收音机旁的所有美国人，无不全神贯注地听着总统的讲话——

昨天，1941年12月7日，永远是耻辱的日子。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袭击。

在这之前，美国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

昨天，日本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使美国的陆海空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大批美国人遇难。

昨天，日本政府出兵马来亚。

昨天，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天，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军队又进攻了中途岛……

战争已经爆发，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利益，都处在万分危急之中……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日起，美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没有什么辩论。一小时之内，国会一致通过了总统的请求——向日本宣战！

三天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

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几乎囊括所有大国参加的，战火烧及欧亚非和整个太平洋大西洋的世界大战，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展开了。

整个地球在颤抖！

整个人类在呐喊！

人类进入了更为残酷的更大规模的厮杀时期。

日本奇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大幕。

远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得到消息，震惊之后，不禁悄然流露欣喜之色——

谢谢你，小日本！是你惹下弥天大祸，动员罗斯福参战了！——亲爱的朋友罗斯福总统！我早就催你早些儿参战，你却犹豫不决。这下子，你总该参战了吧。

远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得到消息，也暗暗高兴。正值苏联取得保卫莫斯科战役重大胜利的时刻，日本没有在东方向苏联进攻，而是在南方向美国进攻，这可大好的事！看来，前段时间与日本的外交非常成功，竟把一度紧张的关东磨擦平息下去了。现在，日本激怒了美国，美国必然参战，这自然会大大增强盟国的力量。以后，对付德意日法西斯，那就好办多了。

远在柏林的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日本虽然没有从远东进攻苏联，可在南方与美国交战，同样可以牵制美国的力量。下一步，德国无论继续进攻俄国还是进攻北非，都是大有把握了。

于是，希特勒痛骂莫斯科战役的败将之后，忙抓紧准备 1942 年春季重新进攻苏联的方案。与此同时，他抱怨小伙伴墨索里尼很不得力，北非战线进展不大。所幸的是，他派出的大将“沙漠之狐”隆美尔还有些作为。

这天，寒雪飞舞。希特勒查看一阵东线苏联的军事地图之后，把那双翻着鱼眼白的眼睛紧紧盯住了北非的军事地图……

1942 年，希特勒第一次在莫斯科的顽强抵抗面前停止前进。

虽然进攻莫斯科失败，他的军队退离莫斯科 300 多英里，但希特勒是不承认失败的。

他从来不承认失败。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归罪于前线将领没听他的指挥，同时归罪于俄罗斯 12 月那种绝无仅有的奇寒和泥泞。假如前线将士破釜沉舟地干，假如天气像春夏那样晴朗温暖，他肯定拿下莫斯科了，他肯定可以实现过去拿破仑企图攻下莫斯科的梦想。他对着军事地图这样想着。他相信，他比拿破仑强大。那么，理所当然，他要精心组织再度大规模进攻，直到打垮俄国。

翻开地图，形势是可观的。经过艰苦征战，除小小英国没能攻下来外，整个欧洲的版图几乎完全控制在他手里了。在苏联，从波罗的海到里海的大片土地，仍在他的控制之下。远征军已经深入到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一线。在西线，除暂时允许维希政权在法国南方那一小块山区苟活外，可以说是完全控制了。至于法国以北的低地国家，像比利时、荷兰、瑞士等等小国自然不在话下，谁敢有一丝儿反抗的表示？再往北，丹麦、挪威也在手中，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是他的活动范围。

再往南看，欧洲和非洲之间隔着狭长的地中海。希特勒的小伙伴墨索里尼的动作虽说使他很不满意，但总算是自己战车上的忠实走卒。希特勒原本想让他的小伙伴代为征服地中海以北、意大利以东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巴尔干国家，怎奈墨索里尼无能，实力不行。希特勒不得不自己动手，派重兵去控制巴尔干半岛。至于地中海以南的北非沙漠、中东和埃及，他原本也想去征服，墨索里尼在那里同样战不过英国中东部队。希特勒又不得不派隆美尔前去支援。

巩固欧洲略地也罢，攻占北非沙漠和埃及也罢，谁控制了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谁就取得了主动权。这是明摆着的。

而地中海现在大部分由英国控制着。英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基地马耳他岛，就在意大利伸出的那只“马靴”前面不远，墨索里尼却拿它没有办法。英国从西到东控制着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运河的整个地中海运输线。这给希特勒用兵北非造成了很大困难。当然，地中海那么大，他还是打通了到北非的运输线，虽然这与英国地中海部队不时发生运输战线上的海战和彼此的突然袭击。

无论如何要控制地中海！

无论如何要占领北非和埃及！

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世界地图臆想着他下一步的全球战略计划。

此时，隆美尔正在北非沙漠与英军激战。

隆美尔是好样的。他干得不错！

希特勒对隆美尔的战绩太满意了。隆美尔不愧为“沙漠之狐”。他在沙漠中东奔西袭，流动作战，把意军丧失的大片土地夺了回来，几乎占领了整个利比亚。英军只好龟缩在阿盖拉——班加西——托卜鲁克沿海那条狭长的线上了。而眼下，军事战略要地托卜鲁克已被隆美尔紧紧包围。如果拿下这个军事要地，并且占领整个沿海一线，英国在北非西部沙漠的势力便大大瓦解了，进而攻占东面的埃及就顺理成章了，进而夺取马耳他岛，把英国舰队从地中海赶出去也就不困难了……

希特勒想着这着妙棋，对隆美尔寄予了更大希望。

隆美尔是不错的将军。他既是希特勒的爱将，也是德国公众的宠儿。这个1891年出身于德国海登海姆一个古老地方——符腾堡的中年汉子，年轻时受过十分严格的军事教育，他沉默寡言，头脑清醒，机敏灵活，作风凌厉。他酷爱打仗，是个战争迷。除了打仗和阅读军事著作之外，他生活简朴，喜欢独居，寻欢作乐之类都漠然视之。

正是这样一个性格古怪的战将，被希特勒视为至宝。从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开始，隆美尔的征战才能和忠实可靠使希特勒如获至宝。最初，希特勒把他提为陆军营长，负责保卫元首行营的安全。正是在那一期问，希特勒似乎发现，隆美尔的军事才能近乎天才。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整页整章的军事著作，一读就被他牢牢地铭刻在脑海里，他掌握数字的能力特别强。

此后不久，隆美尔被提升为将军，希特勒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在对法战争中，隆美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突破马斯河的急先锋。他所率领的被人称作“鬼怪”的第7装甲师，一直打到英吉利海峡东岸。那次战役，他的部队俘获了法国1名海军上将，法国北方舰队司令，4个海军将领，1个兵团司令，4个法国师长和其他参谋人员，缴获近300门大炮，60多门反坦克炮，400多辆坦克车和装甲车，5000多辆卡车，击毁盟军飞机52架，俘敌近10万人，而隆美尔自己的部队却很少损失和伤亡。这种战绩，使希特勒和整个法西斯军界都感到十分吃惊。

天才！奇才！

隆美尔成了军界的神话人物。

现在，希特勒派他去协助意大利征服北非。他一去果然身手不凡，已有胜利势头的英军开始招架不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眼瞪瞪地看着北非、中东和地中海战局的危机，只好换将，将贴近自己的名将韦维尔将军换了下去，让奥金莱克将军充任中东总司令，主持中东、北非和地中海的战事。

此刻的希特勒，感到北非的形势大好。于是，他拿起铅笔亲手写下了电令，叫人立即发给远在北非作战的隆美尔——

务必攻下托卜鲁克！不得让英军突围出去！

隆美尔接到电报，精神大振。

一场恶战在托卜鲁克一线展开了。对手是——

进攻者：德国隆美尔。

防守者：英国奥金莱克。

同样，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紧紧盯着了中东、地中海和北非沙漠那一大片地区。

形势是危险的。

隆美尔！这只“沙漠之狐”，仿佛是突然跳出来的。

原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与之周旋，怎么也敌不过他。韦维尔成了败军之将。丘吉尔并不怪韦维尔，他明白，这是英国兵力不足，装备太差所致。然而，败军之将的名声是不好听的。丘吉尔与韦维尔的关系不错。他觉得韦维尔非常听话，前线大小军事情况，韦维尔报告最勤，请示最多，而丘吉尔也乐于以最高统帅自居，直接用电报给韦维尔发去过许多具体指示。韦维尔有时也深感首相干预过多，但总是忠实地执行。

高高在上的人物总喜欢使用奴才。韦维尔在丘吉尔面前，扮演着忠实奴才的角色。但韦维尔虽具奴性，却并非庸才。韦维尔，人称“独眼将军”，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军事理论尤有独到的见解。他重视战略理论的研究。有人说，他的一生几乎全部用来研究现代战争艺术和各个时期的战争艺术。他同丘吉尔一样，对军事艺术中的“欺骗战”特别感兴趣。开战之初，他就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谍报机构，用来监督和控制一切战区的欺骗敌人的行动和计划。他在1940年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写下的一些“备忘录”，就是创立英国中央谍报机构伦敦监督处的催化剂。他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丘吉尔的重视和支持。

然而，懂得战略是一回事，具体用兵又是一回事，韦维尔得到丘吉尔的重用，委以中东战区总司令，虽也在征战中取得过不少胜利，可在“沙漠之狐”隆美尔面前，却成了难挽危局的败军之将。丘吉尔不得不忍痛割爱，将韦维尔撤换下来，派到远东战区担任总司令。并且对隆美尔这个敌手赞叹不已。

丘吉尔甚至在国会一次演说中赞叹说——

隆美尔是一位跃登世界舞台的新人物，是在德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德国武士。在沙漠作战中，他是在沙漠中唯一能纵横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是一位卓越的军事赌博家。“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英勇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韦维尔将军败北北非之后，丘吉尔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奥金莱克身上了。他希望奥金莱克能够挽救危局。

但是，奥金莱克上任之后，丘吉尔非常失望。丘吉尔感到，奥金莱克不像韦维尔那么听话，他直接向中东战区发出的许多具体指令行不通了。奥金莱克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将领。他抱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信条，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军事，对于远隔战场进行指挥的丘吉尔不大理睬，这就使丘吉尔感到大失体统，却又无可奈何。

“早知如此，不如让韦维尔继续担任中东总司令！”

丘吉尔在唐宁街 10 号官邸，就这样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这样想着。他与奥金莱克在北非战事上的许多意见分歧不时在脑海里萦回。他感到很不愉快，很不安。

他决定把奥金莱克将军从前线召回来。

他要好好同他作一次彻底的长谈。

这天，奥金莱克将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伦敦。丘吉尔态度温和，接待热情。他让这位个性很强的将军住在自己的官哪里，希望通过自己的温和与热情感动他，说服他。

丘吉尔与奥金莱克关于北非用兵的分歧主要是三个问题——

一，是否马上在西部沙漠采取攻势；

二，接替澳大利亚师的指挥权问题；

三，关于托卜鲁克的具体防卫问题。

“将军风尘仆仆，来自战场，辛苦辛苦！”丘吉尔把他的不满和不快埋在心底，热情地对奥金莱克说。“请坐，请坐！我们慢慢谈。”

奥金莱克毫不拘束地喝着香槟。他想，首相无非对我斥责一番，然后将我解职。

他向来一身傲骨，并不把丘吉尔看在眼里。你丘吉尔身为首相，为何死死抓住前线指挥权不放？你的手也伸得太长，权力揽得过多。你懂军事么？你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海军大臣，但同我一样，充其量是半个军事人才，为何高高在上，向下面发布那么多具体军事命令，这不是瞎指挥么？

奥金莱克想到这里，喝了一口香槟，不冷不热地笑道：

“首相，前线紧张得很。”长话短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直说吧。”

丘吉尔忙道：

“我对将军哪有什么意见，请别误会。关于北非沙漠战事，很想同你交换些情况，研究研究。”

“好吧。请首相提问。”

丘吉尔在屋里踱了几步，正色道：

“将军，我们都承认，北非沙漠的形势很严峻，韦维尔将军以不足五万之兵力，在那片广大的地区与德意军队展开过艰苦的拉锯战，曾经取得重大的胜利。”

丘吉尔顺便在这里为韦维尔的败北和解职开脱两句。他要以这种开脱手法，委婉地表达对奥金莱克的不满。

接着，丘吉尔话题一转，大论滔滔地分析形势说：

“总的讲，中东、北非和地中海是我们同德意反复争夺的重要军事要地，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从大处着眼，居高临下。大凡身居要职的官员对下属谈话，都会摆出这种通晓形势、心明眼亮的架子来。丘吉尔也要摆一摆“英明首相”的架子。他继续道：

“从地图上看，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现在所占领的地区相当惊人。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轴心国的内湖，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北岸从西班牙到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岸拥有突尼斯到尼罗河的广大地区。而且，德国军队现在守卫着的地区，北起北冰洋上挪威的北角，南到埃及和大西洋的布列斯特，东至中亚细亚边缘的伏尔加河南岸。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希特勒兵力分

散，不能不顾此失彼。比如，在中东、地中海和北非，他的力量就相当薄弱。虽然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北非能得逞一时，要想长久得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敌人的弱点，发动主动进攻，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奥金莱克完全听懂了。这种分析形势的泛泛而论应该到国会去发表。而今天，首相竟单独向他发表，这就显得有些好笑。好像他奥金莱克不懂政治，像小学生似的。这真有点儿小看人了！于是笑道：

“首相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北非应当马上组织进攻，是吧？”

“是的。”丘吉尔说，“这个问题，我在给你的多次电函中已经重复多次。这是我的最主要的观点，最重要的意见。”

丘吉尔与奥金莱克的分歧确实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奥金莱克上任中东司令员后，丘吉尔主张迅速展开主动进攻，奥金莱克却主张稳打稳扎，慢慢来，以待时机成熟，再举行大规模进攻。

“首相！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仗，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这是任何军事家的常识。”奥金莱克回答说，“首相屡次催我进攻，我理解首相的好意。但事实上，进攻的条件很不成熟。目前，隆美尔几乎占领着整个昔兰尼加，我军人力物力严重不足，哪有力量组织反攻？其实，我作为一军之将，又何尝不想克敌立功，报效帝国？”

丘吉尔道：

“是的，将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这是一条用兵原则。但还有另一条原则，那便是以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我们总不能老在托卜鲁克被困死吧？”

停了停，丘吉尔推心置腹地道：

“将军，在对敌作战这个大道理上，我们并没有分歧。我希望，我们在北非西部沙漠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把隆美尔从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赶出去。如果一切顺利，这可能导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脱离法国维希政权，而集合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有很大战略意义的。

“而且，如果取得这样的胜利，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就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了。这是今后反攻希特勒的重要阵地。目前，我们在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时常遭到冲击，在中东尤为被动，这都源于北非战役的失利。当然，我们也考虑到隆美尔的强悍，在装备和数量上优于我们。可我们绝不能因为这样就按兵不动，老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丘吉尔这番分析，从理论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只是与英国中东部队的实力和现状相差太远，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罢了。

奥金莱克摇头叹道：

“有时候，道理百分之百的正确，实行起来却千分之千的困难，结果是万分之万的糟糕。”

是否立即组织进攻隆美尔，这个问题显然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丘吉尔也无法强迫个性很强的奥金莱克接受。实际上，奥金莱克不接受立即反攻的意见，也确有他的实际问题和充分理由。

于是，丘吉尔只好强调：

“看到了前进的道路是一回事，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又是一回事。但是，有一个有雄心的计划总比没有主意好得多。”

接着，丘吉尔调转话题，谈到接管在北非的澳大利亚师的问题。这个问题，因涉及到澳大利亚自治领地的主权，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由于历史的

原因，澳大利亚一直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好几任澳大利亚总理都是英国人担任。现任澳大利亚总理是英国派到那里的政治代表孟席斯公爵。孟席斯是战时内阁成员，他对于丘吉尔在战时内阁独揽大权本来就不满意，好几次向丘吉尔提过意见。

孟席斯到澳大利亚担任总理后，按英国内阁组阁的惯例，就不能再作为内阁的成员对待了。可孟席斯不愿退出内阁这块政治领地。他要求以自治领地代表的身份继续参加战时内阁。这一建议，因涉及到加拿大等其它几个自治领地，所以一时搁浅。在这种情况下，奥金莱克却主张接管正在北非战斗的澳大利亚师，这就把矛盾弄到了十分复杂而尖锐的程度。

奥金莱克从加强力量的角度出发，要求接管澳大利亚师，当然很有理由。可丘吉尔从政治角度考虑，很难答应奥金莱克的这一要求。这就不能不产生分歧。而孟席斯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闹其别扭，干脆提出辞职，以此威胁丘吉尔。

丘吉尔左右为难，只好苦笑道：

“将军，接管澳大利亚师的问题，非常困难，太复杂了，不要扯这个问题了。我同澳大利亚前总理孟席斯统一不起来，同新政府的法丁先生也统一不起来。澳大利亚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自治领地，现在要求独立自由的呼声很高，这些事只好将就些罢了。”奥金莱克点头道：

“只能如此。”

这是奥金莱克第一次在丘吉尔首相面前点头。

谈话最后，又回到北非战事上。丘吉尔道：“将军，请你千万注意托卜鲁克！我们一定不能丢失这个战略要地。这儿一丢，整个北非都完了。”

奥金莱克道：

“我尽力组织防卫。到底能不能守住，这还是个问题。如果实在守不住，也只好放弃。”

听到这里，丘吉尔从背心凉到脚跟，立即强调道：

“不！将军。必须全力保住托卜鲁克。”

说来说去，奥金莱克对于北非战事还是缺乏信心。丘吉尔认为，奥金莱克将军在沙漠地区至少推迟了4个月才与敌人交锋，这是造成托卜鲁克被围的重要原因。虽然英军在人力物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却不能成为延迟进攻的理由。

奥金莱克解释道：

“我并非消极等待进攻机会，而是在积极运筹进攻方案。目前，我正在筹划‘十字军战士’行动。”

丘吉尔道：

“你的‘十字军战士’行动，应该结合当前托卜鲁克地区的突围。”

奥金莱克道：

“‘十字军战士’行动的核心，是要突然给隆美尔以猛烈的一击。正如打蛇，要打在七寸要害之处。我打算结合托卜鲁克的突围，立即派强有力的特工人员，打入敌人心脏，刺杀隆美尔。一旦刺杀成功，则敌人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必然大乱。我则乘势而攻之。如果刺杀不成功，对我也无大的损失，无非是损失一个特种小分队，至于全线反攻，这要看突围的成效如何。”事实上，此时的奥金莱克，对于托卜鲁克的被围并没多大压力。因为托卜鲁克这个地方，英军只在地中海南沙漠一面被围，北靠地中海一面却是英国舰

队控制着。从战略上看，守住托卜鲁克，对于沙漠陆地之战意义很大。实在守不住，英军就往海上撤，并没有置之死地的危险。

谈到这里，伊斯梅将军送紧急电报进来。丘吉尔看时，是中东前线托卜鲁克守军方面的，遂交给奥金莱克看阅。

奥金莱克看罢，站起身说道：

“首相，前线军情紧急，我得回云了。”

丘吉尔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奥金莱克的手道：

“是的，将军！你必须赶回去，迅速赶回去！托卜鲁克的事，中东的事，全靠你了。祝你成功！”

奥金莱克匆匆离开了唐宁街，赶回前线去了。

丘吉尔头脑里老是萦回着北非和地中海的危机。心想：这个奥金莱克，他行吗？

同奥金莱克比较，丘吉尔仍然保留对前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良好印象。况且，韦维尔调任远东军总司令，表现不错，他软硬兼施，以坚决的态度给波斯（即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差不多把波斯到苏联的运输线打通了，一些支援苏联的军事物资可以从那个方向运到苏联去了。

丘吉尔想到这里，打算给韦维尔去个电报，对他取得的新成就表示祝贺。遂叫伊斯梅将军笔录，他当场口授——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谨对您在远东波斯方面取得的成功进展表示热烈祝贺。内阁将于明日考虑波斯局势。我同你的意见大体一致，赞成由英俄两国对波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驱逐德国人出境，否则就要承担后果。问题是，万一遭到拒绝的话，我们有哪些军队可以使用。

这场波及世界各国的大战，确实使各个国家都被迫卷入。不管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就连远离主要战场的伊朗等国也难幸免。

战争是紧迫的。借兵打仗，借境过兵等等，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时恨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就看谁的手段硬。英俄两国要强行在伊朗打开通道，这完全出于强权政治。之所以要实施这种强权政治，则完全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小国弱国之苦，真个难以言表了。

伊朗政府正在咽吞被强迫咽下的苦果！

此事尚未了结，外交部又送来莫斯科方面来的电报。那是正在莫斯科参加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的代表打来的。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英国代表是比弗布鲁克勋爵，美国方面是哈里曼先生。比弗布鲁克在电报中报告说，当前莫斯科正处于被围状态。斯大林发布了一道命令：“誓死保卫莫斯科！”苏联人抵抗顽强，目前胜负难测。三国外长会议上，在一致对抗法西斯德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是苏联政府对英国迟迟不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意见很大。

“第二战场！第二战场！”丘吉尔苦笑着对伊斯梅将军道，“斯大林老是吵着这个问题。看来，今后适当的时候，我要到莫斯科去一次，当面给斯大林解释解释。——不过，最近，我想到美国去一次，先与总统谈一次，摸摸美国的态度。”

第三十八章 “十字军”勇士行刺 非洲军棋逢对手

奥金莱克所发动的“十字军战士”行动，不是一次在几平方公里展开攻击的局部战役，而是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广泛展开突袭的综合性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的区域很大，涉及面很广。而且，这次行动，包括派小股特工部队深入敌人心脏行刺德军总司令隆美尔。

奥金莱克的意图是，以这次行动解救托卜鲁克的包围。进行方式则以更大的坦克师编队，在沙漠中以灵活的方式对敌人进行包抄、分割和突袭、以逐步取得战场的主动权。

奥金莱克的任务，首先是要收复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省，并在这全过程中摧毁敌人的装甲配备。为了这个目的，他任命英国中东第8集团军司令坎宁安将军指挥第13军、第30军和守卫托卜鲁克的6个师，3个后备旅，出动坦克367辆。与此配合的英国皇家空军，出动16个战斗机中队，12个轰炸机中队，5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和3个陆军航空队，总计出动飞机1311架，由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指挥，重点袭击敌军交通线。此外，驻在地中海马耳他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不时参战。

此时，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有5个旅团和1个装甲旅团围着托卜鲁克。拿下托卜鲁克是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战略方针。隆美尔见托卜鲁克久围不下。不禁火起。遂从庞大的非洲军团中增派第15、第21装甲师，以及7个意大利师，出动380辆坦克予以增援，又抽调德国飞机190架，意大利飞机300架，在空中与英军角逐。

这样，敌我双方在广阔的沙漠地带摆开了决战的架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争夺战。

坎宁安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快速由西向北推进，在沙漠侧翼展开扫荡，以抵近托卜鲁克。托卜鲁克被围的守军同时配合猛烈突围，以期两军会合，打破敌人的包围。

坎宁安将军的第13军进抵敌军包围边界时，在托卜鲁克东南一角的西迪雷泽格与敌军相遇。敌我双方都断定这个地方是整个交战的关键所在，也是解救托卜鲁克的重要阶梯，所以彼此在那里投入的兵力最多最强，因而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恶战。其时，天上机群日夜呼啸，地上坦克成群结队，只杀得烟尘滚滚，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尸横遍野。通过反复拼杀，尽管英军突击猛烈，但德军仍占着优势，英军坦克损失很大。德军再次抢占了西迪雷泽格。

正当敌我双方在托卜鲁克周围的沙漠侧翼和整个空中海上展开激战的时候，一支英国特种突击部队悄悄插入了敌军心脏，拟实施刺杀隆美尔的计划。

这支苏格兰突击队有50多人，由莱科克上校指挥的潜艇从地中海悄然运送到德军战线后方2公里的海岸上一个地点。其中登上陆地的30多人分成两个行动小组，一组去割断敌人电话线和电报线，一组在勇士凯斯中校的率领下向隆美尔住地摸去。

出发第五个星期的一个夜晚，凯斯中校带领的小分队闯进了德军司令部的住所。其时，月色朦胧，隆美尔司令部的灰色小屋隐约可见。荷枪实弹的哨兵在屋外巡逻。不时有摩托车进出。凯斯带着分队在沙地上匍匐前进。

“怎么办？哨兵很密，无法继续接近。”爬在前面的突击队员小声报告。

凯斯伏在地上，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果断地道：

“左侧一角哨兵较少，从那儿插入！”

小分队向左侧爬进。

月光下，换岗哨兵正在点火吸烟。火星一闪一闪的。听得很清楚，两个哨兵在拉话——

“西迪雷泽格一带战得很凶。敌人想从托卜鲁克突围，但没成功。”“我们总司令是沙漠之狐。丘吉尔战得过么？”

“我们的坦克好，沙漠作战，全靠坦克。”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OK！”

离岗的哨兵回去了。

接岗的哨兵丢掉烟头，荷枪实弹地来回巡逻，不时打着哈欠。

“干掉他！”凯斯中校轻声命令。

几个突击队员小声耳语，决定再匍匐前进几步，在离岗哨约50米左右的地方，抓住机会突然跃上去，来个短跑飞袭；不能鸣枪，先捂了那人的嘴，用短刀解决。凯斯中校修正大家的意见，决定蒙住那家伙的嘴之后，暂不动刀，将其拖入角落那间房子，以询问隆美尔的准确住所，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一切按命令行事。

非常成功。正当那哨兵背向突击队员巡逻时，凯斯中校和几个突击队员飞身跃起，迅速豪了那哨兵的嘴，按倒在地，并迅速架到侧边一间屋里。

干得干净利落，悄无声息。漂亮极了！

“说！隆美尔住在哪里？”

“在……在……那边院子，后侧里面。”

“你撒谎！”凯斯中校用尖刀比着那哨兵的脖子，“如果不实，马上结果你的狗命！”

“长……长官饶命！小……的不，不敢撒谎。”

凯斯中校向助手使个手势。助手解下哨兵的衣服，一刀结束了哨兵。

凯斯穿上哨兵的衣服，提着冲锋枪，带着几个助手向后院摸过去了。

此刻，隆美尔正在后院的办公室里大发脾气。

“电话！电话！为什么电话不通？”

副官们十分慌张，不知所措。

“赶快派人去查！”隆美尔命令说，“情况肯定不好，可能有人偷袭司令部！立即加强警戒！”

几个副官分头行动。顿时，司令部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和急促的脚步声。

快要接近后院的凯斯中校和助手们听到了里面的动静。他们断定，刚才在窗前闪现了一下影子的军官可能就是隆美尔。行刺对象就在前面，必须立即行动。

可是怎么接近？

“不顾一切，冲上去，见人就扫射！”凯斯中校命令。

正当突击队员们刚要发起冲锋时，突然一个副官急冲冲地朝这边跑来，一下子绊倒在突击队员身上，并大声惊叫起来：

“有刺客！”

里面的卫队听到叫声，立即冲出来，举枪便扫射。突击队员迅速散开，一齐开火，同卫队短兵相接。

顿时，枪声四起，一片混乱。突击队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好几个队员当即牺牲。

战斗结束，隆美尔走出办公室，厉声斥道：

“卫队！刺客钻入司令部了。你们想死不成？”

卫队队长捂着枪伤，颤抖地报告：

“司，司令！刺客已被全部解决。司令放心。”

“饭桶！”

隆美尔气得咬牙切齿，厉声命令道：

“限你们10分钟之内查清线路，接通电话！”

非常遗憾！行刺隆美尔没能成功。

这次行动，两个袭击组织只有表现优异的特里军曹等少数几人得以生还。他们在敌人追击下，从不同地方退到海岸，先在一所民房里藏了一夜，经过5个星期的艰苦冒险，这才回到自己的阵线。

坎宁安将军的集团军虽在大规模的奔袭中重创隆美尔，但仍然敌不过强大的隆美尔。而后，这样大范围的突袭，带来了英军战线的混乱。至此，坎宁安将军认为，攻势难以继续下去，否则，将全军覆灭，危及埃及。

奥金莱克接到坎宁安将军的紧急报告，从开罗急飞沙漠前线指挥部。他完全知道可能继续发生的危机，断定停止进攻的决定有百弊而无一利，遂命令坎宁安将军破釜沉舟，继续进攻。可坎宁安将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再行进攻。奥金莱克准备撤掉坎宁安将军，遂急电丘吉尔。丘吉尔立即回电答道——

我真诚地赞成你的看法和意向，而且不问结果如何。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分担你作战

中的责任。不是有了一切，便是一无所所有，但是我确信你是强者，并将获胜。

在失败面前，丘吉尔表现了他疯狂的坚强。

对于北非战事，他一向是主张进攻的。这一次进攻，他愿意下最大的赌注。

奥金莱克接到丘吉尔的电报，立即撤掉了坎宁安，由他的副参谋长里奇将军接替，继续向德军展开突袭。

不消说，换将也罢，奥金莱克亲自上阵也罢，整个“十字军战士”行动失败了。英国被围部队只有紧紧龟缩在班西加和托卜鲁克沿海一线。

隆美尔在北非继续横行，似难找到与之匹敌之将。

“隆美尔！隆美尔！这条‘沙漠之狐’，何时何人可以逮住他？”丘吉尔在唐宁街不安地思索着……

战争之幕不断地拉开。

非洲战事的胜利，就像一剂强心剂，使希特勒高兴得发狂。1942年春天希特勒在他的腊斯登堡那个著名的“狼穴”里，对着军事要员大声说道：

“我多次说过，我们英勇的德国军队是强大无比的，百战百胜的。隆美尔在北非沙漠的胜利，就是又一个有力的明证。“我要再次强调，在我们的词典里，只有进攻，只有胜利。我们的征服，我们的地图，不仅要划到整个欧洲，而且要划到整个亚洲、整个非洲，还有那个貌似强大的美国所在的美洲。我要站在帝国大厦的阳台上俯瞰全世界！”

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要员们，悄无声息地听着元首的大话。只有当元首说到“俯瞰全世界”这句话时，这才动心地做出那种机械的法西斯军礼动作，口里高呼：

“元首万岁！胜利万岁！”

希特勒扫视着下属，又沫星四溅地讲道：

“你们不是说莫斯科战役失败了吗？我说没有失败！我们的大军仍然占着莫斯科以西大片地区，目前只不过是暂时退却，这能叫失败？如果说斯大林在莫斯科战役侥幸脱身，那是因为严寒和风暴帮了他的忙，如果不是严寒和风暴帮他的忙，我们就是打到乌拉尔，打到西伯利亚也不在话下。”

不管希特勒怎么鼓动，在坐的要员们心里还是罩着一团阴影。莫斯科战役的失败，这无论如何是铁的事实。元首总爱言过其实，文过饰非，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但从来战场用兵，真枪实弹，你死我活，大话是丝毫不管用的。莫斯科战役的失败，希特勒大发过一顿脾气。他先后撤掉了好几个将领。对于这次战役一直持不同意见的陆军元帅勃劳希契绝望地辞了职。主张在不利情况下后撤的南路集团军总司令被解除了职务。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被解除了职务。同时被撤职的还有曾喧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官霍普纳将军。曾经获得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空军将领汉斯·冯·斯波纳克将军被送交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

将军们在希特勒的专横面前惶惶不安。然而又不得不屈从。此刻，希特勒以隆美尔在北非取得的胜利为例子，继续鼓动征战。将军们又只好屈从。

希特勒的战车似乎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

他在他的狼穴里又确定了1942年更为大胆战争计划。这个计划，一是要隆美尔继续在非洲推进，争取占领埃及，把英军赶出非洲，同时进攻直布罗陀，控制整个地中海；二是加紧组织对苏联的夏季攻势。这次攻势不再对莫斯科正面进攻，而将目标放在斯大林格勒，占领斯大林格勒之后，再拿下前次没有拿下的莫斯科。

战略方案是理想的，可实施起来却是艰难。

他的战线太长。他不仅需要石油发动飞机、坦克和卡车，还需要补充日益损耗的兵力。为此，他曾派凯特尔元帅到罗马尼亚这个仆从国去整师整师地搜集军队。他派戈林到意大利，要求墨索里尼提供意大利军队。通过吹牛与胁迫，他扩充军队的收获很大。进攻斯大林格勒之前，希特勒号称他的“联军”将有52个师可以作为夏季进攻之用——其中，罗马尼亚27个师，匈牙利13个师，意大利9个师，还有西班牙1个师，但哈尔德等多数将领对这些外国师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认为，这些外国师，装备差，最有战斗力的还是自己的德国部队。

但不管怎样，有了这些部队，希特勒是决心大干下去了。他把这些外国师调到了进攻重点地区——俄国南线。至于北非的隆美尔，那就无法给他什么补给了。

好在隆美尔干得不错。

1942年夏天，正当进攻外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开始之前，隆美尔又在非洲大走红运。他在北非沙漠纵横驰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其中一个重要胜利就是攻下了托卜鲁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英国沙漠部队赶到离埃及不远的地方去了。接着，隆美尔向埃及进发，至月底，打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三角洲65公里的地方。盟国许多政界人士对此莫不惊呼：隆美尔将给英国致命一击！

然而，希特勒对全球战略是一窍不通的。他的狂妄计划从来都是在十分武断的基础上作出的。他赞扬隆美尔的成功，却不知道怎样利用隆美尔的成

功。他奖给隆美尔一根元帅节杖，提升他为陆军元帅，却没有给他提供必不可少的援兵和装备。这就使隆美尔逐渐由主动走向了被动。

此时，处于败局的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被丘吉尔撤了下来。接任北非战事的是英国两位著名的将军。一个是脾气古怪的天才的将军蒙哥马利，担任英国中东第8集团军司令员，一个是颇有战略才干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中东总司令职务。

英国这两位将军重振旗鼓，与隆美尔在北非阿拉曼地区，在地中海到盖塔拉地区，在酷热的天气中展开了恶战。隆美尔这才感到，他在北非战事中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隆美尔斗不过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只好停止进攻，转攻为守。不消说，占领埃及和尼罗河的计划落空了。

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很快突破战线的南部。驻守这一线的意大利军队备受打击，慌忙撤退。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也日益疲惫，补充不足，只好退到40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

隆美尔频频去电希特勒，要求增加兵力。但希特勒的用兵重点已经移向斯大林格勒一线，他只向隆美尔去了一个精神鼓励的电报——

致隆美尔陆军元帅

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胜利便是死亡，别无其它道路。

这种愚蠢的命令，只有希特勒才发得出来。隆美尔拿着这一纸空文，气得一头瘫倒在座椅上。他明白，如果屈从这种愚蠢的命令，他的军队将立即遭到歼灭。如果不服从这个命令，他对不起破格提升他为陆军元帅的元首，将立即遭到厄运。

隆美尔屈从了希特勒。

他命令部队坚守阵地。而自己则以治疗鼻炎和肝病为借口，请假到维也纳南部山区的塞麦林病休去了。

北非的战局非常不妙，狂妄的希特勒开始不安起来。尤其使希特勒不安的是，他已获知英美盟军将在直布罗陀秘密集结。那只包括海陆空军各种兵种的联军如何动作尚不明显。但如果盟军从北非登陆作战，那么，隆美尔在北非就完了。

希特勒赶快打电话给正在养病的隆美尔：

“将军！非洲的消息很不好啊！”

隆美尔接到电话，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满的情绪。他傲慢地回答说：

“是吗？元首。我想施登姆将军是守得住的。”

隆美尔病休期间，他把他的非洲军团的指挥权暂时交给了施登姆将军。

“不不！”希特勒强调说，“情况好像还一时弄不清楚，施登姆将军的下落不明。你觉得能回到非洲重新接管那边的工作吗？”暂时代理隆美尔非洲军团总司令的施登姆的下落，希特勒当然难以明白。

隆美尔离开非洲以后，施登姆的运气极为不好。

一天晚上，英军向施登姆的军团发起猛攻。混战中，一队英国侦察兵摸到施登姆司令部，差点儿俘获了他。他徒步逃过沙漠，途中心脏病突发，当晚便结束了生命。

看来，非洲战事，非隆美尔不可。

看在元首看重和提拔的份上，隆美尔只得勉强重返非洲指挥战事。他在电话里用沉重的鼻音对希特勒道：

“是的，元首。我马上回非洲。”

正当隆美尔回到非洲指挥战事的时候，大批德军已经从苏联南线开始进攻。而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的英美联军也准备从北非登陆。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战也正在升级。

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展开了。

第三十九章 朱可夫再挑重担 丘吉尔访问红都

1940年冬天，希特勒在莫斯科城外吃了败仗。苏军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广大战线上，向败退的德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到1943年2月底基本结束。至此，大战双方都战得精疲力竭，血流成河的漫长战线，这才相对沉寂下来。

据统计，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损失惨重。出师东线的162个德国师，最后只有8个师还有战斗能力。16个装甲师，只剩下140多辆坦克了。

然而，希特勒是从来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他除了责骂下属官兵无能外，便是把这场失败解释为一种战略退却。他的性格永远是狂妄的，进攻型的。他不信就打不败苏联。因此，当部队休整时，他又抓紧准备他的夏季进攻计划了。

他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集中兵力于南线，切断伏尔加河，拿下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夺取苏联高加索的大油田，切断苏联高加索那条与苏美等盟国联系的物资供应线。在此基础上，为再次打下莫斯科创造条件。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弯曲部分的西岸，城市沿河而建，长约18英里，是苏联在南部的重要工业重镇，在军事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座城市原名察里津，由于十月革命后斯大林曾在这里扭转了战局，所以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且不说这座城市所处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单就这座城市的名字，就令希特勒难以容忍。他咬定牙关，恨恨地要拿下这个城市。他认为只要这一仗打胜，苏联的石油便会告罄，俄国便会展膝投降，英国也将屈服。于是，希特勒要求他的AB两个集团军群，在同一时间向高加索的斯大林格勒发起猛攻。所出之师，除德军主力外，还有从仆从国家得到的52个师。这52个师，约占东线仆从国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希特勒在南线克里木和哈尔科等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到7月中旬，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斯大林格勒逼来了。冲在最前面的，是德军精锐第6军团和第4装甲军团。很快，这两个精锐军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正西的顿河河曲的右侧。其他几支仆从军队，也从斯大林格勒南面的草原地带冲了过来。这格局，似乎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包围之势。希特勒对此十分满意。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对此却十分担忧。

他看出了这个阵势的严重破绽，德军急于进攻，战线太长。处于最前线的第6军团和第4装甲军团孤军深入，很有被苏军切断并被苏军包围的危险。他托人将一份客观的报告送到希特勒面前，遭到了希特勒一顿臭骂：

“废话！愚蠢的废话。这不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可是——元首！”哈尔德坚持说，“用不着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测到，如果斯大林把他的150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的顿河两翼，那么，局面将会非常严重。”

希特勒冷笑道：

“哈尔德，你我的神经都太紧张了！”

哈尔德没有再说什么。

是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位专制魔王的任何奇怪想法都是真理，任何屁话都是金科玉律，其它任何好话都是难以听进去的。

哈尔德也明白，元首早就对他不感兴趣了，迟早会撤了他。前不久，握有高加索方面军最高指挥权的李斯特陆军元帅不是被革职了吗？指挥整个南

线攻势的冯·包克元帅不也被革职了吗？

这一回，显然该轮到自已下台了。

果然，不久，哈尔德被革职了。接替他的是颇会奉承元首的库特·蔡茨勒将军。

朱可夫现在是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总司令。

他指挥苏联红军成功地进行了莫斯科保卫战，将德军赶到了西线两百英里之外。他必须死死守住那条战线。

这时，最高统帅部决定让华西列夫斯基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如果说朱可夫在整个最高统帅部的地位已是斯大林的第一副手，那么，华西列夫斯基则已处于第二副手的位置上。

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正当大批德军咄咄逼人地向斯大林格勒冲来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迅速向斯大林格勒战区集结兵力。这批集结的兵力，有预备队第62军、第64军，从西南方面军调过来的第21集团军、航空第8集团军。所有这些军队，组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科担任司令员，赫鲁晓夫担任军事委员，博金担任方面军参谋长。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又把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调到这个战线。内陆深处的基地也作好了随时急运物资的各种准备。

一场互不相让的规模巨大的决战就要到来了！

战役开始阶段，苏德两方，重兵交会，在顿河河套内反复较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的形势。苏军寸土不让，顽强抵抗，以图拼命延缓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直接进攻，尽量争取时间加固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工事。

从8月5日到8月18日，德军除从西面和西北面正面向斯大林格勒进逼外，还派遣一股军队从南面迂回进攻。很快，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战斗达到危险阶段，德军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城北的伏尔加河，形成了一条5英里长的突出部。苏军守卫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只好且战且退，退到了城内。至9月上旬，德军又突破了城南的伏尔加河。

城内开始了拼死的搏斗。而这时，苏军的炮兵大部分却在伏尔加河的对岸。

德军对城区进行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轰炸。

高频电线已被炸坏。正在前线了解情况的华西列夫斯基一度与斯大林失去联系，只好用无线电台向斯大林报告情况。

战事日益紧张。

斯大林格勒的糟糕形势，使斯大林大为光火。华西列夫斯基和其他前线指战员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指责。

正是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斯大林又想到了以“救火员”著称的朱可夫大将。

斯大林命令私人秘书通过高频电话找到了朱可夫。

“斯大林同志吗？我是朱可夫，请你指示。”朱可夫在电话里说。

“西线怎么样？”

“暂时平静。看来，敌人还不可能重新从西线组织进攻。”

“好。现在的交战重心在斯大林格勒。眼下，那里形势严重。很严重！”

“这……”

简单对话之后，斯大林用他那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坚定地道：

“朱可夫同志！你马上到最高统帅部来。让参谋长接替你的职务。你同

时考虑一下，谁代替你担任司令员。”

“好吧。”

当天深夜，朱可夫从西线赶到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还在办公室工作。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斯大林招呼朱可夫坐下，心情沉重地说道：

“南方情况很糟，德军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北高加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接着，斯大林道：

“国防委员会已经决定，任命你为最高统帅部第一副手。你必须马上到斯大林格勒地区去，华西列夫斯基已经在那儿了。”

就这样，斯大林把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任交给了朱可夫。

“你必须对斯大林格勒的生死存亡负责！”

斯大林说得斩钉截铁。

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即在朱可夫的血管里奔流。他庄严地向斯大林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说道：

“坚决完成任务！”

“你什么时候动身？”斯大林问道。

“立即动身。”

“好。可是，你不饿吗？吃点点心再走吧。”

“谢谢。我正饿得慌呢。”

朱可夫说罢，不禁笑了。斯大林也微微笑了。

4个小时后，朱可夫乘坐的飞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卡梅申地区小机场顺利地着陆。华西列夫斯基在机场迎接他。就在那里，两位关系一直很好的高层指挥员，就前线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交谈，然后一起赶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方面军司令部的长条形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所有到会的高级指挥员，正在紧张地开会。

最后，朱可夫以他特有的果断，结论道：

“很清楚，斯大林格勒战役有着极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敌人就可能切断我国南方和中部的联系，我们就可能失掉伏尔加河这条极为重要的水路大动脉。斯大林同志对此特别关注。因此，我们一定要保住它！”

“现在，最高统帅部已经把一切可用的兵力派到斯大林格勒地区，只留下最新建立的战略预备队，供以后作战使用。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大炮、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有这些条件，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保卫这个城市！”

“但是，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相当严重。敌人离城只有3俄里了。如果北部集结的部队不立即支援的话，斯大林格勒明天就可能被占领。为此，我命令，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必须迅速对敌人展开突击，不允许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是犯罪！要使用航空兵来援助斯大林格勒……”

会后，朱可夫立即将情况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在电话里指示道：

“如果敌人对城市发起总攻，就马上进行突击，而不要等部队完成准备”

工作。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敌人从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成功，则进一步抢占被德军占领的那条走廊地带。”

“是，斯大林同志！”

这天晚上，斯大林与朱可夫通完电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站在办公室窗前，面对夜空，遥望南方，仿佛看到了那里熊熊燃烧的战火……

正在这时，莫洛托夫来了电话：

“斯大林同志，丘吉尔先生来了。他已经到了。”

“好吧，来就来吧。”斯大林淡淡地说。

“你什么时候见他？”

“你安排吧。安排好通知我就是。”

放下电话，斯大林深深叹了口气，自语道：

“啊，丘吉尔——那个冤家！不是冤家不碰头啊！”这段时间，英国首相丘吉尔高兴极了，悠闲极了。

使他高兴的事情很多。

首先是他从美国总统罗斯福那里搞到了一批有用的武器，同时，争取到了一批美军参加欧洲战场，这对北非战局走出困境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2年上半年，英国在北非战场曾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隆美尔横行北非沙漠，曾经把英军主力紧紧围困在托卜鲁克。英军虽经浴血奋战，仍然没能摆脱困境。结果，那一仗打下来，托卜鲁克失陷，英军损失5万多官兵，其中3万3千多人被俘，只有少数官兵得以突围生还。这是整个北非战事以来，英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

为了挽回危局，丘吉尔飞到美国，从罗斯福那里争取到了大批有用的武器。罗斯福给了他300辆性能优越的最新式“谢尔曼”坦克，100门一百零五毫米自动榴弹炮，100多架“解放者”式飞机，60多架美国战斗机。与此同时，又争取到美国同意，美国派出第8装甲师与英军组成统一指挥的盟军，由美国将领艾森豪威尔率领，迅速从北非登陆，直接参加北非战事，共同对付隆美尔。这样，既可报托卜鲁克失陷之仇，又可确保中东地区和地中海的马耳他。的确，至7月上旬，整个中东的形势真个大改观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隆美尔已经被斗得精疲力竭，德国在那里的坦克只有12辆能够战斗。隆美尔只好停止前进，转取守势。德意两国意欲占领中东和地中海的美梦破灭了。有这等好事，丘吉尔当然快乐得不行。

第二，他的中东之行，对英国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等高级军官，进行了认真考察，亲自了解了那里的战事，他对中东驻军高级班子的改组有底了。他终于下了决心，撤换了他早就有些不满的奥金莱克，将中东战事指挥权交给了更加得力的将领——任命史末资将军担任中东总司令部总司令，任命亚历山大为近东总司令，任命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火炬”作战计划。对于这个新班子，丘吉尔是满意的。

第三，他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讨论了英美联军在1942年的主要作战计划，统一了主要作战计划的密码代号及其内涵。这些作战计划是——

“波利乐”计划，表示美军调往欧洲战场的准备和行动。英国在那里接待美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支援美军对欧作战所必需的装备、物资供应和运输等工作。

“痛击”计划，表示美国军队在欧洲作战的一次攻势行动。

“围歼”计划，表示英美联军在对德占领区所进行的一次攻势行动。

此外，还有“体育家”计划，“火炬”计划，等等。

所有这些计划，概而言之，是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即英美联军究竟于1942年在西欧搞不搞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英美联军究竟在北非登陆作战还是在西欧登陆作战。最后，丘吉尔和罗斯福统一起来了，1942年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而改在北非登陆作战，同时，对美国参加欧战的高级指挥官员的人选问题也作了讨论。或者由很有威望的马歇尔将军担任盟军总司令，或者由马歇尔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盟军总司令。而最后，这个重要职务落在了艾森豪威尔身上。

在高高兴兴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丘吉尔由伦敦而开罗，由开罗而德黑兰。由德黑兰而莫斯科，开始了他访问莫斯科的重要日程。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早在7月底就与斯大林作了联系。他给斯大林去了一个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

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定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区总参谋长前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至13日这几天都可以。

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你能前赴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成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就这样，双方通过紧密联系，丘吉尔秘密地飞往莫斯科。随同丘吉尔出行的，有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德·卡多根爵士，还有美国特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

当丘吉尔乘坐的飞机进入苏联国境的时候，丘吉尔的心情很难平静。一路上，他反复思量着他到苏联这个国家去的使命。他觉得，苏联这个国家是悲惨而阴险的。这个国家诞生之初，他曾一度力图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他认为这个国家是文明自由的死敌。而现在，他要去拜访它，那么他又对它说些什么话才恰当呢？具有文学爱好的韦维尔将军把丘吉尔要说的话归纳成一句话——

“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

这个韦维尔！概括得太好了。

是的，丘吉尔此行，必须反复向斯大林解释，英国为什么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的确是双方达成谅解，进一步洽谈联合对德作战的一大关键。而这，也是斯大林一再提出的重要问题。

丘吉尔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向斯大林说明真象，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至少要向正在遭受战争折磨的苏联人表示同情、关心和理解。但他心里很不踏实。他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可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斯大林面对面打交道，这毕竟还是头一回。

丘吉尔的坐机取道古比雪夫，绕过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斯大林格勒战区，前面便是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从飞机舷窗往下望去，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杳无人烟。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巨大的伏尔加河，蜿蜒曲折，从宽广的沼泽中流过，从地平线的一头到另一头……

一会儿，莫斯科最富特色的尖塔和圆顶建筑群便出现在眼前了。

丘吉尔更加激动起来，不断在心里说：

“啊，斯大林！我的冤家，我的朋友，我们就要见面了！”

飞机在莫斯科上空绕了一圈，徐徐降落在莫斯科机场上。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带着好几个将军和外国使团前来迎接。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立即围了上来。丘吉尔在莫洛托夫的带领，下，检阅了穿着华丽的盛大仪仗队。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丘吉尔作了简短的致词，哈里曼也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莫洛托夫引着客人坐上高级防弹汽车，到郊外 8 俄里远的早已准备好的“国家别墅 7 号”下榻。

第二天 7 时，丘吉尔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早在那里等着。

“欢迎你，首相阁下！”斯大林微笑着，向丘吉尔伸出了右手。

丘吉尔紧紧握着斯大林的手，激动地说：

“尊敬的阁下，见到你很高兴！”

接着，两个巨头礼节性地拥抱一番。

然后，丘吉尔同在场的苏联其他领导人亲切握手。

随即，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开门见山。一开始，双方几乎同时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这个要害问题。

斯大林意味深长地道：

“首相，我们这儿正在打仗，打得很凶啊，可你们那里十分平静，是吗？”

这意思是说，面对穷凶极恶的希特勒，你丘吉尔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在西方静观不动，你可真是英雄啊！

丘吉尔听了，忙道：

“阁下，第二战场肯定是要开辟的，只是时机还不成熟。”

斯大林笑道：

“等到我们打败希特勒的时候，那时，时机可能成熟了。”

丘吉尔道：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我觉得难以启齿。但是……斯大林道：

“首相，这儿的人神经都很坚强。”

丘吉尔终于鼓起勇气，说了真话：

“从欧洲登陆作战，今年是不能的了。”

斯大林道：

“这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抛弃了今年春天向我们许下的庄严诺言？”

丘吉尔道：

“我们建议从西西里登陆。”

斯大林有些生气地道：

“可那是一条政治战线，而不是一条军事战线！”

丘吉尔道：

“我们保证 1943 年在西欧登陆。”

这时，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讥讽地道：

“首相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他的国家是不能牺牲人的。”

这个冤家，话里带刺，可是厉害呀！

丘吉尔并不生气，也笑遭：

“我懂阁下的意思，阁下对我们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很有意见。可见阁下误会不小。”

“误会？”斯大林又微微笑了笑，说道：

“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这可是阁下早就答应了的。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阁下可不能食言啊。”

在第二战场问题上，丘吉尔的确是食言了。但他似有特殊的困难。于是，他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不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并不等于我们在西方静观不动，实际上，现在，英美两国正在实施从北非登陆作战的方案，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的英美联军已经同德军交火，这实际上是对苏联的最大援助。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制定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但实事求是他说，在法国西海岸发动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时机还没成熟。那样的登陆作战，需要作非常周密的准备。斯大林听到这里，紧紧皱了一下眉头，但没有打断丘吉尔的话。

丘吉尔继续说道：

“我有充分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那些登陆艇，只够运送6个师的兵力上岸。现在，我们的盟国——美国，正在赶制登陆艇。估计，明年登陆艇的运力可以达到今年的8至10倍。”

斯大林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沉着脸问道：

“难道法国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适于进攻吗？”

丘吉尔道：

“当然不是这样。不过，阁下应该明白，除了真正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外，其它零星的渡海作战是不起作用的。而且，那样作，空军掩护也有困难。”

“难道空军不可以往返飞行？”

“空军往返飞行，就没有作战的机会了。”

斯大林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

“看来，你们根本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就是连6个登陆师也不愿出！”

丘吉尔道：

“阁下，我们用6个师登陆作战，当然做得到。但是——阁下，这是战争！而战争不是开玩笑！”

斯大林道：

“战争当然不是开玩笑，但要进行战争，就得进行必要的冒险。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

两个巨头，你来我往，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丘吉尔面对斯大林这样固执的对手，不禁苦笑。

“阁下，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呀！”

“你们是被希特勒吓怕了吧？”斯大林说得更加尖刻。

“笑话！当希特勒向西方进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看来，单就第二战场问题，双方实在谈不下去了。

于是，双方只好转移话题，商谈一些实实在在的作战配合问题。

丘吉尔说：

“我可以高兴地告诉阁下，我们正在开辟别的战场。我们和美军一道，一定能于9月底在埃及取得胜利，10月份在北非取得胜利。假如在月底能够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

说到这里，丘吉尔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兴致勃勃地向斯大林解释道：

“我们在打鳄鱼的鼻子时，也要打鳄鱼的腹部。”

丘吉尔这话的意思是说，英美目前的战略，是从北非的地中海开始行动。

谈到这里，丘吉尔详细地向斯大林介绍了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哈里曼也在一边帮腔，引证“火炬”地区发来的许多胜利消息，证明这一行动的效果。

这时的斯大林，似乎理解了“火炬”计划的重要意义。于是笑道：

“好吧。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

第一次会谈结束了。

这次初谈，丘吉尔谈得非常吃力。但他心里还是高兴。当他回到国家别墅之后，立即口授致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文，汇报此行的初步收获。

他分明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这晚，丘吉尔酣然入睡，睡得很香。

可是，斯大林却没睡好。

斯大林格勒地区，正在进行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他能睡得好吗？

第二天早晨，丘吉尔醒得很早。

上午，丘吉尔约定到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的文雅而严肃的风度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向莫洛托夫更加详细地介绍“火炬”计划的背景。莫洛托夫很虚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丘吉尔表示，晚上想与斯大林再就有关问题谈谈。莫洛托夫表示，这要晚上才能正式回话，因为斯大林事情很多，时间很紧，不过，只要安排得了，问题不大。

接着，莫洛托夫安排客人到附近一些地方观光。

晚上，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接见丘吉尔一行。丘吉尔没有想到，这次会见，斯大林又把“第二战场”问题提了出来，彼此谈得很不愉快。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向阁下解释清楚了吗？”丘吉尔吃惊地说。

“不，阁下！我认为，这是联合作战的关键。”斯大林强调说，“当然是关键。没有我们从西方向希特勒施加压力，你们在东方承受的压力就会更重。这一点，连瞎子也能看见。”

“那你们为什么又偏偏不动呢？”

“不是不动，而是采取另外的形式。从法国西海岸着手的‘痛击’计划是行动，在北非登陆作战的‘火炬’计划也是行动。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你们在北非行动，当然不错。但我认为，你们采取‘痛击’行动，意义更大，而且，这是你早就亲口答应了的。”

“阁下，我已反复向你解释，在法国西海岸采取‘痛击’行动的条件还不成熟！那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能够草率进行吗？”

斯大林略带讽刺地说道：

“阁下，如果英美军队像我国军队那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

丘吉尔对此没有计较。只是，他觉得，斯大林这人，实在太固执，太难

缠了。

斯大林坚持道：

“第二战场问题，我们不必争了。你们必须信守诺言。”

“朋友，我们遵守每一项诺言。同你们一样，我们的指战员同样在前线流血，只不过地点不同而已！”

为了转移这个难缠的话题，丘吉尔问起苏联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外高加索，还有斯大林格勒，你们守得住吗？”

斯大林沉毅地道：

“守得住。当然守得住。没有你们参战，我们同样打败希特勒！”

斯大林这话，当然是气话。但那骨子里，却表现出了无比的坚毅。

同丘吉尔一样，斯大林同样是死硬抗战派。丘吉尔原本担心苏联在抗不住的时候单独与希特勒妥协。看来，这种担心可以解除了。于是，他舒心地笑道：

“如果你们能独立打败希特勒，我要再次向上帝祷告：阿门！并且告诉上帝：

“是斯大林解放了我们，解放了人类！”

丘吉尔这话，虽说大度，却也含着玩笑似的讥讽。

接着，话题又回到正在进行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丘吉尔道：

“看来，斯大林格勒的诱惑使希特勒着了迷。这个城市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是的。同某些人一样，希特勒不喜欢我这个人，也不喜欢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在希特勒看来，好像消灭了这座城市，就等于消灭了我。”

丘吉尔笑道：

“这是其一。还有第二，希特勒是看重这个城市的重要地位。斯大林格勒是重要的工业重镇，也是妨碍他向高加索进击的要地。它自然成了招引德军的强有力的吸铁石。”

丘吉尔要在主人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战略眼光，所以如此大论滔滔地说。

斯大林笑道：

“首相先生的看法很深刻。佩服，佩服！”

“那么，你们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当然。只要我们在那里坚持两个月，希特勒就受不了。因为再过两个月。外高加索就大雪封山了，那时，他们既已进来，也就出不去了。”

“你们想在那里进行一场更大的决战？”

“是的，阁下。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区，双方重兵云集，已经形成了决战的态势。我们不怕决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对于斯大林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丘吉尔十分佩服。遂高兴地道：

“当今世界，有我们英美苏顶起来，希特勒一定会失败，彻底失败！”

这次会谈，双方虽然不对话带讥讽，但在抗击希特勒这个共同目标是统一的。这便是最大的收获。

但是，斯大林的深沉和固执永远令丘吉尔难以理解。

会谈下来，斯大林竟以正式外交文件的形式，交给了丘吉尔一份备忘录。斯大林在那份备忘录中，仍然固执地说——

由于今年 8 月 12 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 1942 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

众所周知，1942 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 6 月 12 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个决定。

我们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欧洲，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 1942 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

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 1942 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力图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不幸未得成效。而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这个斯大林，这个冤家！他竟玩起外交手腕来了。丘吉尔明白，斯大林的目的，不过是要让历史记录证明：丘吉尔先生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丘吉尔不想让历史写下这不明不白的一页。于是，也立即给了斯大林一个反驳的备忘录。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强调——

1942 年最好的第二战场，在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而不是在法国西岸登陆。

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

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在英吉利海峡和法国海岸上驻扎了大批空军和军队……因此，最巧妙的办法是在宣传上用‘痛击’计划来掩盖‘火炬’计划。

我们不能承认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经成为改变俄国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依据。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丘吉尔第一次与斯大林打交道，就是在这种时而友好时而交锋的气氛中进行的。

这两个冤家，彼此心照不宣。一见面，总要不时开些个“友好”的玩笑。那晚，斯大林举行正式宴会。主客双方一面热情敬酒，一面舌战。

丘吉尔放下酒杯，一面叉菜，一面意味深长地道：“亲爱的朋友！还记得吧，希特勒要进攻你们，我早于 1941 年 4 月就给你提过警告。”

斯大林笑道：

“当然记得。不过，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要到来。”

丘吉尔道：

“啊，了不起，阁下也有先见之明。”

停了停，丘吉尔又道：

“希特勒进攻英国，我们是不怕的，英国是海上之雄。”斯大林道：

“你们不怕，我们难道怕他？俄国是陆上之雄。”

这真是，要玩大家玩，要吹大家吹。说到这里，二人不禁得意地笑了。

丘吉尔吹起牛来，兴致特别高，只听他继续吹道：

“众所周知，我是英国马尔博罗公爵前后裔。正是马尔博罗公爵的军事领袖的才华，解决了当时欧洲的自由所受到的威胁。”

斯大林反驳道：

“不。我认为英国的威灵顿将军更伟大。他打败了拿破仑。”

丘吉尔道：

“好，不吹这些了。”

接着，丘吉尔转移到另一话题上，说道：

“这次我的来访。虽说彼此有些争论，共同抗击希特勒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的收获。不过——”

“不过什么？”

丘吉尔故作神秘地道：

“我们这次谈到的‘火炬’计划，可得绝对保密啊！”

斯大林笑道：

“是的。我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也不要走漏消息。”

突然，丘吉尔问道：

“听说莫洛托夫先生去美国时，曾经私自从华盛顿溜走，到纽约去玩了一天。有这事么？”

斯大林机敏地答道：

“他去的不是纽约，是另一些暴徒所住的芝加哥。”

丘吉尔在莫斯科呆了几天，8月1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告别晚宴。斯大林提议，请丘吉尔到他的家里喝点酒。丘吉尔非常高兴地去了。

斯大林在前面带路。穿过几条走廊，沿着一条小路，走进了一座楼房。斯大林的家庭十分简朴。住处只有一间餐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没有什么豪华的炼设。这使丘吉尔非常吃惊。

“你就住在这个地方？”

“是的，不好吗？”

“你真节俭！”

斯大林笑道：

“我哪能同你比呢？你是大老板，有的是钱花。”“可你是总书记，是大元帅呀！”

“总书记也罢。大元帅也罢，只能当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没办法呀。”

丘吉尔只好诺诺：

“佩服，佩服！”

第二天，丘吉尔带着十分高兴而复杂的心情登上飞机，飞回英国去了。

一路上，他回味着首访莫斯科的情景，口里喃喃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第四十章 名城恶战血成河 孤军穷途乞生路

送走丘吉尔之后，斯大林的整个身心全都系在斯大林格勒战区了。

战争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紧张的阶段。

8月中旬，气势汹汹的德军快要打进斯大林格勒城区了。

8月下半旬，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斯大林派他最能干的司令员朱可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到危急的现场去。他给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发出了著名的命令：“不许后退一步！”

无论白天夜晚，斯大林一直守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电话机旁。正在前线紧张指挥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十分频繁地向他报告战斗的进展状态。

“怎么样？敌人开始总攻没有？”

“还没有，斯大林同志。按照你的指示，我军正在拼死争夺城外的通道，尽力阻止敌人进城。”

朱可夫在电话里汇报说。

“很好。”斯大林说，“西南一线怎么样？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怎么样？”

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指挥的部队，正值斯大林格勒西南的关键部位，斯大林很不放心。

“目前，那一线压力很大，可能有守不住的危险。”

“叶廖缅科在吗？我要亲自与他通话。”

“好吧，他正在我这儿。”

根据叶廖缅科汇报的情况，斯大林指示道：

“无论如何，你们必须坚守阵地。如有失误，唯你们是问！”

“是，斯大林同志！但我们的兵力……”

“你们的兵力还少吗？你那一线，敌人投入的兵力并不大，你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他们。把两个航空兵部队集中起来，动员装甲列车，把他们配备在环形线上。放烟幕迷惑敌人，同时用你们的每一门大炮和火箭炮，日夜不停地打，狠狠地打。绝不能让敌人冲进城去……”

这时的斯大林，就像前线的指挥员一样，指示得非常具体。但他毕竟远离前线，对前线十分具体复杂的情况知之不多，或者知之很不具体。

叶廖缅科只好应道：

“请你放心，斯大林同志。我们一定奋力战斗，绝不后退！”“好，千万不要惊慌，不要丧失信心。”

斯大林与叶廖缅科通话的时候，德军正向斯大林格勒展开十分激烈的炮轰，城区一片火海。

接着，斯大林又找华西列夫斯基通话，其时，华西列夫斯基不在司令部里，一位副手接着电话。

这时的斯大林，精神紧张，脾气很坏，不禁大为发火：“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在司令部？”

“他到前哨阵地去了。”那副手说。

“马上给我回来，叫他马上给我挂电话。我要情况，情况！”很快，华西列夫斯基回来，立即给斯大林汇报情况。

“斯大林同志，敌人进攻很猛，情况很糟啊……”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西南一线已经崩溃，一部分敌人已经冲进城内……”

“混蛋！你们干什么去了！马上给我夺回来，夺回来！失去的阵地，必须统统夺回来！”

斯大林一顿臭骂，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十分难堪。

他毕竟是最高统帅部的第三把手，没想第一把手的斯大林同志会这样粗暴地指责他。但他默默地接受了。为了祖国，为了党，他必须忍受，他必须理解自己的领袖。

德军的进攻越来越猛，苏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根据前线的请求，越来越多的战略预备队调到了前线。

冲进城的德国鲍罗斯第6军团，有一部分占领了市中心的马马耶夫冈，俄国守军危在旦夕。斯大林得知这一信息，立即命令近卫师团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夺了回来。

而这时，冲进城的德军还是少部分，大部分德军被苏军死死阻击在城北、城西和城南。

斯大林格勒城外的顿河河套地带，好大好宽一片地方，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拼杀。朱可夫正在那里协调指挥。

这时，高频电话已经无法使用，朱可夫用无线电话与斯大林保持联系。

“朱可夫吗？我是斯大林。进展怎样？进展怎样，请你报告！”

“斯大林同志，敌人重兵很可能涌进城内，情况十分危险，十分危险！”

“你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必须夺取一条走廊，将敌人前后截成两段。我南北两个方面军，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连接起来。”

“我同意，就这么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什么？”

“至少需要1个集团军群，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400门大炮。再配1个集团军的空军部队更好。”

“好吧，我马上下令调派！”

隔了一阵，斯大林的电话又来了。

“朱可夫同志，前线必须坚持住，你必须向所有指战员下达拼死抵抗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后退一步！”

“是！斯大林同志。”

“但是，你和华西列夫斯基，必须马上赶回莫斯科，马上赶来！”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火速赶到了斯大林办公室。

其时，德军集团军大部被苏军挡在顿河河套地带。发狂的德军只好向隔河相望的城区发射大量的燃烧弹。

斯大林格勒城区，一片熊熊的火海。

城内苏军正与已经冲进城的德军展开殊死巷战……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详细报告情况之后，斯大林问道：

“怎么办？要从根本上打胜这个战役，还有什么办法？”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互相望了望，一时没有回答。

他俩离开斯大林，在旁边商量着。

朱可夫说：

“办法还是有的。”

正在看地图在斯大林听到这话，抬头问道：

“什么办法？”

朱可夫道：

“我想，光是这样被动地阻击不行，我们必须以攻为守，想法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把敌人从斯大林格勒赶开，并且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分割敌军，重点歼其一部。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打开局面。”

“好吧，你们马上拿出规划。我等着你们，明晚9点向我汇报，行吗？”
“行”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到参谋部，苦苦设想了好几种可能的战略方案。最后商定了一个计划。

这一计划是——

在斯大林格勒实施积极防御，消耗敌人。同时，抓紧调配兵力，准备一次大规模的反攻。

这个计划的代号，叫“天王星”。

“天王星”计划由两支主力装甲部队，采用钳形攻势向前突击。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北，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南北钳击，将德军从中切断，并包围歼灭之。

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个计划，立即下令快速实施。

很快，苏方在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组火箭炮，900辆坦克，1400架飞机。

朱可夫极为秘密地把这批强大的后备队伍分配给斯大林格勒侧翼北面、西北面和南面的三个集团军群。瓦杜丁、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负责这三个集团军群，沃罗诺夫指挥这次战役的炮兵群。这三个集团军群都集中打击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后部，并割断他们同四面德国集团军的联系。

精心布署之后，一场天翻地覆狂风暴雨般的大反攻就要到来了。

11月19日，大反攻拉开大幕。

第一个打击落在德军战线的薄弱结合部，即由半心半意参战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等仆从国军队的战线上。这时，瓦杜丁从北面出击，接着是罗科索夫斯基跟着出击，然后是叶廖缅科从南出击。于是，整个顿河河套地区，只见苏军千军万马，飞奔腾跃。只听得万炮齐鸣，天上战机如云，呼啸狂炸。南北两支铁军，紧压铁钳，一下子把德军切为两段。原先冲在最前面的德国鲍罗斯第6军团被苏军完全包围了。

“务必全歼包围之敌！”

指挥这次行动的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再度加码，又令部队在包围圈外再加一层包围。这样，鲍罗斯的第6军团丝毫动弹不得，竟是瓮中之鳖了。

这时，斯大林命令他的将领，不去注意鲍罗斯被围的德军，而是打击外围的敌军，并尽力把他们从伏尔加河赶到顿河和更远的地方去。德军曼施坦因奉希特勒之命，率领1个集团军从南面冲来，企因为鲍罗斯解围，并企图打开一条空中走廊。斯大林立即投入大量空军后备队，封锁了那条走廊。

战局突变。苏军完全掌握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这时，无论是鲍罗斯还是曼施坦因，在苏军前后左右团团围困的压力下，真个无计可施了。

这段时间，希特勒的脾气变得特别古怪，特别暴躁。他不是那种具有深思熟虑品格的沉毅的政治家，而是性格多变、喜怒无常的怪类。他既经不住胜利的考验，也经不住失败的考验。胜利时，他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失败时，他暴跳如雷，绝不服输。他习惯于作目空一切的暴君，而不习惯于作思维正常的常人。

前段时间，他得到的几乎全是好消息。在北非，隆美尔曾一度得手，从英军手中夺下了托卜鲁克。在苏联，第6军团司令鲍罗斯于10月25日打电报向他报告，估计11月10日可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这两条消息曾使他高兴得跳了起来。那时，他给隆美尔去了贺电，又给鲍罗斯下了命令，命令鲍罗斯的第6军团乘胜前进，迅速占领斯大林格勒，然后沿伏尔加河北上，直逼莫斯科。

然而，好景不长。现在传进他的耳里的却全是坏消息。隆美尔在北非吃了败仗，鲍罗斯在斯大林格勒也吃了败仗。这使他暴跳如雷。

那天，新提拔的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向他报告：

“元首，不好了！鲍罗斯的第6军团被包围了。”

“你说什么？”

希特勒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6军团被包围了。”蔡茨勒又小心地重复了一遍。“我不相信！这一定是苏军造谣。”

蔡茨勒略略摇了摇头，说道：

“不，元首。这是鲍罗斯来的电报。刚刚收到的。”希特勒接过电报看时，消息果是确切。

那电报说——

占压倒优势的俄国装甲部队，近日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岸，在谢腊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之间，全面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另一支强大的苏联部队正在猛攻德国第4装甲师和罗马尼亚第4军团，眼看就要突破他们的阵线。我第6军团于昨日被层层包围，已经完全与其他友军断了联系。情况十分紧急。切望速派重兵营救。

鲍罗斯

即日凌晨

看着这个电报，希特勒几乎呆了。他没料战局变化这么迅速，形势一下变得这么恶劣。

蔡茨勒小心地道：

“元首，看来，我军必须迅速撤出伏尔加河。否则……”“什么什么？撤出？前面就是斯大林格勒。目标就在眼前了，为什么撤出？”

“形势险恶，不撤不行了。”

“不！”希特勒几乎又跳了起来，“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河后退！”

希特勒发疯似地叫喊着，立即下令第6军团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的阵地。并说，他将采取一切措施为被围的第6军团空运所需的物资，立即从北线调重兵前去解围。

希特勒的这些命令，虽然坚决，却完全是空头支票，等于白说。其时，斯大林格勒被切断退路的德军共20个师，还有罗马尼亚2个师。按照鲍罗斯的要求，每天空运的军用物资至少须700多吨。德国空军的运力是完全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空军运力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可苏联的战斗机在那里占着空中优势，这又怎么能安全空运去呢？

唯有第二条措施还能勉强执行。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北线战地指挥官冯·曼施坦因元帅从列宁格勒率军向南援救来了。

冯·曼施坦因被委任为新建的顿河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向前推进，为第6军团解围。

但曼施坦因的解围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他主张，他在向第6军团方向推进的同时，第6军团应当主动向他靠近，努力杀开一条血路，从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中冲出来。而希特勒却坚持第6军团不得离开斯大林格勒。

面对这种困境，总参谋长蔡茨勒再次劝告元首，应准许鲍罗斯突围。希特勒一听这话，就气得发疯：

“突围！突围！你们就只知道突围。他们为什么不主动进攻？为什么不向斯大林格勒进攻？只要占领斯大林格勒，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

再没有比元首更固执更愚蠢的了！

蔡茨勒无言以对。

前方，不断传来鲍罗斯要求援救、要求突围的电报。希特勒好似充耳不闻。

第二天晚上，蔡茨勒再次劝说元首：

“这是我们解救鲍罗斯20万大军的最后机会了！”

希特勒还是不肯让步。看来，斯大林格勒的诱惑，真叫他发疯了。

曼施坦因南下救援，同样遭到了苏军的强有力阻击。斯大林早就派朱可夫回到西线，全力对付南下而来的曼施坦因。

朱可夫指挥苏军牵制曼施坦因顿河集团军的左翼，弄得曼施坦因头尾不宁，前进不好，后退也不好，只得硬着头皮停止前进。

为鲍罗斯军团解围的努力失败了。

鲍罗斯在包围圈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完全陷入了绝境。

1943年1月8日早晨，3名红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德军防线，把苏联顿河前线司令罗科索夫斯基的一份最后通牒送给鲍罗斯将军。

那通牒说——

你军已经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一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条件是体面的，宽宏的。但鲍罗斯面对通牒条文，惶惶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急电希特勒，企求恩准投降。希特勒立即驳回鲍罗斯的请求。要求投降期满之后，又过24小时。1月10日早晨，愤怒的苏军以5000门大炮对拒降的第6军团狂轰滥炸，展开了斯大林格勒最后阶段的拼杀。

炮轰之后，苏军潮水般冲进城区，向第6军团的阵地杀去。困兽犹斗。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双方都以难以置信的英勇，在瓦砾成堆，冰天雪地的废墟中巷战。几乎是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争夺，一幢房屋一幢房屋地拼杀。只杀得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其状惨不忍睹。

6天之中，第6军团的阵地缩小了一半。到1月24日，只剩下一条长15英里宽9英里的街区了。现在的鲍罗斯，再不投降已经不行了。绝望中，鲍罗斯再电希特勒，请求投降——

部队弹尽粮绝……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18000人，无衣无食也无药品捆绑……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予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希特勒仍是充耳不闻。回电道——

不许投降！第6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他们的英勇坚持对建立一条防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远难忘的贡献。

得到这样的回答，鲍罗斯只有垂头丧气，哑然，茫然。然而，这样的电报接着又来了，仍然是希特勒发来的——

第6军团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尔卡萨尔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者按照苏方的宽厚条件投降，或者按照主子的意图“杀身成仁”。二者必居其一，鲍罗斯别无选择。

1月28日，鲍罗斯颓丧地蜷缩在一个破烂的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身边只有几个可怜巴巴的卫兵和一个发报员。

1月30日晚上，鲍罗斯向希特勒发了最后一封电报——

第6军团忠于自己的誓言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的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接着这位誓死效忠元首，曾经烜赫一时的败军之将，同他的余部一道，被苏军俘获了。

史诗般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至此划上了句号。

2月2日下午，一架德国侦察机从这座城市高空飞过，发回了准确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

然而，这场空前规模的戏剧似还没有完全结束。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在最高统帅部召开会议。他对鲍罗斯唱了一番赞歌之后，授予他一根令人羡慕的元帅节杖。希特勒还将战役中丧身的117名中下级军官各升了一级。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重大胜利，最终结束了希特勒在苏德战场的战略攻势。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向苏军转化。苏军从战略退却转入了战略反攻。这种战局重大变化，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是为极其光辉的一章。

对此，斯大林欣喜若狂，苏联军民欣喜若狂。

不久，斯大林充满信心地向苏联军民宣布道：

“我们的凯旋日定会到来！”

“敌人的军队已经受了强大的打击，可是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还须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坚决彻底地打败侵略者，消灭法西斯！”

第四十一章 隆英尔北非失势 丘吉尔宴请大将

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以及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都是同一时期发生的重大战事。

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伟大的转折点。

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达到征服高潮时，曾经席卷大半个欧洲，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打到了尼罗河。现在退潮已经开始。而且一经退潮，就再也无法回潮了。纳粹进行大规模闪电袭击，以成千上万的坦克飞机打得敌人心惊胆颤、溃不成军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阿拉曼战役和北非登陆战役的场面了。

交战双方都称之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在北非沙漠的确创造过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他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英国驻北非远征军总司令韦维尔曾经同他作过极为艰苦的较量。尔后，奥金莱克接替韦维尔的指挥位置，同样战得十分艰苦。接下来，便是亚历山大将军接任近东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在北非执行“火炬”边攻计划。

丘吉尔在北非一再换将。只亨到实施“火炬”计划这个时候，英国在北非的战局才慢慢由被动转力主动。及至英法联军在北非登陆，整个战线的主动权这才完全转过来。

隆美尔在北非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是他重兵包围并且夺取了英军重地托卜鲁克。那一仗，英军损失5万之众，投降3万多人。接着，隆美尔乘胜挺进，企图占领埃及，控制整个中东。但他长途征战，后备不足，已是强弩之末了。

1942年8月，隆美尔在阿拉曼一线发动进攻，企图包围英国第8集团军，以进逼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但这时，他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位脾气古怪却颇有天才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接任了第8集团军司令。另一位将军是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

两雄相争，互不相让。于是，从地中海边到盖塔拉低地之间的约40公里长的沙漠战线上，在酷热难当的天气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战。

这一仗，隆美尔无法得手，只好且战且退，中止战斗，采取守势。大受挫折的隆美尔打算乘机溜走。他佯称自己患了鼻疾和肝病，请假到维也纳南部山区休养。离职时，隆美尔把施登姆弄来当替死鬼，叫施登姆代理司令。而施登姆一上台就运气不佳。英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一队英国侦察兵差一点俘虏了他。他徒步逃过沙漠，途中心脏病突发，当晚便上西天去了。

当隆美尔重新回到阿拉曼司令部时，德军已经溃不成军，完全被打败了。隆美尔赶忙调动那些备受打击的师团，拼死固守，以抵挡来自各方的进攻。他甚至打算奋起反攻，但大势已去，毫无希望了。

11月初，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突破了战线的南部，以压倒优势攻击守卫那里的意大利师。隆美尔感到固守已经不行，急电希特勒，要求率军撤退。

同鲍罗斯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时的情况一样，希特勒哪会准允。他收到了希特勒“只准进攻，不准后退”的回电——

隆美尔陆军元帅

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作战。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

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别无其它道路。

隆美尔别无选择。他或者服从，战死沙漠，或者拒绝服从，送上军事法庭。

隆美尔勉强选择了前者。但后来，实在无法支撑了，这才冒着违抗命令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带着残兵败卒逃到富卡去了。

而这时，又传来了英美联军准备在北非大举登陆的准确消息。

至此，曾经在沙漠横行多时的隆美尔，只好对天长叹：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英美联军北非登陆作战的代号，叫做“火炬”。

“火炬”行动实施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颇有影响的重要角色登台了。

他，就是战后作了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人称“艾克”。可以说，“火炬”行动，是艾森豪威尔飞黄腾达的重要起点。1942年8月的那些日子，年方52岁的艾森豪威尔得意极了。真个是富贵逼人，官运逼人。一直官运亨通的艾森豪威尔，无意之中，又戴上了英美联军远征军总司令的桂冠，成为整个“火炬”计划的最高司令官。

这年8月25日正午，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家宴上，坐着好些贵客。其中一位主要客人，便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满桌珍肴，名酒罗列。桌中一盘主菜，肉质鲜嫩，绿叶相衬，一清二白，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主客举杯之后，丘吉尔挥着钢叉笑道：

“各位朋友，艾克，动手啊！这菜……趁热吃下。”

“好好。不客气，不客气。”

众客刀叉交错，直向那盘主菜进攻。

“真香！”第一次在此作客的克拉克将军赞叹道。

“首相夫人的手艺不错，这菜做得真好！”艾克赞叹道。“这菜叫什么名儿啊？”

“这叫墩菜。”丘吉尔高兴地道，“这是爱尔兰的名菜，艾克将军最喜欢吃的，所以今日特地叫夫人做来，请各位朋友品尝。如合口味，大家多吃些。随便随便，不必客气。”

“好好。”

众人说着，又兴致勃勃向那主菜进攻了。

今天这顿丰盛的午餐，是丘吉尔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专设的，除艾森豪威尔外，其他都是陪客。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这顿午餐有着非常重要的非比寻常的意义。

欧战发生之初，美国作为英国的盟友，对英国战事的进展十分关心。罗斯福早就派了一批军事人员长驻英国伦敦，在那里当“军事观察员”。美国参战之后，英美之间的使节往来更加频繁，其中不少是军事官员。

1942年，英美两国确定首先在欧洲打败轴心国的战略思想之后，大批美国军事人员被派到英国，为着准备1942年所要进行的所谓欧洲登陆作战，英国伦敦自然成了美国官兵的“大本营”，英伦三岛也自然成了英美最大的作

战基地。

艾森豪威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英国的。而且，在当时，他是驻英国所有军事人员中职位最高的大员，由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直接派出。这就非同小可，所以丘吉尔对他特别尊重。

这一时期，丘吉尔同美国军官的交往很密切。每个星期二，他都要与他们在唐宁街 10 号共进午餐。通过这种集会活动，一是可以协调彼此的关系，二是可以共同商讨联合抗敌的重要问题。

今天，丘吉尔所设这个午餐会，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这意义，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知道，秘密一直藏在丘吉尔的心里——那是因为他要突然向大家，特别是向艾克宣布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使大家吃惊的信息。

酒过三巡，丘吉尔兴致勃勃地道：

“朋友们，现在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重大的喜讯。我未说穿之前，你们谁能猜着，我就喝下这瓶白兰地！”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弄不清首相为啥这样高兴。

绰号叫“美国鹰”的马克·克拉克笑道：

“首相，我猜着了，你这次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勾通了关系，在联合抗战问题上取得了好的进展。一定是这方面的消息。”

丘吉尔道：

“不对不对。我与斯大林的洽谈，的确有些进展，有关消息已经写成会谈公报，官方已经传达，诸位早就知道了。这还用猜？”

绰号叫“美国牛头犬”的比德尔·史密斯道：

“我猜着了。北非之战，英军最近取得了重大胜利。‘沙漠之狐’隆美尔大势已去。这是最好的消息了，对吧？”

丘吉尔道：

“不对不对。我给你们指个猜的方向。这消息，不是具体的战事，但与战事有关。不是具体外交，但与外交有关，是一个涉及在坐客人的事。这该好猜了吧。”

艾克一下子笑了，说道：

“如此说来，这事一定发生在克拉克身上。是克拉克的老婆要生孩子了吧？”

克拉克笑道：

“艾克，你休说我，倒怕是你那老婆要生孩子。谁不知你身体壮如公牛，是个高产‘作家’呢。”

艾克笑道：

“如果既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一定是史密斯。他才是壮如公牛呢，大家不是称他为‘美国牛头犬’吗？”

史密斯笑道：

“你们猜不着，这也罢了，为何拿我开玩笑？还是请首相揭穿谜底吧。”

丘吉尔笑道：

“好。我告诉大家，这喜讯是艾克的，也是我们大家的。艾克——这次又荣升要职了！”

“什么要职？”

丘吉尔道：

“英美联军远征军总司令——‘火炬’计划的最高指挥官。”

“好啊。艾克——官运亨通，祝贺你！”

大家一齐吆喝起来。

艾克笑道：

“首相，没这事的。这种职务，我资格不够。我倒听说，陆军部总长马歇尔将军德高望众，这职务非他莫属。”

丘吉尔道：

“这职务，正是马歇尔将军推荐的呢。”

“真的么？”

“我还骗你们？有书为证！”

丘吉尔说着，从办公桌取出两份文件，交与大家过目：

“你们看吧，我能骗你们？”

大家看时，一份文件上写着——

罗斯福致前海军人员（丘吉尔）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8月6日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人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

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意。我们正研究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行动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当对此问题提出报告。

另一文件说——

我完全同意艾森豪威尔为统帅的公告事宜，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两方的三军参谋长们考虑决定。

从此艾森豪威尔获得了一个直线上升的新台阶。

艾森豪威尔的确官运亨通。他于1915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26年毕业于参谋本部学院。1929年——1933年任美国陆军副部长办公室助理，1933——1935年在美国陆军参谋部工作，1935—1939年为美国驻菲律宾顾问团助理。他在西点军校和参谋本部学院，系统地学习过陆军军事课程，后又一直做参谋工作。对制作作战计划十分内行。由于他才华出众，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对他十分看重。

1941年，他在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的第3集团军担任参谋长，成功地设计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被提升为准将。由于他在菲律宾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歇尔本想将他派往太平洋地区作战，但后来不久，马歇年到英国研究英美欧洲联合作战问题，回国不久就把他派到英国去了。从参谋人员到军事指挥人员，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飞跃。

此刻，见丘吉尔把宣布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信息告诉他，艾森豪威尔不禁喜上眉梢，笑吟吟地道：

“如此重任，不敢当，不敢当！”

克拉克笑道：

“总长提名，总统批准，要你担当，这是对你的信任，岂能推辞？”

史密斯也道：

“老兄年富力强，大有作为，定能当此重任。不必谦虚，不必谦虚。”

丘吉尔道：

“两位将军说得很对。我和你们总统反复商讨，也觉得此任非艾克莫属。来来来，大家为艾克的荣升干一杯！”

“好！”

于是，大家举杯，在笑声中一干而尽。

艾克道：

“这酒好喝，这担子可不好担啊。今后，完成这个任务，还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克拉克和史密斯道：

“这个好说。今后，在你这长官之下，有什么事，仅管吩咐就是，没说的。”

丘吉尔道：

“艾克，你大胆地干，没关系。英美联军作战，有我们英方一份责任，我这首相一定给你当好后勤。这样吧，今晚，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艾克道：

“好！很好。”

这晚，艾克到伦敦郊外丘吉尔的别墅契克斯，同丘吉尔一直谈到深夜。

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宣布参战，首先在国内进行了紧急国防动员和备战工作。美国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被打破了，单单置身战争局外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以罗斯福和马歇尔为首的主战派，经过一番努力，在国内积极推行新的兵役制度，海陆空三军得到迅速扩充，并加强了军事训练，同时，由美国派兵到国外作战的禁区也很快突破，其中派往英国的军事装备和人员急剧增加。艾克担任英美盟军北非总司令时，已经形成了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

英美共同努力，为“火炬”行动已准备了一支包括海陆空三军的远征部队。其时，参加作战的英美远征军共 13 个师，650 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部队为 7 个师，约 11 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师配合行动，占领敌人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道。同时，将使用 1700 架飞机，其绝大部分布置在直布罗陀，以供随时调用。

对这支部队如何调用，艾克一直在心里盘算着。他坐在丘吉尔对面的沙发上，喝完一杯白兰地之后，微笑着对丘吉尔道：

“首相，这一仗怎么打法，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

丘吉尔道：

“将军不必客气，我们一起商量。”

接着，丘吉尔道：

“总的讲，开辟欧洲战区这个大前提已经定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欧洲战区究竟从哪里下手。”

“是的，首相。我也这样想。”艾克说。开辟欧洲战区这个大前提，是上半年丘吉尔率领英方三军参谋长到华盛顿与罗斯福和美方军界一起敲定的。那次，英美双方一致认为，欧洲轴心国这两个敌人是能同时受俄英美三大盟国攻击的对象，美国又是唯一能自由选择首先攻击某一敌国的国家。如果美国目前全力以赴地去抗击日本，就会使盟国力量分散，另外两个盟国就有战败的危险。因此，英美双方制定了共同开辟欧洲战区的总战略，并且确定把英国作为英美联军的最大作战基地。丘吉尔道：

“开辟欧洲战区是第一个前提。还有第二个前提，那就是 1942 年在欧洲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也就是说，不可能马上组织法国西海岸的登陆作战。而现在的唯一可能的重大作战行动，便是在北非登陆作战。”

对于丘吉尔的非凡的概括能力，艾克十分佩服。但作为指挥员，他关心

的不是政治军事行动的大前提，而是具体战役任务的实施。遂问道：

“在北非登陆作战，就是你们已经说了很久的‘火炬’作战计划吗？”

“是的，将军。”

“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将军不是已经在那里实施了吗？”

“是的，将军。但是，那很不够。我们原先所说的‘火炬’计划，只限于北非那个范围。现在，要充实内涵，扩大范围。也就是说，要把北非战役和下一步继续向轴心国占领区进攻的战役连结起来。”

“也就是说，不仅要打好北非战役，而且要乘胜前进，进一步进攻意大利乃至德国占领区，比如进攻法国？”

“是的，将军。在法国西海岸暂时无法登陆作战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考虑问题。换句话说，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就是‘火炬行动’。这正是我和斯大林的分歧所在。我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已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作了说明。”

“听说斯大林对我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很不高兴？”

“那当然。不过，我向他解释了‘火炬’行动的重要意义之后，他还是高兴的。他还概括了‘火炬’行动的三条战略上的优点——第一，它会在北面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他的这些理解还是深刻的。”

“我们具体研究一下战役方案。好吗？”

“好。”

丘吉尔指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道：

“你看，这是欧洲，这是地中海，这是地中海南面的北非和中东广大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北非登陆作战，从隆美尔的背后下手。”

艾克看着地图，沉思片刻，说道：

“从英国本上出发实施这种攻击，海路运兵和后勤补给的任务很重，必须海陆空三军很好地配合才行。”

“是的。这次你指挥的英美联军，海陆空三军都有，你可是名副其实的三军司令官啊。”丘吉尔道。

艾克笑道：

“很好。三军统一指挥这个问题，你和总统已经解决，下了文件。”

丘吉尔接口道：

“那文件说得很清楚：欧洲战区的指挥将领，将指挥现在和以后派往欧洲战区的所有美国陆军，包括被派去与陆军协同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在内。同样，我们英方派出的有关部队，包括高级将领，都必须服从你的指挥。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艾克道：

“好，很好，关于登陆地点，我想不妨多选几个。同时登陆，这样才有利于快速突袭，收到好的战果。”“那么，你认为最好的登陆点是哪些？”丘吉尔问。

艾克想了想道：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至少要选三个登陆点。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这三点似比较恰当。”

丘吉尔道：

“从战略上考虑，这几个点可以，不过——作战部队到奥兰和阿尔及尔

登陆，要通过直布罗陀和西地中海……”

阿克道：

“那一路有无敌军阻挠？有困难吗？”

丘吉尔道：

“大的困难没有。虽然敌人不时有些干扰，总的讲那一路还是安全的，问题是我们进军北非，那里是原法国的一大片属地，如果法国维希政权出来干预，就有些麻烦了。当然，这也问题不大。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戴高乐……”

阿克不解地问道：

“戴高乐会不高兴？”

“不是我们登陆作战他不高兴。而是这次行动，让不让他参加。如果不让他参加，他会不高兴的。他会说我们不尊重法国的主权。”

“那么就让他参加吧。”

“也不那么简单。他一参加，与他有矛盾的法方其他派别不参加，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复杂了。”

“那就让他们都参加吧。”

“那更不行，那会弄得更复杂。我想，他们都不参加最好。如果戴高乐有意见，我去做他的工作。他还是听我的。”

丘吉尔说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

阿克道：

“好吧，有关外事关系的协调，包括军队所到国家某些关系的协调，就靠首相了。”“就这样吧。朋友，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阿克想了想，笑道：

“困难，让我去克服吧。至于要求……你们能不能给我选派个司机，随我一同出征？”

丘吉尔笑道：

“这好办。我负责选派，给你最棒的司机。”

阿克微微笑道：

“能不能把萨默斯比小姐派给我。她的车开得很好，很细心。”丘吉尔笑道：

“是那个经常为你开车的姑娘吗？”

“是的。”

“一好吧。这……当然可以。”

谈到这里，阿克向丘吉尔告辞。

他要抓紧回去制定具体作战方案。

临走，阿克又道，关于指挥班子的其他人选，特别是英方参加人选，他请首相酌定。

丘吉尔一直把阿克送到车上，紧紧握着他的手道：

“将军任重道远。祝你成功！”

“谢谢首相！”阿克说。

第四十二章 变克征途遇佳人 墨菲乱但献谋计

1942年11月下旬一个夜晚，艾森豪威尔站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港靠海的一幢小楼上，久久凭窗眺望，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

前面是一望无涯的海洋。月色朦胧，海面与夜色交溶在一起，只看得见混混沌沌的一片黑暗，分不出什么明显的线条来，使人觉得天地笼罩着铅一样的沉重。

靠近港湾那片海面，稀疏地闪着微弱的灯火，那是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不时，几道强烈的光束向夜空扫射着，那是巡防敌机的探照灯。偶尔，有几声汽笛划破夜空，传入沉寂的市区，显得单调而沉闷。

这幢临海的小楼尤其显得阴郁，就像此刻站在窗前的主人一样。这个地方，就是英美盟军北非登陆部队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我怎么会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此刻，艾森豪威尔心情特别沉重，心里突然冒出这么个使人颓丧的问题。

其实，这问题他自己最为清楚。他的心情十分不好，这才生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来。

他感到特别孤独，他和他的司令部的主要官员，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史密斯将军、乔治·巴顿将军，还有英国的拉姆齐海军上将、道格拉斯空军上将，以及总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他们来这儿，不是游山玩水，不是一般出差，而是指挥一场艰巨而复杂的登陆作战——攻占北非的“火炬”行动。

然而，这还是战前的等待阶段。

由于这场战役的特殊性，他们这批高级指挥员，比作战部队先行到达这个陌生的地方。大批征战部队还在遥远的征途上——在风急浪大的大西洋的船舰上，他们必须在这里耐心地等待。

这种战前的等待，时间越长，越使人感到揪心，感到愁烦。感情本来就特别丰富的艾克更是思绪万千，情思绵绵。

时间过得真快。

艾克和他的少数几个助手离开华盛顿快半年了。

他深深记得那次与妻儿离别时的情景。那一次，他对他的家庭似乎感到特别留恋，虽然这样的分别在过去多年中不断重复过。他的儿子从西点军校前来看他。他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了两天。依依而别的时候，妻子和儿子眼里挂着泪花。妻子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角，久久不肯放手：

“艾克，你……可得回来！我和孩子等着你。”

“我会回来的，会平安回来的。”

他吻了吻妻子，又吻了吻儿子，一扬手，说声再见，便上了飞机。

他和他的助手飞到了英国。他奉命在那里立即承担欧洲战区美军指挥的新职务，抓紧北非登陆作战的各种准备工作。然后，他必须率领他的部队，奔赴烽火连天的战场。

此刻，他是真正站在战场的指挥岗位上了，虽然战斗还没有打响。

这次征战，千里迢迢，任务艰巨，情况复杂。

从英国本上出发，征战北非，直布罗陀只是个中间站。

前几个月，为着准备这次征战，他和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英国有关军事官员，不知开了多少会，熬了多少夜。远征所涉的各

种问题，诸如指挥问题、作战方案问题、后勤问题、外交问题，等等等等，纷繁复杂，实在太多，好容易理出头绪来，这才把一支英美联军部队带上征途。

过去，他在参谋部门工作的时间很长，一直做指挥员的助手。似乎并不感到打仗很难。现在，他要独立指挥部队作战，而且是头一回指挥这样复杂的联军，这样复杂的战事，这就深感战事的难度和责任的重大了。

他明白，这样的战役，他只能打赢，不能打败。这既关系着美国的面子，也关系着英国的面子。而对他自己的前途，也是举足轻重。打胜了，他可以飞黄腾达，打败了，他只有威风扫地，一蹶不振，为世人所不齿。

“我必须指挥好这一仗，必须打赢这一仗！”他想。

这次远征的复杂和艰巨程度，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

自从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令美国参谋部于 1942 年对欧洲地区发动某种地面进攻的指令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人员曾经反复研究和筛选攻击方案。在千百条建议方案中，最后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三条方案——

一是绕道好望角，前去支援中东的英军，争取摧毁隆美尔的部队，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牢牢控制住地中海中部；

二是准备两栖作战部队，夺取非洲西北部，以期进一步发动军事行动，置隆美尔于一个巨大的钳形包围中，将其歼灭后，开放地中海，以供盟国使用。

三是采用少量的部队在法国的西北沿岸发动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只限于夺取一块能抵得住德国进攻的地区，在那里形成一个桥头堡。为以后适当时候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打下基础。艾克比较赞成第三个方案。但这条方案被否定了。否定的理由自然是条件不够成熟，把握不大。

7 月 24 日，开始选用第二条方案。这条方案很快得到英美两国最高当局批准。两国政府同意，执行这个方案，全部军事行动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承担，统一指挥。

接着是建立和组织高级司令班子和参谋队伍，挑选美英军官充实各个关键职位。在这些要员的配备上，艾克尽量使每一个部门既有美籍的人，又有英籍的人，条件当然是以能够胜任为前提。克拉克将军被挑选为制定计划阶段的副手。史密斯将军于 9 月底前，一直担任参谋长。

各登陆点的指挥将领也已确定。由乔治·巴顿将军负责对卡萨布兰卡进攻，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指挥美国第 2 军进攻奥兰，由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美国第 34 师进攻阿尔及尔。

这三条路线的进攻部队都要从英国本土出发，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直布罗陀，然后分别向各自的登陆点进发。艾克和他的总司令部指挥班子，在直布罗陀这个临时地点与各路联系，等到登陆成功，再把总司令部迁到阿尔及尔或其它适当的地方。

为了欺骗敌人，艾克曾经作了一个小小的游戏。他在作好战役准备工作之后，竟突然飞回美国去了。对外宣传则是他将回国度假。实际上，这样绕了一个圈子之后，他便直飞直布罗陀指挥地，秘密地开始了他的作战行动。

现在，艾克就这样沉郁地守在这个司令部里，等待着他的三支攻击队伍的到来。所有进攻方案已经确定，除了行动之外，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因此，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寂寞和沉郁。

“这时候，如果有人前来同我说话多好！大家吹吹牛也行。”他想。

然而，所有其他军官都已回房休息。即使那些军官来，也只能老谈已经谈得够多的进攻话题。他似乎觉得，远出征战，如此孤寂，特别想念自己的妻子，特别需要某种合情脉脉的温情。

“女人！假如这时候有个女人……”

想到这里，他那高大壮实的身体顿感热血燥动，不禁神思飞扬。

他离开窗前，焦躁地在房里踱步。也许，今夜他要在沉郁之中失眠了。

最后，他走向行军床，准备躺下。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按响了门铃。

他明白，这时候前来打扰他的，不可能是别人，而一定是他的司机兼机要秘书凯·萨默斯比小姐。也许她将带来重要的军事情报。

他立即前去开门。但刚走到门前又停住了。他犹豫不决。他想开门，立即见到萨默斯比小姐，却又害怕见她。他毕竟是一个单身男人，而她也是一个单身女人。

再一次响起了门铃，并且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他只好开门让她进来。

的确是萨默斯比。她大大方方走进屋来，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我以为今天要吃闭门羹呢！”

艾克知道，她有些生气了。不知怎的，他这个最高司令官，竟有些害怕这个下属，害怕见到这个女人。他满可以一句话开销她，叫她离开自己的身边。但他又做不到。某种神秘的情丝竟把他和她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对此，他实在有些说不清楚。

“有事吗？”

“当然。”萨默斯比沉静他说，“刚刚收到几封电报。三支部队已经越过大西洋，估计明早可以到达直布罗陀。”艾克接过电文，认真看罢，用铅笔划了圈，然后将文件还给萨默斯比，说道：

“很好。”

萨默斯比收好文件，又淡然笑到：

“就很好两个字吗？将军！”

“是的。”

“难道不招呼我坐坐？”

这时，艾克这才感到，他太粗心大意，忙道：

“啊，亲爱的小姐！你坐，你坐坐。想喝点儿什么吗？”“客随主便。”萨默斯比小姐一面坐下，一面冷做他说。艾克打开一瓶白兰地，倒上两杯，无可奈何地道：

“请吧，小姐！”

萨默斯比慢慢喝着，说道：

“感到寂寞了吧？”

“是的，有些。”

“想老婆了？”

“当然……”

“哈哈……”萨默斯比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你别笑我，这是人之常情嘛。”

“这我理解。让我陪陪你不行吗？”

“当然可以。不过……”

“不大方便。是吗？”

这实在是一个可爱而又厉害的女人。艾克拿他实在没有办法。萨默斯比不过 30 来岁，正值美丽而风骚的年华。她是英国爱尔兰人，原本在英军作二等勤务兵——专后勤服务的小车司机。在前，她曾作过模特儿和临时电影演员。她同他的第一个丈夫离婚以后，遇到一位美国中尉并同他订了婚，艾克初次到伦敦就任的时候，他和她相识了。

他至今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

那时，为着联合抗战，许多美国军官到英国本土，英方接待工作十分繁忙，有时简直顾不过来。那一次，艾克和他的助手下了飞机，四处寻找前来迎接的英方主人，却怎么也找不着。

等了好一阵，忽然，一个 30 来岁的女人走了上来，仔细打量着他：

“你是美国来的吗？”

“是的，小姐。”

“你等车还是等人？”

“等车。”

“你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是的，小姐！”

这女人，一连串的问题，就像是警察审问小偷。

艾克生气了：

“小姐，你问这些干吗？”

那小姐冷笑道：

“当然得问个清楚！”

说着她从身上摸出证件和英国军方的介绍信，递给艾克。原来，她是英方派来迎接他的司机——英军二等勤务兵，名叫萨默斯比。

“啊！太好了，小姐。原来是你来接我们呀？”

不料，萨默斯比小姐仔细打量艾克好一阵，认真地道：

“请出示证件！”

艾克乖乖地出示了证件。萨默斯比审视之后，这才微微笑道：

“好啦，上车吧。”

就这样，他和她认识了。

实在很巧。后来，艾克在伦敦工作期间，英方把萨默斯比派给了艾克作工作司机，他们便常常在一起工作了。她是一个冷艳而又能力很强的女人，她的冷艳后面藏着炽热的感情。她的车开得很好。除了开车，她还很会照料首长的生活。她文化素质不错，对电讯文秘工作也很适应。

不知怎的，本来风流的艾克将军和她竟是情愫相联，彼此心照不宣了。

眼下，萨默斯比坐在面前，本来十分孤寂的艾克不禁心猿意马。

这时候，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你，说话呀！”萨默斯比给艾克理了理衣角，冷冷他说。“说什么呢？”艾克摇摇头道，“征战在即，我一头挂着远方的妻儿，一头挂着即将发生的战事，心情特别复杂。”

萨默斯比道：

“啊，可以理解。可是，你心中就没挂着我吗？”

艾克摇摇头，无奈他说道：

“这问题，说不清楚。相当复杂……”

“那……好吧。再见，将军！”

萨默斯比起身告辞。艾克似又慌了，忙道：

“不多坐一会儿？”

“不！将军。如你所说，现在战事在即，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好啦，将军保重！祝你今晚做个好梦！梦见你的妻儿前来团聚。”

艾克苦笑道：

“如果我梦到你呢？”

“那……谢谢！”

这时，艾克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早就压在心中的情愫，一下子站起来，一把搂住了萨默斯比，深情地吻着。

萨默斯比半推半就，回了他好几个吻。然后，她推开了他。

“将军，保重！你……不要太寂寞，不要感到孤独，好好指挥打仗。好吗？有我在你身边，我会照顾你！”

“谢谢……”

艾克一松手，萨默斯比急忙转身，开门去了。

艾克楞楞地站了好一阵，这才回过神来。微微叹道：

“啊，女人，可爱的女人！”

正当艾克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成员，呆在直布罗陀的小屋里焦的等待的时候，数以百计的盟国舰艇所组成的快速或慢速护航队，正载着远征的美英联军横渡大西洋，向非洲西北海岸一个共同点驶去。

为了进攻阿尔及尔和奥兰，这些舰队中的绝大多数将通过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其它来自美国的舰队，将直接驶向另一个攻击地点——卡萨布兰卡。

三支主力部队在波峰浪谷中兼程前进。

三天之后，三支主力部队陆续到达直布罗陀。

艾克和他司令部的要员们，站在黑暗的海角上看着那些舰队驶过，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战斗激情。

是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吉凶祸福，胜败成亡，在此一举啊！

在最初考虑计划的时候，艾克就考虑到攻击卡萨布兰卡可能出现的危险。在那里，如果法国达尔朗的军队出来干涉，那就非常麻烦。假如遇到那种情况，盟军不愿意同他们打仗，只有退避。或者把远征军开到近海去绕圈子，等待有利时机，或者全部进入地中海，另寻攻击时机。

好在那种意外情况并没有发生。盟军在卡萨布兰卡的登陆成功了！

紧接着，奥兰和阿尔及尔两个点上的登陆也成功了！

“啊，谢谢你，我的上帝！”

艾克那颗一直绷得紫紧的心这才略略缓和过来。

事实上，在那几个登陆点上，盟军并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抵抗。只有奥兰的法军进行了猛烈的抵抗。但那股法军力量实在太小，不过是鸡蛋碰石头，很快就被盟军压下去了。

“立即向突尼斯进军！”艾克向三支主力军下达新的进军命令。

与此同时，他决定，司令部立即迁往阿尔及尔。

正在这时，一个非常难缠的人物找上门来了。他就是法国的亨利·吉罗将军。

吉罗将军原也是个坚决抗战的将领。法国沦陷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法国南部。

由于伦敦和华盛顿都坚信吉罗将军能把北非的法军引领到盟国阵营来，所以采取非常措施，把他从法国南部营救出来了。那天，吉罗将军按照约定的时间，逃到了海边。他在那里登上一只小船。盟军用水上飞机接到了他。

吉罗来到了艾党的司令部。他身穿便服，眉宇间流露出一派军人气概。他虽受到很久的屈辱，却仍不失英雄气概。他对战争的体验，他所受到的长期监禁，以及这次戏剧性的逃走，都未挫伤他的精神。

“我一定要带领盟军，把隆美尔从非洲赶出去！”一进艾克的办公室，吉罗便气宇轩昂他说。那神态，完全目中无人，好像他就是这支盟军的理所当然的总司令。

艾克笑道：

“亲爱的将军！我们这次救你出来，很希望你在非洲带领你的法军，快些归顺到我们盟军方面来。”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们归顺你们？”吉罗将军显得非常惊讶。

“是的，将军，为了抗击德军，解放法国，必须这样。”“由你们来解放我们？”吉罗不禁笑了，“对于你们的支援，我们当然是感谢的。但是，你们须知，我们法国将领才是解放法国的主人。”

过去，艾克等人早就考虑到，这次远征北非，最为担心的便是害怕陷入与法国人为敌的旷日持久的纷争，从而影响对德作战。盟军争取吉罗将军的原因也正在这里。

可现在，吉罗将军的态度非常令人遗憾。

“我们出师的目的，不是要同你们法国人作战，而是要同德国作战。”艾克解释说。

“这很好，正因为如此，我应当担任这支盟军远征军的总司令。否则，法国没有国格，而我个人也没有什么人格。”

艾克道：

“这个问题，涉及具体问题很多。至少，我个人无法答应你的要求。”

不知吉罗将军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显得十分固执。他继续说：

“在这场冒险的军事行动中，我根本不能考虑接受任何次于统率全军的职位！”

无论艾克怎样向他解释，仍然说不服这位法国将军。

最后，吉罗愤怒地道：

“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我对这场冒险绝不沾边！”

谈话很僵，非常之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顾问弗里曼·马修斯先生和英国外交部的威廉麦克先生认为，为了争取吉罗将军，是否可以在盟军中给他一个象征性的副职。可吉罗将军连这个副职也不愿考虑，这就无法谈下去了。

艾克与吉罗将军的谈话，分歧不仅仅在谁当盟军司令员上，而且还在进攻目标的确定上。

吉罗坚决主张马上进攻法国本土，以尽快解放法国。而艾克却解释说，目前进攻法国本土的愿望还很难实现。眼下，最好的方案是从北非进攻隆美尔，同十分固执的吉罗将军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艾克感到十分遗憾，但也只好不了了之。

吉罗将军争取不过来，盟军与原法国在北非的军队的对抗无法避免。

11月19日，克拉克将军同吉罗将军一道飞往阿尔及尔，企图利用吉罗将军的影响，结束与法军的战斗。可法军并不听吉罗将军的劝告。

事实证明，吉罗将军在法军中的威信并不高。盟军只好同法军战斗，好在这种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便是长期在法属北非从事间谍活动的墨菲先生。

在此之前多年，墨菲先生作为美国的政治代表，一直在北非活动，他对北非的政治军事情况很熟悉。

墨菲和蔼可亲，精明能干，极善法语。据说，他早就获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任。正是他，向美国当局报告了在北非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墨菲在北非期间，利用传教士的身份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例如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民意测验，尽力想法与当地军官交往，出色地找到了一些对轴心国持敌对态度的军界领袖和政界领袖。

为了利于北非作战，美国情报当局曾安排墨菲同艾克见面。墨菲表示，凭他在北非军界和政界的关系，他可以请北非的法属国家不与盟军为敌。

墨菲和艾克见面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是1942年秋的一天晚上，墨菲秘密地来到艾克在伦敦的司令部。他曾先赴华盛顿，在那里换了军服，挂了一个中校的假头衔，然后用‘麦高恩’这个假名去见艾克。艾克在城外某约定地方同他相会。他向艾克报告了北非的情况之后，仅仅停留了24小时，便返回华盛顿去了。

此刻，墨菲先生又来到了艾克的司令部。艾克很不客气他说：

“墨菲先生，你不是说，可以保证法国北非属地的国家和法国军界将领不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么？”

“是的，将军。我说过这话。”

“为什么在北非的法军老不相信我们，要同我们打仗？”“法国沦陷之后，除维希政权外，流落海外抗战的军界人物，派别很多。他们在抗击希特勒这个大目标上是统一的，但并不等于没有矛盾。”艾克遗憾地告诉墨菲，他所推荐的吉罗将军并不肯真心归顺盟军；派高级将领克拉克到北非参加会议的办法也失败了。那一次，前去开会的克拉克将军差点儿丢了老命。

墨菲先生笑道：

“政治也好，军事也好，都是玩命的赌博。有时是要冒险，这有什么办法呢。”

艾克道：

“看来，最终还得军事解决问题。”

墨菲道：

“将军，如果你同意的话，还可进行一次政治试探。据我所知，达尔朗是法国战斗部队最有权威的总司令。他现在正在阿尔及尔医院看望他的儿子。如能派人与达尔朗拉上关系，设法利用达尔朗的地位，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必非要军事解决问题？”

“那样……行吗？”

“可以试一试。法国人有个传统，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在法国军界视若神圣。只要达尔朗归顺过来，许多事就好办了。”

“好吧，我试试。”

后来，艾克派克拉克将军去试了试，果然证明墨菲所言不虚。克拉克与

法国一些将军再三会谈，那些将军都说，只要上司有叫他们归顺盟军的命令，他们坚决服从。可现在上司没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命令。

问题非常明显。达尔朗！只有去找达尔朗！

接着，艾克派人找到了达尔朗，还好，达尔朗表示愿意合作，并向所有法国司令官下了停战命令。当维希政权指责达尔朗，申明这项命令无效时，达尔朗表示：由于德国人破坏了 1940 年的停战协定，他可以毫无拘束地和美国人合作了。达尔朗的命令，制止了西海岸的战斗。

尔后，盟军又与以坊尔朗为首的法国海陆空军官，在阿尔及尔进一步达成了合作协议。

再接着，盟军开始向突尼斯方向进发。

盟军最终目的，是同远在 1200 里以外的，位于地中海另一端的英国将领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遥相呼应，对处于其间的德意军队围而歼之。

于是，一场十分激烈的北非沙漠之战，即将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展开。

第四十三章 戴高乐仗义执言 两巨头乱点“鸳鸯”

美国和英国在北非谋划的“火炬”战役，一直对戴高乐保密。

然而，这密是保不住的。戴高乐在伦敦早已宿楚地看到英美联合行动的一些重要动向。

丘吉尔在开罗时，已经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中东总司令，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不久，蒙哥马利将军接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英军加速了坦克和飞机的集结。而且，美国高级军官在伦敦的频繁活动表明，美军将和英军一起在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在北非发动攻势。

“我且看着，他们通不通知我参加！”

戴高乐冷静地观察着，耐心地等待着。

北非战役开始之前，为了争取法国维希政权和法属非洲各国对“火炬”行动的支持或中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给维希首脑贝当、西班牙头目佛朗哥，以及葡萄牙、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首领去电，希望他们为盟军的行动提供合作。这些国家，大多数对美国的行动不敢说个不字，只好含糊其词答复，或者呆着不动，静观动态，只有贝当不识时务地对此表示敌视。

贝当收到罗斯福的电报后。马上回复说——

我今天晚上接到你的军队入侵北非的消息，感到不知所措，甚为悲哀……法兰西和它的光荣存亡攸关。

我们受到袭击。我们的天职是保卫自己。这就是我所下的命令。

于是，维希法国的部分军队，在盟军登陆时，作了一番自不量力的抵抗。

戴高乐还注意到，1942年11月7日，盟军开始了北非的登陆作战。他是从英国BBC广播电台听到消息的。那天，英方广播说：‘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是美国驻北非的政治代表墨菲的教名。这无疑是盟军登陆的秘密代号。

在戴高乐看来，北非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属地，那里有不少法国军队，那里也是他着力开辟的重要抗战基地。他作为自由法国的代表人物，一切有关北非的作战行动都应当让他参加，至少应当让他知道。

然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一直对他封锁消息。

对此，他心里非常不满。

他明白，从殖民利益出发，英美两国各有打算。

对英国来说，盟军一旦占领北非，就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从而根本上解除埃及之危，并且可以把德意军队赶出北非，从根本上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整个地中海的航线。这对于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夺取中东石油是大有好处的。

对美国来说，盟军占领了西非和北非，就可以进一步东进，以阻止德军南下同在日本的军队会师，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就好对付日本了。而且，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进而窥视中东。中东丰富的石油是非常诱人的。

“看来，他们完全没有把我们法国看在眼里，没有把我戴高乐看在眼里！”

戴高乐愤愤不平。他决定去找丘吉尔：

过去，他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都要理直气壮地去找丘吉尔。

他要找他论理。他要理直气壮地在他面前表明他的立场，义正词严地维护他的祖国法兰西的伟大尊严。

“你们搞‘火炬’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为什么？”

一见到丘吉尔，戴高乐就直率地抛出了这串硬邦邦的活来。丘吉尔微笑着，温和地道：

“啊，年轻人，又发火了。我是你的出气筒吗？”“我就是有气。首相！”

“丘吉尔仍然温和地道：

“啊，意见大着呢。”

戴高乐大声道：

“你们这样作，不公正！”

“好吧，有什么不公正，你慢慢谈。”

戴高乐强行压了压火气，说道。

“首相，我已多次向你表明，凡是涉及法国的事，请你们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法国的存在。现在，法国虽已战败，但这并不是最后的失败。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任何时候都不许别人横加干涉！”

丘吉尔道：

“年轻人，我也要听确告诉你，我从来不想干涉法国的内政。我关心的是进行战争，打败希特勒的战争！”

“可是你们的战争是在北非进行，是在法国的属地进行！”

“能不在那里进行吗？”

戴高乐似乎被丘吉尔这话问住了，一时答不出来。

是的，德国隆美尔在那里横行，战争能不在那里进行吗？

但他终于回过神来，回道：

“诚然，战争应该在那里进行。但是我有理由关心法国在那些领地的统治权。”

“我更有理由在那里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

姜，还是老的辣！

丘吉尔的每句话，似乎理由都充分，真叫戴高乐难以回答。

但他心里不服，定要据理力争。在政治斗争这个场所，他是一头最为倔强的“公牛”。

“好啦，首相！我很明白。在受人拥护的伙降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中，我是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上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前途的问题……”

戴高乐这番话，像是抒情，像是牢骚。

对于这番话的中心意思，丘吉尔是理解的。

在丘吉尔眼里，戴高乐其人，的确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是一个硬汉子。但他毕竟太直率，太倔强，有时是太偏激了。

戴高乐的事业，悲壮而曲折。

为了恢复法兰西的尊严，他一直不懈地苦斗着。

自从法兰西沦陷，戴高乐流亡英国，就开始了苦斗生涯。

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丘吉尔首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他们之间，不乏面红耳赤的争吵。他们争吵的主要问题，都是涉及法国的主权和尊严的问

题。

戴高乐以伦敦为依托，以丘吉尔为后盾，在英国组建了他的“自由法国”，公开亮出了一面反法西斯的旗帜。他的行动在法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至今，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那个振奋人心的讲话，仍然响在人们耳边——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人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抱着救亡图存、精忠报国的雄心壮志，坚韧不拔地到北非法属领地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开拓工作。

北非属地的情况十分复杂。戴高乐在那里，有欢迎的，有反对的。他的开拓进行得十分艰难，但总算有所进展。

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时候，法国在北非的主要势力大约有四股。除戴高乐外，还有维希政权贝当的势力，依附贝当的海军将领达尔朗的势力，后来展转来到北非的吉罗将军的势力。所有这些势力，又与英美等国和当地属国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给戴高乐的开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戴高乐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最为密切。

戴高乐和丘吉尔，友谊虽说深厚，争吵却不可避免。总的讲，丘吉尔对戴高乐是友好的，和善的。戴高乐对丘吉尔，是尊重的，感谢的。十分耿直的戴高乐，对于丘吉尔或其他任何人损害法国主权和尊严的行为，都敢公开出来抗争。他有他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原则。1941年7月，维希法国同英方签定协议，准备把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让给英国人。戴高乐得知，向英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同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进行了极为严肃的对话。那时，利特尔顿解释说：

“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关于停战协定问题，由于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戴高乐针锋相对地道：

“不！那个协定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利特尔顿道：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

戴高乐旗帜鲜明地道：

“我已经命令卡鲁特，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这一次，为着盟军北非登陆的问题，因涉及到法国的主权，他又出来抗争了。

此刻，面对火气很大的戴高乐，丘吉尔不禁在心里叹道：“这个戴高乐，真不好对付啊！”

戴高乐发泄一阵之后，坚定地道：

“首相，你对这事究竟作何解释？你说！”

丘吉尔只好耐心地向他解释。

丘吉尔说，这次盟军在北非发动进攻是必然的，意义重大的，对将来解放法国是大有好处的。至于没有通知他戴高乐参加，那是北非的复杂形势决定的。

“现在的北非，有你们法国的好几股势力。维希法国的贝当不说，还有很有影响的达尔朗，以及吉罗将军等等。北非各国的态度也各自不同。如果我们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势必加深你们之间的矛盾，这对于你，对于盟国都是不利的。”

丘吉尔这番解释，似乎说服了戴高乐。

戴高乐想了想道：“既然盟军在北非的行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么，我要发表广播讲话，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这一行动。你看行吗？”

丘吉尔道：

“那……当然可以。这要以不反对盟军的行动为前提。”“好吧。”

接着，戴高乐果然以“战斗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义正词严的讲话。那讲话说——

法兰西的盟国，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解放战斗里来了。他们正在那儿让大批军队登陆，这样，就使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成了解放法国的前进阵地。

战斗法国已经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重新参加了神圣的战争，它一直想使其它的一切地方都这样做……

法兰西的将领、士兵、海军、空军、公务人员们，北非的法国侨胞们，起来吧！帮助我们的祖国！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的法兰西特别命令你们，不要考虑什么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祖国！

戴高乐的讲话，为盟军在北非的进攻创造了很好的舆论条件。

对此，英国是满意的，美国也是满意的。

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戴高乐并不满意。罗斯福很有些小看他。

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是个暴发户，将来可能成为独裁者。还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他似乎更重视维希政权的当权者贝当和达尔朗等人，所以一直与维希政权保持联系。盟军进攻北非，罗斯福之所以电请维希政权支持和合作，原因就在这里。这当然引起戴高乐对罗斯福的某些不满来。

但戴高乐需要美国的支持，他决心尽力改善同罗斯福的关系。

他决定亲自去美国一趟。

这年年底，戴高乐收拾好行装，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正当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亲信的紧急电报。那电报告知说——

圣诞节前的一天，达尔朗被刺客刺杀了。由于暗杀达尔朗所产生的后果，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决定取消他的访问。

戴高乐放弃了走访美国的想法；他明白，达尔朗的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了。

他立即电告吉罗将军，建议尽快在法国领地阿尔及尔或乍得与吉罗会晤。

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丘吉尔和罗斯福对达尔朗和吉罗本是寄有厚望的。

现在，达尔朗被刺，吉罗将军很可能接替达尔朗的位置，担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和总司令。丘吉尔作为朋友，提醒戴高乐，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得罪罗斯福，而应当主动和吉罗搞好团结。戴高乐接受了这个意见。

其时，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在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结束，希特勒在那里的惨败已成定局。在北非，蒙哥马利的部队在阿拉曼战线取得了重大胜利。面对这种形势，丘吉尔和罗斯福下一步怎么办？是开辟第二战场，还

是从西西里岛登陆，进攻欧洲的“软腹”？为此，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在卡萨布兰卡会晤，认真商谈一下。

1943年初春的一天，丘吉尔和罗斯福正在卡萨布兰卡会晤。通过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克的引荐，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见到了罗斯福。

戴高乐从伦敦出发之前，与斯塔克将军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使斯塔克获得了非常好的印象。

戴高乐告诉斯塔克，法国的历史是光荣而悲壮的。在法国的历史上，每当最黑暗的时刻，总是从被人不知的芸芸众生中产生出伟大的人物来，从而使法兰西得到拯救，死而复生。圣女贞德，波拿巴，克雷孟梭以及其他人都就是例子。圣女贞德是位农民，一个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她却拯救了国王。

戴高乐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斯塔克。斯塔克觉得，透过溃败、停战和与敌合作的表象，只要往深处看，就会看到一个永恒的法兰西，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永生，从戴高乐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希望！斯塔克建议戴高乐把这些话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讲一讲，或许可以得到罗斯福的理解。

戴高乐抵达卡萨布兰卡机场，受到了美国将军韦尔伯的欢迎。韦尔伯将他带到盟军征用的别墅。那些别墅里里外外布着美国岗哨，四周用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没有料到，他在那里竟意外地见到了吉罗将军。

他和吉罗将军见面的头一句话就很不客气：

“喂！你怎么回事？我四次向你建议会谈、你怎么却躲在这些铁丝网里？”

吉罗似很尴尬。

“我正在这里等你会谈呢。”

戴高乐笑了：

“你怎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跟你会谈呢？从国家观念来讲，这是我们法国人内部的事，在他们面前会谈，你不感到为难吗？”

吉罗无言以对。

原来，让吉罗和戴高乐到这里来会谈，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精心安排的。他们早就策划好了一出“拉郎配”的好戏，只等戴高乐来演。

为了摸清情况，戴高乐找到丘吉尔。

他不无讽刺地道：

“如果我早知道在法国的土地上，被美国的刺刀团团围着，我决不会到这里来！”

丘吉尔笑道：

“亲爱的将军，又有火了？”

“当然有火。”

接着，丘吉尔向戴高乐解释说，安排吉罗和戴高乐到这里会谈，是他和罗斯福总统精心研究了的。他们已经研究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那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戴高乐和吉罗将军将共同担任设在阿尔及尔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的权力是平等的，吉罗还兼任最高军事长官。丘吉尔的朋友乔治将军也将参加这个委员会，成为委员会的第三个主席。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将包括现任法属北非的好几个高级官员。

不待丘吉尔说完，戴高乐冷笑道：

“既然你们已经安排好了，还要我来谈什么呢？”

“总得听听你们的意见嘛。还有签字手续……”

戴高乐严肃地道：

“首相！盟国撇开我，并且违反我的意图，在阿尔及尔建立行使职权的行政系统。这种作法对吗？”

丘吉尔仙仙地道：

“我们是为你们着想。”

“谢谢！”戴高乐冷冷地道。“这个解决办法，在美军方面说来，也许是合适的。但在首相你看来，也许不太合适，不太严肃吧？”“那么你的意见呢？”

“很明白。战斗法国不允许这样做。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我们战斗法国灭亡的话，它也愿意光荣地灭亡！”

这个戴高乐，的确是一头好斗的公牛！

丘吉尔有些生气了，但他终于克制了自己。遂又平和地道：“你看我的政府怎样？我长期为反对慕尼黑精神而战，但我组织政府时，却让那些具有慕尼黑精神的人物进入政府。结果，他们不是干得很好吗？”

戴高乐回道：

“这样讲，你一定没有看到法国的遭遇。”

丘吉尔劝了戴高乐好一阵，戴高乐哪肯让步。丘吉尔只好道：“你再考虑考虑吧。你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美国总统是有连带关系的。”

“好吧。那我直接找美国总统！”

戴高乐见到罗斯福之前，美国驻北非政治代表墨菲却找上来了。

“戴高乐将军不是要见总统吗？”墨菲笑吟吟他说。

“是的，先生。”

“这里……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请讲！”

“将军见总统时，最好不要提条件……”

“为什么？”

“因为……那个方案，是总统定的。那会得罪总统。”

戴高乐冷笑道：

“那当然，我怎么得罪得起总统呢。他可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人物啊！”

“还有，吉罗感兴趣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只要你沉住气，先答应下来，过不了3个月，控制形势的便是你。”

“啊，说得不错。谢谢！我会找总统谈的。”

当天晚上，在一座漂亮的别墅里，戴高乐会见了罗斯福。

罗斯福腿脚不便，坐在一把轮椅上。看上去，罗斯福很温和，很客气。

“啊，将军，见到你很高兴！”罗斯福热情他说。

“是的，我也高兴。”

接着，罗斯福谈起他们设计的那个“方案”：

“那个方案，很好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戴高乐道：

“总统，恕我直言，我不赞成那个方案。”

“为什么？”

“对我们战斗法国太不公正。我想告诉总统，现在，只有我们战斗法国

才能代表法兰西的意志。”

罗斯福笑道：

“我还不能公开承认你们的组织。因为，那不是选举产生的。”

“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国，她也并非选举产生的！”

罗斯福感到吃惊。这个戴高乐，果然高做狂妄。遂道：

“你是圣女贞德还是克雷孟梭？你倒底是谁？”

戴高乐更加高做地道：

“我两者都是。因为，我决心拯救我的祖国。”

“啊啊，了不起！”罗斯福略带讥讽他说，“那么，你对那个方案有什么具体意见？”

戴高乐一针见血地道：

“按照法兰西的民族意志，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谢谢总统的关心，一切我们自己会确定的！”

会见，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后来，罗斯福和他的下属谈起这次会见，挖苦戴高乐说：

“那个戴高乐，他竟自称是贞德！他是波拿巴，还是路易十四呢。”

第二天，戴高乐单独会见吉罗将军。

吉罗向他兜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方案”。

戴高乐十分反感：

“你所想象的是，在罗斯福的庇护下，由你掌兵权。可那种由外国摆布的官员不好当啊！”

吉罗道：

“现在暂时这样，过渡一下。将来可以举行公民投票嘛。”

“如果举行公民投票，你能得几票？当年的拿破仑，战功累累，取得过许多重大胜利，所以他得到了人民拥护。可是你呢？你现在取得了什么胜利？”

戴高乐咄咄逼人，说得吉罗面红耳赤。

“再说，第一执政官应有过人的才能。你的才能是这样吗？”

“我……可以努力。”

“不！朱生，你的权力是人为的，是处在从属地位的。即使你上台，也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政府。因此，那个方案。我只有一句话：不同意！”

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与罗斯福，与吉罗，以及与方方面面的人物，展开了令人震惊的最激烈的舌战。华盛顿和伦敦的电台的记者对他的“可悲的做劲”和所谓“野心未能实现”作了很多文章，很是热闹了一阵。

按照罗斯福和丘吉尔悄悄商量的意图，这一回定要把吉罗和戴高乐撮合在一起。

人们生动地比喻说，吉罗好比新郎，戴高乐好比新娘，丘吉尔和罗斯福搞了一回真正的“拉郎配”。

有关文献小品似的记载这事说——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

罗斯福：你应该把你的‘捣蛋儿子’请来。

丘吉尔：戴高乐摆出傲慢的姿态，我无法让他从伦敦挪动一步。贞德的感情，你懂吗……

罗斯福：谁提供戴高乐给养？

丘吉尔：是我们啊。

罗斯福：为什么不给他断奶？如果断奶……他也许就来了。

丘吉尔回到自己的别墅思考去了。

罗斯福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就不怕重复他的玩笑。他向科德尔·赫尔发出了以下电报——

“我们已经请来了新郎吉罗，他完全准备好要订立婚约，当然条件由我们口述。

“然而，我们的朋友却未能请来新娘。

“这位任性的‘戴高乐女士’。她不满意我们的方案，不愿见到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似乎一点都不准备与吉罗同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能够从中得到某些较好的东西，吉罗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只会打仗，却不大关心政治的人……”

后来，按照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意图，终于把吉罗推上了台，但吉罗毕竟是那种没有头脑的武夫。不久，他便威风扫地，从第一把手的执政交椅上败了下来，而戴高乐的拥戴者却越来越多。4月下旬，吉罗只好放弃占优势的政治地位，电邀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共商组建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1943年5月30日，一架法国战斗机把戴高乐送到阿尔及尔的布法里克广场，戴高乐受到各级官员和群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从此，以戴高乐为首的战斗法国的旗帜举得更高了。

第四十四章 盟军血战突尼斯 首相劝说土耳其

罗斯福和丘吉尔带着各自的军事要员，在卡萨布兰卡开了几天会。会议重点研究了盟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同时主持导演了一出“拉郎配”的闹剧。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在百忙中也参加了一天的会议。那天，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马歇尔等人进行长谈之后，晚上，罗斯福单独接见了。

“艾克，辛苦了！”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笑吟吟地请他坐下。“谢谢总统！”

“情况怎么样？”

艾克道：

“好，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艾克告诉总统，北非登陆，进展迅速，各路大军都取得了胜利。在北非的少数法军有局部抵抗，都很快被压下去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同法军作战，而是同德意军队作战，把德意军队赶出非洲。现在，部队正在继续向卡塞林山区推进，主要目标是攻占突尼斯，与东面的亚历山大将军率领的英军遥相配合，对隆美尔形成夹攻合围之势，从而歼灭之。

“很好！”罗斯福赞扬说，“将领们表现怎么样？”

“都很好。英美两方故将领，配合默契，服从命令，作战英勇，都很不错，比如，巴顿将军、安德森将军、克拉克将军、奥利弗将军，都很不错。”

“好好。”

罗斯福赞扬几句之后，说道：

“这还是刚开始，更重要的战斗任务还在后面。你们千万不能骄傲。”

“是的，总统。”

罗斯福喝了一口咖啡，继续道：

“马歇尔将军对你说了吧？下一步进攻的打算。”

艾克回答说：

“说了。亚历山大将军也在场。我们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主要作战计划。那个计划的要点是，发动春季攻势，拿下突尼斯。亚历山大将军说，他的第8集团军争取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到达突尼斯南部边境，与我们会师。”

“那么，你估计敌人在北非的总崩溃会在什么时间到来？”

“大约5月中旬。”

罗斯福笑了：

“英雄所见略同。我问亚历山大将军，他估计在5月底左右。”

艾克暗暗高兴。他估计的时间，得到了总统的认可。

“那么，扫清北非之后呢？”

艾克答道：

“进入地中海，攻占西西里，然后进攻意大利本土……”

“对！完全符合‘火炬’计划的意图。这就叫打敌人的，‘软腹’。”

罗斯福最后问艾克：“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吗？”

艾克想了想道：

“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只是……有两条建议，请总统考虑。一是将来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登陆攻坚战会更加激烈。那时肯定需要大量的登陆艇和作战飞机，兵力也得进一步补充，第二，一俟英国第8集团军通过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南部，我建议将其全部兵力合并到盟军中来，以利形成优势

兵力和统一指挥。”“好。这些重要问题，我同丘吉尔首相商量商量，一定可以解决。你就好好干吧。”“保证完成任务！”艾克向总统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啊，想家了吗？你这条壮实的公牛！”

最后，罗斯福向这位都下开了小小的玩笑。

“有一点。”艾克有点儿脸红地说。

“那么……征战在外，任重道远，只有克服克服了。”“是的。谢谢总统！”

也许是这次与总统谈话的效果。不久，官运亨通的艾克便提升为四星上将了。

回到设在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艾克不敢怠慢，抓紧准备下一步的突尼斯战役。

突尼斯地处地中海南岸，是北非向地中海伸出的一大片突出地区。因它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距离较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3年春季，隆美尔被英国第8集团军打败以后，即将部队迅速向突尼斯这个战略要地集结。为了彻底击败隆美尔、英国蒙哥马利将军所率第8集团军由东向西追击，艾森豪威尔所率盟军从西向东进击。这一钳形合围之势，成为突尼斯之战的显著特点。

困兽犹斗。在英国第8集团军面前已经吃了败仗的隆美尔，一方面在突尼斯抢占有利地形，一面通过西西里岛大量向这里增援。这样，两雄相争，互不相让的格局已经形成。谁胜谁负，需看战场上的最后较量。

这天，设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司令部一片繁忙景象，参谋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制定具体作战方案。办公室里电话不断。军用电报机嘟嘟地响着，一份又一份机密情报从机要人员手里传到首长手里。隔司令部不远的野外，一队队野战部队正在抓紧训练。

入夜，总司令部灯火通明。长条形的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高级军官。总司令艾克坐在上首主席位置上，眼光炯炯地望着大家，正认真地听着下属军官发言。

他的背后，墙上挂着很大一幅军事地图，那是北非和地中海的特制地图。其中，突尼斯那片突出部位，早用红色铅笔划了好些箭头，表示进攻的方向和意图。

此刻，正在发言的是安德森将军。

“南部山区处于中央战区，是个要害部位。我军目前在那里的防线比较薄弱，搞不好，隆美尔很容易从那里打开缺口，成为漏网之鱼，轻易逃向海岸。因此，在那里，应当保留一支强大的快速部队，填补好那个缺口。”

弗雷登道尔将军补充说：

“安德森将军的意见很对。上次总司令和我到那一线看过，的确需要加强力量。看来，把第2军，特别是美国第1装甲师的兵力调去充作预备队，不但不必要而且可能。”

艾克插话道。

“南线还得注意一点，战事拉开之前，敌人可能从那里向我们作试探性的进攻。我军则处于暂时防御地位。而这种防御既是积极的又是暂时的。所以，在积极防御的同时，一定要着力准备紧接着的进攻。进攻，这是南线以

及其它各线的主要任务。这一点必须明确。”

接着巴顿将军发言。巴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名将、他对这场战役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发起言来，声音宏亮，就像炸弹爆炸一样响亮。只听他说道：“这场战役，事关重大。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我只一句话：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来，也无论它从哪个方向去，都得狠狠地打。要主动出击，不要被动防御。”

艾克道：

“上次马歇尔将军和金氏海军上将同我在一起，他们有一个观点，正是这样。他们认为，一些司令官坐等敌人进攻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对敌人要继续不断地狼揍他们！巴顿将军刚才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很赞成。当然，要有勇有谋，不打无准备之仗。”

接着，克拉克介绍了参谋部关于整个战役的具体计划，包括各线的攻防任务，相互衔接，以及预备队的调用程序等等。艾克结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强调了几条。

正欲散会，机要秘书凯·萨默斯比女士手拿电报，匆匆走进会场。她将电文交给总司令，轻声说道：

“伦敦来电，刚刚收到。”

艾克看罢，说道：

“很好，很及时。你给大家念念。”

凯·萨默斯比大声念道——

马歇尔致艾森豪威尔将军

经总统和首相协商同意，兹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盟军副司令员。坎宁安海军上将

担任盟军海军司令员，阿瑟·泰德空军上将担任盟军空军司令员。即日生效执行。

萨默斯比念毕，自动退了下去。

艾克高兴地道：

“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与我军完全合并，上级已经正式批准。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也更好统一指挥了。往后，可得加油干哪！”

“好！我们同英军比比，看谁先打进突尼斯！”巴顿喊道。

亚历山大所率英军与盟军合并以后，盟军迅速调整力量，组成了三支进攻劲旅，向突尼斯地区的敌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英国和法国军队由安德森指挥，由南线进发；

所有美国人由弗雷登道尔指挥，由北线进发；

第8集团军由蒙哥马利指挥，由东线进发。

地面部队进发的同时，空军中队开始了对敌重点区域的集中轰炸。

一连数天，整个突尼斯地区，只见炮声隆隆，硝烟滚滚，飞沙走石。

蒙哥马利手下的第10军，在梅德宁与德军展开一场恶战，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失去的全部运输工具，接着向马雷特方向快速推进。隆美尔组织3个德国装甲师疯狂反扑，均被击退。

第8集团军主力向敌军主要阵地突进，迅速抢占了马雷特防线。那条防线，一面临海，一面是陡峭的崖壁，而早有许多混凝土炮楼、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英方远程空车通过侦察，终于找到了攻击的最好线路。蒙哥马利指挥一支侧击纵队，胜利地突破了隘口，成功地抢占了防线。

与此同时，美国第2军在马雷特战役中，有力地牵制了敌之增援部队。

马雷特一线的作战舞台布置就绪之后，执行了对敌军猛烈轰炸的“拳击

家”计划。但是第 201 旅的进攻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直到后续部队于回进攻成功，部队这才接近了峡道。这是一场真正的拼勇敢拼智力的恶战。最后，盟军终于取得全线胜利，俘敌 7000 人。

在加弗沙至加贝斯湾一线，美国第 2 军死死缠住了敌增援之师德国第 21 装甲师和第 10 师。空军对敌人机场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及至 4 月初，艾克与亚历山大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与反攻的德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防御战。经过反复较量，已经把突尼斯地区的敌人打得动弹不得。

紧接着，各条战线展开对敌追击。

蒙哥马利对瓦迪阿卡利特阵地的追击最具传奇色彩。那次，为了攻击敌人中心区，他率 3 个步兵师，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以 450 门大炮配合，向敌人展开突袭。敌区被全部占领之后，敌人还茫然不知。经过 6 小时的战斗，俘敌两千多人。

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盟军在快速追击中，抢先占领了敌之前沿机场，同时加强对突尼斯海上和空中的封锁。

战役的激烈程度还在增加。敌军在不利的情况下，反攻也很凶猛，有的地区，来回拉锯，几度易手，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盟军入突尼斯以来，至 5 月初，俘获 4 万敌人，伤亡敌人 3.5 万多人。盟军第 1 集团军伤亡 2 万多人，第 8 集团军伤亡 1 万多人，总计伤亡 3 万人。

战斗已到关键时节。盟军决心再接再厉，给敌人以最后一击，夺取最后胜利。

盟军空军部队几乎全线出动，对敌之阵地进行了密集型的毁灭轰炸。各装甲师一齐出动，步兵师紧随其后，一齐向敌阵地压去。敌人前线土崩瓦解，3 个德国师陷入团团包围，只好向盟军投降。其余向城南逃窜的敌军，也被一网打尽。

在海上，坎宁安将军命令现有的一切舰只在海上巡逻，以防止轴心国溃败的军队从海上逃脱。海军的作战行动叫做“复仇”。

他发出信号：击沉，焚毁，消灭！不准任何敌船从封锁线通过。

由于海军潜艇的英勇战斗，共击沉敌船 47 艘。加上空军击沉的敌船，共计 137 艘，占敌人在突尼斯战役所投舰船总数的 32%。这一胜利，打开了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港的运输航线。5 月初旬，整个战役接近尾声。

5 月 12 日，亚历山大将军电告首相——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结局已临近。冯·阿尼姆已被擒，看来俘虏势必超过 15 万人。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瓦解，只有孤立的小股敌人还在坚持。我们缴获的大炮，看来要超过 1000 门，其中有 188 门是 88 公厘口径炮。另外还有坦克 250 辆和各种汽车数千辆。在今天这一整夜里，驾驶着自己的车辆前来投降的德国俘虏，在从格隆巴利亚到迈杰兹艾尔巴布的公路上，形成了一个稠密的纵队。

5 月 13 日，亚历山大将军电告首相——

阁下：

我有责任向你报告，突尼斯战役已经结束。敌人一切抵抗已经停止。我们已是北非沿岸的主人了。

北非大陆得到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整个伦敦欢欣得沸腾起来了。议会以关注和热情接待了各大臣，并以最热烈的辞句向各指挥官表示了感激之

情。

其时，正在美国白宫出访的丘吉尔收到了英王陛下的祝贺电报。
英王在电报里高兴他说——

现在的非洲战役光荣地结束，我愿意向你表示，我深深体会到这次战役的设想和成功的执行，主要有你的远见和最初临难不惧的毅力。这次非洲战没使我国，事实上使一切盟国，再一次蒙受了你的无边恩惠。

国王乔治

丘吉尔得到这封电报，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立即把这消息告诉给他的好友罗斯福。罗斯福大声笑着，双手在胸前划了好些十字。面对苍天，深情祷告说：

“我的上帝呀！阿门。”

盟军占领西北非，使地中海的战略形势为之改观。由于在地中海南岸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基地，便有可能进一步进攻敌人。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就想另外开辟一条通往俄国的通道，以进攻德国的南翼。

土耳其是这个计划的关键。

好几个月来，丘吉尔就想争取土耳其参战。眼下，丘吉尔又雄心勃勃地进行这个工作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巨头中，丘吉尔也许是最为活跃的外交人物。凡是大战所涉重大事件，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就像一个穿梭外交的专家，一有机会，总是在美国、苏联、非洲各国和中东穿来穿去，活动十分频繁。

他似乎是一个永远精力充沛，永远坐不住的政治家。开战以来，他到美国好几次，到苏联一次，到北非和中东几次。他同有关各国各个方面来往的电函信件成千上万。这是其他巨头远远不能比拟的。

现在，他又坐着他那架专用的“红鹤”飞机飞到土耳其去了。

飞渡地中海仅花了4个小时。飞机很快越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降落在阿达纳机场。主人早就在机场迎接。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主人陪他坐上一辆极为华丽的防弹车，行了小小一程，来到一个火车站，只见山隘里驶出长长的一列光彩夺目的火车，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及其全体阁员和查克麦元帅在车上等着他。

“欢迎你，亲爱的阁下！”伊诺努总统伸出手来，热情地欢迎说。

“见到你很高兴！阁下。”丘吉尔紧紧握着伊诺努的手，回答说。

接着，他同其他阁员和查克麦元帅握手，然后激动地两手上举，用他习惯的“V”字大动作，向所有主人表示谢意。

为了保密，会谈一直在火车卧车上进行。丘吉尔兴致勃勃，风趣横生。当他把一份致土耳其的外交文件交给伊诺努总统的时候，风趣他说：

“请总统笑纳！这是我们的求婚书啊。”

“求婚书？”

伊诺努总统感到吃惊。

丘吉尔笑道：

“你看看就明白了。这叫精神求婚，懂吗？”

“啊……阁下真个风趣。”

伊诺努总统看时，只见那“求婚书”写道——

土耳其北翼受到威胁，因俄军大败德军之故，目前已告解除；土耳其南翼受到威胁，

亦因亚历山大及蒙哥马利两位将军将隆美尔自开罗击退 1600 公里，将他们的军队消灭……而告解除。

但是，德国人并不甘心。他们依然需要石油并迫切东进，因而，他们可能在今年夏季试图从中央突破攻占土耳其。土耳其必须在有备无患约状态下，以武力抵御任何这类侵略行为。

我们来此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值此严重但又大有可为的关头，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帮助我们的盟国。为此，我们准备提供给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军火速度加快，数量增多。美国总统要求我不但代表我国，也代表他处理此事。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有权代表美国开空头支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还须与美国磋商。

但是，总统十分希望能举行这次会谈，因为他希望土耳其能够安全而强大，希望土耳其不仅在战争的结束阶段，而且在战后的世界复兴大业中，也和我们这两个西方民主大国紧密合作。

因此，我认为，预期你方会以极端赞同的态度，来考虑我们所提出的建议……

伊诺努总统看着这个长达数页的精神“求婚书”，不禁笑了。

很明白，丘吉尔翻来覆去，是说土耳其面临德国攻击的危险，英美两国十分关注，决心援助土耳其保卫家园。而其核心意思，是要土耳其这个盟友主动参战。土耳其的国际地位非常微妙。自开战以来，伊诺努总统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非常谨慎。它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武装力量并不太强的石油富国。大战双方所有国家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它，都对他寄有某种希望。

土耳其显然害怕惹怒德国，也怕惹怒其它大国，在外交上一贯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一方面，它与苏联签有中立友好条约，与英国签有反对侵略的互助条约。另一方面，它又在德国进攻苏联三天之前，和德国签了一项友好条约。这样，土耳其既对苏联和英国负有条约义务，同时又对德国负有条约义务。在当前形势下，土耳其在国际关系的天平上，究竟往哪一边倾斜呢？这实在是一道重大而严肃的难题。“怎么样？总统。”丘吉尔热切地看着伊诺努，希望他快些表态。

伊诺努总统毕竟老练。他微笑着，言不及义地道：

“首先，我要对英国美国苏联，还有其它国家对我国一贯的友好态度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对阁下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长期考验的，永世难忘的……”

完全是一套在任何外交场合都可以套用的客气话。其真理性，无懈可击。

“阁下，我很想知道，在当前形势下，贵国军事上有何考虑，如何动作？”

丘吉尔点穿问题，直率地道。

伊诺努总统仍然笑道：

“我们的军队，正在作好一切准备，以迎击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那么，对于德国的威胁，你们怎么对付？”“目前，至少还没发生向我们动手的事件。一旦发生，我们当然坚决抵抗。但我们还同时担心其它国家对我们的攻击。这一点，我想首相是理解的。”

伊诺努所说其它国家，是指居于北方的俄国。丘吉尔对此非常明白。

丘吉尔道：

“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同俄国把关系搞得更好一些。在苏德关系上，你只要态度鲜明地偏向盟国，同希特勒绝交，那么北方的威胁就立即可以解除。这不很好吗？”

“当然很好。但我想，能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更好。在这个世界上，彼

此不发生战争更好。”

丘吉尔笑道：

“亲爱的阁下，这可能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哎，是的。”伊诺努赞同他说。

“所以，我请总统再度考虑，尽快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同我们一道参加抗战。”

伊诺努笑道：

“我们是小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丘吉尔道：

“这何难哉？有我们支援你们的武器弹药，还怕什么？”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关心支持，我们当然不怕。”

丘吉尔进一步鼓动道：

“希特勒的失败是肯定的。一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战争胜利之后，好处是很大的。像你们这样的国家，如果现在不动手，将来在利益上是要吃亏的。”

“那当然……”伊诺努仍然含糊其词他说。

“我希望阁下当机立断，同我们一道，立即出兵。现在我们的盟军越来越壮大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盟军的总司令，阁下可能知道了吧。”

“知道知道。”

“那么贵国出兵参加盟军的事……能下决心吗？”

“这……看看再说吧。”

无论丘吉尔怎样游说，伊诺努总统总是言不及义，满口托词。而那态度，却是再热情不过了。

“这个伊诺努，狡猾狡猾的！”

会谈结束，丘吉尔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在心里说。

土耳其之行，一无所获。好在伊诺努严守中立，绝不会偏向希特勒。相对他讲，他对盟国还是友好得多。假如德国真的进攻土耳其，他会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的。

他是小国。小国有小国的难处，可以理解。

丘吉尔把他在土耳其会晤的情况电告给斯大林。那电报说

你关于土耳其的电报已收到。谢谢。我于30日在河达纳见到了土耳其的全体重要人物，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极为友好的会谈。他们愿意和我们两国接近，这无疑是一大进展。他们从德国那边获得的消息，也使他们相信，那边的情况不妙……

但是，土耳其在参加我方作战问题上，并未与我们达成任何明确的政治性协议或许下任何明确的诺言。但据我看来，他们不出一年就会这样作……

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回电中说——

蒙谢你将在阿达纳与土耳其首脑人物会谈的情况电告。

关于你所建议的土耳其方面对苏联方面任何友好的表示作出反映的问题，我谨指出，在苏德战争发生前后数月，我们曾经发表过若干声明。但土耳其方面对此未采取任何相应的步骤。他们显然害怕惹怒德国人。恐怕你所建议的表示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另外，土耳其外长告诉我国大使，土耳其政府愿意就改进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丘吉尔和土耳其的会谈，原本是为1943年秋天的参战铺平道路。眼下，能够谈到这个程度也就行了。虽然他的“求婚”没有得到圆满答复，总算把

对方的态度摸清楚了，这也是收获。所以，丘吉尔回去之后，仍然对人吹嘘说：

“不虛此行。”

在外交活动中，丘吉尔向来十分自信。仿佛，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他是最能干的外交家。

“当今世界，舍我其谁！”

他在心里高傲地说。

第四十五章 鲍罗斯束手就擒 朱可夫两度受勋

第四十章讲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德军第6军团总司令鲍罗斯的投降，是这次战役达到高潮时最为精彩的一幕。

那时，斯大林格勒城外的顿河河套地区，完全被强大的苏军占领，鲍罗斯的第6军团在斯大林格勒城内被围得铁桶一般牢实。前来解救鲍罗斯的德国曼施泰因集团军早被苏军远远逐开，死死咬住。于是，鲍罗斯这只瓮中之鳖，便只有束手就擒了。

然而，鲍罗斯死不投降。

好吧，不投降就彻底消灭！

铁桶般的包围圈逐步缩小。绞索拉紧了。

1月31日，苏军开始从各个方向发起最后冲击，很快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区。

其时，鲍罗斯躲在一幢已被炸成废墟的旧的百货大楼地下室里，除了身边的少数官兵和发报员，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人了，他已经完全绝望。

百货大楼里面，希望投降的一个德国军官，向外面发了一个信号。一个参加过谈判的红军中尉冒着生命危险，当炮弹还在发射时冲了进去。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中尉端着冲锋枪，威严地喊着。

苟延残喘的德国官兵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被接着冲进来的红军带出去了。

鲍罗斯！必须抓住鲍罗斯！

已经投降的德国军官说出了鲍罗斯躲藏的地点。

百货大楼最底层的一间屋里，鲍罗斯穿着制服，躺在一张铁床上。他面色苍白，除了绝望，没有其它表情。

红军中尉问道：

“你就是鲍罗斯？”

鲍罗斯点了点头。

“就这样结束了吧。”

鲍罗斯又点了点头。

中尉叫人派来一辆汽车，把鲍罗斯带到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去了。

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场伟大戏剧落下了大幕。

接下去，便是这场戏剧留下的种种波澜。

在德国，对于希特勒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各方面都提出批评。其中之一便是蔡茨勒上将。他后来回忆说——

11月我就告诉过希特勒，如果在斯大林格勒损失25万士兵，整个东方战线就被打

断了脊梁骨。事实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在苏联，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使亿万苏联人民欢喜若狂。人们举杯狂欢，几至极点。其中，一篇描写这种狂欢宴会的文章写

我想主人等我们已经等得很久了。我们已开始就餐了。这是一次大宴会，有好些伏特加酒。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红鼻大上校，他已喝了好多酒了。

他大声说：

“我们干掉了他们50万人！来，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干杯——干杯！”

接着，他拍着胸脯，指着他的红星勋章说：

“瞧，这是我们的伟大政府昨天发给我的！朱可夫——我崇拜朱可夫，整个战役都是他计划的，他和我们伟大的斯大林计划的。在哈勒欣河我们打败了日本人，这只能是一次演习。可是斯大林格勒，这才是真干！希特勒最精锐的师都在这里被消灭了。”

“谁消灭他们的？我们俄国人民消灭的！我问你，为什么斯大林格勒这样重要？因为谁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谁就赢得了战争。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朱可夫的巨大功绩，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的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司令员获得这个称号的，他是第一个。

与朱可夫同时受到奖励的还有，沃罗诺夫被晋升为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被提升为大将。

朱可夫没有休息的时候。

很可惜，他指挥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却没有看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最后那精彩的一幕，当苏联红军向鲍罗斯第6军团最后围剿的时刻，他已经被斯大林派到北线列宁格勒去了。在那里，他要再次担负起解救列宁格勒的重担。

自1941年9月8日，到1943年初，德军把苏联西北这座历史名城围困了一年多时间。勇敢的列宁格勒人眼巴巴地盼望得到解放，他们相信红军会以某种方式前来解救他们。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很多人是饿死累死的。他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环境中，德军的围城几乎实现了希特勒最疯狂的意图——把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

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及芬兰军共30多个师。其中，德军第18集团军26个师从南面。东南面包围列宁格勒；芬兰集团军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卡累利阿地峡，从北面封锁列宁格勒。德军在什利谢利堡——锡尼亚维诺突出部的兵力密度最大，仅姆加城和拉多加湖之间就有近5个师的兵力。

还在1942年12月2日，最高统帅部即已命令沃尔霍夫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作好准备，以冲破德军的束缚，并为此拟定了代号为“火花”的行动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由两个方面军各建立一个突击集团，即由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2集团军构成一个突击集团，由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67集团军构成第二个突击集团。两个集团相距10英里左右，彼此向对方推进，在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的协调下，红军于1943年1月12日以2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发起进攻，激战7天，打破了德军的封锁。

列宁格勒战事未了，斯大林又把朱可夫召到了莫斯科。

那是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及政治局的委员们开了一天会。晚上，所有的人都走了，斯大林将他留了下来。

“吃过饭没有？”斯大林问他。

“没有。”朱可夫回答。

“那么，跟我来，我请客。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谈哈尔科夫地区的困难局面。”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几个面包，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吃饭时，他们从总参谋部要来地图，一边吃饭一边看地图。

斯大林指着地图道：

“你看，这是库尔斯克，这是最外边的防线——从奥廖尔往南一直伸到别尔哥罗德。这是一块很大的突出部位。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个突出部构成

了对部署在这个地段的两个德国集团军群的侧翼的威胁。因此，德军计划在5月上旬发起代号为“堡垒”的战役，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拔除这个突出部。我们有两个方面军在那里。一个是沃洛涅日方面军，另一个是西南方面军。哈尔科夫西南一线的情况最为严重，德军已经从波尔塔瓦和克拉斯诺格勒转入进攻，对两个方面军的交叉点施加压力。”

朱可夫听罢，想了想道：

“如果可以的话，斯大林同志！派我到那儿去吧。”

斯大林高兴地道：

“这次通知你回来，正为这个。你必须到库尔斯克突出部去，马上去！”

朱可夫道：

“好吧，斯大林同志。我这就去！”

朱可夫说着，与斯大林紧紧握了握手，转身去了。

当晚，朱可夫马不停蹄，立即去执行他的新任务。大约7点钟，他已经来到中央机场，动身飞往沃洛涅日方面军司令部。他实在太疲倦了，一上飞机就呼呼睡着了，直到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才把他震醒。

朱可夫连夜召集方面军司令员汇报情况，接着赶到前线视察。他费了好几天时间，巡视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帮助指挥员们分析形势，制定作战计划。4月8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说——

敌人集结了最大限度的兵力，包括13至15个坦克师，显然是要重点向奥廖尔——克罗梅集团实施突击，从东南包围库尔斯克……我们应当估计到，敌人今年的进攻将主要依靠坦克师和航空兵，因为他们的步兵进攻能力已较去年大为削弱。

因此，我们目前不宜转入进攻。最好在我国的阵地上首先疲惫敌人，打掉他们的坦克，然后再投入新的预备队，转入总攻，最后歼灭敌军主力。

斯大林原则同意朱可夫的建议。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也由最高统帅部来到前线。朱可夫和他一起详细分析了前线的情况。两人的意见完全没有分歧，并共同就预备队的部署和在库尔斯克地区建立草原方面军的方案，为最高统帅部草拟了一份指令，由华西列夫斯基赶回莫斯科，面呈斯大林。

朱可夫在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说——

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在所有重要方面建立纵深梯次防御，特别是在库尔斯克地区。为此，我们向方面军发出了适当的指示。部队开始在冬季防线上深深挖筑堑壕。

已经建立并经训练的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目前还没有投入战斗，而是集中到接近最受威胁的地区。按照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研究的总体战役计划和方案，各方面军迅速调整部署，加强了迎击敌人的准备。

5月初，空中侦察获悉，敌人大量部队正向奥廖尔、克罗梅、布良斯克、哈尔科夫和克拉斯诺格勒方向流动。情况似乎表明，德军大规模的进攻就要到来了。

这时，沃洛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将军和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建议，主张苏军立即向德军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许多成员不同意这个方案。

斯大林对此摇摆不定。最后，朱可夫的方案得到坚持。

敌我双方都在抓紧调配兵力，调整部署。及至6月底，大规模拼杀的格局最后形成。

7月4日下午3时，库尔斯克战役爆发了。

这一仗，打得空前猛烈。双方以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为前奏，接着是持续进行的坦克群的大战。

德军方面，15个坦克师全部出动，轮番攻击。单是其中“大德意志”坦克加强师，就出动180辆坦克。德军采取坦克密集队形进攻的形式，企图以压倒优势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利用空中优势，出动成百上千架飞机轮番向苏军阵地轰炸。

苏军方面，按照朱可夫的意图，从战役准备阶段就集结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兵团。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集结了5个坦克集团军和机械化军。防御部队中，炮兵团的数量超过了步兵团。其中，负责掩护奥廖尔——库尔斯克最受威胁的严重地段，每英里约配备火炮和迫击炮150门左右。同时，中央集团军和沃洛涅日方面军，又补充了9000多门大炮，组成了92个炮兵团，沿着比较重要的方位，配置了6000多门反坦克炮，敷设了近40万颗地雷和炸药包。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拼实力的坦克攻坚战。战斗打响，炮声隆隆，惊天动地，坦克如流，连续不断，只黑压压向对方阵地播去。一批坦克坏了，另一批坦克又冲了上来。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和滚滚的硝烟……

从7月4日下午战斗打响，大规模的攻杀没有间断。战斗进行到第二天，苏军防线经受到了第一次挫折。德军“大德意志”坦克师以密集队形发起猛烈攻势，一度压倒了苏军炮兵的轰击，苏军部分防线被德军突破，为了夺回阵地，苏军出动大量飞机，对德军阵地猛烈轰炸，后续坦克部队滚滚而上，终于从德军手中夺回了失去的阵地。有的地段，这种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拉锯战进行了好几个回合。

库尔斯克地段的战斗打得最为艰苦，最为激烈，持续了一个星期。在那一线，地雷遍布，几乎毫无插足之处，双方坦克和人员伤亡都很惨重，苏军寸步不让，德军遂得出结论：俄军有用不完的预备队。

及至7月中旬，德军坦克和人员的损失已难补充，攻势这才逐渐减弱。据统计，德军平均每天损失坦克达350辆，伤亡官兵1万人。进攻卖出部南翼的德国坦克第19师第73团，打到第五天只剩下5辆坦克了。坦克第6师也只剩下47辆坦克，人员伤亡大多过半，有的连队则全部覆灭。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统帅部驻战地代表的身份，一直在前线司令部密切注视战争动态，协助前线司令员灵活指挥，并根据需要为前线调集补充预备队。当敌军进攻之势渐渐回落的苗头出现之后，朱可夫当机立断，向各线部队下命令：

“反攻！”

很快，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沃洛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开始了全线反攻，最高统帅部的后续预备队也源源不断跟了上来。

德军抵挡不住，不得不组织后撤，企图固守原有阵地。7月16日，德国坦克第4集团军和战役集群，在强大的后卫部队掩护下后撤，朱可夫立即命令近卫第6集团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草原方面军紧紧追击。德军开始进攻前的全部阵地都被苏军收复了。

至此，德军再无主动进击之力，只有退守防御之功。8月5日，红军攻占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

当晚，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向代理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作战部长什捷缅科提出一个令他们发窘的问题：

“你们读没读过军事历史书？”

斯大林要参照古例，用鸣放礼炮的办法来庆祝胜利。

于是，8月5日这一天，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鸣放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第1次礼炮：124门火炮齐鸣12响。（此后，这一作法延续下去并逐步规范化。至1941年9月3日，计鸣放第一等级礼炮——324门火炮齐鸣24响，——23次，第二等级礼炮——224门火炮齐鸣20响——210次，第三等级礼炮——124门火炮齐鸣12响——122次）

战后，有人评论说——

俄国人决定鸣放第一次胜利礼炮，燃放焰火来庆祝库尔斯克大捷，这不是偶然和随便决定的。俄国统帅部知道，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实际上就赢得了整个战争。

朱可夫！朱可夫！

人们处处都在赞扬朱可夫。他这员勇将，就像是百战百胜的化身，解救苦难的神灵。现在，他又在库尔斯克战役中，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7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朱可夫元帅颁发了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朱可夫双手捧着无比荣耀的勋章之时，禁不住满面泪流。这是胜利的热泪，也是沉痛的悲泪。

他明白，在他的无上光荣之下，在苏维埃的大地上，已经掩埋着千千万万为祖国献身的英灵。还有千千万万在法西斯铁蹄下呻吟的人民，正等待着他们前去解放……

后面，还有更为艰巨的战斗等待着他。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之后，希特勒向东方的推进宣告终结。

这时候的斯大林，更加沉郁坚定，他仍然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叼着那只雕花烟斗，慢慢地踱步，深沉地思考。他的如麻的思绪，终于清晰地化为钢铁般的意志——

“反攻！全线反攻！”

第四十六章 众将议攻西西里 首相密谋送“肉馅”

正当列宁格勒战役进行到紧张阶段的时候，北非突尼斯战役也到了最后阶段。隆美尔在北非的失败已成定局，盟军主要参谋人员开始忙着计划下一战役。

按照卡萨布兰卡会议，下一战役将是夺取地中海的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第一大岛，也是意大利的第一大岛。该岛紧靠非洲和意大利，处于地中海中心位置，实际上把地中海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全岛57万平方公里，岛上地形复杂。

从地图上看，意大利很像伸向地中海的一支长靴，而西西里则像靴头伸出的一只马蹄。谁占据了西西里，谁就取得了地中海航运的主动权。其重要战略地位显而易见。

盟军实施的“火炬”计划，事实上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在北非作战，把隆美尔赶出非洲；二是控制地中海，并从地中海向希特勒的小伙伴意大利进军，这叫打敌人的“软腹”。

从地中海向意大利进攻，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直取西西里岛，以西西里为登陆的跳板，或者直取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以那里为登陆的跳板。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的结果，绝大多数认为，直取西西里为最佳方案。其理由是，这一行动对于打通地中海航线有很大的直接的好处；这个岛比较小。攻占之后即使敌人发动大规模反攻，至多牵制盟军有限的兵力；如果攻占成功，则是由此向意大利本土进攻的最佳之地。

这天，盟军总司令艾克召集诸将讨论。大家兴致很高，恨不得一下子跳上西西里岛，再一下跳上意大利本土，同墨索里尼好好干一场。

首先是兵力问题。艾克告诉大家，攻取西西里，将有如下部队参加：战役开始，投入美军第45师，美第3师，由英国护航舰队运送渡海部队；胜利在握时，投入美第1师，摩洛哥的第2装甲师，美军第8和第12空降师，共同组成美军的攻击兵力。英国方面，即从国内调来一个加拿大军投入突击，英国第8集团军在战役进行中的某个时候，视其具体需要派出后援兵力参加。

第二是进攻时间问题。艾克说，所有这些部队，必须在7月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按照各军所在的地点和登船处，各护航队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直逼该岛。

第三是突击区的选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各分散港口出发的部队，如何尽快接近该岛，如何保护交通和海岸线，是确定突击区的基点。通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选择该岛的东南部较为有利。但各个可以利用的滩头不可能同时容纳那么多登陆部队，因此，要求进攻部队尽快地并尽可能多地夺取岛上的入口处和港口。登陆艇的多少是这一要求的重要制约因素，后勤部队必须加强登陆准备。

艾克把作战方案的这些主要之点讲完之后，接着是众将发言。

参谋长克拉克道：

“总司令刚才所讲几个要点，参谋部反复作了研究，我完全赞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敌人防御力量的估计。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为此，我侦察部队应当尽快拿出可靠的情报。”

亚历山大将军道：

“登陆进攻，进攻一方比防守一方难度大得多。因为人家是以逸待劳，占据有利地形。一般他讲，我们的进攻部队在数量上没有超过敌人两倍以上，没有足够的后续预备梯队，那是很难突击成功的，而且，最好的进攻方式是突袭，或者叫偷袭。”

艾克道：

“大家注意，上面两位将军的意见很重要。一是知己知彼，二是出奇制胜。”

弗雷登道尔将军道：

“据初步估计，如果我军在南部和东部滩头登陆，几个突击师和后备部队的供应一定非常紧张。必须采取梯队突击方案，先从南部开始，接着在南部进行第二次突击。再接着，在北岸巴勒莫附近进行第三次突击，这个想法是，每一次突击都能为下一次突击作掩护。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可能地获得滩头和港口。”

蒙哥马利将军道：

“弗雷登道尔将军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说是很有道理的。但在实战上很可能出现麻烦。如果其中一个梯队进攻失败，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梯队的进攻失败，就可能取消以后的突击。即使这种梯队进攻很理想地取得了成功，以后集中兵力仍有困难，已经登陆的部队便有遭到各个击破的危险。”

蒙哥马利的意见很有道理。艾克问道：

“那么，将军有何高见？”

蒙哥马利笑道：

“说不上高见。行军布阵，千变万化，谁也不是常胜将军。不过，我相信两条：一条是，情况要明，决心要大，行动要猛；第二条是，要有实力。我是个始终相信实力的人。通俗他说，就是拳头要大，要硬。”

蒙哥马利这话，生动活泼，大家听罢，不禁会心地笑了。

亚历山大笑道：

“蒙哥马利将军是拳击家，他的军事理论就是拳击要旨。等打完仗，到拳击俱乐部当教师爷去。”

“哈哈……”

大家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艾克道：

“蒙哥马利将军的拳击理论是有道理的，整个进攻的实力问题，我们还得进一步重视，更好地解决。”

蒙哥马利正色道：

“我认为，必须在该岛东南部投入重兵，这个问题可以责成参谋部门再行研究。”

接下去，大家谈到登陆工具问题。盟军所用的LST型登陆艇，数量严重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估计从英美国内运来补充的数量也不会很多。

正在这时，机要秘书萨默斯比走进会场，对艾克报告道：

“丘吉尔首相，还有马歇尔将军、布鲁克将军，都来了。”

话刚说完，丘吉尔高声笑着走了进来：

“啊，你们在这里开群英会啊，热闹热闹。”

将军们一齐站起身来迎接。丘吉尔、马歇尔和布鲁克同大家一一握手。

艾克道：

“刚才，大家研究了进攻西西里的方案。不知道首相和总长这么快就来了，不然，我们等等你们，一起研究多好。”

丘吉尔道：

“不必等我们。我是来看热闹的，来祝贺你们打胜仗的，会，你们继续开吧。”

艾克道：

“会议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吧，大家散会，我陪首相和总长先去休息，顺便向首相和总长汇报一下情况。”

接着，大家散去。首相和马歇尔等人随艾克到戈特的总督府下榻。

路上，丘吉尔突然道：

“巴顿将军呢？怎么没有看到巴顿？”

艾克道：

“他下连队去了，还没回来。”

二战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各有各的性格。

罗斯福温和，丘吉尔开朗，斯大林沉毅。

似乎可以这样说，罗斯福是轮椅上的总统，丘吉尔是陀螺式的首相，斯大林是永远叼着烟斗死守克里姆林宫的元帅。其中，丘吉尔最为活跃。

最为活跃的丘吉尔，十处打锣九处在。他就像陀螺一样，老是旋来旋去，旋得飞快。一忽儿美国，一忽儿加拿大，一忽儿苏联，一忽儿中东。现在，他又旋到马耳他来了。

马耳他是个美丽的岛国。它位于地中海中部，总面积约为 316 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其中马耳他人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居民多信天主教。首都叫瓦莱塔。全境由 5 个岛屿组成，以马耳他岛最大。

从地图上看，马耳他不过是浮在地中海中部、位于西西里岛南面的一个小不点儿。正是这个“小不点儿”，一直悬在丘吉尔心上，老是放心不下。

这个“小不点儿”，是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798 年，马耳他被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1800 年又被英军占领，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英国在那里设有总督，现在这里掌握政权的英国总督是英国戈特勋爵。

二战开始，丘吉尔一直放心不下这块属地。意大利曾经好几次向马耳他下手，企图夺取它，英国如果失去马耳他，那么英国在地中海的通道便丧失了，这是丘吉尔最不情愿的。好在这块属地至今在手，而且以这块属地为跳板，盟军就要向意大利本土进攻了。只要打败意大利，整个地中海就是英国的。有如此好事，何其快哉！

这天，艾克把丘吉尔和马歇尔一行带到总督府，戈特总督连忙迎将出来，笑道：

“首相，有失远迎，早听说你已经到了，我正到处找呢。下了飞机，你到哪里去了？”

丘吉尔笑道：

“我先去看艾克他们去了。”

戈特道：

“原来这样，应该应该。将军们战功卓著，劳苦功高，应该先去看看他们。”

说着，戈特以主人身份，请首相一行到客厅坐下。侍从早送上瓜果饮料，

大家一边喝饮料一边谈话，小坐一会，晚餐时间已到，众人入席坐定。

戈特举杯邀道：

“首相和众位将军光临本府，本府感到无上荣光。这杯薄酒，不成敬意，谨表欢迎之诚。请大家——干杯！”

大家举杯，应声而尽。

接着，主客又客客气气敬了几杯酒，气氛越加活跃起来，丘吉尔脸色泛红，使开始以话下酒，大吹特吹起来。

“各位，这地中海真是个好地方，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之中部，乃地中海之咽喉，大西洋与印度洋交通之要道，我大英帝国在地中海命脉之关键。过去，意大利千方百计对马耳他下手，企图夺为己有。而今，这块要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这要归功于守岛全体将士，归功于盟国大力支持。我在此表示谢忱！”“首相客气了。这是首相英明，领导有方啊！”众人恭维道。丘吉尔呷了口酒，又道：

“墨索里尼说，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池塘，好像非他莫属，其野心何其狂哉！我倒以为，地中海应该是我们大英帝国的池塘，谁不知道我们大英帝国是个航海之国？连风急浪大的大西洋都是我们的池塘呢，何论小小地中海乎！”

戈特见首相吹得有些过火，忙道：

“首相，吃菜吃菜！”

当戈特将一块菜送到丘吉尔的盘里时，丘吉尔笑道：“这一块菜好比西西里岛，我当然得吃下。来来来，将军们，西西里靠大家共同拿下，这菜还得大家共同吃下。请！”丘吉尔的风趣，引得大家快活地笑了。

用罢晚餐，戈特将丘吉尔一行引至下榻之所。正在用茶之际，坎宁安海军上将、泰德空军上将、斯巴兹将军、巴顿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参谋长，又一齐看望来了。丘吉尔高兴地道：“我盟军勇将如云，人才济济，岂有不胜仗的道理。有大家出力，我和罗斯福总统就放心了。”

接着，艾克汇报夺取西西里的战斗方案。

向来性格沉静不轻易发言的马歇尔将军道：

“总统对大家寄予很大的希望。西西里登陆，比北非登陆难度更大，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啊。”

艾克道：

“是的，总长。我们一定慎重对待。”

艾克是马歇尔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马歇尔特有好感，十分忠心地表态说。

性格粗犷的巴顿将军道：

“夺取西西里，这有何难！我打头阵，不把意军阵地夺过来，我绝不下火线！”

坎宁安将军道：

“登陆作战，关键是选准时间、地点，快速准确地夺取滩头阵地，并顺势快速推进，抢占有利地形，尽可能扩大阵地。这需要一个劲儿拿下目标。”

对军事理论颇有研究的布鲁克将军笑道：

“这用东方军事理论讲，叫做一鼓作气。”

极为好胜的丘吉尔道：

“是的是的。人们说，马到功成，也是这个意思。”

马歇尔问道：

“艾克，这次战役，你打算何时动手？”

艾克道：

“我想尽量准备充分些再动手。目前，兵力，火器、登陆艇，以及其他许多物资的准备，都得花一定时间。我们初步打算7月初动手。”

“总体进攻方案出来没有？”

“基本线条已经出来。大家一致主张，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在某一方向从几个点上同时进攻，一鼓作气拿下，接着迅速巩固阵地，并尽可能地继续推进，扩大战果。”

“敌人守军的情况一定要摸准。现在意大利在那里有多少守军？”

“刚刚收到侦察部门的报告，大约3.5万多人。”

马歇尔颇为内行地道：

“那么，你必须以两倍甚至三倍的兵力进攻才行。”

“是的，总长。”

见马歇尔与艾克一问一答，好像其他将领没事一般。巴顿将军大声道：

“打仗这事，是实打实的。纸上谈兵，有个啥用。我就说得简单，选准目标后，就两个字：勇敢！”

这个巴顿，心直口快，确实是一员勇将。

丘吉尔生怕巴顿这话把马歇尔得罪了，忙道：

“这一仗，有我们这么多智勇双全的将军，大家群策群力，我相信，一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艾克，你刚才说那岛上有3·5万多守军，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艾克道：

“我估计那个数比较可靠，当然还得摸一摸。”

丘吉尔笑道：

“这样——艾克！我俩打个赌。我估计那岛上不过3000意军。这一仗打下来，要是你们俘虏的意军超过3000人，我将按超额数目中每一个俘虏付给你5生丁！”

艾克笑道：

“真的么？首相。”

“当然真的。你们抓的俘虏越多越好。这钱，我愿给！”

“好吧，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这时，其他将军与首相和马歇尔将军告辞，回去休息去了，艾克留下来。丘吉尔、布鲁克、马歇尔和文克几个人，还要商量与第二战场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丘吉尔道：

“第二战场问题，斯大林扭得很凶，老说我们食言。各位有何高见？”

布鲁克道：

“我赞成这样一种策略：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封锁德国，摧毁它的工业，但应避免在主要战线上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战。在一个大战场进行地面战争，对我们极为不利，而且会蒙受毫无意义的损失。”

马歇尔道：

“将军你的意思是，放弃在欧洲搞‘霸王’行动？”

布鲁克道：

“是的，将军。除意大利战场外，我不主张开辟更多的战场。但应要求把在地中海所能使用的盟军，最大限度地投入意大利。”

马歇尔道：

“将军，恕我直言，任何放弃‘霸王，行动的提议和主张，我都不能苟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必须把‘霸王，行动作为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至于把盟军投入意大利，这当然可以，但这不是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丘吉尔见二位老总争论起来，忙道：

“这无关紧要。‘霸王’行动肯定是要搞的，对意大利的进攻也肯定是要进行的。只是个先后早迟问题，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我看，这样吧，今年——现在已经快到夏天了，今年还搞不搞‘霸王’行动，我和总统再商量商量吧。”

接着，他们一起商量了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轰炸的问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决定尽可能地出动飞机轰炸，特别是轰炸德国的工业区、石油供应地和军事目标。在当前，要加强对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轰炸，以配合对西西里的进攻。

丘吉尔道：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宣传战。在宣传上一定要大讲特讲‘霸王’行动，而实际上我们又在意大利方向行动，借以造成敌人的错觉，以为我们在声东击西，忽视西欧登陆作战。同样，现在进攻西西里，也要想法造成敌人的错觉，使他们以为我们在声东击西。”

艾克道：“现在有好些记者访问这事，我们怎么答复为好？”丘吉尔道：

“你们就明确宣布要进攻西西里。但同时要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造成我们要进攻那里的假象。”马歇尔道：

“这个策略可以。”

艾克道：

“好吧。”

夜很深了。艾克告辞之后，马上回总司令部去。

艾克的专车停在总督府大院，秘书兼司机萨默斯比小姐正在车上等他。他急急上车，关了车门。

“怎么？事多？研究这大半夜。”萨默斯比问。

“是的，亲爱的，你久等了！”

萨默斯比道：

“我倒没什么。我是担心你……”

艾克转过头来，亲了萨默斯比一下，笑道：

“你放心，我身体很好，他们说壮实得像头公牛！”萨默斯比笑了笑，再没说什么，立即启动了车子。城里稀稀落落闪着灯光，天上寒星点点。

艾克深情地感叹说：

“再过一个多月，我们该在西西里岛过夜了。”萨默斯比回过头来，问道：

“进攻西西里的方案通过了？”

艾克点了点头。

战地新闻记者——那些无冕之王，真是可爱而讨厌的家伙。记者们到处

乱钻，无孔不入。他们习惯于用推测来充实他们的报道，而且由于他们有了若干战地采访的经验之后，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有很高的判断能力，这就增加了敌人了解盟军的计划的危险。

看来，对敌人要真真假假，对那些记者们也要真真假假，以利用他们的舆论去欺骗敌人。无疑，丘吉尔关于宣传战的观点是正确的，必要的。

第二天，艾克按照这个思路，明确地告诉记者——“我们将在7月初突击西西里，由巴顿将军率第7集团军进攻南部滩头，蒙哥马利将军率英国第8集团军进攻锡腊库扎以南的东部滩头。”

记者们听罢，大吃一惊。

“这是真的吧？”

“当然，亚历山大将军将指挥这两个军。”

记者们窃窃私语：

“这个艾克，他肯定在说假话。自古用兵，声东击西呀。”“对。这一回，他们肯定要打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萨默斯比把记者的反映告诉艾克，艾克会心地笑了。正在这时，丘吉尔一行要离开马耳他，飞回英国。上飞机之前，丘吉尔要艾克马上去一下，说是有要事相告。

艾克赶到机场，丘吉尔将文克拉到一旁，神秘地道：“这几天，关于攻占西西里岛，我想得很多。昨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想作个小小的游戏，同希特勒玩一玩，以配合你们的行动。”

艾克不解地问道：

“什么游戏呀？首相。”

丘吉尔小声笑道：

“诈骗他！”

“怎么诈骗？”

“想法造成希特勒的错觉，以为我们现在的用兵重点不是西西里，而是巴尔干。”

艾克道：

“这当然好。可是，行吗？我们进攻西西里的意图，敌人是很容易推测出来的。”

丘吉尔笑道：

“我想，办法总是有的。我这次回去，找有关人员商量商量。如有办法，我会通知你的。”

“好。我这边……等着你。”

丘吉尔道：

“不！你照常准备。我们的诈骗术成功与否，这对你们的行动毫无害处，如其成功，则好处是很大的呀。”

艾克道：

“好吧，祝你成功！”

“也祝你成功！”

艾克与丘吉尔一行亲切地握别。

“比万吗？你来一下，到我办公室，马上来！”

“是，首相！”

丘吉尔对于谍报工作和诈骗战的兴趣的确很高。从马耳他回到唐宁街 10

号，刚刚坐定，他就把伦敦监督处谍报处处长比万叫去了。

比万见首相兴致勃勃，满脸泛红。问道：

“首相，前线的情况不错吧？”

“当然。”丘吉尔点燃雪茄，高兴地道，“盟军攻势，锐不可挡。现在已经把隆美尔赶出了北非，正在准备下一个行动。”

“听说，下一步将进攻西西里岛？”

“是的。正为这事，我要找你商量商量。”

“需要谍报配合？”

“是的。”丘吉尔神秘地笑道，“我想同希特勒开个小小的玩笑，诈骗他！”

“怎么诈骗？”

“想法给希特勒造成错觉，让他以为我们下一步的用兵重点不是西西里，而是其它什么地方。”

比万想了想道：

“这……很难哪。盟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在西西里进行，这已经非常明显了，希特勒不会猜不出来。”

“是的，西西里是一个过于明显的目标，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

“那怎么办？”

丘吉尔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笑道：

“我想，能不能利用希特勒的心理状态，想个什么办法，把进攻西西里的行动掩盖起来，使希特勒相信盟军下一步企图进攻两个地方：一是进攻希腊以便向巴尔干进攻，一是进攻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以作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

丘吉尔这话是有道理的。

巴尔干！这是一个令所有征服者眼红的地方。

巴尔干丰富的石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丘吉尔和盟军的战略家们早就意识到了希特勒对巴尔干的担心。盟军占领北非和地中海之后，希特勒推测盟军下一个目标是要同他争夺巴尔干，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有可能。

比万想了想道：

“如果希特勒真有这种心理……那倒可以试一试。不过，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假情报送到敌人手中，诱使敌人就范。”

丘吉尔笑道：

“把假情报送到敌人手中，这不是重演‘特洛伊木马’的故伎吗？”

作为谍报老手，比万对‘特洛伊木马’当然熟悉。说道：

“故伎重演，只要花样翻新，还是有成功的可能。”丘吉尔道：

“好吧，就朝这个方向思考，你先拿出方案来，我们下一次再研究。”

“特洛伊木马”是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诈骗案例。

事情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1917年，当埃德蒙·阿伦比将军在西奈沙漠接任英帝国陆军总司令时，前线已经陷入僵局。历届司令官都试图在多石而无水的加沙沙漠攻破土耳其和德国的防线，但所有的攻击方案都失败了。

阿伦比将军决心找到出奇制胜的谋略。他决定尝试一下德国指挥官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在土耳其——德国防守薄弱的贝尔谢巴地区腹地侧翼，发

动一次骑兵扫荡，包围敌军。

贝尔谢巴地区，是骑兵运动的畏途，敌我双方都不曾涉足过。那时，迈纳茨哈根在阿伦比手下参谋部当情报官，韦维尔在一个骑兵旅的参谋部任职。他们的任务是掩护这一行动。

首先，阿伦比将军采取措施，扫清德国人在沙漠的间谍组织。然后，想法使德国指挥官莱斯·冯·克莱斯森施但因将军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一带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种佯攻。接着，围绕这个思路，他们想法把假文件送到了敌人手里，并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进一步提供确凿的证据，从而把在贝尔谢巴地区发动真进攻掩盖起来。

参谋部情报军官迈纳茨哈根亲自设计和安排了许多假文件。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日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巴地区的行动是佯攻，进攻加沙的日期比实际进攻的日期晚好几个星期。这本日记与20镑钞票一起放在一个干粮袋里。同时，又放进去两封假信，一封是以一个军官妻子的口气写的，说是他们生了个儿子；另一封的口气是两个英国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将军志大才疏，并披露了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日期，为了加强这些“文件”的真实感，迈纳茨哈根又往干粮袋里装进一个伪造的总部会议日程，和一本看似很有价值的密码。总之，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

接着，迈纳茨哈根带着这个干粮袋，骑马来到英国和德国之间一个无人地带，寻找土耳其士兵。他们很快发现一个巡逻兵。当那个巡逻兵与他们交火时，他们装着抵抗不住的样子，丢了干粮袋就跑，同时还装模作样地丢了望远镜、水壶和步枪，显出仓皇而逃的样子。

追上来的土耳其士兵大获全胜，得到了那个干粮袋，并把其中的文件交到上司手里。敌人似乎获得了重要情报。

再接着，迈纳茨哈根分析，敌人很可能利用那本密码来侦听英军的电讯号，情况果然如此。于是，他们就通过电讯，向敌人进一步发放了大量假情报。其中一个假情报是，司令部发报，命令十万火急地去找回那个被丢失的干粮袋；第二个假情报是，丢失干粮袋的“参谋”自我检讨，要求立即对他军法从事；第三个假情报是，命令那个参谋限期到军事法庭报到。

最后，还发了一些关于进攻日期的假情报。在进攻日期上，暗示英军在1月14日这个假的进攻日期之前，不可能发动进攻，因为指挥官阿伦比已回开罗休假，他在开罗已经收到了被邀请参加赛马会的通知。为了使敌人信以为真，还专门在开罗到处张贴了宣传赛马会的海报，《埃及新闻报》发表了赛马会的程序表，沿途还搭起了帐篷。

这一切，活灵活现，做得天衣无缝。与此同时，英国的无线电情报获悉，敌人完全相信，已经中计，正在以这些假情报为依据，进行新的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迈纳茨哈根打出了他的王牌，他知道土耳其士兵极缺香烟，就生产了20万包含鸦片的香烟，用马队悄悄地运到贝尔谢巴去，让商人卖给土耳其的士兵抽。同时，在加沙一带，用稻草扎了1.5万匹马，连同帐篷留在加沙，使敌人感到英军在加沙没有动作。

这样，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1917年10月30日拂晓，一声炮响，埋伏在贝尔谢巴地区的1万2千名英军一举直冲进敌阵，抽够了大烟的敌人丧失了战斗力，立即土崩瓦解了。从这个战役起，英军一劳永逸地把土耳其军队赶出了基督教的圣地那路撒冷。

比万从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得到启发，决定花样翻新，试它一

试。他把负责与诈骗机构保持联系的谍报部门 17F 科的海军少校埃文·蒙塔古找来商量。

蒙塔古是英国犹太人银行寡头之一伟斯思林勋爵的儿子，在高等学院受过极好的国际性教育，思维非常敏捷，是一位用假蝇钓鱼的好手。

颇有头脑的蒙塔古建议道：

“我们干嘛不找个替身，把他装成参谋军官，给他真正的高级文件，以证明我们会在西西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发动进攻？”

比万一听，眼睛一亮，高兴地道：

“好！干脆找个死尸作替身。”

比万的计划十分周密地作出来了，向丘吉尔和双十委员会汇报，得到了批准。

于是决定去冒险一回。

首先着手寻找合适的死尸。他们从伦敦一个匹克威克式的验尸房选取了一个正值中年，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如果解剖尸体，就会觉得这是一具在海上溺死的人。

接着，同这个死者的双亲进行接触，争取使用这具尸体去作所谓“医学目的”。死者的双亲同意了。

再接着，死尸用干冰包住，放进一个圆筒，用车拉到谍报部门一个秘密地方，开始给死尸伪装。

首先，他们给死尸命名并确定了合适的身份：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 号。

第二，炮制假文件：一张马丁自己的银行透支单，一封银行措辞文雅的催款信。为了把他装成刚刚定婚的样子，又炮制了一张向某某街国际珠宝商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蒙塔古手下的女秘书还给尸体搞了两封“情书”。另外，还炮制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文件的内容细节和日期，都做到互相映证，不相矛盾。

他们设想，尸体应于 1943 年 4 月 19 日启运出去，并于 4 月 29 日至 30 日丢在地中海韦尔瓦附近的海面上，要装成是从飞机上掉下去的样子，已经在海上漂了四五天。而所有文件都表明他是在 4 月 24 日以后，从伦敦起飞出去执行任务的。他之所以掉进大海，那是因为他所乘的飞机被德军击落，而 4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地中海确有英国飞机被德国击落的事。

为此，英国军方于 6 月 4 日在《泰晤士报》上公布了 1943 年 4 月 29 日至 30 日的伤亡名单，其中包括马丁少校。同时，还专门为他举行了正式军礼安葬仪式。在一个小山丘上，为他立了一个白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

威廉·马丁
生于 1907 年 3 月 29 日
威尔士加的夫
约翰·格林德威尔·马丁和
故安东尼亚·马丁之爱子
为国捐躯，光荣甜蜜！
愿君安息！

总之，这一切都准备得丝丝相扣，叫人确信无疑。

1943 年 4 月 19 日下午 6 时，英国潜艇“天使”号带着“马丁少校”出发了。4 月 30 日，潜艇在加的斯湾韦尔瓦附近的西班牙沿海一个地方浮出水

面。潜艇一面前进，操作人员一面将装在圆筒内的“马丁少校”抬上甲板。接着，抬出尸体，把装有假文件的公文包用一根链子牢牢拴在尸体上。一个船员把马丁的救生衣吹足了气，尸体被轻轻放进大海，潜艇激起的海浪把这个尸体推到了一个大家认为适当的地方。

最后，潜艇沉下海去，悄悄地溜走了。

马丁的尸体在海上随波逐浪地漂浮着，漂浮着。

就像一团“肉馅”，等待着上钩的大鱼……

上钩之鱼终于来了！

天刚破晓，有位“渔民”首先发现了马丁的尸体。他把尸体拴在小船上，拖到了港口。公文包仍然用链子拴在尸体上，尸体由西班牙舰队看管。过了一会，对此茫然无知的英国驻韦尔瓦领事接到了西班牙海军办事处的通知，说是发现一具英方军官的尸体，希望前去认领。英国领事即用电话向英国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希尔加斯报告，请求指示。

其时，希尔加斯已经密知这是计谋，即通知韦尔瓦英方领事确保将那公文包原封不动地要回来。当英方领事去要那个公文包时，西班牙当局却说那个公文包已由上司按司法条例扣下了——

西班牙上司看中了那个公文包，要从那里面获取军事秘密，这正是英方求之不得的。

于是，英方追索那个公文包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一——这当然也是装模做样。而西班牙军方则千方百计不还公文包。

很快，无孔不入的德国谍报局在韦尔瓦的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迅速插了进来。

由于德方与西班牙方的某种特殊关系，马丁所带的那些“文件”全部落入德国间谍之手。

德方谍报人员如获至宝，立即向柏林报告。这时候，他们与西班牙军方共同搞了个小骗局，这才把文件“原原本本”还给了英方。

柏林谍报机构得到了“文件”的影印件。

“文件”无可辩驳地表明：盟军不是进攻西西里岛，而是要向巴尔干下手。

“文件”传到德军西线情报分析科科长冯·罗恩纳上校手里。这位上校对“文件”的真实性确信无疑。

“文件”最后送到希特勒手里。希特勒带着老光眼镜，对“文件”左看右看。未了，一拍桌子，高兴地向属僚道：

“一个人就得像张开了网的蜘蛛一样警觉。感谢上帝，我对事物的嗅觉一向不错，所以我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嗅出味儿来。我早就说过，他们占了北非之后，要向巴尔干下手，果不其然。看看，他们自己招供了！”

接着，他对着元首大本营那张大地图，既像议论又像抒情地说道：

“我们占有巴尔干：铜、铁、土、铬，这实在是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在于不要发生我称为完全崩溃的事情”。

紧接着，他指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那条狭窄的水道金角湾说：

“决定性的事件将在这里发生。必须重点防守这里！必要时，可以从俄国战线挤出更多的师去强化，防止盟军在这一地区的进攻。”

其时，最高统帅部有人小心翼翼地插话：

“元首，盟军不一定会马上进攻巴尔干。”

希特勒道：

“不！他们一定会进攻巴尔干。他们也早看中了那里的石油。你们看吧，他们会在那里动手的。至少，他们会向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下手。”

“我以最严重的关切注视着时局。巴尔干，巴尔干！这是进入欧洲心脏的传统的入侵路线，敌人在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暴动的支持下，在该地区登陆，会导致最可怕的局面。那会暴露东线德军的南翼，最后形成巨大的转机——英美俄三国对德国本土上的联合进攻。”

“最危险的可能是西西里岛。”有人提醒说。

希特勒轻蔑地看了看那个下属，摇摇头道：

“不不不。西西里岛，那个目标太明显了，你不懂兵法，自古用兵，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此之谓也。”

那下属从元首大本营走出去，不禁对天长叹：

“如此军事天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完了，完了！”

元首认定的事情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紧接着，希特勒采取了行动。

1943年5月20日，希特勒向德军发出了紧急命令——

在突尼斯战斗结束之后，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可以认为，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以下各地：

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撒和多德卡尼斯群岛。

我要求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国指挥机关迅速地密切合作，利用全部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加强这些特别危险的地区。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采取的措施要先于一切。

最高统帅部向受威胁的地区派去了指挥官和部队。

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派到雅典去组织一个集团军。国家元首党卫队派到撒丁岛。又从法德军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到希腊。

西西里岛，恰恰成了德军防御的薄弱环节。

“肉馅”计划实施之时，丘吉尔天天打听德方和希特勒的反映。

德国“黑色乐队”的双料间谍们，不断将情报反馈过来。事实表明，敌人果真上钩了。丘吉尔这个小小的游戏，的确把希特勒糊住了。

他立即电告艾克，川紧准备攻击西西里。并说：

“我在马耳他和你打的赌，到时一定兑现！”

那个赌——俘敌人数超过3000，每个俘虏5生丁，他愿意拿。他是个大老板，拿得出来！

第四十七章 巴顿将军犯众怒 墨索里尼入囹圄

马耳他的7月，热风拂拂，令人焦躁。

盟军总司令艾克站在司令部办公室的窗前，有点儿烦躁不安。这是即将发起进攻的前夕。环境特别沉闷，连空气也显得有些紧张。

外面，阳光强烈。风力很大，可能4级左右。海风从窗口吹进来，吹动着桌上的文件。门窗也被吹得格格直响。

“把门窗关了吧，这风……”

坐在一旁的坎宁安海军上将说。

“不！我要观察风力。”艾克说。

是的，风力。这是关系战斗打响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办公室的电话不时响着、气象专家每十分钟便来一次电话，报告风力变化的情况和天气预报。

“报告司令，天黑之前，气候晴朗。晚上有阵雨。风力4级，风力4级……”

“娘的，这风！”艾克接过电话，不安地骂了一句。

进攻西西里，一切准备早已就绪，就待气候条件，以最后确定攻击时刻了。各进攻部队早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总司令的命令。只因气候的原因，这个命令至今未发出去，的确令人不安。

关键是风！

按照布署，进攻一开始，首先便是空袭。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分别在突尼斯机场和马耳他临时机场待命。飞行员早已进入坐仓。空降部队也早整装待发。

突击登陆的部队更是烦躁不已，他们潜伏在指定地点已经半天多了。闷热，倒也可以硬顶，最讨厌的是岛上的蚊子。那东西以小取胜，一团一团的，神不知鬼不晓地飞到战士们的光膀上，咬得人皮肉发麻。

“为什么还不发进攻命令？”

无线电不断传来各路指挥员的询问。尤其是巴顿将军，他几乎要骂娘了。

然而，艾克仍然无法下达命令。在风速没有减下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能下发进攻的命令，否则，事情大坏，后果不堪设想。

电话越来越频繁了。

“风力4级，长官！”

“风力5级，长官！”

“奶奶的，不发命令——怕死？”

“总司令，打呀！开始呀！”

“这鬼天气，怎么办？”坎宁安道。

“不管他们怎么催命，不能动摇！时机不成熟，就是不发进攻命令。”艾克坚决地说。

艾克同坎宁安商量，如果再等两个钟头，风速还降不下来的话，进攻时间还得推迟。坎宁安苦笑道：

“他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我们现在，却是万事俱备，只嫌东风啊。”又急急来了电话，气象专家的声音：

“风力变小了，长官！”

“风速多少？”

气象专家习惯把风速称为风力，他必须搞清风速。

“风速3米，风速3米，长官！”

“好！可以出发了。”

艾克和坎宁安一齐忙碌起来。

“萨默斯比！”艾克命令道，“赶快开通各路电台，要发命令了。”萨默斯比和报务员立即执行，司令部顿时紧张起来。

“报告长官，准备完成！线路已通。”

“好。”

艾克站到电台前，拿起话筒，大声命令道：

“各路注意，各路注意！按预定方案，出击！”

艾克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15点23分。

各路部队早是按捺不住，命令一来，所有官兵宛如离弦之箭，一齐进发。

顿时，西西里中部和东南部一带，地动山摇。就像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的袭击，雨点般密集的炮弹，在敌军滩头阵地连续爆炸着，措手不及的守军哇哇直叫，在硝烟和烈火中奔跑预定到达西西里岛的第一批部队是几个空降分遣队。其中一部分所经路线正好经过马耳他岛。艾克和坎宁安跑到阳台上观看，只见好些飞机在空中有些摇摆地前进着，显然风速还没完全降下来。但他们还是基本保持了正确的飞行方向。

前线正在进攻，一时还没消息。

艾克和坎宁安等只好呆在沙发上，一边休息一边悬心地等待。清晨得到了第一批消息。大多数滑翔机远离目标，被风刮到海里去了。那些伞兵肯定丧生了。电话开始频繁起来，这正是艾克所需要的。他急于知道各路的进展情况。“我是巴顿，我是巴顿。我们已经上岸，已经上岸！”“敌人怎样？”

“守军不多，不堪一击！——啊，他们反攻了！再见。”此后，好久听不到巴顿一路的消息。

南线的消息来了：

“我是柯克，我是柯克。我们正在登陆，正在登陆！滩头很陡……请即派空军支援，空军支援！”

“好吧，柯克，祝你成功！”

又一个紧急电话来了：

“我是蒙哥马利，我是蒙哥马利！东岸顺利，东岸顺利。请即派后续梯队，后续梯队！”

“好的，蒙蒂！”

登陆战斗连续紧张地进行了半个月。整个西西里岛拿下来了。艾克得到全线胜利的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其时，萨默斯比正送电报进屋，艾克激动地将她抱起，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他个子高大，身轻如燕的萨默斯比就像皮球似的被他抛着，接着。

“啊，我们胜利啦，胜利啦！”

战况不错。

记者们的宣传的确起到了欺骗敌人的作用，意军以为盟军声东击西，要进攻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在那里布置了重兵。哪知盟军真真假假，果真在西西里下了手。自然，敌人也并不完全愚蠢，同样在西西里加强了防御。但意军弄错了盟军进攻的地点，他们把最精锐的部队布置在西西里的西端，认为那里接近北非的港口，路线较近。而竟没有料到，盟军直攻地点在较远的东部和东南部。

进攻中部和南部滩头的部队是巴顿集团军的第 1 师；这个师尚未完全登陆，敌人的反攻已经开始。如果敌人占领滩头，这个师就完了。好在第一师打得非常勇敢，加上一个空降师和海军炮火的支援，这个师成功地冰上去了。第二天，敌人又进行了好几次反扑，均被打下去了。第一师抓紧扩大阵地，敌人抵挡不住，终于后撤了。

蒙哥马利所率的第 8 集团军，进攻特别神速。他们的目标是尽快拿下东南部的墨西拿。那是西西里东北角的一个港口，与意大利本土只隔一条狭窄的海峡。敌人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那个港口。在战斗中，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蒙哥马利率军绕过敌军主力，选择最难行走的埃特纳火山面海的肩状部位的小道进攻，而那里正是敌人最放心的部位，防守薄弱。蒙哥马利扫清了滩头，以压倒优势抢占了有利地形，很快成了气候。接着，这支部队以锐不可挡之势直捣敌阵，并迅速集结援兵，向纵深进发。

巴顿在西西里中部的进攻特别凶猛。

他在左翼投入几支机动部队，沿岛子西缘进攻，登陆后 12 天就进入巴勒莫。他的迅速行动极大地挫伤了敌之锐气，为下一步打破东线创造了条件。

巴顿是一个机智而勇敢的军事家，他指挥战斗时总是清醒地估计速度的价值，勇猛，神速，迅雷不及掩耳，是他作战最显著的特点。他认为，为了保证行动迅速，所有司令官和士兵必须认清各种战机，而且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去尽量创造这种战机。他说，在每次战役进行时，高级司令员必须经常有计划地教导他的部队，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就必将取得胜利。“速度来源于训练、体质、信心、斗志、适当的运输和熟练的指挥。”——这就是他的名言。

巴顿所率第 7 集团军在埃特纳火山高地，进行了这次登陆最激烈的战斗。敌人发动了 20 次反攻，那地方岩石鳞峋，坎坷不平。盟军在强大的炮兵部队配合下，顽强作战，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第 7 集团军左翼沿海岸线，进行了激烈的两栖作战，沿着好几里长的海岸线，部署着数百艘军舰和小艇，岸上则是数不清的向前挺进的队伍。空中飞机结队，以作掩护。

战斗进行到第 15 天，第 7 集团军和第 8 集团军完成了对敌军的最后包围。通过激烈的较量和最后的追击，西西里岛全部控制在盟军手里了。

捷报飞传，全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然而，正当盟军召开祝捷大会的时候，受到表彰的巴顿将军却突然不见踪影了。

艾克和总司令部不禁紧张起来。

这个脾气古怪的巴顿，他怎么啦？

“找！快找，一定要找到他！”

艾克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艾克在司令部焦躁地等着。

“这个巴顿，他是怎么啦？他到哪儿去了呢？他会不会……”

艾克不敢想下去了。

最近以来，据情报部门报告，轴心国派了好些间谍潜入盟军，一是搜集情报，一是暗杀盟军高级将领。要是巴顿将军……艾克想到这里，不禁不寒而栗。

巴顿是艾克的老朋友。他的全名叫乔治·巴顿。他既是一位能干的坦克专家，又是一位杰出的部队指挥员。但他性格倔强，行为古怪，有时竟会作

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叫人哭笑不得。他不愿意循规蹈矩，许多人担心与他不好合作。

艾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与巴顿相好，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友谊。那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争论战争理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论归争论，下来还是很好的朋友。

巴顿之所以能到盟军指挥战斗，全因艾克提名。艾克在陆军参谋部工作的时候，美国决定派个坦克师到北非增援英军。这个坦克师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去当司令员，艾克立即想到了巴顿。

他把巴顿召到了华盛顿。

“亲爱的朋友！有个差事……”艾克笑着说。

“啊，差事？是美差事吧？”巴顿高兴地说。

“不，苦差。”

“到哪里？”

“北非。”

“干什么？”

“增援英军，打仗。”

巴顿来了精神：

“啊，打仗，好啊。军人，就盼着打仗。”

“可那里，苦啊！”

“苦怕什么？军人，死且不怕，还怕苦么？我去！”

就这样，巴顿到了北非。后来，事实证明，巴顿在北非干得不错。他的勇敢精神和累累战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接着，他被艾克选到了盟军，成了艾克手下一名虎将。登陆作战，无论是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他又立下了许多战功。

可现在，这个巴顿……他到哪儿去了呢？上午不是还见着他吗？

艾克正不安地想着，萨默斯比小姐进来报告。

“巴顿回来了。”

“回来了？在哪里？”

“正在操场上和人讲话。不知为什么，火气很大，正在骂人。”

“啊……”

艾克立即赶到操场，只见巴顿骂骂咧咧，正在发火。只听他骂道：“娘的！可耻！我狠不得三拳结束了他。”

艾克忙问：

“什么事，巴顿，这么大火气？”

“逃兵。我发现几个逃兵！奶奶的，哼！”

艾克详细询问，终于弄清了原委。

原来，司令部召开祝捷大会的时候，巴顿独自到基地伤兵医院去了。他去看那些受伤的部下，他放心不下他们。医院里住着不少伤病员。一个个断臂少腿，头上身上缠着纱布，纱布上浸透了鲜血。有的人痛苦地呻吟着，样子惨不忍睹。巴顿亲切地看望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出院，再杀敌立功。

他一连看了好几个房间的伤员。但他在有个房间发现了一个没有明显受伤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是谁？哪个团队的？”巴顿严肃地问。

“报告将军，我是 828 团下士亨利。”

“你受伤了吗？”

“没有，将军。”

“那为什么住院？”

那人回答道：

“将军，我想我的神经有毛病……”

“神经有病？神经病？”

“是的，将军。一听见炮声，我就头痛。”

“是吗？”

“是的，将军，他们说这叫‘战争疲劳症’。”

巴顿心里很不高兴。没听说有这种怪病。

他到另一间病房，又发现几个没有明显受伤的人，正在那里聊着什么。

一下子，他火冒三丈。“什么战争疲劳症？——装病脱逃！可耻！”

说着，他挥起拳头，给就近那人就是一拳。

突如其来。那人护着痛处，发呆了好一会，这才叫道：“你……你打人？”

“老子就要打你！逃兵，可耻！”

说着，又给那人送去一个耳光。

这时，病房所有病员一齐抗议：

“不准打人！不准打人！”

顿时，病房大乱。

护士长和院长闻声赶来，正欲质询，却见打人的是巴顿将军，不禁愣住了。

“将军你……”

巴顿怒道：

“今后，发现逃兵，重重处置！你们不准收留他们！”护士长和院长向他解释。可他怒气冲天，哪里听得进去。又愤愤然骂了几句，气呼呼地回司令部来了。

“哼！装病住院，逃兵……可耻，可悲，可恶，可恨！”艾克见众人围了上来，忙道：“将军，你别说了，进屋去。”说着，将巴顿拉进司令部，细言劝解。

这事闹得很大。

无孔不入的战地记者找上门来了，他们要求采访这事。艾克婉言谢绝，记者却是不依。说是新闻采访，这是记者的天职。如果拒绝采访，就把这事通到全球去。

艾克无可奈何，只好接受采访。

“请问总司令，你对这事有何看法？”

“这个事情嘛，的确是个事情……”

“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事情始末有待调查。一旦调查清楚，性质自然明白。”

“你认为打人对吗？”

“不能一概而论。刚才我已说过，需要调查。我认为巴顿将军……事出有因。”

“那么，请问总司令，你的部下，是否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记者们刁钻得很，所提问题很难回答，艾克只好含糊其词。

“我想，对此应当客观估计。”

“那么请问总司令，事情调查清楚之后，你打算怎么处理当事人？”

“视情况而定吧。”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查清这个事件？”

“尽快吧。”

“现在我们可以报刊登露这个事件吗？”

“新闻以事实为依据，以真实为生命。我认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草率见报是不严肃的。再说，弄得不好，会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希特勒高兴的事，大概诸位不会干吧？”

艾克这席话，终于把记者们对付过去了。

接着，艾克一面派人到医院做安抚工作，一面做巴顿将军的工作。

他不准备上报陆军部。

可是不久，陆军部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事。马歇尔来电，要艾克对巴顿将军“严肃处理”。

艾克这可难为极了。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任何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巴顿打人事件，发生在这样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他的过错是严重的。而他的地位和身份更是加重了这一过错的性质。在医院殴打和侮辱一个士兵，如果不是巴顿本人一时感情冲动和他对事业的忠诚可作解释，那简直是一种暴行。

巴顿感情容易激动，性情容易冲动，这的确是他的弱点。然而正是他的这些品格，使他成了一位著名的、非凡的集团军将领。在追击敌人时和利用战机时，我们需要的正是只知勇往直前的司令官，他越是驱使他的士兵向前，就越能挽救他们的生命。他必须不顾疲劳，无情地要求部下发挥出最后一点体力。

艾克对巴顿其人太了解了。他对巴顿的行动感到恼火，但又觉得应当挽救巴顿，以便在今后的欧洲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巴顿的作用。

然而，这事总得有个了结的办法才行。

可究竟怎么了结呢？艾克怎么也想不出个恰当的办法来。

其时，萨默斯比走进屋来，见艾克满面愁容，顺口问道：

“将军闷闷不乐，又想老婆了？”

艾克摇头叹道：

“哪里呢。”

“那为什么？”

艾克正色道：

“萨默斯比，巴顿这事真是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萨默斯比放下文件，狡黠地笑道：

“你问我？我是你的领导？”

艾克耸了耸肩，两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式。

萨默斯比冷笑道：

“我听说东方有句名言：‘天下之事，了又未了。不了了之’。你是大男人，大主意你自己拿吧，关我们女人什么事？”

说毕，一转身出去了。

“天下之事，了又未了，不了了之……”

艾克反复咀嚼从萨默斯比口里讲出的这句话。

突然，他眼睛一亮，赞叹道：

“啊，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于是，对于巴顿这事，艾克采取不了了之的办法。巴顿没有受到处分。正如艾克估计的那样，尔后的巴顿，果然在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又立下不少功勋。

即至大战结束，巴顿在给艾克的一封信中总结那事的教训说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悔恨和难受。因为我给你——一个深受他的恩泽并乐于为他献出生命的人——带来了不快。

当然——这是后话。

盟军攻下西西里岛，矛头指向意大利本土。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早是惶惶不安，如坐针毡。

这一天，墨索里尼疲惫地蜷缩在床头。

天气很热，他光着上身，下面只挂一条宽大的短裤。看上去，臃肿的一堆白肉就像刚刚刮了毛的肥猪。他好像在做恶梦，那臃肿的一堆白肉笨拙地动了一下，挣扎得十分艰难，口里“哇哇啊啊”地哼叫着。

突然，他大叫一声，一下子惊惶地坐了起来，大声嚷道：

“刺客！”

接着，迅速下床。从床头摸出手枪，小心地在屋里搜寻。

屋里什么也没有，仍是空荡荡一片死寂。

“乒！乒！”

窗口突然响了两声。墨索里尼连忙卧倒在地，准备自卫。良久，却再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乒！乒！”

窗口又响了两声。

这下，墨索里尼听清楚了。那是风吹窗户的碰撞声。原来，因为天热，窗户没有关死，时大时小的风便开了这个小小玩笑。刚才，他就是被这小小的玩笑从梦中惊醒过来的。

他记起来了，刚才，他的确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老被一群人追赶着。那群人手里端着猎枪，枪口一直对着他，仿佛他是一只狼，非要把他打死不可，他跑啊跑啊，老跑不掉。那群人就“乒乒”地向他开枪，他就这样醒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些后怕。

总算一场虚惊！

好了，再也没有睡意，那就不睡了吧。

他懒懒地揉揉眼睛，躺在旁边的逍遥椅上，慢慢思考已经弄得他十分困乏的国事……

“眼下的形势的确很糟，糟透了！”他想。

事实是严酷的。大战初期，连续3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似乎十分走运。每当夏天到来，希特勒就在欧洲大陆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打得英国、苏联和其它小国狼狈不堪。作为希特勒的小伙伴和“铁哥们”，墨索里尼确也从中捞到了许多好处。可现在，到了1943年，却是每况愈下，形势倒转过来，轮到人家向他们反攻了。

盟国的反攻，风狂雨骤，希特勒虽在硬撑，却也有些吃不住了，他这个跟着希特勒跑的小伙伴更是惊惊惶惶，坐卧不安。德意军队，已被完全赶出

北非，这也罢了。最要命的是，盟军夺取了西西里岛之后，已经在向意大利本土进攻了。显然，那攻势很难挡住。

国际形势很糟，国内形势更糟。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游行。原先那些唯唯诺诺忠心耿耿的臣子和将领，现在都敷衍着他，连他最为亲近的女婿齐亚诺，似也怀着鬼胎，在背后打着什么主意，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土崩瓦解。“唉！事已到此，有什么办法呢……”

墨索里尼深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动了动那堆臃肿的身子。

往事不堪回首。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他曾经有过飞黄腾达的历史。早年，他作过新闻记者，那职业虽说苦些，却也走南闯北，自由自在，宛若无冕之王，乐如神仙。后来，他混入政界，成为法西斯政党的党魁。1922年，他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夺取了政权。从此，他这个独裁者，谁敢小视。

墨索里尼的发迹史与希特勒的发迹史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志同道合，臭味相投，他成了希特勒最亲密的“铁哥们”和小伙伴。1940年，他追随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俩同穿一条裤子，同唱一个调子，同上一辆战车，就这样干了下來。谁知自己竟先败下阵来了。

然而，也许还没完全失败，也许还有希望。正当他陷于绝望的时候，上个月，希特勒把他召到萨尔斯堡，给他打气，他似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那一次，他几乎是哭着向希特勒诉苦：

“元首！我们打败了……我们抵挡不住啊。”

希特勒安慰他道：

“哪里就败了呢，不怕不怕。”

墨索里尼道：

“盟军攻占了西西里岛，正在向意大利本土进攻呢。”希特勒道：

“那是暂时的，不怕不怕，一切有我呢。”

这话好说，事实却是铁的。墨索里尼摇头道：

“可我们，前线已……已经崩溃了。”

希特勒似乎永远是个硬汉，面对眼前这个就要垮下去的小伙伴，他只好反复开导：

“不怕不怕。要相信，我强大的德军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我们又生产出来一种最新式的武器——一种最新式的潜水艇，专打敌人军舰的，厉害得很。我们还在研究一种更厉害的武器，叫做‘飞弹’，远远地就可以给敌人打去，他们是抵挡不住的。”

“不过……元首！我想，当前形势，最好是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的英美联军。否则……”

墨索里尼首先想的是如何救自己的命，所以这样请求。

“不不。我决不从苏联撤兵，我一定要打败斯大林，一定要把共产主义从地球上消灭掉！”

停了停，又道：

“振作起来，就一个劲儿，打下去，打下去！”

“那么，请元首再给我们派些军队，要快，要快！否则……”

“我会派强有力的军队来的，你放心。我一定要自始至终帮助你们，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有“铁哥们”这种担保，墨索里尼似乎又不怕了。他向元首保证：

“只要你们帮助我们，我保证在意大利坚持住。”

希特勒道：

“这就对了，我们必须在各个战场继续作战，我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在召唤我们。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然而，墨索里尼从希特勒那里回来，没有精神几天，鼓起来的气又消下去了。

这场战争，还能打下去吗？谁为他打下去？

盟军的攻势越来越猛，而意军锐意抵抗的将领却越来越少。希特勒答应的所谓支援也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过空头支票而已。希特勒自己都吃不住了，哪里还真上顾得上他这个小伙伴呢。而国内，早已是一片反对之声。昨天，狄·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等头人，强烈要求召开紧急最高委员会。会上，他的那些追随者对他进行了强烈抨击，他是越来越孤立了。

大势已去，奈何！

墨索里尼再也无法想下去了。他正打算昏然入睡，桌上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这电话是乘龙快婿齐亚诺打来的。

“领袖吗？我是齐亚诺。”

“你在哪里？”

“我在国王这里。”

“啊……国王找你？什么事？”

齐亚诺道：

“国王对形势很担心啊，他想找你谈谈。”

“什么时候？”

“国王说，请你马上就来，有大事要同你商量。”

“好吧，我马上来。”

罗马宫殿，金碧辉煌。

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陛下，正襟危坐。殿里，文武大臣俯首听命，两旁卫士仗剑而立。气氛十分严肃。

国王陛下扫视殿下群臣，不满地问道：

“怎么？墨索里尼怎么还没来？”

齐亚诺忙道：

“启禀陛下，臣亲自打电话，他答应马上就来。可能快要到了。”

说时墨索里尼跨进了宫殿。

“墨索里尼拜见陛下！”

国王陛下冷冷说道：

“免礼，一旁待命。”

墨索里尼感到有些吃惊。过去，每每拜见国王，国王对自己非常客气，总是热情招呼，主动请坐。而今，却叫他与其他大臣同立待命，可见国王对自己也是很很不满意的了。

国王看着精神颓丧的墨索里尼，问道：

“领袖，现在国事如何？”

这是一道很不好答的难题。

墨索里尼想了想道：

“禀陛下，目前的国事……虽然遇到了好些困难，但总的情况还好。”

“有哪些好？”

“国内，米兰和都灵的罢工，已经基本镇压下去，带头造反的头目已经抓了。国外，我们正奋力抗击盟军。好友希特勒正在全力支援我们……”

国王不满地打断他的话道：

“你别说了！现在，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很担心……”“望陛下保重圣体，不必过多忧虑。天下大事，有我们顶着。”“面对这种形势，你怎么办？”

墨索里尼答道：

“陛下放心。臣愿努力奋斗，挽回时局。”

国王正色道：

“我看，你该休息了！”

墨索里尼似没听懂国王的意思，说道：

“谢谢陛下关照，臣不敢休息。”

国王冷笑道：

“你必须休息。下台吧！”

墨索里尼大吃一惊，问道：

“我？下台？”

“是的。下台！马上下台！”

这事，来得太突然了。墨索里尼呆了一刻，好容易回过神来，笑道：

“陛下开玩笑吧？如果我不下台呢？”

国王怒道：

“你敢不听我的？为什么不下台？”

墨索里尼傲然道：

“陛下，请你不要忘记，军队还在我的手里。在国外，希特勒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他会支持我的。”

国王大怒：

“住嘴！墨索里尼，朕把江山交给你，你把它搞得如此混乱，天怒人怨。你不下台谁下台？左右，把这个贼子，给我拿下！”

国王一声令下，仗剑武士一拥而上，立即反绑了墨索里尼的双手。

墨索里尼向齐亚诺示意，想叫齐亚诺站出来说话。可齐亚诺只低着头，视而不见，一句话也没说。其他大臣，对此更不理睬。

墨索里尼这时才弄明白，他们早已串通一气，包括他的女婿，早给他安好了套子。

完了！他几乎瘫倒在地。

国王正色道：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墨索里尼道：

“我事先一点预感也没有……”

国王冷笑道：

“亲爱的领袖，再这样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意大利已经分崩离析，士兵们都不愿意打下去……眼前，你是意大利最令人憎恨的人！”

墨索里尼无可奈何地道：

“好吧，陛下作的是一个严重的决定。我……服从。”

国王道：

“带下去！”

武士们将墨索里尼押了下去。

宫外，一辆救护车早已等在那里。武士们将墨索里尼推上车去。没过多久，银铛一声，他被推进了警察局的大牢。

墨索里尼，这个在欧洲昂首阔步了20年的独裁者，就这样不光彩地垮台了。

他的垮台，来得这样快，这样突然。没有人为他说一句话，没有人放一枪为他抗争，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传到德国。

希特勒吃惊得目瞪口呆。但他很快回过神来，立即找来戈培尔，确定了宣传口径：

“因为健康的原因，意大利领袖已经辞职……”

接着，他找来了卡纳列斯等几个心腹，咬牙切齿地交待道：“我们一定要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来，使意大利复辟！一定要想办法，把墨索里尼救出来！”

再接着，他找来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命令道：“约德尔，起草命令……告诉他们，带着进攻的武器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逮捕国王和全班人马。我首先要的是王储。”其时，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建议，应该重点逮捕新上台的那个老元帅巴多格里奥。

希特勒道：

“不！王储比那个老头儿更重要。”

紧接着，他找来了空军将领包登夏茨，命令道：

“要先布置好，以便把那批人装进一架飞机运走。直接装进飞机起飞！”

罗马发生的政变，的确使希特勒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这是一个可怕的先例。在罗马发生这样的事件，在柏林当然也有发生的可能。

因此，希特勒一面布置营救他的难兄难弟，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迅即进军罗马，与此同时，加强了自身的警戒。

他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向与会的党政要员们强调：

“可以想象，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里奥及其追随者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这是必须百倍警惕的。”

他告诉希姆莱：

“这种危险如果在德国发生，一经发现，就采取最严格的警戒措施！”

这件事后，善于溜须拍马的戈培尔见元首刺激很大，即去安慰：

“元首，我们必须采取最后的措施，一劳永逸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因此我想给你起草个广播讲话，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给那些阴谋分子一个严厉的警告。”

“好吧，你起草吧。”

不久，希特勒拿着戈培尔起草的稿子，向全国讲道：

“有人妄想在这里找到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国家社会主义

的性质。他们认为他们能在德国制造一次‘7.25’事件，那是因为他们对于我个人的地位，对于我的政治合作者，对于我的元帅和三军将领的态度有着根本的错觉。”

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政变，立即下令撤除了所有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作通讯联络工作，常到元帅大本营来，这时即被逮捕，交警察局发落去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意大利国王见形势紧张，想法逃走了，但他的女儿遭到了希特勒的逮捕。

与此同时，希特勒一面采取最为恐怖的措施，对国内所有嫌疑分子进行法西斯镇压，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关进监狱；一面命令立即占领德意边境和意法边境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出口。从法国和德国南部集结了大约8个德国师，组成B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希特勒打算以武力全部接管意大利。

盟军则尽力争取从意大利的靴头向北推进，占领意大利的南部。同时，反复考虑是否以空降师直接占领罗马。并且，力争通过谈判，促使意大利全面投降。

第四十八章 罗马城泰勒涉险 大荒山困兽出笼

墨索里尼垮台的那些日子，盟军向意大利本土上的进攻已经锐不可挡地进行了。

对意大利本土上的进攻，是从意大利那只“马靴”的顶端开始的。前锋蒙哥马利所率两个英国师，仅用一个晚上，未遇什么抵抗，就渡过了墨西拿海峡。

接着，后续部队跟了上来，开始了两栖登陆作战。陆上的德军抵抗顽强，战斗十分激烈。意大利东南的靴尖部位，有大约 18 个德国师在那里防守。德军企图发起强大反攻，把登陆部队赶下海去。

最大的压力来自中路。

当美国第 36 师推进到离滩头二三公里的地方，德军凭着有利地形，一齐反扑过来，美军伤亡惨重。危急之中，敌军很可能把登陆部队分割成两部分，分别包围，从而歼灭之。

在此危急之时，第 5 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暂时退却，把司令部迁回到军舰上，以判断哪一路进攻有希望，就从哪一路重新进攻。

蒙哥马利所率英国第 8 集团军的两个师，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支部队在 4 艘战列舰和 400 门火炮的掩护下，渡过墨西拿海峡，很快占领了勒佐，并在卡拉布里取得立脚点，同时，分兵在塔兰托登陆，不久，蒙哥马利在紧靠萨勒诺湾的南部，与克拉克会师，接着推进到了那不勒斯方向。

坎宁安将军承担了攻占塔兰托的任务。其攻占过程颇带冒险性和戏剧性。

其时，由于其它两个登陆点占用了大部分部队，攻占塔兰托已经没有什么可用的地面部队了，只有海军可以考虑。而那时，塔兰托的意军已有归降的表示，但是是真是假很难确定。坎宁安将军不顾敌人可能出现的背信弃义行径和进入布雷区被炸的危险，毫不犹豫地把他军舰驶向塔兰托港。

战舰“豪”号在 4 艘巡洋舰的护航下，运载着英国一个空降师去了，进港时，正值意大利舰队从该港驶出。两支舰队擦身而过。幸好意舰确有投降之意，没有向他们开炮。否则，进港的英军必将全军覆灭。

就这样，兵不血刃，盟军占领了塔兰托这个重要港口。但是，英国一艘巡洋舰和舰上的 200 多名士兵，因在雷区触雷而损失重大。

进攻意大利的战役，本来还可以来得更猛烈更迅速些，但此时发生了另一戏剧性的事件。

那天，艾克在马耳他盟军总司令部里，正津津有味地回忆着盟军攻占西西里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所谓“肉馅计划”，盛赞那个计划的精心独到。秘书萨默斯比小姐走了进来。

“总司令，电报！”

艾克回过头来，笑道：

“是祝贺胜利的吗？我看得太多了。”

这段时间，西西里战役的胜利，英美国内，从首相总统到军政要员，从国外朋友到市民百姓，纷纷来电来信祝贺。这对盟军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但这类电文，千篇一律，一个腔调，看得多了，也就有些乏味。

当萨默斯比前来报告的时候，艾克并不感到新奇。他倒觉得，那个与这

次战役配合得极好的“肉馅计划”，充满神奇的谍报色彩，实是韵味无穷，叫人永生难忘。

萨默斯比道：

“这不是一般的电报啊！”

“谁来的？”

“意大利。”

“意大利？”

艾克感到奇怪。他同意大利从来没有什么信息往来，他在意大利也从来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收到意大利来的电报呢。

但那电报的确是意大利来的，是意大利新政府发来的。

那电报说，意大利新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力求寻找摆脱危机之路，建议各派代表，秘密洽谈新政府向盟军投降事宜。

这实在是一桩新鲜事。艾克顿时来了精神。

艾克知道，轴心国意大利国内，最近发生政变，独裁者墨索里尼于7月25日极不光彩地下台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接着上台的，是意大利的老元帅彼德罗·巴多格里奥。这个巴多格里奥，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新政府。可他对盟军，对德国的态度怎样呢？这的确是个关系很大的问题。

从这个电报看，巴多格里奥似有向盟军投降之意，这真有点令人喜出望外了。真能这样，对意大利的战争就能减少很多麻烦。意大利一投降，对德国的反攻就更加有利了。

然而，这消息是来得太突然了。它可靠吗？

这是艾克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这个消息不好？”萨默斯比问道。“不能说不好，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艾克说。

“现在不签阅？”

“是的。先把文件放在这里，看看再说。”

萨默斯比再没说什么，正欲转身出去。艾克道：

“通知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来一下。”

“好。”

萨默斯比答应着，迅速出去了。

一会儿，马克斯威尔·泰勒准将来到艾克办公室。

“请坐，亲爱的将军。”

泰勒随便坐下，问道：

“总司令找我，又有新的战争任务？听说我们下一步要向罗马进发，是吗？”

艾克道：

“那是一回事。现在是另一回事。——你先看看这个密件，看完再谈吧。”

泰勒看罢电文，笑道：

“阿。他们想投降，好呀！”

“可是，难摸虚实啊。”

泰勒见总司令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步，问道：

“总司令，怎么办呢？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艾克道：

“找你来，正为这事。我想，你能不能到罗马去一趟。”“去罗马？怎

么去？”

“这个电报，虚虚实实。我们必须迅速摸清情况。我想派个有相当身份的人，代表盟军到罗马去，最好能见到彼德罗·巴多格里奥，摸清他是否真有投降之意。现在，我们同意大利正在交战，希特勒在那里势力不小，那可真是个杀机丛生的地方啊。”

泰勒慷慨答道：“总司令，我明白了。为了抗战杀敌，刀山火海，万死不辞。你下命令吧。”

艾克拍拍泰勒将军的肩膀，满意地道：

“我想，只有将军最适合担当这一重任。从这里到罗马，最好是乘飞机，夜间出发，乘夜空降。你是空降师师长，身份资格恰当，空降技术更没说的。所以我想到了你。”

“没问题，只要同那边联系好，就可以出发。至于安全，我就豁出去了。你别担心。”

艾克道：

“这实在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你去，这就苦了你了。”

泰勒道：

“就这样定了吧。”

艾克道：

“好吧，你先作些准备，我们联系好后，再通知你。”在意大利实施一次成功的政变，将独裁者墨索里尼赶下台去，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这个行动成功了。

新上台的主政人物彼德罗·巴多格里奥，一方面为政变成功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感到自己拿着了个烧红的“炭丸”，很有些烫手。

他的确难。独裁者墨索里尼垮台之后，给他留下来的意大利，是一个很难收拾的烂摊子。整个意大利早就陷入一片不满和骚乱，各种复杂的政治力量如何统一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墨索里尼将意大利送上希特勒的战车，几年来已经弄到经济困乏，濒临破产的地步。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939年后，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进口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八，出口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四。国债从1460亿里拉上升到了4050亿里拉。国家预算赤字在1939年为120亿里拉，1943年已达870亿里拉。物资匮乏，物价狂涨，黑市猖獗，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已经达到快要爆炸的地步。

意大利还能把战争打下去吗？打不下去了，在人力物力上，它已经山穷水尽。墨索里尼曾经决定征兵100万，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男人从14岁到70岁，女人从14岁到60岁，一律必须服兵役。人们对法西斯战争的态度日益冷淡和不满。谁还愿意为法西斯卖命呢？

墨索里尼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各种反法西斯的秘密团体和政治派别很快生长起来。其中，有组织的地下抵抗派别就有三个。一个是法西斯党当政之前的失意的政界人士，其代表人物是奥兰多和博诺米；第二个是以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为首的贵族们，以及军界的一些将军；第三是已经被贬而举事心切的法西斯党人，例如齐亚诺、洛兰第、法里拉齐等人。

至于民间，通过集会、罢工和武装起义等形势进行斗争的，那就更多了。这样一种经济崩溃、政治混乱的局面，很够新政府收拾的。

不仅如此。政变后的意大利，在国际上究竟倒向哪一边呢？显然，继续

跟着希特勒跑，已经没有出路。那么倒向盟军一边吧，可又并不那么容易。希特勒要施加压力，武装干涉。不是么，希特勒所派隆美尔已经出师德意和德法边境。如果不听希特勒的，新政府就会很快被卡死在摇篮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向盟军发出了秘密投降的函电。

现在，彼德罗·巴多格里奥，已经同盟军联系了好几次。

据可靠情报，盟军的密使就要到来了。

他眼巴巴地等着。为了让盟军密使安全着陆，这位老元帅已密令任何部队发现空中任何单飞飞机和伞兵，未经允许不得开枪开炮，并要马上报告。此刻，巴多格里奥坐在办分室里，焦的地等着。

大约半夜时分，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元帅，罗马上空发现一架盟军飞机。正在盘旋，正在盘旋……”

这是亲信来的报告。

巴多格里奥立即命令：

“继续观察。”

“敌机要求降落，敌机要求降落。”

“准予降落，准予降落。降落后，即将来人送来。”“是！元帅。”

罗马机场。

泰勒将军只身走下飞机。

很快，机场卫兵将这个高个子美国将军送到了巴多格里奥面前。

巴多格里奥仔细打量站在面前的不速之客，小心翼翼地问道：“尊敬的客人，你是泰勒将军吧？”

“是的，阁下。”

“请你出示证件。”

泰勒出示了证件。

“好啦。我是巴多格里奥！我们终于见面了。”

接着，巴多格里奥同样出示了证件。泰勒这才说道：“阁下，这就谈吧。我的时间不多。”

巴多格里奥点了点头。一场特殊的谈判马上开始了。泰勒道：

“听说贵政府有投诚之意，不知是真是假？”

巴多格里奥忙道：

“我们确有和谈之诚意。”

“什么条件？”

“现在德军压境，罗马十分紧张。为保证罗马不落入德国之手，我想请贵军尽快空降罗马。”

泰勒冷笑道：

“将军有诈吧，我出发之前，你们已经发表声明，表示继续跟着希特勒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这作何解释？”

巴多格里奥忙解释道：

“发表那个声明，确有其事。我们是出于不得已啊。目前，德军大兵压境，要攻占罗马，我们只有敷衍。否则，新政府马上就会被他们压垮。”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空降呢？”

巴多格里奥想了想道：

“如果那样……当然，我们还是言和投降之意。但你们应理解我们的苦处，我们还得继续同德方敷衍下去。”

“言和投降，口说无凭。必须签定书面协议，方能生效。”

“我们愿意决定个合适地方，正式谈判。但必须秘密进行。”

“什么地方？”

“葡萄牙的里斯本，怎么样？”

“好吧。我回去之后，再行联系。”

最后，泰勒向巴多格里奥伸出手来，说道：

“再见，阁下！谢谢你保卫我的安全。”

巴多格里奥握着泰勒将军的手道：

“再见！勇敢的将军！”

泰勒将军只身闯罗马，探明了意大利新政府言和投降的诚意。

不久，彼此通过联络，又各派代表在葡萄牙的里斯本进行了秘密会谈。

接着，意方代表到马耳他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谈判。

然而，这些谈判进行起来非常复杂。

势力仍然强大的意大利军舰和空军残部如何处理，驻在半岛和巴尔干各国的意大利地面部队如何处理，全是难题。更为复杂的是，在德国人对意大利整个国家实行牢固控制的情况下，意大利能否真正实现投降，确实玄乎。

通过密谈，巴多格里奥和艾克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于9月8日同时宣布意大利投降。

可是，到了9月8日中午，艾克突然收到一份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电报，说是巴多格里奥推翻了他的决定。理由是，盟军过于匆忙地向意大利本土发动了进攻，结果可能促使德国人加快控制意大利，新政府有关人员将遭到血腥的镇压。

艾克得到这个消息，不禁火了。

他代表盟军回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电报强调，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得按已经商定的投降时间宣布意大利投降。如果巴多格里奥食言，那么，意大利新政府将不会再有朋友，一切后果将由他们自己负责。

巴多格里奥接到这个电报，不禁惊惶。直到9月8日晚上6点30分，这才硬着头皮公布了投降协定。

由于谈判问题的牵扯，盟军对意大利只好边谈边打，进攻意大利的速度明显放慢，兵力也无明显增加。结果，盟军只占领了意大利南部，而希特勒则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居于罗马的新政府要员和维克多国王，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大多数逃亡了。

意大利的政局，出现了更加混乱更加复杂的局面……

而这时，英美两国首脑和军事要员，正在加拿大东海岸的魁北克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争论1944年在法国西海岸登陆作战的“霸王”计划。

至此，从意大利方向对敌人“软腹”进攻的战事，便逐步退居到第二位了。

“墨索里尼！墨索里尼！”

这段时间，希特勒的魂就像被墨索里尼勾住了，心里老挂着他的小伙伴。

墨索里尼的突然倒台，对希特勒不能不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征服欧洲、征服世界的美梦还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小伙伴就这样极不光彩地下台了，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这命运难道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有些不寒而栗。

然而，希特勒其人，向来是狂妄自大的，不承认任何失败的。他只相信

自己。他认定，自己永远是一个胜利者、征服者。越是失败，他似乎越疯狂，越要拼命干下去，干到底。

必须营救墨索里尼！

这不仅是“铁哥们”感情上的需要，也是整个法西斯事业的需要。他不能让全世界笑话他：看，希特勒一伙就要彻底垮了，墨索里尼就是先例！

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前几天，他已反复强调，必须营救墨索里尼。他已经向卡纳列斯，向希姆莱，向党政不少要员发出了指令。该调往意大利的军队已经调出去了，用武力消灭那个发动政变的新政府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营救墨索里尼的事至今还停留在命令上，这就不能不使他心烦。

墨索里尼的下台是极不光彩、极天尊严的。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这是极不要脸的事！”要把这脸捡回来，别无它法，只有把小伙伴救出来。

可现在，那个小伙伴究竟被那些政变者弄到哪里去了呢？他该不会被弄死吧？

两个星期之前，希特勒似乎早看到墨索里尼将要崩溃的征兆。当7月25日下午，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收到罗马的消息时，他就感到有些意外。希特勒不明白，意大利政党为什么要召开那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最高委员会。你墨索里尼不是意大利政党的最高独裁者吗？你为什么在那样的会上任人向你发起进攻，任人对你进行讨伐呢？接着，听说国王召见你，你就去了。你难道没有一点儿察觉，那里已经给你安好下台的陷阱？

啊啊，你个可怜的兄弟伙，可怜的笨蛋！

然而，埋怨是没有用的。还是让我来想想办法，让我来营救你吧！

7月27日晚上，希特勒已经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作出了营救墨索里尼的四项计划——

一、“橡皮计划”——如果墨索里尼是在一个岛上，就派海军去营救；如果是在陆上，就派空军伞兵去营救。

二、“学生计划”——突然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那里复辟。

三、“黑色计划”——对意大利的全部领土进行军事占领。

四、“轴心计划”——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然后对其领土进行全部占领。

计划出来了，现在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希特勒焦躁地在大本营踱来踱去，等待着希姆莱的消息。希姆莱是他最忠实的党羽。他已经把营救墨索里尼的任务交给他了，可一连几天，竟没有反馈什么信息。这是怎么啦？

他不安地抓起电话：

“希姆莱吗？有消息没有？”

“元首！没有，暂时没有。我们正在抓紧侦察。”

“我再强调一次，一定要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不只涉及墨索里尼个人的面子，也涉及我们整个轴心国的面子。懂吗？”

“懂了，元首！我们……正在加紧行动，正在寻找他的下落。”

接着要了几个电话，仍然没有什么消息。直至下午3时，海军上将邓尼茨来了消息：

“元首，我们找到他了！”邓尼茨显得很兴奋。

“找到了？在哪里？”

“元首！我们找到墨索里尼的下落了。他被押到一个海岛上去了。那岛叫马达累纳，在马丁岛北面不远。”

“好，赶快派人去救！”

“是，元首。我们立即派遣驱逐舰和伞兵去。”

邓尼茨是最近提拔的海军上将。原海军元帅雷德尔因在进攻英国和其它一系列战事上与希特勒分歧很大，希特勒恨恨地把他撤职了。邓尼茨上台，想在营救墨索里尼问题上立个首功，所以特别积极。他派出海军侦察部队四处侦察，终于打听到墨索里尼被囚在那个岛上。

很快，邓尼茨又来了电话：

“元首！他们……又转移了。不知又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发现了目标，为什么不看住他？为什么不紧紧盯住？”

希特勒不禁大为光火。

“我们的军舰刚刚向那个岛开去，他们见势不对，就马上转移了。”

“笨蛋！”

好在第二天来了好消息。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

“元首，我们发现墨索里尼的线索了。他们已经将他转移到一个山上，一座很高很僻静的山上。我们派出的特种侦察人员正在进一步侦察。”

“好，这一回一定要盯住，紧紧盯住！夜长梦多，赶快派人去救！”

“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方案。”

“谁去侦察的？”

“奥托·斯科尔兹内。”

“他可靠吗？”

“可靠，他是最亲近的下属。”

这一回，再也不能放过营救机会了。希特勒想了想道：

“你把那个奥托……什么兹内的下属，给我带来，马上来！我要亲自给他谈谈。”

“好吧，元首。”

这天晚上，希姆莱领着奥托·斯科尔兹内来了。希特勒看时，只见奥托·斯科尔兹内约莫30来岁，长得虎背熊腰，敦敦实实，那双机灵的眼睛不时滴溜转着，显得老练而敏捷。

“你就是奥托·斯科尔兹内？”

“是，元首！”第一次见元首，斯科尔兹内有些紧张。“老家在哪里？”

“奥地利。”

“啊，与我同乡。不错不错。”

“何时参加党卫队的？”

“3年前。”

“好。”希特勒对这位同乡很满意，“你明白你的任务吗？”

“明白，元首。不惜一切手段，营救墨索里尼。”

“很好。那么，你谈谈具体方案吧。”

斯科尔兹内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囚在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得知这个线索后，他乘直升飞机飞到山顶侦察过。那山原是个风景旅游点，战争时期无人光顾，非常冷清。山很陡，只有用滑翔机运载军队，大概可以登到山顶，制服防守的意大利宪兵。

“你敢去吗？”希特勒问。

“敢！元首。为元首效命，万死不辞！”

斯科尔兹内为表忠诚，说得斩钉截铁，并向希特勒行了个僵硬的举手礼。

“好！你要多少人马？”

“元首，那种地方，人多了反而碍事。我只要一架直升飞机，再配5个勇士，突然袭击，保证成功！”

“好吧。”

希特勒说罢，转身对希姆莱道：

“立即安排，迅速出发。对那座大山，同时派出部队四面包围，直到完成任务。”

“是，元首。”

希姆莱带着斯科尔兹内出去了。走至门外，希姆莱不满地对斯科尔兹内道：

“你的海口夸得太大了吧？一架飞机，5个人，能行？”

“放心吧，长官！”

斯科尔兹内充满信心地说。

大萨索山，层峦迭嶂，林木葱郁。

山顶那家旅馆，冷冷清清。旅馆外面，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漫不经心地在那里巡逻。

旅馆二楼的阳台上，墨索里尼靠着栏杆，忧心忡忡地张望着荒山野林，心里难过极了。

往事不堪回首！他曾经是在欧洲政治舞台昂首阔步20年的独裁者，压根儿没想到会有现在这种下场。昔日独裁者，而今阶下囚。这真是，独裁变成独夫了。

从政变那天起，他的身体便一天天垮下来了。原本有些发福的架子，掉膘之后，皮囊发皱，面容七沟八梁似的，显得十分难看，他不过刚满60岁，短短一个多月，竟变得像80来岁的老人了。

夕阳斜照，眼看就要天黑。他的心情越发悲凉起来。

他明白，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已同死囚一样。他的亲人，他的党羽，如鸟兽散，是没有人来救他的了。他的“哥们”希特勒先生，也不会来救他的了，即使“哥们”没有忘情，也难知他被悄悄关在了这个地方。

“啊啊，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墨索里尼眼里含着泪花，颓丧地看着那轮向山边下落的夕阳。要不是用手扶着栏杆，他真要瘫下去了。

突然，他吃了一惊。他似听得山外的天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嗡嗡嗡的。接着，他看见一架蜻蜓似的直升飞机朝这边飞过来了。

“又要把我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吗？”他想。

到这座与世隔绝的山上来，就是宪兵们押着他坐那飞机来的。宪兵们似再也不认他曾作过什么领袖，而是恶狠狠地喝斥他——“老实些！老东西。若不老实，立即送你上西天去！”还有个宪兵恐吓他说——如不老实，立即把他交给盟军，让盟军把他送到纽约麦迪逊广场去展览。

那飞机是来接我去展览的吗？如果真是那样，像一头野兽似的，让人看起来，我这老脸真个没法搁了。与其那样，还不如死了的好！

墨索里尼这么想着的时候，那飞机越飞越近了，快要飞到山顶来了。

防守旅馆的宪兵紧张起来。有人惊惶地叫道：

“啊……德军！德军！是德国的飞机！”

“在山顶盘旋……可能降落！”

墨索里尼高兴起来。这时候，他宁肯见到德国人，而不愿意见到任何意大利人，包括他的女儿和女婿。至于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那自然另当别论……

“他们抢人来了！”

“准备射击！打落它！”“不！不能开枪！不能同德国人打……”

宪兵队长下了命令：

“不准开枪！注意观察，注意观察！”

飞机在旅馆旁边那块巴掌大的草坪上降落了。

很快，6个彪形大汉端着冲锋枪冲上来了：

“放下武器，一律不杀！”

说时迟那时快，那几个大汉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枪口对准了企图反抗的宪兵。

宪兵们惊皇失措，不敢妄动。宪兵队长主动将枪放下，对杀气腾腾的德国人道：

“我们……欢迎朋友，欢迎朋友……”

冲在最前面的汉子便是斯科尔兹内。他大声喝道：“人在哪里？——你们领袖！”

“在……在，在楼上。”

“快交出来！”

“好，好。”

就这样，双方没有开枪。宪兵们把早已吓瘫的墨索里尼交给了德国人。

6个德国人中，由5个大汉警戒断后，斯科尔兹内像抓小鸡似的，一手提枪，一手挟了墨索里尼便走。

宪兵们只有眼巴巴地望着。

紧接着，6个德国大汉拥着墨索里尼上了飞机。飞机迅速发动，又嗡嗡地飞走了。良久，宪兵们才突然醒悟过来，狠狠叫道：“我们怎么就不开枪！”

“这下子……怎么得了！”

亡命徒斯科尔兹内创造了奇迹！

希特勒立即命令希姆莱，给他晋升三级。

当斯科尔兹内将墨索里尼扶到希特勒面前时，墨索里尼一见到他的。“哥们”，竟一把抱住希特勒，嗡嗡地哭了起来。

“元首！”

“领袖！”

俩“哥们”紧紧拥抱一阵。

“总算把你救出来了。”

“总算又见到你了！”

墨索里尼抹着眼泪道：

“我……没脸见人啊！”

希特勒安慰他道：

“没关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希特勒将这个小伙伴接到元首大本营的招待室里，又好言安慰一番，劝小伙伴好好养养身子，振作起来，重新再干。墨索里尼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来，只痛苦地摇头叹息。

他已经是一个垮了的人，意气颓唐，心如死灰。希特勒见他那副捡不起来的样子，心里很不高兴。但仍耐心劝道：

“领袖！我的好兄弟！像原来那样，打起精神来。我们没有垮，没有失败。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墨索里尼感激地道：

“元首！你的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只是，今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希特勒打气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以牙还牙，用一切报复手段惩处那些背叛你的人；第二，你必须马上组织起你的党来，尽快宣布成立你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墨索里尼叹道：

“我……什么也没有了，属僚，没有了；军队，没有了……”

对这位捡不起来的小伙伴，真没办法。希特勒不禁生气地道：“我的领袖！一切可以重来呀，还有我嘛。没有军队，好办，我把党卫队第1装甲师从前线调回来，给你使用。没有属僚，怕什么，你只要打出旗帜来，想在你手下当官的人有的是……怕什么呀！”

墨索里尼见“哥们”真的生气了，只好诺诺应道：

“好吧，只有尽力干了。”

希特勒坚决主张墨索里尼成立一个新党。墨索里尼于9月15日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宣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他感到实在太缺人手，又想到了他那个乘龙快婿齐亚诺。他要把齐亚诺招回来充任要职，可希特勒不同意。希特勒道：

“齐亚诺！那个毒蘑菇。他背叛了你，你还要他？”

墨索里尼道：

“他，毕竟是我的女婿。我想……原谅他。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不好办啊。”

希特勒道：

“对那个没良心的贼子，应该处死他！还有你那个宝贝女儿爱达，应该用鞭子狠狠地抽！”

墨索里尼的新政府流于形式，只不过是希特勒支撑起来的傀儡。

墨索里尼明白，他现在的地位，比过去更低下了。他过去还能略略有些气魄地对“哥们”说话，现在他只能事事听“哥们”的，只能更加低三下四，唯主子是从，作个可怜巴巴的奴才了。如果过去他在希特勒面前还算得第二位的相当于帐房先生的角色，现在实在是一条十分下贱的狗了。

他再没有也无法回到罗马。离开德国之后，他只能住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达湖畔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一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

墨索里尼对政治已经没有什么热望。现在，他似乎更重现买。他感到孤独。希特勒为了给他打气，为了安慰他，又通知党卫队，想法把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给他送到身边。

孤独中，墨索里尼似乎特别思念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齐亚诺夫妇正

在慕尼黑避难。他想与他们和解。

这时候，希特勒感到他这个小伙伴，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了，太儿女情长了。

希特勒觉得，墨索里尼不可能是什么有出息有作为的人物，因为他的心不毒，不铁，不狠。

也只有这时候，希特勒才感到自己的某种孤独和悲哀——墨索里尼这个勉强可以称作朋友的朋友，就要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朋友。

“无毒不丈夫！”

希特勒相信这一点。后来，希特勒逼着墨索里尼逮捕了他的女婿齐亚诺，并于此后不久将齐亚诺在狱中处死了。

然而，这时候，不管希特勒怎么硬撑，这局面也不好撑了。

从这时候起，意大利作为轴心国的一员，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战争。

意大利暂时陷入分裂局面。北方，以墨索里尼为傀儡，由德国控制着。国王、巴多格里奥和政府官员逃到南方，投降盟军，建立了另一个政权。

也正是这个时候，以英美苏为代表的盟国，正在酝酿对德国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第四十九章 众高参相持不下 罗斯福一锤定音

1943年8月，正当盟军完成对西西里的攻占时，加拿大魁北克弗隆特纳堡那座哥特式大旅馆里，聚集着一大群身分高贵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身着崭新的制服，佩戴十分耀眼的肩章和勋章，个个精神抖擞，气宇轩昂。

旅馆守卫森严，全面封闭。其他闲杂旅客一律谢绝接待。只有内里人知道，这是一批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将领——英美盟军联合参谋部的高参们，正在这里举行重要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

自从美国参战，英美联合行动以来，这样的会议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召开了。第一次是1月在北非卡萨布兰卡，第二次是5月在美国华盛顿，这一次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

环境是优美而安全的。风格独特的哥特式建筑，气象雄伟，富丽堂皇，精心挑选的服务小姐，漂亮高雅，服务周到。站在高大的旅馆大厦顶楼或阳台上，可以俯瞰悠然流向大海的圣劳伦斯河，眺望苍苍茫茫的大西洋海面。加拿大政府作为英美两国的忠实朋友，为此次会议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和安全保障。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级别很高。英国一方，有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约翰·迪尔爵士、陆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海军元帅查尔斯·波特爵士、空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美国一方，有乔治·马歇尔将军、威廉·李海军上将、金海军上将、麦克纳尼中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此外还有大批高级僚属和工作人员。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会的时候，整个会议达到了最高规格。

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要研究即将到来的1944年盟国解放欧洲的重大战略问题。

对于盟国来说，西线的战事进展得很顺利。在西西里，德国人大上“肉馅”计划的当，吃了败仗。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已被逮捕，盟军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攻，意大利新政府正在求和。作为轴心国成员之一的意大利，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战争。在俄国，苏军展开强大的反攻，德国人正在撤退。在德国占领区和德国本土，盟军远程空中轰炸的破坏力正在加强。在北大西洋，德国潜艇已经败北。所有这些胜利，无不令人十分鼓舞。

然而，反法西斯战争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盟军之间，特别是美英高层人物之间，关于进攻和解放欧洲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这场战争的指导观念上，英美高参之间各执己见，争争吵吵，至今没有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开会，需要把有关重要人员请来共同商讨。

为了尽可能他说服对方，会前双方都作了大量的准备。

这一次，丘吉尔和布鲁克从英国带来了250名代表、顾问、打字员、办事员、一个轻便的地图室和一个特别情报服务中心。同时，准备了大量说明有关问题的文件和情报，其中包括“超级机密”。同样，美国出席会议的人数几乎与英国相当，有关阐明立场的文件和情报也很周全。显然，双方都想以最大的努力，强有力地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难免一场激烈的舌战。

高层领导人物是最忙的，特别是总统和首相一类人物。他们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大凡召开高层次的会议，最高层次的人物往往最后才能到场，这好像是

一个规律。

罗斯福和丘吉尔开始自然都没到场。他们两个巨头还在赫德森河畔罗斯福的庄园里单独会谈。这边，两方将军们摆开阵势，一场心照不宣的舌战开始了。

“将军，请！”

“请，将军！”

当马歇尔将军和布鲁克将军同时领着自己的将领走进会场的时候，双方客客气气，相互谦让，似乎态度相当友好。作为盟友，他们没有不友好的理由。

然而，会议开始，把核心问题提出来之后，双方便有些不那么客气了。彼此都明白，在要害问题上，绝对客气不得。朋友归朋友，争论归争论，这也合情合理。

马歇尔一上场就采取了攻势：“当今之势，击败希特勒的大势已经形成。我们必须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略，置于 1944 年在欧洲采取的一切行动之上。”

布鲁克道：“阁下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常说的所谓‘霸王’行动吗？”

“是的，阁下。这是 1944 年盟军的主要行动。”

布鲁克道：“‘霸王’行动，的确是个很好的行动，应当成为 1944 年盟军的主要行动。我很赞成。但是——”

布鲁克辩论问题，常常采取一个他认为十分巧妙的方法，表面承认对方的某种观点之后，来个急转弯，在“但是”下面做文章。在过去进行的几次会上，布鲁克都是这样。

马歇尔对此特别恼火，立即道：“看看，老兄又来了……”

布鲁克道：“阁下别慌，等我把观点说完嘛。实施‘霸王’行动，取决于几个主要条件。”

“什么主要条件？”

“我想强调，‘霸王’计划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主要条件：（1）削弱德国空军的实力；（2）限制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实力，以及登陆后头两个月内德国的增援能力；（3）解决通过海滩后对进攻部队进行补给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主要条件呢？”

“只有一个办法，集中力量进攻意大利，以期最大限度地在那里削弱德国的兵力。并利用意大利的基地，进行空中行动，以削弱德国空军。”

马歇尔一针见血地问道：“阁下绕了这么多弯子，似乎很有道理。那么，我只问阁下一句话：你赞不赞成‘霸王’行动？”

“当然赞成。但是——”布鲁布又来了一个“但是”，“我不赞成 1944 年在欧洲实施‘霸王’行动。因为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

“阁下认为什么时候可说条件成熟？是我们完全打败希特勒之后吗？”

对于马歇尔的嘲笑，布鲁克生气了：“阁下说话客气一点！”

这时，双方老资格的顾问忙出来圆场：

“有话慢慢说。”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具体问题有争论，可以理解。好说好说。”

“都是朋友，不要伤了和气……”

布鲁克和马歇尔的分歧，根本在于，布鲁克主张，当前和今后必须将用兵重点放在意大利方向，继续实施所谓向欧洲“软腹”进攻的“火炬”计划。而马歇尔则主张，在意大利方向用兵是次要的，重点应在英吉利海峡组织登陆作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分歧，马歇尔和布鲁克从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始，一直争论着，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而这次会议，还得继续争论，并且必须见出分晓。

在布鲁克心里，盟军在意大利方向用兵，比在英吉利海峡登陆有利得多。因为那样可以大大减少英国所付出的代价，这对英国自然是大大有利的。

在马歇尔看来，英国人却也过于自私了。英国人是要拖着美国人在地中海这个“无底洞”扩大行动，想借美国人的力量来打入中欧。双方这种心态，彼此都不便说出口来，只有寻找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辩解。

“霸王”计划，是过去英美双方共同提出，并向苏联承诺了的，也曾达成过某些意向性的协议。那时，离付诸实施还早，彼此倒也冲突不大。现在，实施这个计划的时间就要逼近了，双方这才格外紧张地争了起来。

马歇尔生气地道：“如果不给‘霸王’计划以绝对的优先权，如果不尊重卡萨布兰卡和华盛顿会议已经形成的协议，那么，整个英美战略思想就得重新修订了。”

这是一个含蓄的威胁。这意思是，如不这样，美国的进攻力量将转向太平洋。

为了加重这个威胁的力量，马歇尔补充了两句：

“那样一来，美国和其他盟国将不得不依靠空军来消灭第三帝国。美军将只留下一个加强团来等待渡过海峡的机会。”

布鲁克对于这个威胁是理解的。英国当然不情愿出现这种局面。

争论未了，暂时休会。

这时，红日西沉，圣劳伦斯河沉浸在一片斜晖之中。

双方代表望着美丽的霞光，心情却格外沉重。

“这是阴郁而难过的一天！”大家在心里说。

布鲁克心里特别难过。

他觉得，马歇尔很不好对付。马歇尔如讲道理也还罢了，竟在争论中夹杂某些威胁。——这是讨论问题的态度吗？好在他也不怕。他有丘吉尔首相的支持。出发之前，就这个问题他与丘吉尔商量过，统一了口径，就是要争取继续把用兵重点放在意大利方向上。

马歇尔心里同样难受。

这时，与马歇尔关系很好的陆军元帅迪尔，前来看望马歇尔，希望彼此和解，迪尔说了好些劝解的话，马歇尔只是听不进去。

马歇尔那气似乎仍然很大，说道：“这真是倒霉的一天！如果英方固执己见，我就辞去联合总参谋长的职务。”

布鲁克作为马歇尔的辩论对手，的确很有意思。

布鲁克，58岁，背有点驼，鹰钩鼻子。他性格倔强，思维精明，不时有些暴躁。但他是一位强有力的、经验丰富的战略家。在两次大战中屡建战功，获得过许多英国勋章。

布鲁克是带着传统的军事原则走上英国最高参谋岗位的。他主张，永远不要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与敌人正面交战。只有当敌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受到削弱后，才可以以大量的集中的兵力同敌人交战。在考虑第二次世

界大战对德战争的策略时，布鲁克正是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的。

如何对德作战？布鲁克的想法是，确保英国的海上控制权，把德国和意大利人从北非驱逐出去。第一步是恢复英国的海军势力，迫使希特勒守卫地中海沿岸，从而牵制希特勒的西线和东线。同时，轰炸德国，并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最后，在德国消耗得精疲力竭时，给予重重的决定性一击。

布鲁克这种战略思想，可以叫做“沉住气，慢慢来。”因此，他认为美国马歇尔们的战略思想有些急于求成，缺乏远见，风险很大。按照马歇尔那一套去做，意味着一场大祸。

马歇尔则是另一番考虑。马歇尔 61 岁，比布鲁克年长一点。他是个性格沉稳刚毅而又优雅的弗吉尼亚人，其从政的经验多于打仗的经验。

他瞧不起英国的作战部队和参谋人员。他认为，英国人在德国进攻面前，一贯缺乏思想准备。英国军队在遭到严重打击之后，似乎只有防守，而不宜于进攻。英国的将军比较保守，军队不够强大，没有足够的信心，装备也不够好。因此，在欧洲发动一次大的行动，他们缺乏勇气。

基于这种考虑，马歇尔认为，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只有靠美国打主力，让美国的兵力占上风。这样做，对美国取得联合作战的指挥权是大有好处的。而在美国，该由谁来指挥那样复杂的联合作战呢？马歇尔非常自信地在心里说：“非我莫属！”

的确，在现有美国将军中，有资格出任那个职务的，除了他马歇尔，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所以，他希望把具有决定意义的“霸王”计划付诸实施，那么，他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出任那个颇为威风的总司令了。而在布鲁克看来，马歇尔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毕竟“马歇尔是个招募军队的好将军。”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战略家。任何正确的战略，无不来自于战争实践，并受战争实践的检验。马歇尔也好，布鲁克也好，他们都有自己主张的战略决策的理由，但出于自己国家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就必然带来某些片面和偏激。在这种情况下，彼此谁也说不服对方，也就十分自然。

由于美国对于英国的某种优越感，马歇尔在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中咄咄逼人，布鲁克处于明显的劣势。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前线的实际情况给布鲁克帮了忙。

当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将军从前线传来了最新消息。

消息说，一位意大利将军同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进行了联系，讨论了意大利的投降问题。并说，意大利投降之后，将有可能加入盟国，一起反对希特勒。

还有消息说，最新“超级机密”表明，大批德国军队和空军正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集结，很可能占领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的阵地。现有的 13 个德国师，很可能开赴法国或俄国。

这些消息似乎说明，布鲁克关于进攻之前分散敌人兵力的策略正在变为现实。那么，盟军把意大利作为用兵重点，的确很有意义了。

布鲁克以这些消息作为钢鞭，迫不及待地打向马歇尔，他高兴地在会上说道：

“轴心国正在迅速崩溃。英美联军必须利用这个最有利的机会，立即攻击意大利，以进一步攻打敌人的‘软腹’。”

这事实的确有力。大多数代表表示赞同。马歇尔似乎也没有再表示异议。

然而，这并没有因此否定马歇尔坚决主张的“霸王”计划。

紧接着，前线又来了消息——

美军第5师的两栖部队，在意大利萨勒诺登陆时，受到德军顽强抵抗，几乎全军覆灭，率领那个师的美国师长因而受到撤职处分。

这条严重消息，似乎又在帮马歇尔的忙。好像说：你看你看，我说不能把重点放在意大利嘛。事实怎样？

关于用兵重点问题，就这样忽明忽暗地在与会代表中闪现着。代表们似乎可以赞成这一方，也可以赞成那一方。只有马歇尔和布鲁克两个高参，仍然固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此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赫德森河畔罗斯福庄园里过得非常快活，谈得非常融洽。

在罗斯福那个山间小屋里，面对山下缓缓流淌的赫德森河和前面辽阔蔚蓝的大西洋海面，罗斯福微笑着说：“嗨，他们在魁北克争得面红耳赤呢。你的布鲁克和我的马歇尔！”

丘吉尔笑道：“让他们争吧。没关系，集思广益嘛。——我们谈我们的。”

“是的，温斯顿，我想我们之间，好些问题是容易统一的。你说是吗？”

“那是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丘吉尔向来直率，乐于在总统面前表示绝对的尊重和谦恭。眼下，似乎只差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听你的！

“看来，艾克在北非和意大利干得不错。最近传来的消息都很好。”罗斯福说。

“是的。”丘吉尔乘机吹嘘他那“火炬”计划，“我早就说‘火炬’行动很有意义，开始，斯大林还不信呢。看看，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呢？”罗斯福像是感叹像是询问地说。“继续把重点放在意大利方向，打希特勒的‘软腹’。”“那么，‘霸王’计划呢？不从英吉利海峡登陆了？”这正是高参们从卡萨布兰卡会议以来争论的重要问题。罗斯福要试探丘吉尔的口气。

丘吉尔想了想：“我想，‘霸王’肯定是要搞的，能不能推迟点儿，实践已经证明，从‘软腹’下手，同样收得到好的效果。”罗斯福笑了笑：“马歇尔他们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尽快搞‘霸王’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战场的问题。”

丘吉尔含糊其辞地道：“的确如此。参战之初，总统就确定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先打希特勒，第二才是打日本。这对整个战局是大有好处的。”

罗斯福似乎不想继续谈这个问题，又试探地问道：“如果实施‘霸王’行动，你看盟军的指挥官谁最合适？”

丘吉尔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谁做那个指挥官，涉及到将来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他当然希望由英国人来当那个指挥官。遂道：“我看，从英国出发登陆作战，由英国将领充任最高指挥官比较恰当。布鲁克将军向我表示过，他很愿意担当这个重任！”

罗斯福笑道：“如果由美国将军来担任呢？”

丘吉尔显得有点儿尴尬，模棱两可地道：“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艾克将军已经在‘火炬’行动中担任了职务。至于将来的‘霸王’行动，需要更高层次的将军担任才行。所以，我想，在英国，只有布鲁克将军可以考虑。”

罗斯福紧逼一步：“在美国呢？”

“这就要看总统你的了。或许，马歇尔将军可以考虑。”

“马歇尔将军当然可以考虑。但他抽得出身吗？我倒想把他留在国内。国内这一摊子离不开他。艾克怎样？”

罗斯福将这一军，来得既温和又有力。丘吉尔只好道：“也许可以的。不过，指挥联军，不止是个威望问题，还要看两国出兵的多少和实力。如果贵国出兵不多，恐怕就不好办了。”

丘吉尔这几句说得自然得体，也很有力。

罗斯福决然道：“为了打败希特勒，我们美国愿意多出些军队和武器。这个不成问题。我看，将来‘霸王’行动的总司令，就让艾克干吧。”

丘吉尔向来在罗斯福面前自称“前海军人员”，甚至自称为罗斯福“最忠实的臣仆”。那么，总统这样定了，他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是有一条十分为难，他曾答应过布鲁克这个要求。看来，只有让布鲁克委屈些了。

午餐时，罗斯福兴致很高。他亲自动手勾兑鸡尾酒，二人谈笑风生，似乎非常合拍。可丘吉尔心里还是有些嘀咕：总统表面温和，却从来不让人啊！

但丘吉尔向来豁达，不高兴的事从不放在心上。他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罗斯福肯出力气，总比自己孤军奋战强。午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照例需要午休，罗斯福睡得很好。可丘吉尔却有些睡不着了。他的脑海，老是翻腾着上次访问华盛顿的情景。

他觉得，那次会见罗斯福，比这次更充满诗意。

那是今年5月，非洲局势好转已经可以看出苗头的时候，丘吉尔感到很需要同罗斯福讨论一次战略问题，那时，他因身体不适，没有坐飞机，而是乘“玛丽王后”号客船去的。为了掩饰“玛丽王后”号上乘客的身分，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用荷兰文写成许多通告贴在各处，暗示这是荷兰女王正与随行人员前往美国。船内上下通道都安上华丽的斜坡道，以便轮椅可以通行。谁也难以猜到，他丘吉尔竟在这条船上。这真有点儿传奇色彩。

最富诗意的，是和罗斯福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5月12日，丘吉尔一行抵达华盛顿，受到了总统的热烈欢迎。接着，英美双方高级军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三叉戟”的秘密军事会议，确定了两国关于战争的总体指导思想。正是在那次会上，双方充分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罗斯福总统重申了他击败德国的诺言，英国重申了他对1944年春季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的承诺。

5月15日是个周末。罗斯福建议丘吉尔到“世外桃源”卡托克廷山去游玩。当游到葛底斯堡古战场遗址时，陪同游玩的哈里·霍普金斯提起美国诗人巴巴拉·弗里奇一首诗，很高兴地背诵道——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

说。

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的好诗。

丘吉尔以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背完了全诗——

天高气爽的九月清晨，
在庄稼长得茂盛的田野上，
耸立着弗雷克里德镇的成群的尖塔

.....

年已七十而弯腰驼背的
巴巴拉·弗里奇站了起来。

她，弗雷克里德镇最勇敢的人，
拾起了他们扯下的旗帜。

.....
站住！灰尘满身的褐衣士兵立定在那里。
开火！射出一阵步枪子弹。
窗架和窗框震得发抖！
旗子裂成几道伤口。
巴巴拉老太太，就像那面旗子从折断的
旗竿上落下得那么快，
抓起了那块绸巾。
她上身探出窗外，
真正善意地向前挥舞那面旗子。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
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回首上次华盛顿之行，想到即将实施的大规模反攻计划，丘吉尔心里充满战斗的激情。

他又情不自禁地背起那首有名的诗来——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正在这时，午睡起来的罗斯福走进屋来，笑道：

“首相先生又诗性大发了？”

丘吉尔笑道：

“一想起不久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反攻，我就想起这首充满爱国精神和战斗激情的诗来。总统，让我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战斗，战斗！打败法西斯！”

罗斯福笑道：

“好吧。——魁北克的将军在等着我们。我们去看看吧。”

丘吉尔和罗斯福赶到会场，英美所有将军和工作人员高兴极了。两人细心听完会议讨论的情况之后，由罗斯福作总结讲话。他说：

“亲爱的将军们，我和丘吉尔首相，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现在是1943年8月了，我们下一个重大的战略步骤，就是抓紧准备‘霸王’计划，力争在1944年春天实施‘霸王’行动，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同苏联红军配合，两面夹攻，彻底打败希特勒！”

会上久久争论的问题，罗斯福一锤定音，彻底解决了。

会场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接着，丘吉尔热情洋溢地讲道：

“我完全赞成总统刚才的讲话。将军们，朋友们，决战决胜的1944年就要到来了。让我们以巴巴拉·弗里奇的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光荣更加伟大的战斗：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会场上，全体将士热血沸腾，齐声和道：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会议下来，布鲁克吃惊地问丘吉尔：“首相！怎么？你同意‘霸王’计划了？”丘吉尔道：

“哪里。我们表面承认着，实际上——慢慢同他们拖！”

第五十章 斯大林鸣放礼炮 希特勒训导将官

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调兵遣将，重点解决北线列宁格勒长期被围的问题。

随着库尔斯克地区取得的胜利和奥廖尔、别尔哥罗德的解放，列宁格勒长期被围的局面已经打破，苦难深重的列宁格勒得到了解放。

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到列宁格勒的解围，苏联卫国战争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希特勒从北线、中线和南线向苏联的全面进攻遭到全面失败，再也没有继续发起攻势的力量了。

至此，希特勒向东方的推进宣告终结。现在，是苏联红军向西发动反攻，准备收复西线失地的时候了。

1943年下半年，斯大林向苏联红军发出了反攻的命令。于是，苏联红军从北线、中线和南线，向德军占领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苏联冬季的严寒，对于德军来说很难忍耐。而惯于寒冬气候，善于吃苦耐劳的充满爱国精神的苏联红军，却把严冬视为他们不可多得的战机。

每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密切注视前线的动态。为了鼓舞前线指战员收复失地的斗志，他决定，每收复一个重要城镇，就在莫斯科鸣放一回礼炮。人们每天无不渴望听那令人欢欣鼓舞的礼炮的轰鸣。

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

8月23日，科涅夫将军指挥的草原方面军，在邻的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配合下，解放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这次胜利，标志着德军在北方战线的崩溃。

在南线，1943年最后几个月，德军节节败退，红军则节节向前推进，步步紧逼。德军本来希望在第聂伯河坚守，却是怎么也守不住了。红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胜利渡过第聂伯河，很快收复了从陆路通往克里木的重要城市彼列科朴，从而切断了克里木半岛上的德军。

11月21日，红军攻克基辅，乌克兰的城市一个一个被苏军收复。到12月，经过3个月的追击，德军在俄国中部和南部被逐退300余公里。

在北线，乌克兰方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在1943年底到1944年1月组织有力的反攻。1944年新年刚过，大将朱可夫奉命赶到乌克兰，协调瓦杜丁将军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将军指挥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行动。其时，德军在卡涅夫和科尔宋一带的防线，有一个较大的突出部。1月24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第1方面军相继向这个突出部发起猛攻，包围了那里的德军。经过激烈战斗，歼敌5.5万人，俘敌1.8万人，同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及至3月初，苏联乌克兰第1、第2和第3方面军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准备彻底解放乌克兰西部地区。整个战役，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向科韦尔——布列斯特地区进攻，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向切尔科夫和切尔诺夫突击，乌克兰第2方面军向乌曼和雅西推进，乌克兰第3方面军向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推进，乌克兰第4方面军向克里木境内推进。

这次战役，由于天气恶劣，打得十分艰苦。瓦杜丁将军不幸遭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袭击，伤后牺牲。3月1日，朱可夫接替瓦杜丁将军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继续战斗。3月4日，这支军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几乎无法通过的泥泞的田野，沿着一条110英里长的战线向前推进，终于突破

了德军的坚固防线，两天之中推进了 15 至 30 英里。

3 月 7 日至 11 日，朱可夫指挥的进攻集群，攻占了沃洛契斯克至奥斯特洛夫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强渡因古列茨河，突破了河西的德军阵线。

3 月 17 日。苏军占领了杜勃诺镇和姆临卡镇。

3 月 19 日，收复了克列门涅茨。

3 月底，切尔托夫、普罗斯库罗夫、卡美涅茨、波多耳斯基和科洛梅亚相继得到解放。据有关方面统计，乌克兰一线，总共解放了 240 多个城镇。

4 月 5 日，苏联《消息报》以显著版面报道——

由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辉煌的作战行动，使红军推进到了喀尔巴阡山麓，将德军战线切为两段，使敌人失去了主要的交通线。现在，德军南方集群不得不完全依靠罗马尼亚的道路向后撤退。

该报在报道这些战役的具体胜利时说——

在不到一个月的攻势中，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击溃了德军 28 个师、5 个师团和 1 个罗马尼亚师，德军损失官兵 20 万人，坦克和自动火炮 2187 辆，火炮 4602 门，迫击炮 2676 门。解放 16173 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包括乌克兰的 3 个中心区——维尼察、卡美涅茨、波多耳斯基和切尔诺夫策在内的 57 个市镇。

红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斯大林特别高兴，命令莫斯科于 4 月 8 日傍晚以 324 门大炮鸣放礼炮 24 响，以此志庆记功。

随着俄罗斯大地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苏联红军向西反攻的步伐和规模越来越大了。

整个俄罗斯的解放已经不在话下。

这段时间，希特勒变得越来越狂躁了。

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墨索里尼倒台之后，意大利实际上退出了战争。

1943 年 9 月，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空降。他们在那里迅速推进，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福贾两个城市。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新政府逃向南方，正式向盟军投降。意大利北方虽在德国实际控制之下，各地的秘密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形势很不稳定。目前，在意大利同盟军的对抗，就靠凯塞林陆军元帅那点为数不多的军队独立支撑了。

在东方，德军防线一垮再垮，一退再退。根本别指望向前推进了，能够防守住现有防线就算不错。无论前线指挥员怎么叫苦，希特勒决不答应“后撤”二字。他几乎每天向前线下着同一个命令：

“顶住！给我坚决顶住！”

然而，大势已去，顶得住吗？

前线兵力，损失惨重。战争进行了 4 年之久，到 1943 年秋季为止，德国在前线的兵力损失，包括打死、失踪、受伤和被俘的，已达近 400 万，其中多数是在俄国战场。而这时，各条战线所需总兵力大约 1100 多万，损失的兵力很难补充，只好紧缩编制，有的师团甚至只有空架子了。

在这种节节败退、士气低落的时候，能够真正顶住的也许只有希特勒一个。

1944 年 1 月底，希特勒把武装部队的元帅和将领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进行长篇演说，反复打气，强调“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永远不会失败。”即使失败，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声嘶力竭地说——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在人民中传播。”

“将来，有朝一日，我作为最高领袖最终不得不离开时，我要求全体军官抽出佩剑站在我的周围。正如每一个陆军元帅、每一个上将、每一个司令官、每一个师长和每一个团长，在关键时刻，希望他的部下站在身边一样。”

这段训令实在精彩！希特勒是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直到“最终不得不离开时。”

对此，将帅们似乎得到了鼓舞。在场的陆军元帅曼斯坦因大声应道：

“会这样的，领袖！”

希特勒道：

“这很好！真能这样，我们永远不会战败了。”

最后，希特勒又从他的“生存论”角度，把他的讲话提高一个层次，继续讲道：

“除了适应大自然的规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大自然的规律是，只有为生存而斗争，并在必要时牺牲生命的人，才得以生存。”

话虽如此，希特勒向将帅们拼命打气之后，他自己那元气却是无法恢复了。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思索，不禁有些伤感。经常与他接触的亲信们，发现这时的元首，除了时时光火之外，有时竟也独自叹息。他不可一世的趾高气扬的气势再也没有了。

他还能趾高气扬吗？

国外的形势很糟，国内的形势更糟。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国人在惊惶不安的环境里挣扎着。

从1941年起，英国把一支战略轰炸部队——轰炸机司令部投入了战争。开始并不怎么成功，大部分炸弹落到了离目标很远的地方。不久，英国飞机的装备技术得到改良，巴尔温学院研制的雷达导航装置提高了轰炸的准确性。到1943年，英国完善了夜间出动1000架次飞机进行远程轰炸的大规模空袭，这就使德国境内深感威胁。

前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接受了丘吉尔向他推荐的空袭建议。美国的轰炸机“空中堡垒”号称“空中巡洋舰”，它以其巨大的装弹量和高度的飞行能力；从德国汉堡开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进行地毯式轰炸，有些城市甚至轮到了好几次。

盟国对德国进行无间断的空袭。10月2日，对埃姆登的轰炸使那里的歼击机工厂遭到严重破坏。10月4日，法兰克福工业区遭到轰炸。10月10日，炸弹落到波美拉尼亚的安克拉姆市。10月14日，美军大规模空袭施魏因富特。

情况表明，德国的任何城市都有随时遭到轰炸的危险，连日夜提防的柏林也不例外。

希特勒同空军元帅戈林多次研究对付空袭的问题。但戈林口头上大话连篇，行动上缺乏良策。因此，他对戈林这个死党很有些不满了。

使希特勒担心的还有西线法国占领区。卡纳列斯间谍网从盟国窃获的种种情报表明，盟军正在酝酿从英吉利海峡登陆进攻。希特勒估计盟军大约会在1944年初登陆。

1943年11月23日，希特勒签发了由约德尔起草的关于在西线作战的第51号指令。指令说——

东方的危险仍然存在，而更大的危险则在西方显露出来：英国人将会登陆！东方幅员广袤，充其量也不过丢失大片土地，这对德国还没有致命的危险。西方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敌人在我漫长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其后果马上就不可忽视。一切迹象表明，敌人最迟在春季，也许要更早一些在欧洲西部发动进攻。因此，我有责任指出，不允许为了支援其他战场，而削弱西方防线。因此我决定加强西线的反击力量，尤其要加强我们即将开始的远方对英作战的那一段前线，敌人必然会在那里进攻。如果一切判断都不错的话，那里必定会打一场决定性的登陆战。

东线，西线，意大利，巴尔干，空袭……

使希特勒日夜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他虽然表面强作镇静，内里却是很有些恐慌。这一点，时常跟在身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看得十分清楚。

戈培尔不仅为主子的命运担忧，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过去，希特勒的闪电袭击创造了许多奇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吹牛本事也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那时，他觉得他那宣传部长非常好当。可现在不行了。前线来的尽是坏消息，这牛也是不好吹的了。

他似乎学会了观察。他同希特勒一样，日夜注视着形势发展的动态。他悄悄地把他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分析记在日记上。肯记日记，这似乎是他的一大优点。或许他认为，当宣传部长就得肯动笔杆。近年，他已记了好大一本日记了。

当希特勒给墨索里尼打气时，他记道——

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是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

当墨索里尼被希特勒营救出来，把情妇克拉拉弄到身边时，戈培尔记道

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送来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当希特勒感到当前形势咄咄逼人时，戈培尔记道——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戈培尔这些日记，非常机密。如果希特勒发现，那是很危险的。

然而，戈培尔对元首的忠心似乎从来没有动摇。写了这些之后，他还是大着胆子，变着法儿，以尽忠尽职的态度，向元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戈培尔这种胆子，同样来于他的观察。他明白，这时候的希特勒，于悲凉之中，很想有人同他谈话。

“元首——”戈培尔有些忧虑地说。“现在的形势……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抽出若干师的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去。”

希特勒道：“兵力……还是可以抽的。盟国内部会发生分歧的。英国和美国害怕红军席卷欧洲。英美两国终会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以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

“是的是的。”戈培尔奉承说：“英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欧洲……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老手。目前他们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

接着，希特勒又道：“所以我们要稳住阵脚。不能动摇。”

戈培尔想了想道：“但是，迟早我们会面临倒向哪一边敌人的问题。德

国坚持两线作战……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其实，可以考虑同谁谈判的问题。”

希特勒道：“不不不！戈培尔，你不懂。目前谈判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这时候，我们不能谈判。我们只能打下去，直到胜利。”

戈培尔感到，他同元首谈不下去了。

命里注定，他只能紧跟元首。但那胜利的希望却很渺茫……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像前些时候那样，把一切精力全部集中在战事上了。面对新形势，他必须回过头来，重点处理国际关系的几个重大问题。

当前，最急迫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即将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上，他如何动作。

一想起三国首脑会议这个概念，斯大林就想起了丘吉尔。

“丘吉尔，那个冤家！”

他心里骂了一句。

回想起来，他和丘吉尔的交往，的确有些意思。他们原来本是势不两立，互相仇视的。由于希特勒那个魔鬼的出现和搅和，他与丘吉尔这才有了往来，而最近一年，双方似乎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当希特勒把丘吉尔逼得毫无办法的时候，丘吉尔主动找上门来，要同斯大林交朋友，以便共同抗击希特勒。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丘吉尔似乎十分诚恳，发表了那个支持苏联抗战的著名讲话。尔后，丘吉尔又主动跑到莫斯科来，共同商谈第二战场的问题。最近，丘吉尔又多次来电，力争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共商彻底打败希特勒的若干战略问题，以及战后可能出现的若干国际关系问题。

前些日子，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美国外长赫尔、英国外长艾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已就若干问题作了讨论，为三国首脑会议作了很多准备。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讲，下决心出席三国首脑会议，已经势在必行了。

按照丘吉尔的想法，英美两国首脑和盟军联合参谋部在魁北克召开会议的时候，就想请斯大林去参加。但那时，他不想去。一是紧张的战争正在进行，走不开，二是他还要看一看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态度。

那期间，他同丘吉尔通过许多电报。

此时，斯大林一面重新翻阅彼此来往的电报底稿，一面思索着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策略。

他明白，他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聚到一起，虽说都是盟国要员，但在很多问题上，彼此是有分歧的。会上，肯定是有争论的。从某种意义讲，他是一对二啊。这不能不认真准备一番。

会议已经酝酿数月。首先提出开会的，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对出席这样的会议，十分慎重，所以迟迟没有表态。直至丘吉尔在魁北克开会的时候，斯大林这才正式给丘吉尔回了一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刚从前线回来，业已阅读了英国政府8月7日的来电。

1. 我同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是绝对必要的。这样一种会议，在同美国总统商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后，一有机会应即举行。

同时，我应告诉你，实在抱歉，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前线。最近，我们虽在前线获得几次胜利，但是苏联军队和苏联统帅部对于敌军可能采取的新行动，必须极力加强兵力并特别注意警惕。为此，我必须比平时

更多地前往各个战线视察我军的情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访问斯卡帕湾或其他任何遥远的地点，同你和美国总统会晤。

2. 我趁此机会祝贺英国和英国军队在西西里岛战役中获得的极大胜利，这个胜利已经使墨索里尼垮台，并使他的匪帮土崩瓦解。

不久，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魁北克回电说——

我们两人率同参谋人员已到此间，可能要开大约十天的会议。我们完全理解你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你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这么多胜利。然而我们仍想再次强调我们三人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的重要性……以便和你一起对时局作一通盘考虑。看来目前是举行会议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也是战争的转折点。

接着，彼此又往来了好些电报。

就这样，你来我往，终于沟通。大家同意，拟于 11 月 28 日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并在这之前，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

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上，斯大林认真看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为外交大臣即将参加的会议所起草的一份表态性的文件，那文件说——

1. 大不列颠并不为自身谋求任何领土和特殊利益，作为参加这次战争的结果。他参加战争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维护公法。

2. 我们竭力主张保留国际联盟制度，它将包括一个欧洲委员会，一个国际法庭以及能够执行它的判决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停战期间（可能会拖长一段时间），我们主张三大国，即英联邦和英帝国、美国和苏联，加上中国，应该保持联合一致，保持充分武装，使停战条件得以执行，并能够在全世界建立永久的和平机构。

3. 我们认为，在大战中曾被纳粹或法西斯暴力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应以享有全部主权的资格出席和平会议，而一切有关最后的领土让与的问题，必须在和平会议上解决。同时，对于有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应予以适当的注意。

4. 我们重新确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时注意到俄国加入大西洋宪章，是根据 1941 年 6 月 22 日的疆界这一事实。我们也注意到德国于 1914 年和 1939 年发动两次侵略战争以前的俄国历史疆界。

5. 我们应该欢迎波兰和俄国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这种协议一方面应保证实现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波兰，同时使俄国的西部边界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

6. 我们坚决主张，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应当在其策源地，即侵略国家内彻底铲除，我们还坚决主张，应在这些侵略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其基础是，人民在合理的安定的环境下能够自由表示意志。这些主张不应排除采取军事和外交措施，或与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建立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标，同时使屠杀尤其是对于盟军的屠杀减少到最低限度。

7. 我们不承认德国或意大利在纳粹或法西斯政权时期所取得的一切领土扩张。而且我们认为，德国的未来体制，以及作为德意志国家一个组成部分的普鲁士的地位，应当服从西方三大国一致决定的政策。

8. 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防止犯罪的国家以武力威胁欧洲的和平。这不但要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且要长期控制他们国内的各种形式的战争机构或组织。

9. 我们无意使欧洲国家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处于奴隶或受约束的地位，除非由于世界的普遍需要和安全而必须这样做。

10. 我们宣称，我们坚定不移地要运用胜利赋予三大国的权威，以便为世界的普遍利益和人类进步的事业服务。

丘吉尔起草的这个文件，确也提出了若干正义的原则。当然其中首先保

证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于由三大国或四大国决定将来世界的格局，那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况且，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哪有一劳永逸的呢！

斯大林一面思索着这些外交文件，一面考虑，苏联在三大国首脑会议上，以至将来的国际上，究竟该拿出些什么对策来呢？

“全球的角逐，复杂啊！”他想，“苏联必须拿出自己的足够分量的砝码！”

第五十一章 两高参暗磨舌剑 二巨头心照不宣

1943年11月的中旬，美国战舰“衣阿华”号，从美国东海岸出发，冲破大西洋的滚滚波涛，驶向直布罗陀。

这是一艘崭新的战舰。新刷的油漆，金属栏干和木质设施闪闪发光。主甲板上，三角旗随风飘扬，高射武器林立。9门16英寸的大炮安放在主炮台上，显得威武雄壮。一色精悍的年轻水手，正聚精会神地操纵着这只巨大的战舰远航。

当战舰经过狭窄的直布罗陀水道，进入地中海时，从华丽的主舱走出一大群气宇轩昂的将军和随从，簇拥着坐在轮椅上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舰尾的日光甲板上。

“啊，地中海，漂亮极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指着白花花的浪卷和蔚蓝色的海面，十分高兴地说。

天气很好。甲板上阳光灿烂，略带潮湿的海风夹着鱼腥味，轻轻吹拂过来，令人心旷神怡，舒服极了。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左右的一大群人，是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部的要员及海陆空重要将领，此外，便是罗斯福平时最贴近的几个侍从。罗斯福的好友和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也在其中。

罗斯福带着这一大群人，不是到地中海旅游，而是经由地中海到开罗，前往伊朗德黑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战略决策会议——德黑兰会议。美英苏三巨头将在那里会晤。

整个航程是安全的。北非战役已经结束，德意军队已被全部赶出非洲，地中海已经全面控制在盟军手中。前线的消息也不错。意大利战场，经过萨莱诺海滩关键性的战斗，艾森豪威尔所率盟军继续向前推进，就要占领那不勒斯那个巨大的海港和重要机场了，墨索里尼已经垮台，意大利退出了战争。苏德战场，俄国人通过一系列的反击，已经打得德国人仓皇后撤。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将军也打得不错，日本的海军开始削弱了。

一路上，罗斯福心情非常愉快。他在舰队司令为他准备的那套华丽高雅的舱室里，读了一大堆侦探小说，并把书借给其他人看。他与年轻军官们讲风趣的故事。每天由他的疗养医师福克斯中校给他按摩一次。几乎每个晚上都去看电影。比起坐飞机来，真是美妙得多。白天，他更多的时间，则是同主要随员马歇尔将军讨论战争问题。

向来性格沉郁的马歇尔将军，一路上心事重重。在前不久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同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拉开阵势干了一仗，在关于“霸王”行动方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双方争得很凶。最后，罗斯福一锤定音，这才结束了那场很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英国方面，丘吉尔和布鲁克态度暧昧，含糊其辞。到了战争成败的紧急关头，仍然举棋不定，一再拖延。这一次会议，必须最后决策这个问题了。要么立即准备“霸王”行动，要么取消“霸王”行动，二者必居其一，参加最后这次决策的，除了英美双方外，还有一位新的成员，那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又会站到哪一边呢？

罗斯福在甲板上晒了一会儿太阳，回到了舒适的舱房。

这时，他的身边只留下了马歇尔和霍普金斯。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吧。”罗斯福说。

马歇尔道：“杜勒斯最近从德国‘黑色乐队’那里搞到一份情报，说英国和苏联已经联合起来，迫使美国参加意大利和巴尔干的行动。”

“真的吗？”

“真的。我看过那份材料，一共38页，题目叫《英国关于改变美国在欧洲战略计划中的具体作战方案的建议》。”

“内容呢？”

“内容说：在目前战争的关键时刻，英美两国对于战争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英国认为德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削弱，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霸王’行动将变得毫无必要，盟国可以坐等这一崩溃的到来了，并可以通过法国港口长驱直入欧洲，直捣奥德河一线。”

罗斯福扭头对霍普金斯道：“这情报，你认为可靠吗？”

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最信任的朋友和顾问。每当罗斯福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提出的意见，罗斯福往往最易采纳。

霍普金斯笑道：“有一定参考价值。是否可靠，到德黑兰开会的时候，英方发言的观点如何，完全可以证实。”

霍普金斯这个答复比较客观，却比较含糊。

罗斯福道：“也就是说，这要丘吉尔和布鲁克他们自己来证实。”

霍普金斯乘机加了一把盐，说道：“其实，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就是只想在巴尔干方向行动，不想搞‘霸王’行动。这是肯定的。”马歇尔补充说。

罗斯福道：“上次会议上，我讲了要搞‘霸王’行动，他们没有异议嘛。”

马歇尔道：“这可是英国人的特点。表面上承认，心里不服，给你软拖。战争这个东西，这么大的事，能拖吗？”

罗斯福道：“我找丘吉尔谈过。他们有一个想法，在这场战争中，想走捷径。他认为，要使德国崩溃，只须不断地采用轰炸，封锁、破坏和诈骗手段，这样对德国施加压力就行了。”

“他们太天真了。这是战争，战争靠实力的拼搏，战场的拼杀！”马歇尔激动地说。

马歇尔之所以力主在欧洲采取“霸王”行动，正是这个观点在支配。

人们说，马歇尔是一个讲究实力拼搏的战略家，这话是不错的。美国宣布参战以来，正是马歇尔，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作出了很有成效的努力。

美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畔，在一个实验农场的旧址上，有一座庞大的五角形五层大楼，人称“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一直在那里潜心研究，如何以庞大的兵力对德作战。最近两年，马歇尔和他的参谋部在那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事机器。它所拥有的坦克、车辆、飞机和军舰，使世界上很多将领都羡慕不已。五角大楼似乎是美国现代军事建设的纪念碑。

罗斯福对马歇尔非常信任。开战以来，许多关于战争的重大策略，大多出自马歇尔之手。

罗斯福说：“是的，将军。我赞成你的观点。”

“因此，我建议——”马歇尔继续说道。“对于英国任何有关巴尔干半

岛的作战计划，请总统采取十分慎重的立场。”

罗斯福笑道：“阿门！”

“我们应当迫使英国遵守他们在华盛顿和魁北克对‘霸王’计划的承诺。”

霍普金斯也道：“英国人不应该食言。”

“还有，如果发动‘霸王’行动，整个盟军的最高指挥权应该由我们掌握，否则，将来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利的。”

罗斯福笑道：“这叫当仁不让啊。不过，这还要取决在行动中出兵的多少。我们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吗？”

马歇尔道：“这请总统放心。到1944年初，美国的海外驻军将达到1070万，飞机将达到1.25万架，这是英国永远不能比拟的。英国目前只有440万军队，9000架飞机。”

“人们都说，我们的马歇尔将军是最能干的招兵将军。”霍普金斯说。

“好啊，你干得不错！”罗斯福笑道。“这么说来，将来的‘霸王’行动，总司令一职，非将军莫属了。”

这句话听来非常舒服，马歇尔得意地笑了。

看来，盟军总司令一职，总统已有许诺的意思了。

马歇尔接着道：“丘吉尔和布鲁克想方设法淘汰‘霸王’行动，这是非常有害的战略思想。按照他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简直无法继续工作了。”

罗斯福想了想道：“这次研究这个问题，还有斯大林。如果斯大林站在我们这一边说话，那就好办了。”

霍普金斯道：“丘吉尔虽然把斯大林拉得很紧，但他们两个，矛盾很深，一直为第二战场问题争得起火。”

马歇尔道：“总统到会以后，只要注意拉拉斯大林，我想问题不大。”

罗斯福点点头道：“可以试试。只是我是头一回见斯大林，还摸不准那位老兄的脾气。听说，他对我的意见和误解也不少。”

这时，舰长跑来报告，到达奥兰港了。

“好，要见到艾克了。”罗斯福高兴地说。

当“衣阿华”号驶进奥兰港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已在那里恭候多时。

“总统，您好！”艾森豪威尔握着总统的手，激动地说。“你好！艾克。让你等久啦。”

艾克一面应着，一面转身招呼马歇尔：“总长，您好！”

艾克是马歇尔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见到老上司，心里特别高兴。

马歇尔笑道：“好久不见啦。干得不错，艾克！”

“哪里哪里，离您的要求还差得远哪。”艾克客气地说。罗斯福道：“在这里停留一下吧。我想观光一下，看看你们的战场。晚上再飞开罗吧。”

艾克有点儿为难，不觉皱了皱眉。他是担心总统的安全。“怎么？有难处？”罗斯福问。

“不，不是。”

艾克忙解释说。同时向站在周围的保卫强调了几句。

罗斯福苦笑道：“看来，我这人不宜过多出门。一出来就麻烦。”“不，总统！保卫您的安全，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罗斯福到艾克的战区，保卫总统的重任自然落到艾克身上。艾克又高兴，又担心，心里很紧张。保安头目也悄悄对艾克说，不能让总统在这里呆得太久。

稍事休息，艾克陪着总统一行上了C—54专机。奥蒂斯·F·布赖恩少校坐在操纵装置旁边，马歇尔靠罗斯福身边坐着。专机后面，P—19、P—38和好几架喷气式战斗机，早已列队，准备起飞护航。

飞机起飞以后，罗斯福道：“艾克，坐到我身边来，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

艾克高兴地坐了过去。

“怎么样？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听总统的。总统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艾克恭敬地说。

“好样的！”

艾克想了想道：“上次会议，说了要搞‘霸王’行动。那可是个大行动啊。如果总长任总指挥，我就给他当副手。”

艾克说着，转过身来，笑着问马歇尔道：“总长，你答应吗？”

马歇尔笑而不答。

罗斯福道：“你来指挥不行吗？”

罗斯福这句不经意说出的话，马歇尔听了，心里不由一紧。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心想，这不过是总统随口而言，不能当真的。

罗斯福与艾克说了一阵话，便呼呼睡去。

罗斯福一觉醒来，已是黎明时分。

从飞机舷窗往下看，只见7000英尺下面，一片辽阔，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晨光中泛着金光，前面是一条狭长的绿带。罗斯福意识到，这就是尼罗河几千年来的文明区域。

布赖恩少校将飞机降到最低高度，沿着尼罗河低飞。当越来越靠近大地的时候，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有史以来从未改变的农耕景象。牛拉的水车在向灌渠里戽水。农人们在绿野里劳作。古老的木船在尼罗河上航行。

突然，他们看见几堆紫金色的三角形建筑坐落在沙漠边缘。

“瞧！总统，金字塔！”艾克提醒总统说。

“啊，金字塔！壮哉，壮哉！”

罗斯福主张一下飞机就乘车去看金字塔。艾克忙道：“不！不行！”

罗斯福道：“为什么？”

坐在旁边的特工头目迈克·赖利道：

“丘吉尔先生要去的话，他可以去。如果有人开枪射击，他可以跳车跑掉。总统您……不行。”

飞机在开罗军事机场降落以后，艾克陪同罗斯福一行登上专车，直奔美国驻埃及公使馆那座四方形白色别墅下榻。罗斯福一到公使馆，便问：

“丘吉尔先生到了吗？”

公使告诉总统，丘吉尔一行上午就到了。现在到英国中东司令部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

英国首相丘吉尔与布鲁克等一帮军事要员，是乘坐英国战列舰“著名”号，从英国特拉法加港启程的。

“著名”号战舰，已经陈旧，虽然雄风犹在，却是早有倦容，其豪华程度也远远不能与“衣阿华”号比拟。

一路上，丘吉尔与布鲁克等人，同样抓紧讨论了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他们讨论的重点，仍然是如何与美方协调立场，同时争取斯大林，把“霸王”行动往后推迟，争取把用兵重点放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方向。

一谈起这个问题，布鲁克心里就不舒服。他对首相道：“首相，这一回我们真不能让步了。马歇尔那家伙，仗着美国财大气粗，说话狂得很！”

丘吉尔笑道：“美国人是那脾气。不像我们英国人，干什么讲绅士风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布鲁克气愤地道：“既是盟国朋友，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总该心平气和地商量问题吧。可他们……唉！”

“别着急，别着急。”丘吉尔劝着布鲁克。

其实，这段时间，为着“霸王”行动问题，丘吉尔心里也不好受。他与罗斯福关系很好，开战以来，对罗斯福亦多有所求，不惜在罗斯福面前谦恭地自称“前海军人员”，有时竟自称为罗斯福“最忠实的臣仆”。为此当然不好硬争。有时只得含糊其辞地进行敷衍。

“马歇尔根本没有打过仗。他不懂什么叫打仗。”布鲁克忿忿道：“我仍然认为，他只是一个善于招兵买马的将军。打仗是什么？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是自古用兵的原则。可是，他不懂！他只知道硬拼实力。”

丘吉尔道：“是的。我们同希特勒这场战争，打起来是很残酷的。如果从英吉利海峡登陆，我们英国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贯主张使用计谋，尽量发挥谍报战、欺骗战、电子战和宣传战的作用。这方面，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非常之多。我们搞‘肉馅’计划，不是把希特勒骗住了吗？结果进攻西西里非常成功。这是正面例子。前不久，美军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战争，以为自己实力强大，大模大样就登陆，结果敌人一阵猛烈反击，美国第5军损失不小。这是反面例子。可美国人不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布鲁克道：“我们实施‘火炬’计划，主张在意大利方向用兵，结果很好嘛。现在，正是进一步向敌人‘软腹’进攻的好时机。可他们非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分兵，到英吉利海峡去组织‘霸王’行动。你看气人不气人！”

丘吉尔道：“好了，不谈这个问题了。谈起来心里不痛快。我们在会议上再同他们理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斯大林怎么表态。斯大林急于叫我们从英吉利海峡登陆，他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一直扭住不放。”

“首相你已经同斯大林见过面，打过交道，这回争取把他拉过来。”

“可以试试。不过把握不大。”

布鲁克感到前景渺茫。想了想退一步道：“如果我们争不赢他们，至少要把盟军的指挥权抓过来。”

丘吉尔道：“在魁北克开会时，我跟总统谈过。现在，只有你和马歇尔有资格作最高指挥官的人选。罗斯福态度不明。他说马歇尔虽说有资格，他却想把他留在国内顶参谋部那一摊子。他也提到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却没最后定论。”

布鲁克不满地道：“他们不是已在盟军安排了一个最高指挥官吗？”

丘吉尔道：“我也这样想：艾克毕竟资格嫩些。我们还可争取一下”

丘吉尔一行到达开罗之后，首先到英国驻中东远征军司令部，检查了会议安全工作。

亚历山大将军告诉他，盟军空军部队已对全面防空作了周密部署，市内保卫也已安排妥当。丘吉尔强调，三大国首脑聚会，事关重大。这次开会的最终地点在德黑兰。整个盟军和英国中东司令部对会议保卫工作负有绝对责任，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

丘吉尔和布鲁克回到下榻之所，听说罗斯福一行到了，即去看望。

这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从别墅出来，准备去看附近的金字塔。走到门口，见丘吉尔和布鲁克来了，忙招呼道：

“啊，温斯顿！又见到您了。”

“您好，总统先生！”

丘吉尔和布鲁克热情地上前握手。

布鲁克一见马歇尔，心里就不舒服，但仍礼节性地同他拉了拉手。略带讥讽意味地道：

“前次阁下说想辞职。没想到在这儿又见到阁下了，幸会幸会！”

马歇尔也不示弱，微笑道：

“能与阁下再三打交道，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

罗斯福见丘吉尔这次打扮十分特别：只见他身着白色衣裤，头戴一顶白色巴拿马草帽，脚蹬白色皮鞋，手持一根金把的乌木手杖，看上去就像一个捕蝴蝶的绅士，遂笑道：“哎哟，首相打算去捕蝴蝶？”丘吉尔笑道：“不，我不捕蝴蝶。我在这里，专等总统到德黑兰去打猎。”

“到德黑兰打猎？”

“是的，那里有只大大的俄国熊。”

罗斯福明白，丘吉尔这话是暗指斯大林，不禁笑道：“我正想同熊交朋友呢。”

说话间，丘吉尔见别墅里面又出来一男一女，那男人大约 50 来岁的样子，中高个儿，长着一副方下巴，脸有点儿瘦，却还清秀。身着一件黑长袍，样子像个和尚，那女人年轻得多，长得很是漂亮，烫着卷发，抹着口红，身着旗袍裙。二人走到罗斯福身后便停下步来。

丘吉尔正在狐疑，罗斯福忙道：“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请来的客人——中国政府大总统蒋介石先生，这位女士是蒋先生的夫人，宋美龄女士。”

相互介绍完毕，蒋介石忙拱手向丘吉尔：“您就是丘吉尔首相？久仰久仰！”

接着，带着夫人上前与丘吉尔一行握了握手。

丘吉尔道：“二位既是总统先生的客人，欢迎欢迎！”

大家客气几句，也就各自回到下榻之处。事后，丘吉尔略有不满地对罗斯福道：“怎么，这个会还邀他们参加？”

罗斯福道：“反法西斯战争，涉及到东方战场，所以我把他们也请来了。不过，他们不参加德黑兰会议，只在这里与我们分别谈谈。”

第五十二章 争高下几至动武 求团结一笑言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都有代号。参战各国无不如此。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主要是防范敌人的情报机构，保守军事秘密，同时也为了引用方便。诸如“海狮”计划，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计划；

“巴巴罗莎”计划，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

“火炬”计划，盟军北非登陆并在地中海和意大利方向作战的计划；

“霸王”计划，盟军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的计划。如是种种，盟军所有各国所有战场大大小小的作战代号，数以万计，不甚枚举，其中，盟军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的“霸王”计划尤为著名。

“霸王”计划的酝酿、形成和实施过程特别复杂。

围绕是否采取“霸王”计划和行动的问题，英美两方高参们从卡萨布兰卡会议到魁北克会议，一直争论不休。如今，到了德黑兰会议之前的开罗会议，争论达到了高潮。参加开罗会议的路上，罗斯福一行，丘吉尔一行，早就作好了舌战的准备。

这种舌战，分两个层次，一明一暗，互相联系，交错进行。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暗斗，彼此在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下进行。

马歇尔和布鲁克是明斗，在桌面上拉开阵势，竟至箭拔弩张的程度。

此刻，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他们的小屋里友好地暗斗去了。这边，会议桌上，一场激烈的舌战拉开了序幕。

同往常一样，马歇尔和布鲁克所带入马，在表面客气的气氛中走进了豪华的会议室。

双方心照不宣。都知道今天这场舌战不可避免。

尽管比较超脱的和事佬哈里·霍普金斯和秘书们，小心翼翼地尽量消除争论的气氛，不断地为大家递烟送水，这气氛还是难以消除。

准备出场辩论的主将马歇尔和布鲁克，似乎心情特别沉重。他们各自翻阅着文件和材料，谁也不肯先说话。内里人当然明白，双方都在准备，都在压抑自己，克制自己，力争自己的发言有理有节，得体而中肯。

很好！但愿如此。和事佬霍普金斯心里充满一线希望。自然，由他这个比较超脱的和事佬来临时主持会议，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霍普金斯微微笑道：

“各位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将军，今天——大家为着一个目的，抵抗希特勒，消灭法西斯，又走到一起来了。”

霍普金斯是一个对政治十分谙熟、老道的角色。由他开场的这几句话，显得很得体。接着，他干咳了两声，继续说道：

“现在，总统和首相在他们的小屋里单独谈话。总统和首相委托我临时召集一下，希望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心平气和地谈。开始吧。谁先发言？”

会场一片沉默。

“谈吧，将军们。抓紧时间。”

马歇尔和布鲁克互相望了望。

“你先谈。”

“你先谈。”

似乎都很客气。

但总不能老这么客气下去。马歇尔想了想，发言了：“其实，用不着再谈什么，这个会也没有什么再开的必要。因为——在魁北克会议上，关于是否采取‘霸王’行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总统在那次会议上，一锤定音，已经定了嘛。现在是按那次会议精神干的时候了。”

“不！将军。”性格急躁的布鲁克似乎沉不着气了，一下子打断对方的话题。

“为什么？”马歇尔将军抬眼望着对方，质问道。

布鲁克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要再次声明。对于‘霸王’行动方案，我是赞成的，首相也是赞成的。但是——必须明确，这个方案，这个行动，非常重大，非同小可。至少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而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仍然是继续执行‘火炬’方案，利用我们在北非和意大利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优势，把用兵重点放在意大利方向即巴尔干方向，打敌人的软腹！”

又是“但是”！还是老一套。

同布鲁克其人是无法辩论的。“请问阁下，你且说一句话：1944年春天的‘霸王’行动，究竟干还是不干？”马歇尔站起身来，一针见血他说。

“干哪！条件成熟就干。”

“现在的条件成熟了吗？”“这问题，我正想问你。”

“那么，我说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干了。你同意吗？”“不行！”“怎么又不行了？”

“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方向。这种有利战机，千载难逢，不可丢失。”

说来说去，布鲁克是变着法儿，着意取消“霸王”计划，这是谁也听得出来的。没法说了！

英国式的辩论，文质彬彬，含着狡诈。美国式的辩论，一针见血。

马歇尔气得咬牙：“问题的根子在于彼此缺乏信任！”“阁下扯得太远。不存在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接着，马歇尔决心揭穿老底。布鲁克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干得更加激烈了。

“我知道，你们看中了巴尔干的石油！”

“我也知道，你们看中了整个欧洲！”

“你们害怕打仗，害怕牺牲！”

“你们只知硬干，不讲策略！”

“你不懂军事！”“你不懂战争！”

“你拿反法西斯战争作交易！”

“你拿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开玩笑！”

“你混帐！”

“你胡说！”

“你不讲道理！”

“你胡搅蛮缠！”

“你你你……”

“你你你……”

见二人越斗越勇，和事佬哈里·霍普金斯忙道：“两位将军冷静点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突然，只听得“啪”的一声，坐在一旁的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一下子站了起来，双目瞪得浑圆，指着布鲁克将军道：

“你们反反复复，出尔反尔，太不象话！和你这种人，有啥好说的！”

“你想干啥！”

“依得我的脾气……”

“你想打人？”

“我真想好好揍你一顿！”

“你敢！”

“我就打你如何！”

欧内斯特·金大发雷霆，差点儿跳到桌子上去打布鲁克。霍普金斯见势下对，忙站起身来将二人隔开，其他将官也忙起身相劝。

正在不可开交之时，忽然有人大声叫道：

“不得动手！总统和首相来了！”

原来，因见会议吵得实在太凶，早有人去向总统和首相禀报。罗斯福和丘吉尔一听大惊，遂急匆匆赶来了。

生性活泼的丘吉尔不喜欢严肃的外文谈判。

他喜欢在外事活动中闲聊似的交谈，他认为，通过这种自由式的闲聊似的交谈，既可以联络感情，又可以悄然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对方，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美国参战之前，他同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先生，就在唐宁街聊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那一回，从美国“聊”得了好些武器，并“聊”得罗斯福慢慢动了参战的心思，再加上小日本在珍珠港搅和一下，助了一臂之力，终于使犹豫不决的罗斯福参战了。

现在，面临是否采取“霸王”行动的问题，丘吉尔和罗斯福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仍然想运用他神聊的功夫，巧妙他说服罗斯福。

于是，在开罗开会的时候，他放手让布鲁克在桌面上去舌战，自己同罗斯福坐在那间舒适的小屋里，无拘无束地亲切友好地聊开了。

“哎呀，总统先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一开头，丘吉尔便调侃他说。

“为什么？”罗斯福十分惊异，也十分感兴趣。

“你不知道，我已经死了一回！”

“什么？只听说上半年你病了一回。很危险么？”

“不不不！是希特勒的间谍，千方百计搞我，对我下毒手呢。”

“是么？”

罗斯福是头一回听到这事，便专心致志地愿闻其详。

丘吉尔见把罗斯福吸引住了，继续道：“这可是真的。就是我上次到魁北克同你见面那一回。德国间谍把我盯上了。他们知道我要到魁北克开会，企图在路上干掉我。他们天天在所有的机场路口侦察。那天，我左手提着一个轻型黑色密码箱，右手提一根金把乌木手杖——就是这次提的这根，嘴里叼着雪茄烟，大大咧咧上机场去了。这时，间谍悄悄跟了上来——是个戴墨镜的家伙。

‘喂，先生，对不起，借个人！’

我吃了一惊。没说的，只好把雪茄烟递给他。那家伙接罢火，说声谢谢，走了。

接着，我上了飞机。飞机起飞了。这时候，我心里老有一种预感，今天非出事不可。”

“那么后来呢？”罗斯福听到这里，不由得一阵心紧，关切地追问道。

“后来，果然出事了。我坐那架飞机，刚刚飞到大西洋上空，忽然，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飞机被敌人打下来了……”

“哎呀，再后来呢？”

“就这样，丘吉尔死了。”

听到这里，罗斯福忽然醒悟过来，“你真会开玩笑，你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我面前吗？”

丘吉尔笑道：“是啊。幸好，我这人福大命大，那一次开会没有坐飞机，是乘‘荷兰女王’号客船出发的。”

“那你怎么说你上了飞机呢？”

“那是个假丘吉尔。真的，那人的形象很像我，像极了，是他上了那架飞机，所以间谍们把那架飞机打了下来。”

“真的吗？”

“这可真有其事。伦敦报上专门登了消息呢。”

罗斯福听罢，笑道：“这倒也是。我们这号人出门，反倒是个负担，身边总得限好些保镖和特工，非常不便。”

丘吉尔道：“所以，这次会议我们特别注意保密。我在同斯大林联系的时候，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们三个巨头开会的地点本来在德黑兰，我们却在开罗相聚，给敌人造个假象。为了保密，我们一律拒绝任何记者采访。

“至于德黑兰的保卫工作，那就更扎实了。德黑兰离我们这儿并不太远，处于我们战区主要机场的飞机控制半径之内。我已经同艾克和亚历山大将军衔接好了，一旦有事，几千架战斗机半小时之内可以赶到指定地点。德黑兰离苏联黑海也只有100公里左右，斯大林在那边也有部署。

“在德黑兰城内，更布置得严密。开会地点早已封闭，英国和苏联各派一个加强旅执勤。伊朗政府是站在我们盟国这边的，也没什么问题。”

罗斯福看了看表，笑道，“好了好了，别聊了。谈正事吧。”

丘吉尔笑道：“这都是正事呀。概而言之，我刚才说的，只有一个中心：掩蔽和诈骗。”

罗斯福不解地道：“掩蔽和诈骗？这和我们研究的战略有什么关系？”

丘吉尔道：“关系大着呢。比如，我们现在讨论搞不搞‘霸王’行动，我认为正是一个诈骗敌人的好机会。我们可以这样：口头上说要搞，说是要在英吉利海峡登陆，实际上我们不在那里登陆，而在意大利方向，在巴尔干下真功夫，把重兵用到那里，从敌人软腹部位狠狠往里捅。要是这样，希特勒就完了。”

这下子，罗斯福真是听懂了。丘吉尔的根本意思是要取消“霸王”计划。

“我们要搞‘霸王’行动，不是早已定了吗？上次我们就谈过。”

“事物是发展的嘛，变化的嘛。而且，利用现在我们在地中海的优势，从意大利和巴尔干下手，可以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个目的。”

罗斯福想了想道，“这样，斯大林会有意见的。我们早就答应在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若不行动，他的意见更大。”

“只要我们两个首先统一起来，这次到德黑兰，一起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

罗斯福道：“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最好不要改变主意。这样吧，到了德黑兰，再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丘吉尔见说服不了罗斯福，笑了笑，转移话题道：“你昨晚同蒋介石夫妇谈得如何？”

罗斯福摇了摇头，笑道：“一句话，他要我们大力支持他。说来说去，就是要人、要武器、要钱。我答应尽力地办。人，我们准备派些飞行员去。武器，考虑从中缅边境运去，只是太远。钱么，是个无底洞，他是多多亦善。只是，我们过去贷给他的钱，没见办多大的事，一会儿就搞光了。唉，中国的事也难办哪。打日本，他们有两家，蒋介石一家，毛泽东一家。打日本，我们赞成，可对毛泽东一家……我们不好说。”

丘吉尔道：“提到中国。我倒担心我们的香港……”

罗斯福道，“那块租借地很不错。你们以后打算还不？”

丘吉尔道：“到时候再说吧。”

正说到这里，麦金太尔慌慌张张跑来，报告道：“快快，总统。首相！他们打起来了！”

“谁打起来了？”

“开会的。马歇尔将军和布鲁克将军他们……”

听说如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大惊，立即起身往会场赶去。

会场上，只见马歇尔和布鲁克等人怒目相视，就像斗红眼的鸡公。霍普金斯等人站在中间，正耐心劝着。

一看这场面，罗斯福和丘吉尔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罗斯福严肃问道：“怎么啦，各位吃了炸药？这样子，有失身分吧！”

马歇尔忙解释，“总统，事情是这样的……”

布鲁克抢道：“他们不讲道理……”

罗斯福道：“好啦，你们都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朋友嘛，讨论问题，哪能这样？”

会场一阵沉默。大家等着，看丘吉尔先生怎么说话。

丘吉尔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罗斯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众人见首相放声大笑，莫名其妙。正诧异间，丘吉尔笑道：“精彩精彩。你看你看，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的，很有精神嘛。为了打败希特勒，将军们在这里搞演习，搞得很认真哪。好了，好得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

大家见首相说得这般风趣，都不禁轻松地笑了。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

接着，丘吉尔正色道：“朋友们，打败希特勒，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是统一的，在坐的没有反对的吧？这是第一。

第二，打希特勒怎么个下手？有的说该从头上下手，有的说该从背后下手，有的说该从软腹下手。众说纷坛，见仁见智，这很正常。大家在屋里演习也很正常。分歧归分歧，只是好朋友间别伤了和气。

第三，我要说，希特勒是强大的。我的看法，英国、美国、苏联，哪一家单个儿去打希特勒，都是困难的。如果这几家联合起来，一齐动手，那么，不管他希特勒也好，小日本也好，统统不是我们的对手！”

丘吉尔不愧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他那形象、富于鼓动的演说，把大家心里的阴云驱散了。大家似乎一下子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共同反抗法

西斯的热情顿时高涨起来。

“ 啪啪啪…… ”

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罗斯福望着满脸红光的丘吉尔，点头笑道：“老兄，真有你的！”

丘吉尔似乎余兴未尽，又进一步发挥道：“为了打败希特勒，让我们真心实意地、全心全意地拉起手来！总统在这里。我，首先同总统给大家做个榜样。”

说着，他真的伸出手来，罗斯福也把手伸出去。

两个巨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见马歇尔和布鲁克仍然尴尬地站在那里，丘吉尔笑道：“马歇尔将军，布鲁克将军，把手伸出来！拉呀，拉起来呀！”

马歇尔和布鲁克只好勉强拉了拉手，以示言归于好。

最后，罗斯福笑道：

“为了抵抗纳粹。我们还得同斯大林拉手。大家准备好，明天出发，到德黑兰！”

第五十三章 巨头相会德黑兰 名角准备连台戏

中国古代有出武戏，叫做《三岔口》。说的是，三条好汉，武艺高强，一天夜时，凑巧同住一家鸡毛小店，来了一场三角混战。混战中，三条好汉各施其能，“板凳功”，“矮子功”，“腾达功”，“变脸功”……无所不用其极，煞是精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苏三大盟国，在德黑兰也演了一出精彩的《三岔口》。

“演员”都是名角——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大元帅斯大林。

德黑兰是亚洲文明古国伊朗的首都。在古代波斯语里，“德黑兰”的意思是“洁静之城”，或叫“清真之城”。这座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名城，旧市区有像法国巴黎的八字城墙，周长16公里，依次耸立着114座雄伟的清真寺塔楼，据说每座塔楼底都埋有一部“古兰经”。

英美苏三大巨头到这里聚会，绝非偶然。

首先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串联。生性活泼的丘吉尔，串联尤其积极。

自从1943年8月召开魁北克会议以来，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向斯大林提议，要求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魁北克会议期间，斯大林去电表示，这种会议“一有机会应即举行”，但那时他不想去。他推说目前战争紧张，“我必须比平时更多地前往各个战线视察我军的情况”，“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前线”。他对丘吉尔和罗斯福信不过。这当然是婉言谢绝。

丘吉尔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并未灰心。斯大林这只“俄国熊”总算动了点儿同意聚会的心思。他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电报中说：“我再一次接到斯大林直接发来的电文，非常高兴。请将我的复电转交给他，内容是按照你的意思写的。”

这份复电文稿，经与罗斯福讨论后，便以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名的形式发给了斯大林。

我们完全理解你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你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这么多胜利。然而，我们仍想再次强调我们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的重要性……看来目前是举行会议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也是战争的转折点。

假如这个十分必要的会议，结果真是不可能召开，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应在近期内举行外长级的会议。

斯大林再次回电，表示可以先召开外长级会议。

于是，美国外长赫尔、英国外长艾登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10月初在莫斯科首先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三方就当前联合起来打败希特勒，和战后可能出现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德黑兰会议的铺垫。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十分老练的美国外长赫尔和英国外长艾登先生，就三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与斯大林充分交换了意见。

美国方面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包括形成一个四大国宣言：关于停战时期对于德国和其他欧洲敌国的待遇问题。英国方面提出了关于对土耳其、波斯的政策；对于苏联与波兰的关系的政策等问题。苏联只提出了“讨论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作战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接着，丘吉尔向斯大林发去一份《关于德国战争犯罪的宣言》初稿，供

斯大林事先审阅，征求是否可由三人共同签署发表。

接下去，时至9月25日，丘吉尔知道斯大林已有同意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意图，即向斯大林去了一电——

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在德黑兰召开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在这个治安工作比较松的地区，我们必须对安全作出妥善安排。因此，我提出一个建议请你考虑：我在开罗就住宿及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筹备工作，尽量采取周到的保密措施。然后，大约在会议前的两三天，我们把俄英各一旅部队布置在德黑兰某个适当地区（包括飞机场在内）的周围，保持一个绝对安全的警戒线，直到我们会谈结束为止……这样，我们就有了有效的遮眼法来对付各国新闻记者，以及实际上可能并不喜欢我们的那些讨厌的人物。

另外，我建议我们使用“开罗三”这个词，而不用德黑兰这个字样。同时建议以“尤蕾卡”为我们会议的秘密代号。

斯大林复电——

我对于你打算在开罗进行假准备以迷惑敌人的想法，没有异议。至于你提到在我们开会之前几天，在“开罗三”地区布置俄英军队各一旅人，我觉得这办法不妥，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我建议我们每人随带一定数量的警卫人员，我认为这样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而这时，丘吉尔又突发奇想，他对罗斯福总统说——

我对“尤蕾卡”有个新的想法。我已让艾登（他正启程赴莫斯科）试探斯大林的口气，如果斯大林同意，就立刻通知你。在沙漠里有个地方，现在我把它叫做“赛普路斯”，它的真名是哈巴尼亚。你从开罗出发到那里，比到“开罗三”要方便得多，对斯大林来说，路程也只稍远了一点。我们可以支起三个帐篷来，舒适地处在绝对隐蔽和安全的环境中。我准备根据可能达成三位一体的协议。请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

为了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开会地点，丘吉尔真有些罗曼蒂克。他竟从《圣经·马太福音》中得到启发，想到荒无人烟的沙漠找个开会的地点，支起三个帐篷就干。

不料，这主意打动了罗斯福。

罗斯福真还去翻看了那节《圣经》。《圣经》说——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于是，这两个有神论者统一起来了。

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回电中道——

我终于把下列电文发给了斯大林。我觉得你的主意非常好。圣彼得有时候真正受到神灵的启示。我喜欢三个帐篷的想法。

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除了赞成支“三个帐篷”在大沙漠里开会的建议外，又提出了另外几个建议。他似乎更赞成在开罗附近开会，因为他认为开罗很有吸引力。开罗金字塔附近的一家旅馆和几个别墅，也可以与外界隔绝；还可以考虑在地中海东部某个港口开会，每人占用一只船。这似乎比德黑兰还好。

罗斯福还强调，不管怎样，“应当把新闻记者完全排除在会场之外，在整个地区的周围布置警戒区，以便不受任何干扰。”

斯大林在收到上述电报之后，肯定地答复说，“很遗憾，你所建议的代

替德黑兰的地方，对我都不合适，”他仍然坚持在德黑兰开会，否则难以成行。因为，苏联前线正在打仗，德黑兰离苏联较近，这样便于在开会期间用电话和电报同前线进行直接联系。

接着，彼此又反复通了几次电报，罗斯福和丘吉尔作出让步，终于定下来：会议，就在德黑兰开。

紧接着，在德黑兰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开会前，布置了完备的警戒线，出动的军队和警察数以千计。

至此，德黑兰的舞台已经搭好。

三个巨头就要登场表演了。

1943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内务部的警卫人员陪同下，在孔策沃附近登上火车，经过斯大林格勒到达巴库，然后由巴库换乘飞机直飞德黑兰。随同最高统帅的总参谋部联络官什捷缅科随身携带所有战区的地图和通讯工具。在途中，他负责向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通话，并把最新获悉的信息标上地图，每天早上和晚上向斯大林汇报前线的情况。

到达德黑兰，斯大林一行住在过去的沙俄公使馆、现今的苏联大使馆内。

什捷缅科和他的密码人员的房间紧靠信息中心。斯大林觉得那个房间太小，指令他们另换了一间大的。斯大林就同前线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直接通话。什捷缅科在那里用电话或电报接收前线和莫斯科的信息，让斯大林签字，然后再发出去。

这次出行，斯大林的精神状态很好，思想准备很足。

他明白，前线的形势不错，大问题是出不了的。开战以来，苏联已经熬过了最艰苦的阶段，越战越强。正是苏联，独立支撑了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他在卫国战争中的光辉形象，可以同苏联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英雄媲美。为此，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他亦是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做出是你求我，而不是我求你的姿态。

果真，在会议准备阶段，他就摆足了架子。确定开会地点，他坚持在离他最近的德黑兰。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三变着花样更换地方，他就是不答应。那时他想，这会，最多开不成。不开这会，他照样把希特勒赶出国门。

参加这次会议，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要求英美两家答应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这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斯大林不是求他们，而要逼着他们不再食言。假如他们仍然食言，那他也有办法。英美两国不是最怕苏联与希特勒单独议和吗？那好，你不开辟第二战场，我就假装作出可能议和的姿态，看你如何动作。

在开辟第二战场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口是心非，最为狡猾。罗斯福的态度似乎好一点。去年，美国的威尔基出访苏联，带了口信，说是罗斯福有开辟第二战场的诚意。看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很好！我必须把罗斯福牢牢地拉过来，好好“收拾”一下丘吉尔！

你丘吉尔同罗斯福向来关系好么？好吧，让我在你那锅里掺点儿沙子，让你尝尝味道！

至于战后问题，将来世界，对不起！没有苏联参加不行。你两位想再独霸世界么？没门！

至于波兰问题，这个问题嘛……复杂。当然不能轻易相让。

斯大林这么想着，理了理他那身笔挺的元帅制服，算是打扮停当，准备英雄纠纠气昂昂地上场了。

几乎与斯大林同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坐着飞机，也分别出发向德黑兰赶来了。

罗斯福心里似乎比较踏实。美国是强大的，希特勒无论怎样打，也打不到美国本土去。本来，要不是小日本出来搅和，美国是否参战还得考虑考虑。现在，既已参战，就要打赢，而且要胜得很有实惠。特别是在欧洲，定要有利可图。

他想的问题似乎更大更远。他明白，目前进攻欧洲已成定局，问题不是如何把战争打下去，而是如何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及在战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

罗斯福想尽快地取得决战的胜利，以便迎接第二年的美国大选，并希望这一胜利能够保证美国在战后称霸全球。所以，他全力主张开辟第二战场，采取“霸王”行动。而眼下，妨害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正是他的好友丘吉尔。这真叫他哭笑不得。

朋友归朋友，利益归利益。那么，亲爱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请原谅！对不起了。即使我的想法在客观上对斯大林有利，那也是没有办法。

当然，罗斯福并不想通过这一胜利而耗尽英国的力量，并不想让英国在战后成为二等国家。为了维护英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利益，他不想做得过分。况且，英国保住了地中海和巴尔干那条通往东方的生命线，对美国也有好处。因此，他愿意以适当的方式帮助英国在地中海以东的巴尔干打进一个楔子。如能这样，对俄国也是一个牵制。

罗斯福这么想着，也算准备停当，可以上场了。

最难准备的，要算丘吉尔了。

丘吉尔非常被动，近些年来，大英帝国，元气大衰，早不如过去，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好在他丘吉尔是条硬汉，是个敢与希特勒抗衡的死硬派。只是自身力量较弱，有苦难言。

他本想一意依靠罗斯福这个大朋友，这个大朋友也乐于助他一臂之力。但朋友的帮助总是有限的。而且，朋友之间，在根本利益上往往很难相让。这一回，在是否采取“霸王”行动上，他与罗斯福虽未撕破脸皮，却也心照不宣。这次，他很想说服斯大林，让斯大林站出来帮忙，然而这也很难。斯大林早就埋怨他一再食言。那一回，他去访问莫斯科，曾经对斯大林说过“不好意思启齿”的话，这一回，又该怎么说呢？

难！实在太难。

还有一难。即使他丘吉尔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让步，同意开辟第二战场，同意“霸王”行动，可那“霸王”行动的指挥权总该让我丘吉尔来掌吧？

可是，不！罗斯福早就打好了主意，要让那个初出茅庐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连德高望众的大英帝国参谋长布鲁克将军也沾不上边。为这事，他的爱将布鲁克将军正一肚子牢骚。这可如何是好？

丘吉尔苦不堪言。好在他生性豁达，性格开朗。他只能尽力维护他大英帝国的利益，只能尽力维护他自己形象的尊严。这一回，他准备同往常一样，随机应变，必要时打几个哈哈，适当时委曲求全，也没什么过不去的。

丘吉尔这么想着，也算作好准备，可以登场了。

无论任何演出，质量的高低，除了演出环境和条件以外，主要取决于演员个人的素质和技艺。

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个“演员”而言，确也各具特色。

他们三人，身世不同，观点不同，抱负不同，脾气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不同。只一点相同，就是坚决打败希特勒。

丘吉尔和斯大林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马尔巴勒公爵的后裔；一个是鞋匠的儿子。

一个生于豪华的布莱尼姆宫；一个生于简陋的茅草屋。

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贵族精神的世界里；一个生活在沙皇和具有布尔什维克那样严厉气质的国度里。

一个充满罗曼蒂克的气质和活力；一个富于冷静而坚毅的个性。

一个有 40 年的议会辩论经验；一个长期生活于地下秘密活动小组和保密的政治局内。

一个是生性活泼，喜欢高谈阔论，哗众取宠；一个是长期习惯于沉默寡言。

一个将要失去一个帝国；一个将要赢得一个世界。

罗斯福站在他们中间。

但罗斯福更多地靠拢丘吉尔，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和维护者。

罗斯福出身于优裕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性格温和，心地比较善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属于比较开明的那种贵族。所以，在某些方面，他能接近斯大林，理解斯大林。但在维护自由世界和美国的根本利益上，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他与丘吉尔十分合拍，而与斯大林根本对立。

三个巨头的独特个性和复杂关系，决定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必然推出许多既联合又斗争的戏来。

不难想象，在德黑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定会好戏连台。

11 月 27 日下午，罗斯福和丘吉尔顺利到达德黑兰。

罗斯福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下榻，丘吉尔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下榻。

稍事休息，罗斯福和丘吉尔会面了。

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以及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朋友，罗斯福想见斯大林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一方面是出于新奇，一方面是由于洽谈的需要。

“斯大林到了吧？”罗斯福问丘吉尔。

“我想，他该到了。他离这儿，比我们近多了。”丘吉尔说。

丘吉尔决定马上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很快通了。

“你是俄国大使馆吗？”

“是的。您是谁呀？”什捷缅科接到电话。

“我是丘吉尔。斯大林元帅来了吗？”

“不知道。”什捷缅科回答。

他必须这样回答。斯大林给他打过招呼，在电话上一律不准透露他们住在这儿的消息，除非是自己人。一些间谍正是通过这种试探性的电话打探消息的。必须提高警惕。

“你不是俄国大使馆吗？”

“是呀。是俄国大使馆。”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叫你们大使接电话吧。”

什捷缅科答道：“好吧。您等等。”

什捷缅科立即去请示斯大林。

斯大林笑道：“啊，他们来了。先别理他们。这样吧，伏罗希洛夫同志，你冒充大使去接电话，弄清楚他是不是丘吉尔先生。你曾经见过他。应该听得出声音来。”

“好吧。——可是。如果是他，我怎么回答？”

“他如果真找我，就说我不空。请他晚 20 分钟打电话来。”

伏罗希洛夫知道，这就是斯大林同志交待过的“摆架子”。

伏罗希洛夫接了电话回来。他报告说，听那声音、那口气，肯定是丘吉尔，丘吉尔在电话里说，罗斯福总统也到了。罗斯福很想马上见到斯大林，所以打电话来问。丘吉尔还说，既然斯大林元帅不空，那他晚 20 分钟再挂电话来。

“好。就这样，先冷他们一下。”

20 分钟过去，电话又来了，仍是丘吉尔。

这一回，斯大林早打了招呼，仍然不理，谎说时间不早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丘吉尔在电话里着急他说道：“明天就正式开会了，今晚三个人应该见见面，开个短短的预备会。”

伏罗希洛夫照斯大林的意图道：“我请示了斯大林同志，他在处理前方战事。请您再晚 20 分钟打来。”

伏罗希洛夫接罢电话对斯大林道：“您不接电话，他们会不会生气？”

斯大林笑道：“让他们着急去。生气更好。”

又过了 20 分钟。丘吉尔的电话来了。

这一回，斯大林亲自接了电话：“啊，丘吉尔先生！还有总统啊……你们到啦？辛苦啦！”

“是的，亲爱的阁下。总统很很想见到您！今晚请您动动步，过来一下，简单议议明天开会的事，好吗？”

斯大林想了想道：“很好。只是……这样，请你们动动步好吗？我离不开这儿。我在等前线的消息。”

“我给总统说说，您等等……。亲爱的阁下，总统说。今晚他一定要见到您，我们马上来，马上来。”

斯大林接罢电话，笑道：“我到德黑兰，不是来听候别人调遣的，而是调遣别人的！”

不一会儿，罗斯福和丘吉尔果真赶到苏联大使馆来了。

斯大林理了理元帅制服，慢慢迎上去，他一眼就认出了丘吉尔，也认出了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美国总统罗斯福。

丘吉尔快步迎上来，热情地握手道：“亲爱的阁下，我们又见面啦！我来介绍一下……”

斯大林微微笑道：

“不用介绍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位坐在轮椅上的一定是罗斯福总统。”接着他伸出右手，轻轻地握住罗斯福的手：

“您好，阁下！”

罗斯福紧紧握着斯大林的手，十分激动地道：

“亲爱的阁下，很想见到您！今天，我们终于见面啦！”

“好吧，二位。请！屋里坐。”

罗斯福的公子埃利奥特推着父亲的轮椅。众人簇拥着三个巨头，走进了

布置豪华的具有东方色调的会议室。

大家客气一阵，罗斯福笑道，“阁下，明天的会议，在哪儿开呀？”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在这儿开吧。反正就我们几个，加几个秘书和翻译。”

丘吉尔顺水推舟地道：“在这儿开最好。斯大林元帅战事很忙，在这儿也好处理急事。”

斯大林道：“那就委屈二位啦。”

罗斯福道：“我看，第一次会议，请斯大林元帅主持，好吗？”

丘吉尔又连忙道：“那是当然。在这儿开，他就是东道主嘛，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其实，他们三人的会晤，无所谓谁来主持。于是，斯大林机敏地道，“如果我是东道主，你们就是客了。俗话说，客听主安排。会，请总统阁下主持吧。”

接着，大家又略略商量的大致的议程。只因天色已晚，斯大林也不久留，丘吉尔和罗斯福便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丘吉尔试探地问罗斯福道：“对斯大林，您的印象如何？”

罗斯福感叹他说：“严肃，冷漠，怪癖，沉郁，难以接近。”

丘吉尔笑道，“这就是共产主义魔鬼的形象！可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罗斯福沉思着，没再说话。

这——仅仅是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第五十四章 反吉尔铁嘴售计 罗斯福突然搬家

三国首脑聚会德黑兰。

11月28日，第一次会议在苏联大使馆会议厅举行。

英美两方参加会议的人员共有30多人，大多是三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斯大林只带着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他和翻译帕夫洛夫。

会上唱主角的，当然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个巨头。

三巨头坐在显要的位置上。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位置居中。他的左边坐着斯大林，右边坐着丘吉尔。

罗斯福头发花白，面容端庄，戴一副精巧的夹鼻眼镜。眼角和前额有几条明显的皱纹，看上去有些苍老，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给人以温和慈祥的感觉。他身穿银灰色中长呢大衣，结一条花纹华丽的领带，显示出一派高雅而随和的气质。

斯大林身着米色军装，头戴大圆硬顶元帅帽，元帅大金质肩章、领章和胸章，配着精致的纹绣，看上去熠熠生辉。他神情冷峻，没有一丝笑容，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威武庄严，深沉刚毅。

丘吉尔身着深色夹克，结大蝴蝶花纹领带。他头发花白，脸形略显消瘦，面带微笑，看上去潇洒活泼。

大家坐定之后，罗斯福简单征求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斯大林和丘吉尔点了点头，表示会议可以开始了。

罗斯福激动地宣布道：“现在，我宣布，筹备已久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现在开始！”

室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罗斯福接着致词：“尊敬的斯大林元帅阁下，尊敬的丘吉尔首相阁下，亲爱的各位将军、各位先生、各位朋友，为了把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进行到底，尽快实现世界和平，把一切受法西斯压迫和蹂躏的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我们美国、英国、苏联三个大国的领导人，今天在这里胜利聚会，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和配合、加快夺取战争胜利的重大战略策略，以及如何处理战后可能出现的世界格局。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和美国全体人民，向在坐的所有朋友和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接着，丘吉尔首相致词。他站起身来，笑着扫视全场，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代表大英帝国国会和全体人民，向尊敬的斯大林元帅阁下，向尊敬的罗斯福总统阁下，向在坐的明友们、先生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这里，我要说，这次三国首脑会议，虽然只有我们三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但它却是一次全世界民主力量的大聚会，是全世界民主力量的大检阅、大团结、大胜利。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永远载入胜利的史册！”

丘吉尔这人，一讲起话来就激情满怀，滔滔不绝。

接着，他大吹特吹大英帝国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中的顽强精神和卓越功绩，大吹特吹他竭力主张和亲自策划的“火炬”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以及进一步从欧洲‘软腹’进攻的重大意义。

他津津有味他说：

“比如两个拳击大师上场对阵。两个都很强大，势力相当。那么，谁能

打赢谁呢？当然是技艺高超的一方取胜。

在这种情况下，最聪明的拳击家有个打法，便是从对方的软腹下手，众所周知，人的软腹，就是肚脐那一块，那是人最薄弱的部位。如果人家狠狠一拳，朝你那个部位打去，你有什么感觉？那就会痛得难受。这时候，你只会护痛，而再也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于是，我再狠狠打你，那么你就完了，完全输给我了。”

人们听丘吉尔这等新鲜的“拳经”，不禁轻松地笑了。

丘吉尔劲头越来越足，仿佛他就是那个打软腹的拳击大师。

“这当然是个比喻。现在，我们同希特勒对抗，最适合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施的‘火炬’行动，就是这种战术。

那么这种战术的效果怎么样呢？事实胜于雄辩。实施‘火炬’行动，我们不但把‘沙漠之狐’隆美尔赶出了北非，还成功地夺取了西西里岛，进而向意大利本土进攻，促进了墨索里尼的垮台。现在，意大利南部已经控制在盟军手里，整个意大利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战争。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已经完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乘胜前进，继续向前推进，很快就可以挺进到德国本土。那么，加上苏联的胜利反攻。不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了吗？

所以，现在我们用兵的重点究竟放在哪里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大家可能有很多的策略和方案，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权衡利弊，争取最佳选择。

当然……”

在“当然”这一转折之后，丘吉尔仍然滔滔不绝他讲着，也不知他究竟还要讲些什么，还要讲多久。

下面，与会的将军们小声议论着：

“丘吉尔那张铁嘴！不得了。”

“也不嫌噜嗦！”

“夸夸其谈的雄辩家，也算一种人才呀。”

“他讲的也不是全无道理。有些道理还是比较深刻的。”

斯大林早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却不好发作，他转身对坐在旁边的罗斯福道：“这个会，还要开多久？”

此刻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噜嗦也有些不满，小声地向丘吉尔道：“老兄，短一点儿，短一点儿。看看时间……”

丘吉尔看了看手表，这才发觉自己占用时间不少。于是收口道：“哎呀，对不起，占用了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

再下来，该斯大林讲话了。

斯大林也不起身，缓缓说道：

“这次会议，很重要，目的也很清楚。这些，我不想重复。开好这次会议，我只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团结起来，尽快打败希特勒。我只一个要求，请英美两国兑现过去早就件诺过的诺言，迅速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苏联在东线进攻，你们在西线进攻，东西两线同时下手，向希特勒施加压力，并不断缩小包围圈，这样，胜利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那就好办了。

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斯大林的话，言简意赅，刚劲有力。

英美代表小声地议论道：“开会之前我就推测，这次会，斯大林的第一句话，肯定是第二战场。果然如此。”

暂时休会。

丘吉尔到英美代表中听反映去了。他喜欢人们对他的发言奉承几句。

罗斯福把头偏向斯大林，小声而神秘他说：“丘吉尔先生是个好人，他直率得可爱。但是……今天早晨，我发现他的情绪不好。”

斯大林道：“为什么？”

罗斯福道：“早晨，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他赶上了我。我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说：温斯顿，我认为开辟第二战场很有必要。希望你不要对我做的事情感到恼火。”

“他怎么说？”

“他抖动了一下嘴上的雪茄，哼了一声。”

面对罗斯福这种友好而神秘的表示，斯大林眼里露出一一种模糊的笑意。

三巨头会议，大会的发言不过泛泛而谈。会后用餐或晚间的个别商谈，那才是具体而有成效的。

这天会议下来，三巨头第一次坐在一起用餐。

那是一间独设的雅座，格调高雅。不大的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却式式精巧，色色考究。坐位面前摆着餐盘刀叉汤匙和酒具。

三人坐定之后，斯大林要了他喜欢的格鲁吉亚红葡萄酒，罗斯福要了杯威士忌，丘吉尔自然是香槟酒。

接着，三人举杯，互相祝贺，宴会厅中，觥筹交错，气氛融洽，这种场合，用餐似乎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主要是交谈了。

丘吉尔三杯酒下肚，谈兴最高。

“元帅阁下，你们在东线战场干得不错呀。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有列宁格勒保卫战，不错不错！”

斯大林意味深长地道：“听说你们在英吉利海峡也干得不错嘛。敦刻尔克那次大撤退，我看不算失败，而是一次胜利。”

丘吉尔道：“不不不。我们的胜利主要在北非，在地中海，在意大利方向。当然……”

罗斯福比较客观地道：“敦刻尔克大撤退，保存了实力，这是好的。北非和地中海的胜利，倒是实实在在的。”

斯大林道：“阁下用兵，最善保存实力，佩服佩服！”

丘吉尔道：“哪里哪里，彼此彼此。”

罗斯福见一谈战事，彼此就有点儿针锋相对，含沙射影，于是建议道：“用餐的时候，我们谈点儿别的吧。比方，有趣的事儿。”

丘吉尔立即赞成，说道：“好。我讲个小故事。从前有只狼，老围着两个朋友转，想吃掉他们。那两个朋友就联合起来，想办法把狼打死了。接着就是煮狼肉吃，结果，两人争起来。争什么呢？他们说，打狼时谁最勇敢出力最多，谁就该多吃几口狼肉。”

斯大林道：“你这故事一般化，不好听。你们曾经建议这个会在沙漠里开，支几个帐篷就干。这主意不错，听说你们是从神那里得到启发的，是吗？”

罗斯福笑道：“是的，丘吉尔先生对《圣经》很熟悉。他读了《圣经·马太福音》，就想起了这个主意。”

斯大林道：“真要这样，那可太有诗意了。”

罗斯福也笑道：“真要那样，这会的名字得改一下，叫做神仙会。”

丘吉尔道：“可惜，斯大林阁下是个无神论者，不赞成在沙漠里开。”

斯大林道：“作神仙不好。神仙无事，老爱打仗。俗话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啊。”

说到这里，三人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三人聚在一起发出的第一次会心的笑声。

然而，这种会心的笑声毕竟太少。三个巨头，各怀主意，很快发生了“冷战”。

罗斯福十分关心他的全球战略。他谈起了他早就思考过的战后欧洲可能出现的问题，波德两国的前途问题，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他似乎对这些问题忧虑很深。

丘吉尔则重点谈他的东地中海的作战计划，谈如何想法把土耳其拖入战争，以及英美两国海军进入黑海的设想。

斯大林对那些问题似乎都不感兴趣，他的思想仍然只集中在一点上：开辟第二战场！

斯大林认为，在地中海各处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必然分散盟军的力量，这决不是正确的战略。一切都应该集中为“霸王”行动服务。当丘吉尔不厌其烦再谈巴尔干行动时，斯大林很不耐烦地道：“首相先生反反复复强调巴尔干行动。这似乎有点儿离题。”

丘吉尔道：“不，元帅阁下。巴尔干挨着敌人‘软腹’啊，这么说吧，比如，那是一个制高点，我们占据了那个制高点，然后奋力一拳向敌人打去……”

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道：“我只想对首相直接提一个有关‘霸王’战役的问题。”

“什么问题？”

“首相和英国官员对‘霸王’战役有没有信心？”

“假使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进行‘霸王’行动的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去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斯大林道：“您认为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将来是会成熟的。”

这是典型的丘吉尔式的回答——闪烁其词，避实就虚，充满诡辩。

斯大林只需要一个“是”或者“不是”。但丘吉尔不肯那样表态。

斯大林想，同丘吉尔先生是无法辩论的。

他想到了罗斯福。

用餐以后，趁丘吉尔去卫生间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了他的主意。

“总统阁下，有一件事，我想应该告诉阁下。”斯大林有些神秘地道。

“什么事？但说无妨。”罗斯福说。

斯大林小声道：“据我情报部门获悉，德国人正在搞阴谋。”

“什么阴谋？”

“他们获悉我们三人在这里开会，搞了一个所谓‘远扑’计划，想对我们下手。”

罗斯福道，“他们害怕我们团结起来，总会想法破坏的。”

斯大林进一步道：“据悉，德国党卫军保安局企图暗杀您。德国党卫队冲锋队的奥托·科索尔兹内——就是前不久在意大利把墨索里尼救出去的那

个家伙，已带了6个间谍到达德黑兰附近的厄布尔士山下，这是他们‘远扑’行动的先头部队。”

“我们不怕他们。”罗斯福镇定地道。

斯大林关心地道：“从安全角度考虑。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防备着点儿。我想总统阁下的住处远了一点儿，每次开会得坐车经过那么长一条街，不安全。您最好搬到我们这儿来住，既方便又安全。”

罗斯福感激地道：“谢谢您！这事……我考虑考虑。”

斯大林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阁下一定要搬动一下才好。”

罗斯福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斯大林补充道：“这事儿，最好先别对丘吉尔先生说穿。您可只说因腿脚不方便，想住得离会场近一点儿。”

罗斯福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丘吉尔回来。见斯大林同罗斯福正亲密地谈话，笑道：“你们在谈什么呀，靠那么近？”

斯大林笑道：“我们正在研究阁下的‘拳经’，如何一拳打败希特勒，”

丘吉尔笑道：“那好。下一次我再给二位聊聊‘欺骗战’。”

罗斯福搬进了苏联大使馆的豪华别墅。

斯大林把自己住的那个房间让出来给罗斯福住，自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斯大林这一手，使丘吉尔大吃一惊。

晚餐后，丘吉尔乘车到美国大使馆找罗斯福，想单独聊一聊，不料扑了个空，这才知道罗斯福已经搬走了。公使馆的人员告诉他，这只是为了方便，没有其他原因。

丘吉尔心里明白，这一定是斯大林的主意。

看来，总统是越来越靠近斯大林了。这使丘吉尔心里有点儿发慌。

这次前来开会，他本来想凭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说服斯大林，实现他的地中海战略，不料斯大林反而把罗斯福抢先拉过去了。他们俩在一起密谈，还有我丘吉尔什么好戏唱呢？

他决定赶过去看个究竟。

正待出发，布鲁克找他来了。“首相，我想找您谈谈。”

“好吧，简单一点。我想出去一下，找找总统。”

这段时间，布鲁克心里很不好受。

自从魁北克会议以来，由他出面，与美方马歇尔辩论多次，英国的地中海战略始终未彼接受。马歇尔的态度使他十分不满。开罗会议上，他与马歇尔拉开干了一仗，结果不了了之。这次会议，本来他与首相商量好，要想法把斯大付拉过来，可斯大林是个很难被说动的人物。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再看罗斯福的态度，也很令他担忧。罗斯福与首相虽然私交很好，这一次却似乎有些偏向斯大林，毕竟他们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对此，连首相也无可亲何。

看来，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没有什么争论的余地了，再急也是徒劳。

还有一件事情使布鲁克放心不下。那就是，若是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一定要争到盟军的最高指挥权。首相本来早已给他许愿，要把这个指挥权交给他，可罗斯福不肯松口。听说最近已基本决定把指挥权交给艾森豪威尔了，

只是还没正式下文。

辩论失利，指挥大权失落，对布鲁克的打击的确不小。

这次会议，除了大会以外，英美苏三国到会的将军们和外交官员，单独在一起讨论，那气氛更使他难受。他和马歇尔的关系很僵，这下说了，他同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关系也不好。在会上，伏罗希洛夫一谈起斯大林的观点，他心里就不高兴。他觉得，伏罗希洛夫是靠政治起家的将军，对军事非常外行。马歇尔对军事也是外行。可恰恰就是那些外行十分得势，把他这个真正的内行晾在一边了。这就使他心里发毛。

“首相，据我分析，第二战场的问题，我们很难争赢。可盟军的指挥权不能让步啊。”

丘吉尔十分为难。只好道：“我尽力争取。”

“您最好今天晚上就找罗斯福谈，不妨态度硬一点，把这个问题敲定。”

丘吉尔忙道：“罗斯福已经搬家了！”

“搬到哪儿去了？”

“斯大林那边——俄国大使馆。”

“什么原因？”

“总统说他腿脚不便，那儿离会场近些。”

布鲁克听罢，摇摇头道：“我看不是这样。一定是罗斯福在靠近斯大林，或者是斯大林在拉罗斯福。看来，我们的工作不好做”丘吉尔道：“所以，我想过去看看。”

“没用了，首相！”丘吉尔道：“罗斯福会拉斯大林，我们也有办法。我还有一手没动呢。”

“您是说赠剑吗？”

“是的，我要以我们的真诚打动斯大林！”

布鲁克叹道：“事到如今，已经晚了。”

丘吉尔道：“也不算很晚。还有机会。”

布鲁克仍然连连叹道：“会议刚刚开始，实际已经完了。我真希望会议早点结束。”

第五十五章 三巨头彻夜长谈，示友好隆重赠剑

这天用罢晚餐，斯大林去看罗斯福。“怎么样？阁下，这儿可以吧？”

罗斯福见斯大林进来，忙道：“啊，这儿很好。谢谢您！阁下。请坐！”

斯大林随便在沙发上坐下。

罗斯福一面移动轮椅，一面靠近斯大林，笑道：“我正想到您那儿去呢。有些问题，想同阁下充分交换交换意见。”

罗斯福前来开会之前，对斯大林有一种神秘之感。他想象，斯大林一定是个身居高位的小人物，到这里以后，似乎很快改变了过去的看法。通过短短的接触，他对斯大林有了比较好的印象。

斯大林个子不高，身体强壮，充满活力。他有一个大脑袋，浓密的头发开始转白，下垂的胡子闪着银光。他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神情严肃，语言简短，不喜欢冗长的发言。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他有一双俄国农民的大手。尽管他穿着剪裁讲究的元帅制服，佩着元帅肩章，看上去仍象一个农民。

罗斯福觉得，不管怎样，斯大林作为东方俄罗斯的统治者，是个不可忽视的角色。显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要想解决欧洲的问题，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是很难办的。

这场战争，打败希特勒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如何加快胜利的进程。而且，在罗斯福看来，最难解决的可能是战后出现的新问题。他对此忧心忡忡。

趁这次会议的机会，他觉得很有必要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同斯大林交换交换意见。

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道：“元帅阁下。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

“什么最坏的情况？”斯大林好像不懂似的。

“我担心，德国战败以后，将在15年至20年恢复过来。随着国家的复兴，德国可能会再发动一次战争。德意志民族是个强悍的民族。那个民族，可以出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也可能出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严重教训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不百倍警惕。”

其实，这也是斯大林担心的事。斯大林决不想俄国将来再受到现在这种残酷的战争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次会议，研究如何尽快打败希特勒这个问题更为迫切，因为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应该首先解决开辟第二战场这个问题。”他坚持说。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心情是理解的。开辟第二战场，是两年前莫洛托夫访问美国时，美英两国共同答应了的，只因丘吉尔先生一再拖延，所以至今没有实施，斯大林对此意见特别大。

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存在分歧。罗斯福同斯大林一样，主张尽快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道：“我赞同阁下的看法，理解阁下的心情。对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美国是有诚意的。早在去年，威尔基先生访问贵国，我就托他向您转达了我的诚意。”

“问题是没有动静。”

罗斯福如实说道：“主要是丘吉尔首相有不同的看法。”

“丘吉尔先生的目的我清楚。他希望在东方战线上尽量消耗我们的实力。”

“也不要看得这样严重，我们这次可以好好商量商量。”

正说到这里，莫洛托夫进来报告，丘吉尔先生来了，要找总统。

罗斯福道：“他来得正好。今晚我们三人拉开长谈，把问题都端出来，一个一个搞明确，免得互相怀疑。”

斯大林道：“也好。”

丘吉尔进屋，笑道，“两位谈得好亲热！谈什么呀？”

斯大林打趣道：“又在谈你那高超的‘拳术’了。”

丘吉尔笑道：“二位见笑。那只是个比喻。”

罗斯福正色道：“温斯顿，实话对你说，关于第二战场的问题，我和斯大林元帅的意见是统一的。我们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即采取‘霸王’行动，在英吉利海峡登陆。”

丘吉尔吃惊地道，“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罗斯福道：“现在已经到了实践我们诺言的时候了。”

丘吉尔道：“我的看法已在大会上说了。”

罗斯福道，“现在是二比一。你一个不赞成，这事怎么办？”

丘吉尔道：“我……保自看法，服从多数。但我还是建议，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是不是稍晚一点再说。”

斯大林一听，不禁火了：“上次你说你打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战斗，现在怎么又不干了？”

丘吉尔知道不好再辩，只好表示同意。

接下来，研究“霸王”行动的班子和方略。

实施“霸王”行动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行动，首先必须确定谁当最高统帅，第二是实施的具体方略。

丘吉尔决定为布鲁克争取指挥权，遂对罗斯福道：“我向布鲁克许过愿，他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布鲁克不恰当。他脾气太暴躁，不容易搞好英美军官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呢？”

“也不可以。我打算让艾森豪威尔担任。”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没什么讨论余地。

罗斯福转头征求斯大林的意见：“阁下您觉得如何？”

斯大林笑道：“英美联军，司令由你们确定，我不好参言。不过，我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不错。在北非和意大利，他不是干得很好吗？”

再接着，三人一起确定了“霸王”行动的时间。一致认为，1944年春夏之交最为适宜。

至此，又回头研究战后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

罗斯福道：“德国战败之后，应该怎么处置？”

丘吉尔激愤地道：“对于主要战犯，必须严惩。应该设立一个大家都赞成的有权威的机构，进行战犯审判，主要战犯应处以绞刑！”

“同时，必须解除德国的武装，孤立普鲁士，迫使德国南部几个州组成一个联邦。我们三大国有权这样处置。”

斯大林道：“这还不够。还必须要他们赔款！赔偿战争给我们造成的巨大损失。”

罗斯福道：“德国人民是无辜的，赔款数量要适当。——我想，不只是对德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应当考虑今后怎样处置战争犯罪，采取什么措施维护和平。”

丘吉尔道：“所有民主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给予其制止战争的权力。”罗斯福道：“我一直在想，这种国际性组织叫个什么名字最好。还是叫盟国？好像也不太合适。”

丘吉尔道：“我们制定大西洋宪章时，你不是想到了这个名词，叫‘联合国’吗？我看很恰当。凡是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让他参加进来，这多好。”

罗斯福问斯大林，斯大林道：“可以考虑。”

最后，斯大林要求讨论波兰问题。

波兰与俄国接壤，300多年来，两国之间结怨甚深。斯大林认为，为了保证俄国西部边境的安全，必须把寇松线或奥得河作为边界，把利沃夫并入苏联。

丘吉尔道：“英国打仗是为了一个独立的波兰。你这样做，波兰政府会同意吗？”

“谁叫他们帮着希特勒打仗？”

罗斯福劝道：“对帮助希特勒打仗的小国应该宽容些。那些小国，有的是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而参加的。”

对于帮希特勒打仗的芬兰，斯大林要求得到一些土地和赔款作为补偿。

丘吉尔意味深长地道：“在我的耳边仍然响着一个著名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

这个口号，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德国谋求和平时使用的话。斯大林反唇相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成了一个保守党员了。”

三个巨头彻夜长谈，似乎越谈越兴奋。最后又回到已经统一起来的“霸王”行动上。

斯大林道：“你们实施‘霸王’行动，我会尽力配合。我可以用以后在东京向日本宣战作为交换条件。不过，那得在打垮希特勒之后。”

丘吉尔似乎特别兴奋，又侃侃而谈起来：“我想，实行‘霸王’行动的时候，可以形成这样的格局——打个比方吧，希特勒好比一个抢了东西的强盗，人人喊打。怎么打呀？从三处下手。你斯大林在东面打他的头，我们在西面打他的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中海和意大利那个方向，从那里打他的软腹。从这三处同时下手，岂有打不倒他的？”

斯大林笑道：“你这比喻倒也比较确切。只是不要忘了集中力量打重点部位，”

丘吉尔道：“还有，在战争时期，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所以代们在进行‘霸王’行动的时候，必须精心策划，采用隐蔽战的艺术……”

丘吉尔正说得兴起，可转眼见罗斯福已经鼾声如雷。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长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原先存在的某些戒备和疑心开始解除，关系渐渐友好起来。

三个巨头的下属见他们长谈一夜，都想知道其结果。

第二天，莫洛托夫问斯大林：“柯巴，昨晚怎样？情况好吧？”

斯大林笑道：“印象很深，情况很好。丘吉尔那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莫洛托夫听罢，不禁开心大笑起来。

马歇尔问罗斯福：“总统，昨晚怎样？情况好吧？”

罗斯福笑道：“冰层打破了。我们说起话来就像男子汉和兄弟一样。我和斯大林元帅处得很不错。元帅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无论处于什么逆境，他都保持高昂的情绪。他是俄罗斯人民的真正代表。”

布鲁克问丘吉尔：“首相，昨晚怎样？情况好吧？”

丘吉尔笑道：“我们失败了。已经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盟军最高统帅被罗斯福争去了。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失败。我们受点儿委屈，可以换得打败希特勒的胜利。我照样谈笑风生。”

布鲁克听罢，苦笑道：“我真想让你把我送到疯人院去。在这儿，我受不了啦！”

丘吉尔道：“大丈夫能伸能屈。区区挫折，何足道哉！”

这天中午，丘吉尔派人给罗斯福送去一张便条，问他是否愿意过来共进午餐。罗斯福答复说，他和手下工作人员有一个约会。

其实，罗斯福和他的随员很快吃了午饭，又单独会见斯大林去了。这之后，罗斯福到苏联大使馆会议厅，参加丘吉尔向俄国人民的代表赠送宝剑的仪式。

仪式简短而动人。

其时，会议室里，三国代表和所有工作人员济济一堂，情绪激动。

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元帅带来了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这是一件异常漂亮的武器。青铜镀金的剑柄上镶着水晶和银片，装在一个金红相间的剑鞘里。英国步兵仪仗队把宝剑托在波斯羊皮和深红色丝绒的软垫上，向上高举着。

在一幅画有拿破仑从鲍罗季诺撤退的巨型壁毯下，丘吉尔把宝剑从鞘中抽出来。在冬日的阳光下，修长笔直的宝剑闪闪发光。他庄严地双手托剑，恭敬地把宝剑交给斯大林，并感情充沛地致词说——

我受英王乔治六世陛下的委托，将这把光荣的宝剑转赠给斯大林格勒城。宝剑的式样是由英王陛下亲自挑选和批准的。这把宝剑是由英国铸造宝剑的工匠世家精心铸造的。剑上刻的铭文是：“赠给刚强的斯大林格勒人民。英王乔治六世代表英国人民致敬。”

斯大林接过宝剑，很受感动。他致了简短的答辞——

我代表斯大林格勒的人民，向英王乔治六世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斯大林格勒的人民将格外珍惜这件礼物。

请您，首相先生，向国王陛下转达我们的谢意。

接着，斯大林俯身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缓缓地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又迅速插入，把它交给伏罗希洛夫。

丘吉尔和斯大林亲切握手。

仪式到此结束。

见到这个稀世之宝，众人莫不唏嘘，惊叹其妙。

罗斯福笑道：“好宝贝！给我看看，”

他从伏洛希罗夫手中接过剑，右手握住剑柄。他感到，这把约50英寸长的宝剑，做工确实精美绝伦，拿到手里简直感觉不出它的重量，倒象是自己手臂的延伸。

罗斯福高兴地笑了起来：“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

他把剑高高举起，从空中猛劈下来，雪亮的钢刃发出一道寒光。

罗斯福把玩之后，将剑还给伏罗希洛夫。不料，笨手笨脚的伏罗希洛夫接剑时，一不小心，没有接好，只听得“咣当”一声，竟把那剑掉在地上。

众人见状，莫不惊呼。斯大林的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丘吉尔的脸。那镇定如常的神情，仿佛在说：

斯大林对英国的任何谋策都无动于衷，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赢得战争，然后赢得和平。

第五十六章 斯大林回礼请客 丘吉尔摆酒祝寿

三巨头德黑兰会晤，在猜疑与信任、争议与和解的复杂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中，为着各自的利益，出于各自的立场、形成了某种政治三角的特殊格局。

罗斯福需要拉拢斯大林，也需要维护丘吉尔，斯大林需要靠近罗斯福，也需要同丘吉尔讲价钱。丘吉尔想拉拢斯大林，也需要依靠罗斯福。

斯大林沉稳刚健，似乎无求于人，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丘吉尔用心良苦，售计未纳，似乎比较被动。罗斯福貌似超然，稳操胜算，周旋于二者之间。

各显特色，的确好戏连台。

通过极其复杂的交手，三人总算求同存异，在主要问题上大致统一起来了。

这就是——

心须联合起来，加快打败希特勒的步伐；

必须在英吉利海峡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与东线的苏德战场互相配合；

必须按照大家初步同意的某些原则和框架，处理战后可能出现的国际性新问题。

三个巨头，你来我往。或在洽谈中夹杂讥讽，或在礼仪中闪现幽默，或在交锋中表示友好，而最后，彼此总算为着反法西斯这个共同目的，把手紧紧拉在一起了。

那日，丘吉尔代表英王给斯大林赠剑，隆重热烈，在与会人们的心中掀起了感情的波澜。

向来沉郁的斯大林也不能不动感情。事实表明，无论过去他和丘吉尔有多深的宿怨，现在的英王和丘吉尔是愿意与他交朋友的。那把无比高贵的赠剑便是明证。

丘吉尔也暗自欣喜。他想，看那斯大林的神态，确已动情。现在，他总该帮我说几句话了吧。于是，赠剑仪式结束后，丘吉尔又欣然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就有关问题继续讨论。

不料，斯大林其人，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丝谦让的意思，相反再一次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

斯大林对丘吉尔道：

“首相阁下，您的心情我很理解，您的馈赠我很感激。我相信，那把价值连城的宝剑，可以表示苏联和大英帝国之间，以及我和首相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正因为有这种友谊基础，所以我要直率地向阁下说明，现在苏联需要援助，急切地需要援助，特别是贵国和阁下的无私援助。”

丘吉尔慷慨说道：“有何困难，阁下只管说，我定尽力而为。”

罗斯福也道：“我们既是朋友，很好商量，很好商量。”

斯大林微笑道：“现在苏联红军只关心三件事情。”

“哪三件？”

“第一件，‘霸王’行动的具体日期。这个日期必须定在5月，而且不能迟于五月。第二件，你们的‘铁砧’计划（从地中海地区重点进攻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是否照旧执行。第三件，盟军总司令的任命，究竟由谁出山。”

看来，斯大林要再一次把第二战场的承诺落实。

丘吉尔为了缓和气氛，笑道：“阁下，这个您就放心好了。这一回，我们答应了，绝对不会再变卦的。”

罗斯福也道：“我可以代表首相向阁下保证，1944年5月，一定实施‘霸王’行动。”

斯大林笑道：“这个保证能够实现，那是最好不过。如果不能实现……我们也好早点考虑停止向西线的推进，以便同希特勒谈点儿条件。”

这当然是暗中威胁。三大国联合作战，有个最根本的前提，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与希特勒议和。罗斯福早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就提出必须打到希特勒“无条件投降”的地步。

丘吉尔忙道：“阁下可开不得玩笑啊。我和总统是决不准备和希特勒和谈的。”

斯大林道：“只要你们不开玩笑，我也不会开那个玩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学生，你们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就是了。——那么，‘铁砧’计划呢？”

罗斯福抢先说道：“我和首相商量过了。‘铁砧’计划只作为‘霸王’的辅助行动，不再作为重点。”

丘吉尔补充道：“在宣传上，对‘铁砧’计划还是要加强的。这有利于掩护‘霸王’行动。”

斯大林笑道：“兵不厌诈。这个我同意。如何进行诈骗战，就看首相的了——您是诈骗高手嘛。不过，不要诈骗我就行了。”

丘吉尔听出，斯大林这话又带讥讽。笑道：

“如要诈骗希特勒，离开了阁下您的配合，那是搞不成的。比如，我们在‘BBC电台’拼命宣传非要在敌人‘软腹’下手不可，您可不要吃醋。而且，您那个‘莫斯科电台’应该同我们一唱一和。总统先生的‘美国之音’同样应该如此。”

斯大林道：“没问题，没问题。”

罗斯福也道：“应该，应该。”

斯大林穷追不舍，又道：“那么，第三条，总司令的任命，你们怎么办？”

丘吉尔对罗斯福略带不满地道：“这个问题嘛……总统风格很高，非要美国将领担任最高指挥官，并且答应总司令的任命将在两周之内决定。具体人选，他早就心中有数。”

罗斯福针对丘吉尔话中的讥讽，笑道：“首相的风格也很高嘛。‘霸王’战役，他很慷慨地答应让我们打主力。我问过马歇尔，我们是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的。元帅阁下放心好了。”

斯大林笑道：“很好！很好！——今天，我请客！两位一定赏光啊。”

罗斯福笑道：“如此口福，求之不得！我们不会客气的。”

斯大林的宴会，准备充分，十分丰盛。

满桌珍肴，琳琅满目，色香洋溢，直叫人垂涎欲滴。

各具特色的东方名菜上了一道又一道，各种名酒斟了一杯又一杯。

宴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斯大林首先致辞。

“尊敬的罗斯福总统阁下，尊敬的丘吉尔首相阁下，亲爱的美国、英国的全体将军们、朋友们：

为了表示我们联合抗敌的诚意和我们之间不断增长的团结和友谊，今

天，我们在这里小设便宴，感谢阁下和各位朋友！

我提议，为团结和胜利。大家干杯！”

“干！”

接着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热情洋溢的祝酒。宴会始终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宴会临近结束时，丘吉尔略带酒意，高兴地说道：

“两位阁下，明天是我69岁生日，我设便宴，二位一定赏光啊！”

斯大林和罗斯福同时笑道：

“好！到时定来朝贺！”

丘吉尔的酒宴，同样丰盛。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去英国大使馆作客。内务人民委员采取了精心的保安措施，彻底检查了现场，并在所有的门口及房顶上都布置了武装警察。但这并未影响整个晚宴轻松愉快的气氛。英国的少校级译员伯尔斯，被丘吉尔安排到斯大林身边，并吩咐他要紧随斯大林，不得失礼。这位少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丘吉尔作为主人，照例热情洋溢地首先致辞道：

“尊敬的总统阁下，尊敬的元帅阁下，亲爱的将军们、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

正值三国首脑会议即将圆满结束之际，迎来了我69岁生日。各位贵宾欣然光临这个宴会，使这个日子成了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生日。让我以这杯薄酒，向总统阁下和元帅阁下，以及全体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致最崇高的敬意！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干！”

众人起身，举杯相碰，一齐干了。

接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互相祝酒。

斯大林提议为“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的斗士丘吉尔先生”干一杯，祝他健康长寿。丘吉尔也提议为“圣人罗斯福”和“伟人斯大林”各干一杯。

各位将军和外交官员，也相互敬酒，气氛越发热烈起来。

正值酒酣之际，罗斯福举杯道：

“为了美英两国两军将来更加密切的合作，我提议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干一杯！”

罗斯福祝酒完毕，斯大林站起身来，大声道：

“这杯酒我想请布鲁克将军喝下去。以后，请将军对我们红军的士兵表示出更深的战斗情谊。”

布鲁克听罢这句似有弦外之音的祝酒辞，不胜惊讶。心想，斯大林元帅的意思，是说我过去对他们的红军没有表示友好的感情。这种场合，怎能如此说话？

布鲁克的性格本来比较急躁，这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加上借酒浇愁，已有醉意，遂站起身来，斗胆向斯大林回敬道：

“元帅，感谢您的好意！我记得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时期，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元帅！您所以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的真正友好的感情，没有看出我对红军所有将士的真诚的友好的情谊，也许是被某些假象蒙蔽了，就像您被某些花言巧语的人蒙蔽了一样！”

布鲁克这些话，既是针对斯大林的，也是对罗斯福和马歇尔的含沙射影。

布鲁克的牢骚和大胆，使丘吉尔大吃一惊，生怕因此破坏了已经形成的友好气氛，正欲站起来作些解释，以挽回影响。

不料，斯大林颇有兴致地对布鲁克将军道：

“亲爱的将军，我相信你说的是由衷之言。我喜欢你这样对我说话，我打算找你谈谈。不过，请你相信这句真理：最好的友谊，是经过误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友谊。”

丘吉尔见斯大林并不计较，这才大大松了口气，只在心里道：

“这个布鲁克！这段时间，确实委屈他了。难怪他火气大呢。”

接着，丘吉尔紧紧抓住斯大林，同罗斯福一起讨论战后德国的问题。

丘吉尔道：“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将来怎样妥善处理失败的德国人。”

斯大林道：“一定要消灭德国总参谋部！因为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and 一切军事计划，都是出自于那5万人左右的军官，要把他们统统枪毙！”

莫洛托夫见元帅这话说得有些冒失，忙用眼向斯大林暗示，斯大林却没注意到，又补了一句：

“一定要枪毙5万人！”

丘吉尔听罢，很不高兴，反驳说：“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

这时，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很不适宜地插言：“我倒赞成元帅的看法。”

丘吉尔离开餐桌，走进隔壁一间房子，仍然气乎乎地道：“我宁可此时此刻让人把我押到花园去枪毙，也不愿让那种可耻的做法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见此情形，罗斯福忙起身圆场。他希望通过幽默化解这个不快，于是笑道，“你误会了，首相先生！他说的不是5万人，而是4.9万人。”

莫洛托夫也圆场道：“元帅是开玩笑的。哪能认真呢。”

斯大林也笑道：

“我想，首相先生在英吉利海峡登陆时，会比这更加认真。”

丘吉尔终于笑道：

“看来，元帅阁下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

这场酒会，可谓波澜起伏，情趣无穷。

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整整开了4天，于错综复杂之中，曲曲折折之时，各个行当，各个名角，各施绝技，总算把这场旷古少有的大戏成功地演完了。

最后，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联名发表《德黑兰宣言》，对这次大会作了最后的总结。

《宣言》庄严宣称——

我们充分认识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暴政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他们自愿加入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已经在事实上、精神和意志上都成了朋友

罗斯福 斯大林 丘吉尔
1943年12月1日签于德黑兰

第五十七章 英雄难过美人关 彩排枉流战士血

1944年1月15日夜晩，茫茫夜雾笼罩着伦敦。

午夜时分，一辆军用专列在距着罗斯山不远的运煤专线上停了下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气宇轩昂地走下火车，他的后面跟着好些属僚。

那些属僚拥着最高司令官向车站门口走去。尔后，这列火车又悄然消失在浓密的夜雾中了。

车站门口，没有什么人迎接，更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一切都很简单。暗淡的灯光下，只有几辆专用防弹吉普在那里等候。早就隐蔽在四周的卫兵没有露面。

很快，汽车把这位最高司令官送到了伦敦效外梅弗尔市海斯·洛奇镇下榻之所——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简称为“SHAEF”）。

艾森豪威尔的悄然到来，标志着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存在变成了现实。从此，实现最高统帅部的最终目标——“霸王”和“普尼顿”作战行动，就成了对德作战中压倒一切的考虑。

艾森豪威尔的到职是严格保密的。除西方少数几个大国的政治军事领袖和他本人最亲近的属僚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到来。

他是1月13日夜晩从美国直飞英国的。为了保密，他没有直飞伦敦机场，而是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后，上了早停候在哪儿的一列军用专列，接着转汽车。可以肯定，美国和英国的公众，数天内都不会知道这位将军的下落。

这天晚上，当僚属把他送进早已布置好的总司令起居室的时侯，他的精神特别亢奋，一点睡意也没有。看了看这套按照他的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布置的新居，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关好门窗，从厨柜拿出一瓶白兰地酒，靠在沙发上，悠然独饮，不禁思绪万千，激情难抑……

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他不能不激动。

不到一年，艾森豪威尔由准将而少将，由少将而中将，眼下已经升到大将军了。他的军职，由总参助理而北非盟军总司令。由北非盟军总司令而西欧盟军最高统帅。这速度，宛如大鹏展翅，乘风而翔，扶摇直上。

想到这些，真令他乐不可支了。

“看来，上帝对我不薄！”

艾克一连喝下三杯美酒，独自感叹道。

西欧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算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最高军职了。这顶桂冠，本该落到老资格的马歇尔或布鲁克头上，没料到竟然轻而易举地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艾克明白，这不仅应该感谢冥冥之中的上帝，也应该感谢人间那个实实在在的“上帝”——罗斯福。

12月初，罗斯福开完三国首脑会议，从德黑兰回国，途中经过北非突尼斯。艾克接到通知，立即前去迎接。

罗斯福抵达前几小时，艾克收到马歇尔的一份电报，其中含糊地提到他可能加任新职。他以为是调他回国，仍然到他熟悉的参谋部工作，或者调他到比较熟悉的菲律宾和太平洋战区工作，再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助手。可罗斯福一到突尼斯，刚上汽车，就对他道：

“好啦，艾克，你快要去指挥‘霸王’行动了。”

艾克一听，非常高兴。他知道，这是总统提名和拍板的结果。

“总统！我知道这个任命涉及到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希望不致辜负您的希望。”

“很好。我想在突尼斯呆上几天，看看你们的战区。这期间，我们好好谈谈。”

一连几天，艾克陪着罗斯福视察了马耳他岛和西西里。在马耳他，罗斯福给驻守该岛的英国总督戈特勋爵颁发了一张总统奖，表彰他们在1941年和1942年的英勇驻守。在西西里岛，罗斯福视察了美国空军基地，给美国克拉克将军授发了战功勋章。罗斯福好几次想到迦太基观光一番，只因担心他的安全，被特工人员和艾克劝住，这才没有前去。

罗斯福告诉艾克，调他担任“霸王”行动最高指挥官，与马歇尔的意见完全一致。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再行拖延。本来，这个职务首先考虑的是马歇尔，但总统决定不让马歇尔离开华盛顿，因为只有马歇尔坐镇联合参谋长会议，他才放心国内军界那个摊子。并且说，像欧洲盟军最高指挥这样的职务，总统的所有助手都很向往，他们都希望分享这类光荣的职务，但他们也知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罗斯福这话的意思是说，得到这样的职务不是容易的。他没有提他与丘吉尔首相在确定这个人选上的分歧意见，但向来机敏的艾克对此当然看得出来。

罗斯福还告诉艾克，关于他的这个新职，将于近期在华盛顿宣布，但对外界尚需保密。为了强化这一职务的权威，决定在司令官的头衔上冠以“最高”二字，以表示这个新的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

罗斯福离开马耳他的第二天，艾克接到了马歇尔将军托专人送来的便条。那便条，前一部分是马歇尔抄录的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简要电文，后面是马歇尔给艾克的简函。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罗斯福

开罗。1943年12月7日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也许乐意把这个便条当作一件纪念物。这个便条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晤结束时十分匆忙地写成的。总统随即签了字。

乔·卡·马歇尔

至此，艾克充任西欧盟军最高司令官一事已成定论，只待华盛顿正式行文宣布了。

很快，华盛顿宣布了这一重要决定，并向英国首相丘吉尔作了通报。

于是，艾克抓紧了结在北非和意大利方面的指挥事宜，又抓紧回国一次，然后匆匆赶到伦敦任职来了。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的连连荣升，并非全靠他的个人素质和战功，很大程度是靠他的机遇和运气。

就个人素质而言，他风流倜傥，军事理论虽学过不少，但缺乏实战经验，特别缺乏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经验。他任北非盟军司令官，表面看来，在北非和意大利战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好像是他正确指挥的结果。实际上，那是蒙哥马利、巴顿和克拉克等几个得力战将在前线奋力拼搏的结果。因他

位居主要指挥位置，所以这功劳自然归在了他的头上。难怪罗斯福非常赏识他，曾对他说：“艾克，你干得不错！”

能得到总统的青睐，自然是他的运气。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但历史的机遇，命运的女神，对他如此关照，如此钟情，这就是他的幸运。

现在，他是实实在在地坐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的位置上了——不管现在人们怎么看，将来人们怎么看。

想到这里，艾克不禁飘飘然，仿佛自己就是上帝之子。

几杯美酒下肚，艾克在屋里昂然踱步。

突然，他大口大口灌下最后一杯白兰地，猛地将杯子一掷，自言自语说道：

“这一回，定要好好干它一场！”

正在这时，他似听到外面有人轻轻敲门。

凭他的直觉，他知道是谁来了。

他迅速开门。果然不错，正是他近来老是牵心挂肠的人——他的秘书兼情妇。

“啊，萨默斯比！”

他一把将萨默斯比小姐搂进怀里，迅速将门关上。

“我的天使！你知道我回来了？”

萨默斯比嗔道：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艾克忙解释道：

“重任在身，怎能不回来呀？——而且，一回国，我就心急如焚地盼着见你。”

“一回国，就搂着老婆睡觉，还想我呢。骗人！”

“真的！萨默斯比，我是一心挂着你的。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现在不是又见面了吗？”

艾克说着，将萨默斯比搂进怀里，抱上床去，将那公牛般雄壮的身子压上去，疯狂地吻着，抚摸着……

两人嘻戏一阵，不觉乐极生悲。萨默斯比叹道：

“唉！我们之间，也不知将来如何了结。”

艾克也摇了摇头，回答不出，只好道：

“萨默斯比，我……实在太喜欢你了！在我看来，你是世上美貌与贤能的杰作。”

萨默斯比道：

“艾克，我知道你的心，你快别说这些了。你现在连连荣升，前途远大。我害怕极了……”

“怕什么呀？这不很好吗？”

萨默斯比伤心地哭了。

“不！我想……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甩了的。即使你真心爱我，也不得不离我而去。当然，我是一个并不值得你爱的女人。我已经结过一次婚，又有新的恋人，虽然他又离我而去……这些，你都知道。”

对于面前这个风骚得叫人发疯的充满无限魅力的女人，艾克当然了解。

她本有一个丈夫，因其平庸，早已离异。后来，她似乎恋上了一个美国中尉，那中尉又于不久前战死沙场。

艾克轻轻给她擦去眼角的泪水，无可奈何地道：

“萨默斯比！你别说了。我也十分痛苦。在我们美国，离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将来……我会想办法的。”

萨默斯比苦笑着，摇摇头道：

“不。将军这样做，岂不毁了将来的前程？”

艾克叹了口气道：

“当然，如果不行，那只能……在我们心中，永远留下一片难忘的绿地。”

这时，天快亮了。附近的军营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军号。

萨默斯比站起身来：

“将军！你现在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任重道远，希望你以事业为重。当然，如果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来的！再见。”

艾克激动地搂着萨默斯比，口里喃喃地道：

“萨默斯比，萨默斯比！我……”

萨默斯比给艾克送去一个亲吻，推开艾克，开门走了。

艾克无可奈何，回到沙发坐下，抱着头呆了好一阵。

突然，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打来的：

“艾克将军吗？我是丘吉尔！”

“啊，首相，您好！”

“你到伦敦了，怎么悄悄地躲着我，也不来个电话？”

“哪里哪里。由于首相知道的原因，我不便在市面露面。加上到的时候，天已太晚……”

丘吉尔在电话里笑道：

“好吧，将军！今天中午，到老地方共进午餐。我们商量商量吧。”

艾克回答：

“好的。许多事情，我也正想找您商量呢。”

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丘吉尔心里很不好受，布鲁克更是耿耿于怀。

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登陆作战的魄力和实力讲，英国远远不如美国，只好委屈委屈，让美国掌握主动权。丘吉尔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

从德黑兰开会回来，丘吉尔偶感风寒，总是咳嗽，不时发烧。打针吃药之后，总算大有好转。向来精力充沛的丘吉尔，这才感到，他确实有些老了。他毕竟是 69 岁的人了。

但他向来心雄万夫，健康略有好转，便又兴致勃勃地工作了。

这天，当艾克前往契克斯首相别墅的时候，丘吉尔正与布鲁克议论着登陆作战的事情。

布鲁克一肚子牢骚：

“艾森豪威尔的飞黄腾达，完全靠的政治、机会和运气，而不是战功。别忘了，他在当非洲集团军司令之前，在战场上连一个营也没指挥过。”

丘吉尔苦笑道：

“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也太不公平了。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应付新的军事形势。任命他当

最高司令官，我感到十分不安。……战略、战术、指挥，绝非他之所长。他只是一头好色的公牛，只知道搞女人！”

丘吉尔忙劝道：

“布鲁克将军，这话千万别这么说，许多事……我知道怎么办。”

接着，布鲁克道：

“好吧。事到如今，这场登陆战役，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既然他们争去了最高司令官，我们在司令部的要害位置上，必须争取多安些人。”

这个意见，丘吉尔是赞成的。

“将军有什么具体考虑？”

布鲁克讲出了他早就想好的一系列计划。

就像当年他在北非把亚历山大爵士安排在实际指挥岗位上一样，他要运筹帷幄，竭尽所能，把登陆作战的强攻阶段和后续集结阶段的指挥权限制到最小程度，而这两个阶段，正是登陆作战最危险的阶段。他要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筑起一道由英国将军组成的人墙。

按照布鲁克的想法，最高司令部的许多要职，均应由英国人来担任，这些人员包括：最高副司令官兼空军司令、空军元帅亚瑟·泰德爵士，海军司令、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陆军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战术空军司令、空军元帅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登陆作战计划工作的大部分权力，以及情报、保密、特工等部门的绝大部分权力也都应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

对他这种囊括最高司令部最高职务的想法，丘吉尔早在心里赞成，却又深感难以实现。这样做，岂不把那位新上任的最高司令官架空了吗？美国方面岂肯让步？于是，他摇了摇头道：

“这是很难办到的。我看，还是只有同他们商量，尽量争取。”

布鲁克气呼呼地道：

“争取争取！首相，我们让步太多了！”

丘吉尔劝道：

“将军，不管怎样，我们也得以大局为重。心里有气，总得忍耐些，不过，我倒有个想法，仍然要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方向试一试。”

“继续在那里组织进攻吗？”

“是的，将军，这事，你别出面，由我向艾克谈。”

正说到这里，艾克到了。

丘吉尔笑吟吟地迎了上去。

“啊，亲爱的艾克，又是几天不见了。一切好吧？”

“好，很好。”

艾克一面回答，一面招呼布鲁克：

“你好！将军阁下。”

“你好。”

布鲁克冷冷地同艾克拉了拉手，推说有事，告辞去了。

艾克回头笑道：

“听说首相身体欠安，好些了吧？”

“没什么，小事一桩。现在你看，我不是满有精神吗？”

接着，丘吉尔按照布鲁克的意向，把总司令部有关人员安排的意见提了出来。

艾克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笑道：

“关于人员安排问题，看来需要统一协调。现在，我已经安排瓦尔特·史密斯将军做我的参谋长，由他协助我具体组建司令部的班子。”

丘吉尔道：

“其实，摩根将军对于战略问题造诣很深，总参谋长一职，由他出任更好。”

艾克知道，在首相面前，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但他有他的杀手锏，于是笑道：

“那当然。不过，史密斯将军与我共事多年，我和他很合拍。而且，由史密斯将军出任总参谋长，这是总统的意思，不好变了。”

艾克打出罗斯福这张牌，的确有效。丘吉尔不得不听罗斯福的。

“那么，其他将军的安排……”

不待丘吉尔说完，艾克道：

“首相，这个您就别担心了，我作为总司令，当然希望手下多些最能干、最得心应手的将领，无论美国的将军，还是英国的将军，我都有所考虑，但人员得一步一步地上。上急了，既浪费人才，也容易弄出矛盾。”

“目前，你准备上谁呢？”

“目前嘛，根据需要，我准备暂时上这几个将领。一个是美国的布莱特雷将军，由他担任美国集团军群司令。一个是你们的蒙哥马利将军，由他担任英国集团军群司令。另外还有美国的斯巴兹将军、巴顿将军是否安排，目前暂不决定。你们的泰德空军上将、拉姆齐海军上将，当然也在考虑之列。”

丘吉尔见艾克对英国将领的安排倒也并不过分，遂道：

“关于作战计划、保密、隐蔽、后勤等等，我们愿意多做些工作。”

艾克道：

“那再好不过，大本营在你们这儿，这就只好麻烦你们多多考虑了。”

丘吉尔道：

“这方面，最近我们已经有了好些初步方案。”

艾克道：

“到时可以安排研究。不过，这得统一号令。为此，我已请史密斯将军代我起草和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最高司令官的指令，可以否决已经发出的一切其他指令。各部门各方面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方案，包括作战方案、隐蔽方案等等，都必须经最高司令官审批后，才能发出。”

听到这里，丘吉尔不能不服。看来，艾克已经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了，布鲁克那套由英方囊括权力的想法不过幻想而已。他当然明白，这肯定是罗斯福和马歇尔的主意。

最后，丘吉尔委婉地提出了在意大利方向继续作战的问题。

“艾克将军，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成败攸关，非同小可。因此，我很担心。当然，事已至此，登陆作战非搞不可，许多工作都在动了。我想，为了确保这次登陆作战的成功，我们应该首先来个彩排。”

“来个彩排？”艾克对此既感兴趣，又很惊讶，“这怎么保密呀？”

丘吉尔笑道：

“我不是说在英吉利彩排，而是在意大利彩排。”

“怎么个彩排？”

丘吉尔详细介绍了他的“彩排”计划——这个“彩排”登陆作战的代号叫做“小招牌”。鉴于目前意大利战场上，英美联军同德军在“古斯塔夫”

战线上处于胶着状态，丘吉尔力主在罗马以南 10 公里处的安齐奥一带组织大规模联合登陆。他认为这次登陆，很有可能一举拿下意大利，至少可以起到隐蔽英吉利海峡登陆意图的作用，同时起到把渡海作战的正面之敌引开的作用。

艾克对此表示怀疑。他明白，意大利是个七沟八岔的多山之国，即使登陆成功，机械化部队继续进攻的难度仍很大。再说，现正准备在英吉利海峡登陆，那会分散兵力的。而且，登陆必不可少的登陆艇也周转不过来。同时，前不久，美军在那里所占领的巴里港，遭受到德军一次突然袭击，损失了 16 艘船只，其中一艘装载芥子毒气的美国船被击中着火，大量毒气散发出来，若不是海风方向相反，美军将全军覆灭。

想到这些，艾克摇头道：

“风险很大。”

丘吉尔坚持道：

“我看可以搞。我已经命令亚历山大将军拟定行动计划，我们很有信心。”

艾克为难地道：

“在北非，我已经没有指挥权了。我不好再干预那里的战事。不过，这事最好慎重一些。”

不久，事实证明，“小招牌”彩排遭到了严重的失败。那时，英国的意大利集团军群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接到丘吉尔的指令后，迅速制订了作战方案。亚历山大又向在那一线的美方克拉克将军下达了指令。接着，克拉克将军向美军第 6 军下达了行动指令。但克拉克对这次战役表示怀疑，只命令第 6 军“逼近”，而不是“占领”攻击目标。于是，这场战役，由于仓促行动，指挥混乱，力量十分雄厚的德军后备部队赶来，包围了克拉克将军指挥的美国第 6 军和由英国奥利佛·利斯爵士指挥的英国第 8 军。结果，造成了盟军很大的损失。

战役结束，十分能干的亚历山大将军抱怨道：

“我对盟军在地中海战场的合作已不存在任何幻想！”

“小招牌”登陆彩排，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丘吉尔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和不安。

对于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丘吉尔更感不安。他认为，把作战计划置于 1944 年打败希特勒的基础上，这是很不明智的。希特勒在法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未能排除。因此，这次登陆作战的危险性相当之大。

但是，战争打到这一步，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呢？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这个问题都在进行严肃思考。这场战役，空前艰巨。在争取胜利的良好愿望下，谁也无法排除万一失败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已悄然打算——如果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集结了足以阻止登陆的部队，给这次登陆造成无法接受的后果，那么，盟军可以做出其他选择。

艾森豪威尔作为登陆作战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同样必须作出严肃的回答！

只有这个时候，他似乎这才明白，他这个最高司令官，实在责任重大，不好当啊！

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他似乎觉得，上帝在看着他，历史在看着他！

第五十八章 登陆战举足轻重 希特勒严阵以待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个职务，的确极为显赫。艾森豪威尔接任这个新职，一连数天，一直处在无比兴奋无比骄傲之中。

他，这个命运的宠儿，这个上帝的骄子，仿佛前面已经展现十分光明的胜利前景。因此，他如痴如醉，欣喜若狂，真有些忘乎所以了。

那时候，他出现在人们面前，完全是一派风流倜傥、趾高气扬的派头。正如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首席气象官约翰·斯塔尔将军评论的那样：

他笑容可掬，步履矫健，走起路来像位即将讲授第一课的体操教练。他穿的军服，剪裁得体，裤线笔直，挑不出一点儿碍眼的地方。这一切，使这位将军处于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和体质状态。

然而，没过多久，当他冷静下来，不得不认真回答有关登陆作战的许多重大问题时，这才深感这项任务的艰巨和棘手。他那张笑容可掬的脸这才变得阴沉而严肃起来。

实施“霸王”计划，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无疑是欧战史上最复杂、最困难、最危险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布鲁克和其他许多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们在那些担心夹杂着一些维护自身利益的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局面，英美高参们之间那种互相攻击似的争论已成过去。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华盛顿联合参谋总部的指导下，获得了指挥登陆作战的全部权限。

现在，最高司令部的人选，按照司令官的意志，已经大部配齐，并且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联合工作班子。国家之间的争执，个人之间的恩怨，很少带到司令部来了。在那里，从前国际指挥机构那种狂热的争论早已荡然无存。盟国最高司令部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处所。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多国公司，效率很高。

一连数天，艾森豪威尔同丘吉尔及司令部的各位将军，反复分析着这场战役的基本态势，它所涉及到的各种复杂因素，它所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它所应当采取的作战方案，以及必不可少的应急措施……这一切，就像一团乱麻，都须一根一根地理顺，就像沙海淘金都须进行反复筛选。

也不知开了多少会，熬了多少夜，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总司令部，才从那团乱麻中挣扎出来，在思想上对这场战役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首先，确定了这个行动的秘密代号。

“霸王”是盟军在西欧登陆作战的总代号。“普尼顿”才是在某地某个区域登陆作战的具体代号。因此，这次登陆战役又密称“普尼顿”行动。

第二，这次行动的规模。

它将动用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8个海上登陆师和空降师约20万众，于登陆日在诺曼底强行登陆。另有3个师约9万人，将紧随1.9万辆战车之后，于当天拂晓的登陆发起时刻（H时）至当天午夜的18个小时内，抢渡到岸上。

这些官兵，将分乘5000艘突击登陆船舶、1300只商船、1100架运输机和800架滑翔机进行登陆。

掩护这支大军的，有1200艘军舰（其中包括7艘战列舰和监视舰，23艘巡洋舰），1万多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战斗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直接参与这次远征行动的人数将达到400万人以上。而这些，还仅仅是这支远征部

队的先头部队。如果把空军、海军，以及后勤支援部队计算在内，那么，参战总人数将多达 600 万左右。

正如斯大林后来评价的那样；

我的同事们和我必须承认，这次登陆战役，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战略企图来说，在战争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

第三，这次行动的困难与危险。

登陆部队是众多而强大的。希特勒也并不软弱。

希特勒占领和控制着法国大部和所有低地国家。在那里，他们早就布置了众多的军事设施。在海岸一线，早就修筑了所谓牢不可破的“大西洋墙”，所设工事几乎都是永久性的，极其坚固。登陆部队虽然如此众多和强大，希特勒仍有可能依据足够的力量将其击退。除非盟军能够分散希特勒的兵力，或者在登陆日采取突然袭击，迷惑敌人，使敌人的行动迟滞。只有在这些情况下，盟军才能在登陆之后，迅速集结起一支强大的力量，用以顶住敌人的反扑。

登陆时间和地点的最后确定也不容易。

盟军怎样实施突击呢？登陆时间取决于气候。海峡地区的气候变化莫测，适合登陆的天气并不多见。法国海岸，适合“普尼顿”登陆的地形只有那么几个，而那几个地方，无论盟军还是德军，同样对它们了如指掌。在大的目标上，要想骗过敌人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对于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如何保密呢？

在法国海岸将有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是敌我双方乃至全世界都已意识到的，只不过还不知道具体时间和地点罢了。正因为如此，海峡两岸，世界各地，敌我双方，早是间谍如麻，各种监听手段，各种侦破技术，无不大显身手，各显神通。报界或某个领袖人物，稍有一丝疏忽，就有可能把登陆作战的核心机密泄露出去。即使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出色，那么多部队在英格兰集结，要准备那么多登陆艇和船舰运送部队渡海，这是很难瞒过敌人眼睛的。

正如一份分析报告所说：

不管我们的掩蔽计划在登陆地点方面把敌人指向哪里，不管我们的干扰装置怎样有效地破坏敌人的雷达，在登陆开始 1 小时后，敌人就会判定“普尼顿”行动的主攻方向，从而采取有效的反击措施。

在艾森豪威尔心里，这次行动的最大危险，似乎并不是激烈的地面战和空战，而是敌人可能掌握和使用的秘密武器。希特勒早就宣称，他已经有了威力强大的新舰艇和“V1 飞弹”、“V2 飞弹”。那么，他还有没有更为厉害的东西呢？比如原子弹、毒气弹？

前不久，在意大利发生的一起有关毒气的严重事件，就引起了知道内情的盟军指战员的某些恐惧——1943 年 12 月 2 日，100 架德国“JU—88”中型攻击轰炸机，对盟军在意大利亚德里亚海的供应站进行了空前的破坏。装载 9 万吨战略物资的 17 艘船只被击沉，另外 8 艘严重受创，1000 多盟军官兵及意大利平民被炸死，造成了珍珠港以来最惨重的海港灾难。

据可靠消息，这次空袭，之所以死了那么多军民。其中一条重要原因，便是在那里发现了芥子毒气……那么，为了千方百计阻挡盟军登陆，希特勒又会不会贸然先行下手，使用可怕的毒气或其他生物化学武器来对付呢？”

第四，这次行动的用兵方法。

这样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海陆空三军的统一指挥和全面配合十分重要。如何把一支庞大的登陆部队运到登陆地点，显然是海军和空军必须担承的任务。

要保证登陆部队占领滩头阵地和向前推进，必须以强大的炮火首先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出动强大的空军，对敌人的前沿交通线进行封锁性轰炸，以切断敌人后备部队和物资供应。为此，在登陆前几月，必须进行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代价最大的空战，尽可能消除敌人的空中威胁。

尽管“普尼顿”作战计划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出其不意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保密。欺骗敌人以及特工手段的使用仍然不可缺少。

尽管登陆作战胜利的希望很大，同时制订应急计划仍属必要。

一旦发生灾难性的情况，便于从滩头紧急撤退，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第五，这次行动的替代方案。

登上欧洲大陆作战，有三个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其一，“朱比特”方案——从挪威登陆。这是丘吉尔最欣赏的方案。从挪威登陆，盟军是有能力的。所需要的兵力与其他地方登陆相差不多。只是这个方案劳师远征，于部队不利。而且，挪威的地形和气候特征，将对登陆部队提出一些独特的训练要求。

其二，“火炬”方案——从巴尔干登陆。这也是丘吉尔颇为赏识的。盟军从这里登陆，然后穿过崇山峻岭，进入匈牙利平原，从东南方向攻击德国，以迅速同苏军形成合击力量。这个方案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很难实施。这是因为，英国的巴尔干战略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发生某种分歧。同时，让部队穿越崇山峻岭，同样有劳师远征的弊端：

其三，“铁砧”方案——从法国南部海岸登陆。这一方案，登陆和巩固阵地不成问题，俄国人也会把它作为“霸王”方案的替代方案加以接受。但是，德国人一旦发现这个行动，将会很容易从其占领的法国和低地国家，调集强大的后备部队予以反攻。这个方案，风险同样很大。

通过时几个替代方案的筛选，最后，盟军战略家们和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在英吉利海峡登陆，利大于弊。

采用“普尼顿”方案，在英吉利海峡登陆！事情就这样定了。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精心组织好这次行动，以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当然，在这个大前提下，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多。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行动，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没有睡觉。

1944年1月30日傍晚，“狼穴”大本营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会议。希特勒坐在会议室的首席上，长条形的会议桌的左右，坐着最高统帅参谋部的要员和重要战将。其中镇守西线“大西洋墙”的隆美尔陆军元帅，与希特勒靠得特别近。显然，这次会议是专门研究西线战事的。

灯光雪亮。希特勒站起身来，用指挥棍指了指挂在后壁的巨幅军事地图，转过身来，用他一贯尖刻的演说风格，开始演讲了“大家看到了吧，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战地记者，那个曾经在敦刻尔克大败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丘吉尔先生，现在又要向我们动手了！他们正在筹划所谓‘霸王’行动登陆作战。他还想再一次在法国西海岸来一次像样的敦刻尔克大败退。

“很好！好极了。上一次敦刻尔克大败退，他算逃脱了性命。这一回，很好，我们准备着，要让他们一个也不能逃掉。我们的飞机、坦克、最新武

器“飞弹”，将把他们统统埋进大海！”

希特勒讲到这里，端起桌上那个杯子，喝了几口水，大声笑道：

“丘吉尔先生也好，罗斯福先生也好，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全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要在西线发动进攻，我们的情报部门，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早就安插在他们身边的特工人员，早就把消息传回来了。哈哈！卡纳列斯——你说是吧？”

一直坐在角落的德国间谍机关首脑卡纳列斯，忽然听到元首点他的名，不觉一惊，忙站起身，连连道：

“是的，元首！敌人的一切情况，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希特勒道：

“对！敌人想干什么，是瞒不过我们的。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个简单的简报。”

希特勒拿着那份情报，得意地念道——

1月15日午夜

新任最高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

塔特

“大家注意，这份情报，是我们有关部门于1月16日凌晨收到的。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从美国到伦敦上任，刚刚走下飞机，我们就获悉了他的下落。而那时候，美国和英国还在总统和首相级的范围内保密呢。哈哈，你们说，这是不是个大大的笑话！”

说到这里，希特勒突然收起笑脸，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说道：

“当前，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必须明白。敌人入侵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显，盎格鲁撒克逊人必将在西线登陆。可他们究竟在何时登陆和怎样登陆呢？目前还很难判断。当然，在这方面也不能随便推测，而应依据可靠的情报。任何舰船的集结，都不能也不应当作为草率地下结论的依据，不能把它看作是可靠的证据和迹象。说他们选了从挪威到比斯开湾的漫长的西线的哪个地段，或者说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是在法国南海岸，意大利海岸，或者是在巴尔干！现在还说不清楚，还得继续侦察。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入侵在即的危险性。”

接着，希特勒摆出了他能打败敌人入侵的强有力的理由。

他告诉大家，他是完全能够打败敌人的入侵的。他有1000多万武装起来的德国人，有供应这支大军的强大的工业。这些工业不仅集中在德国，也分布在已经占领的法国和低地国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他说，德国的军火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例如，1940年，德国军火工厂生产了173万吨军火，1943年产量已经提高到450万吨。1940年，制造了5500门大炮，1943年就达到了2.7万门。1940年制造了坦克1359辆，1943年则生产了1.1897万辆。1940年制造飞机8070架，1943年制造2.205万架。

他强调，德国的武装力量比敌人想象的强大得多，德国地面部队的装备比盟国优越得多。在先进武器领域，德国正在用快速、无声、远程吸气的新型潜艇来重新武装他的部队。这种潜艇，能把英国和美洲的联系切断。喷气式飞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可以用来摧毁飞往德国上空的密集的敌军轰炸机群，可以轰炸敌军而不受截击。V1和V2飞弹已成批生产，这些飞弹可以把集结盟军部队的伦敦和英国南部夷为平地。此外，还有新型的水雷、航空炸

弹、炸药等等。

总之，有强大的德国武装部队和第三帝国的工业，有 400 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和 5 亿人日的整个欧洲大陆作后盾，有在人类历史上坚不可摧的“大西洋墙”，有主宰整个欧洲大陆的所有的一切，所以，德国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希特勒如此吹嘘一通之后，最后紧握双拳，声嘶力竭地道——

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不只是西线区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关系全局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在几小时，最多不超过几天的时间内把敌人的登陆行动打垮。

一旦把登陆挫败，敌人就再也不可能组织新的入侵。除了将要遭到的惨重伤亡外，要准备新的登陆，单就时间而言也需数月之久。英美联军的失败不仅可以阻止他们再次发动登陆进攻的尝试，而且，入侵失败也是对他们士气的沉重打击。

在美国，它还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罗斯福重新当选。如果我们走运，他还可能被投入监牢。在英国也一样。丘吉尔由于年纪、健康及其影响日益衰落，将再也不可能发动什么新的登陆行动了。

因此，战争的结局，帝国的命运，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每个战士肩上。让我们怀着决战决胜的信心，英勇地去迎击入侵的敌人吧！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元首万岁！胜利万岁！”

追随者呼起口号，随即响起一阵掌声。

接着，希特勒宣布散会，并叫伦斯德和隆美尔留下来。他要单独同他们谈谈西线的战事。

希特勒招呼这两个下属坐下之后，说道：

“很明显，西线的防御任务，就靠两位将军了。谈谈你们的想法吧。”

驻守西线的伦斯德元帅，时年已经 69 岁。不论是年纪还是精力，都已不如往年那么有朝气了。但他做起事来，仍保持着冷静、准确的作风。他脸庞瘦削、严肃而悲伤，曾经为希特勒立过许多战功。现在他担负着西线的驻守任务，面对即将发生的登陆战役，他感到凶多吉少。

此刻，见元首把眼光落在他的身上，只好首先回答：

“这次登陆战役，可能规模很大。我们西线的兵力，战线很长，目前的数量显然不足。”

希特勒不满地看着这个老元帅：

“你不是有 5 个集团军吗？还不够？”

归伦斯德指挥的确实有 5 个集团军，尚有 150 万部队。其中有 10 个坦克师，两个空降师，17 个一线战斗师，30 个普通陆军师，兵力并不算弱。可他斗志已衰，所以口称兵力不够。

“敌人可能倾其全力在一个点上进攻。我估计，敌人可能同时出动几百万军队，一个劲地压过来。所以，我们的兵力……”

“关键是斗志！我的老元帅。当然……兵力的问题，我会考虑。——隆美尔将军，你呢？你有什么想法？”

隆美尔指挥的部队，主要布置在法国西海岸南线一带，北线的 A 集团军群归伦斯德将军指挥，南线的 B 集团军群归隆美尔指挥。B 集团军有他最强的主力部队第 7 军和 15 军。主要驻守诺曼底地区、塞纳河河湾和须德海之间

的海岸。

隆美尔毕竟正值壮年，看上去，身体和精神比伦斯德好得多。显然，这只“沙漠之狐”已经从北非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他的声望也在增长。他依旧是德国公众的宠儿。希特勒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此刻，隆美尔为了迎得元首的欢心，满有信心地答道：

“元首，我对这次战役，充满必胜的信心。我们的‘大西洋墙’非常坚固。只要我们加强备战，随时可以打败入侵之敌。”

这后非常中听，希特勒十分满意：

“很好！”

“只是，敌人究竟从何处进攻，很难判断。”

“你认为敌人可能从哪里进攻？”希特勒问道。

隆美尔道：

“法国海岸，从北到南，有几个重点地区比较危险。一是北线的加莱。加莱离英国最近，便于快速突击。敌人很可能从那里进攻。接着往南数，有阿布维尔、第厄普、勒阿佛尔、诺曼底，还有最南的瑟堡。虽然南线进攻的难度很大，不排除敌人在南线发动进攻的可能。”

希特勒点点头道：

“你说得很对。整个西线的每一个点，都存在进攻的危险。其中加莱是第一个要害的主攻点。诺曼底也可能是一个主攻点。总之，你们回到前线，一定要好好准备。做到精心布防，精心指挥，严阵以待，在那里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整个西线，我就交给你们了。”

“是，元首！”

伦斯德和隆美尔立即振作精神回答。

第五十九章 英格兰重兵云集 统帅部运筹帷幄

1944年春天的英格兰，到处洋溢着希望、勇气、奋战和渴望胜利的气氛。

每天，天上飞机如云，海上舰船如麻，地上车辆如流。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国士兵从大西洋彼岸的港口开到了英国南部、西南部和西部。

用飞机、舰船、汽车、火车运来的美国官兵，驻满了那些名字令人着迷的地方。马加斯、马格纳、桑福德·奥卡斯、波斯·康德尔、韦斯顿·佐兰德、金斯顿·巴格普尤丝等等有名的市镇，全是美国官兵的天下。英国政府下了命令，已经把那里封闭起来，划作“特区”，只准美国官兵出入。那里的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临时搬走了。整个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随美国官兵一起运来的，还有大量的装备和作战物资。1月至3月，至少有3360艘商船横渡北大西洋参加运输，以各种方式运输装备和物资的总量，达到650万吨，平均每个美国官兵合3.5吨左右。

那些新来的美国大兵唱着一些诸如“啦啦啦，啦啦啦，罗尔逊在瑞莱拉”之类的战歌，听来怪里怪气的。有的歌声，全是声嘶力竭的狂吼，就像雄狮虎豹在高山深谷长啸一般，充满原始的野性，显得粗犷而豪迈。

美国官兵到了哪里，哪里就出现大量的赖姆斯牌和骆驼牌香烟、应急口粮、可口可乐和卡宾枪，以及风姿招展的歌星西奈特拉、影星葛赖勃尔等风云人物。

长期习惯于温文尔雅的绅士文化的英国人，对这些新来的主人感到恐慌不安，他们注意到，美国人走路时，两手总是插在裤袋里，嘴里嚼着口香糖，或者叼着香烟，见了上司不行礼，胸前别着绝不是靠打仗弄来的勋章。

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比，这些大兵似乎富得出奇，总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他们供应各种各样的食品和奇特的饮料、酒、可口可乐和冰激凌，大兵们一买就是一大堆。然后，三五成群，“哈罗，哈罗”地叫着，嘻嘻哈哈地戏闹着。他们的闲暇时间，好像大部分都消磨在妓院门口，或者同女人们鬼混，或者在酒馆里酗酒闹事。

于是，英国人的保守和封闭，与美国人的粗犷和开放形成了强烈对比。人们议论纷纷，眼里充满疑虑、不满的目光。然而，当人们看到美国那十分雄厚的物质力量，看到天上大批大批的银白色的轰炸机，看到曾经是恬静安然的乡村土路上一望无际的战车和火炮，看到那些拥挤在英格兰港口、水道、河湾里的庞大的军舰和船只时，心里又不得不服。

他们明白，这些美国大兵，是来准备打仗的，某种重大军事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他们面前摆着一场不可避免的空前激烈的大厮杀。他们的前途，或者幸存，或者阵亡，眼下，他们似乎在抓紧人间可能得到的挥霍和享乐，用以弥补将来的某种失落。

英国人这样想着，似乎对这些大兵多了一些理解。他们开始热情地为他们服务，以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宣传慰问，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他们提供方便。

整个英国南部这个大兵营，就这样充满着拥挤和混乱。到处是紧张训练和闲散等待的官兵，到处是准备运往英吉利彼岸的物资和装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挤和混乱开始转入紧张和森严，这一地区已与英国其他地区隔开。政府设置了警戒线，任何人士未经许可不得从任何一方越过

警戒线。每一座帐篷、兵营、停车场和每一支部队，都仔细地标到了指示图上。特种突击部队的营地已经围上了铁丝网，防止士兵随便乱窜或开小差。

一切迹象表明，一场空前的暴风骤雨，就要从这里爆发出来，并迅速卷向英吉利彼岸。

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同样充满紧张。

那座挂着“SHAEF”牌子的最高统帅部大院，高级官员和僚属们进进出出，无不显得匆匆忙忙。地图室里，参谋们正在抓紧描图。机要室里，电报电话不断，机要人员不时向长官报送重要文件。

最高司令艾克和他的主要属将，总是没完没了地开会，反复讨论有关战事的各种复杂问题。

这天，最高统帅部会议室里，围着巨大的作战沙盘，坐着史密斯参谋长、泰德空军上将、拉姆齐海军上将、陆军部队司令官布莱特雷中将、蒙哥马利将军。此外还有斯巴兹将军。他们都是艾克手下的核心人员。

艾克坐在会议室的上首，微笑道：

“今天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家说吧。第一个问题，具体登陆点究竟选在哪里合适？”

艾克统帅的最高司令部，已经完成了复杂而艰难的组建过程。

艾森豪威尔将军确实是个少有的人物。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指挥过军队的将军，也很少上前线。在北非的实践证明，他的丰富的军事知识，他的多年从事参谋工作的经验，以及他独特的组织才能，由他出任盟军最高统帅，似乎最为适合，甚至比马歇尔和布鲁克还适合。

从某种意义讲，作为多国部队组成的盟军部队的统帅，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协调。艾森豪威尔恰恰具有这方面的才能。至于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只要善于依靠手下那些高参和主要将领，那么，也就大体可以对付了。

艾森豪威尔的联合参谋部相当庞大，每一级的每一个部门，都是两国各派代表平起平坐。全体人员将近5千人，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物就是今天开会这几个。艾克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自己只抓主要头目、主要问题。

这样庞大的参谋部是一部复杂的机器，要把它协调好是不容易的。因为两国军队的组织方式不一样，两国政府首脑人物有时又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这就需要有一个善于在二者之间协调的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出来统帅。

艾克的为人特点是：脾气随和、谦逊、正直，对人没有怨恨和恶意，从来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他的才能在于：在非常紧张的时刻，他能时刻保持盟国军队的团结，并把各种大相径庭的意见揉合在一起，得出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从而使他的总司令部方方面面协调起来，达到了运转自如的地步。正因为这样，罗斯福喜欢他，丘吉尔也似乎喜欢他，他手下的所有将领愿意服从他。

登陆地点的选择和确定，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

几个属将积极思考着，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拉姆齐海军上将道：

“从沙盘和地图可以看出，北线，处于多佛尔角的加莱海峡，是最符合逻辑的登陆地点。因为那里海面较窄，有利于横渡，船只的往返和运兵船的调动比较迅速。这是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最理想的地点。但是，问题也在这儿。你看中那个地方，敌人同样看中了那个地方。德军在沿海防守最严密的地段

也在那里。”

布莱特雷中将道：

“在那里登陆，绝对发生硬碰硬的严重对抗，难度相当大。”

蒙哥马利将军道：

“能不能找到既有利于横渡。敌人防守又相对薄弱的地点呢？”

拉姆齐将军道：

“再往南看，就只有诺曼底一带了，特别是科唐坦，好像可供选择，德军在那里的机场较少，守备也较薄弱，盟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机场比较容易。还有一个好处是，盟军的舰船在那里不受西风的干扰。严重的缺点在于，海面很宽，横渡困难，运兵船的往返路程远，速度大慢。”

“最南面的瑟堡如何呢？”艾克问道。

陆战经验丰富的蒙哥马利将军道：

“从陆战的角度讲，瑟堡肯定是我们必须攻击的目标之一。因为它正好处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半岛上。但从横渡的角度看，那又是个最难的点，海面更宽，从那里直接登陆显然是不可取的。”

艾克问道：

“将军的意思，是想从另外的地方登陆，然后回师占领瑟堡，并控制那个半岛？”

“是的。”

大家反复比较，似乎都觉得这个综合意见很有道理。

“那么，只有选择诺曼底海滩作为登陆地点了。”

是的，诺曼底！只有诺曼底！对着地图和沙盘上诺曼底那块地方，大家一齐瞪大了眼睛。“好是好，就是横渡的路程太远了。”两个陆军将领感慨地说。艾克道：

“这个路程远的问题，有另外的办法解决么？”

大家默然，难以回答。

正在这时，机要秘书萨默斯比走进会议室来，向艾克报告：“巴顿将军来了。”

艾克道：

“好。请他进来。”

一会儿，巴顿将军走进会议室，大声笑道：

“你们在开会呀？从哪里开刀，定了么？”

艾克道：

“正在研究呢。”

巴顿笑道：

“你不是找我吗？我干什么？你说吧，说了我好准备。”巴顿是个勇敢、直率的将军，向来心直口快。

艾克道：

“别慌别慌。你先参加我们的讨论。你的工作安排，下来再谈。”于是，巴顿坐下，一面卷烟，一面对照沙盘，仔细听着。艾克向巴顿介绍道：

“刚才，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登陆地点选在诺曼底一带。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办，渡海路程很远。”

巴顿随口道：

“如果我会魔法，那就很简单——大喝一声：变！那路程就变短了。”

巴顿的玩笑，把大家都逗乐了。

艾克苦笑道：

“这时候，你还开玩笑？”

巴顿正色道：

“我是旱鸭子，不懂海战。不过一我想，从沙盘看，这么宽的海面，是
不好办，如果我们登陆的起点放在横渡线的中点上，那就好了。”

“那不是想当然吗？”

这个意见显然外行。

突然，拉姆齐将军一拍桌子道：

“不，巴顿将军的话，很有启发。我们有那么多舰船，完全可以先把登
陆部队集结在那个中点上。一声令下，迅速突进，那不行吗？”

大家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现在，整个大西洋的制海权完全控制在盟
军手里，为何不可呢？只是，将部队事先集结到横渡线中点的时间，要精心
选择，恰到好处。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行！”艾克高兴起来。“巴顿，真有你的！”

但是，问题很快又来了。

蒙哥马利将军道：

“据拉姆齐将军说，诺曼底那片海滩，虽然宽阔，可那里没有码头，大
量舰船即使去了，怎么停靠？远远地在深海停靠吗？若是那样，实际上无法
完成登陆。”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一旦登陆，大量的坦克部队、炮兵部队和作战汽车，
必须迅速冲上岸去，立即参加攻击，哪能只在滩头慢慢来呢？没有坚固宽大
足够使用的码头，那是绝对不行的。

这又把大家难住了。

大家望着海战经验丰富的拉姆齐将军。拉姆齐将军无可奈何地摇了摇
头。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先例可寻。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同时在一
个集中的点上登陆作战，那是自古以来任何步兵的小规模登陆无法比拟的。

“娘的！”突然，巴顿将军站起身来，重重一拳击在桌子上，“我不信，
尿能憋死大活人，真想不出法来？”

艾克苦笑道：

“将军又有什么主意啦？”

巴顿大声嚷道：

“行军打仗，就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里有现成的路可走啊？”

“那……怎么办？”

巴顿斩钉截铁地道：

“没有现成码头，我们不能造一个吗？”

“哈哈……”

巴顿这个大炮筒子，真想得出来！修那么大的码头，那可是百年也难完
成的巨大工程啊。即使可以修吧，滩头一带，接近敌人守区，敌人准许你从
从容容地去修码头吗？

巴顿认真地道：

“修房子，不是可以搞预制件吗？我们也可搞些个什么预制件，然后寻
机悄悄地安上去，不是很好吗？”

能这样搞吗？

大家似觉这话有点道理，可又觉非常玄乎。

这个问题，无法了结，只好让它先放一边，另议他事。

艾克道：

“好吧。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在攻击地点和时间定了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登陆成功？”

史密斯参谋长首先发言：

“对于这个问题，参谋部考虑了很多意见。我先将这些意见的要点提出来，并不是定论，只供大家参考。

“登陆成功，要依靠三个主要条件。第一，进攻开始时，必须把敌人的空军削弱到最小的程度，进攻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袭击的好处。第二，在巩固阵地的最后阶段，必须使敌人的部队始终在登陆部队的面前处于劣势，这就是说，必须尽可能阻挠和延缓敌人的增援。第三，一支有18个师的大军登陆后，必须能支持2个月到3个月之久，并且占领一个大海港，使之恢复运转——首先是瑟堡，然后是驿纳特尔和南特。做到第三条，我们的登陆就成功了。”

大家对几条原则性的意见表示赞成。但是，决定登陆成功的具体问题很多很多，这三条原则必须具体化才行。

艾克道：

“三军的配合非常重要。海陆空，你们几位将领，怎么办？”

蒙哥马利道：

“无疑，登陆的硬性冲杀，是我们陆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陆军有这个勇往直前的勇气。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希望海军和空军大力配合，帮助地面部队扫清前进的道路，尽量减少伤亡。刚才我已说过，地面部队一旦冲上岸去，就必须迅速巩固阵地，并尽快地从诺曼底方面朝瑟堡来个大回旋，占领那个半岛。那么，我们就有了一块立住脚跟的阵地，以后的进攻就有基础了。”

布莱特雷将军道：

“我完全赞成蒙哥马利将军的看法。我认为，除地面部队本身要有强大的冲击力外，登陆之前，空军部队若以强大攻势尽力消灭敌人的空军力量，那是再好不过的。进攻之时，我空军若能全力以赴，全面封锁、破坏和切断敌方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迫使其无法增援，那就更好不过了。”

泰德将军道：

“只要战斗需要，无论登陆之前、登陆之时和登陆之后，只要总司令下命令，我们空军一定全力以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线，阻止敌人增援的任务，我们可以完成。只是，我们对德军阵地的交通线进行地毯式毁灭性轰炸时，法国居民很可能受到无辜的伤害。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艾克道：

“这是派生的问题，怎么办另行研究。但原则必须这样办。必须以强大的空中封锁，为地面部队开路。否则，地面部队的伤亡很大。”

蒙哥马利道：

“空军的轰炸一定要与地面部队衔接好。否则，自己的部队冲上去了，反而炸到自己头上，那才是最大的悲剧。”

艾克道：

“这种悲剧，过去是发生过的。确实要注意避免。”

拉姆齐海军上将道：

“我们海军的配合，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登陆之日，准确迅速地将地面部队和必须的物资装备运送到登陆地点，保证地面部队登陆的各种需要。二是在登陆之后，继续运送大量的后续部队和前线所需的一切物资装备。三是在完成运输任务的同时，配合地面部队参加两个方面的战斗。一个是，登陆时以军舰为依托，在近海以强大的炮火摧毁敌人的滩头阵地，为地面部队开辟道路；一个是，坚决打退敌人舰艇和潜艇在大西洋的反攻，确保大西洋的绝对制海权。”

艾克道：

“很好。各军的任务比较明确，请参谋部根据这些意见拟出详细的行动方案。各军各兵种，各军师旅团营怎么具体行动，都要拟出详细的方案来。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并抱定决战决胜的勇气，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这次行动的胜利。我对此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同样充满信心。”接着，大家研究了在法国南部地中海一线，如何以“铁砧”行动配合英吉利登陆，如何在法国海岸其他地段特别是在加莱一线组织佯攻，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和分散敌人的兵力，如何迅速摧毁敌人设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飞弹发射基地。关于保密和隐蔽战的问题，拟另行研究。

最后，由史密斯参谋长通报整个“霸王”行动的总体方案，供大家下一次讨论思考。

那方案说——

在诺曼底海岸登陆。

为诺曼底——布列塔尼地区的决战准备必须的兵力和物资，打破敌军的包围阵地。

（在这开始的两个阶段，登陆作战将由蒙哥马利任战术指挥）

用两个集团军群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进行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须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在我们的右翼，我们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联接。

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

在我们为最后战斗准备兵力的同时，还要用一切办法继续不断地发动猛烈的进攻，既要削弱敌人，又要为决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彻底驱逐莱茵河以西的敌军，同时不断在河东寻找“桥头堡”。

按照两翼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肃清残余的德军。

艾克强调，“霸王”行动是盟军在整个欧洲作战的大行动，这个行动当然包括登陆战役在内，并且是从登陆战役开始的，具体的登陆作战的代号就是“普尼顿”。我们不能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也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说，之所以现在把“霸王”行动的基本要点事先通报给大家，主要是让大家心中有数，明确登陆作战胜利，对今后进一步行动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

散会的时候，艾克对巴顿将军笑道：

“对不起，巴顿！会议开得太晚。肚子饿了吧？走，我请客！”

在饭桌上，巴顿抓起瓶子，一面大口大口地灌酒，一面狼吞虎咽。

艾克看他吃得很香，会心地笑道：

“将军真行！”

巴顿笑道：

“我这人只会吃饭，没用。”

艾克道：

“吃得就好，只有吃得才能干得呀。”

巴顿道：

“不过，我看你们这儿忙得起火，我却闲得发慌。这次通知我来，让我干啥？”

艾克告诉他，为了控制地面部队，最高统帅部不准备特别任命地面部队司令员。因为目前两栖进攻的战线比较窄，只能用两个集团军。目前已由蒙哥马利担负这个责任，布莱特雷将军协助。将来进入法国大陆，可能将分别成立英国集团军群和美国集团军群。所以，目前对巴顿的任命还不能定。

“那么让我闲着？”

艾克笑道：

“哪能让你闲着。不过，还是准备让你挂个集团军的职务——任命你为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

巴顿道：

“美国第1集团军？哪有这个番号？它在哪里？”

“在美国。”“玄乎。”

的确玄乎。这个所谓美国第1集团军不过子虚乌有而已。艾克告诉巴顿，所谓美国第1集团军，正在打算组建，它将包括加拿大第1军、一个加拿大步兵师、一个加拿大装甲师、两个美国步兵师。目前，他公开这个还是子虚乌有的军，无非是想利用巴顿英勇善战的名气，通过一些假动作，用以威胁北线加莱地区的德军。这个，就是丘吉尔常常挂在口中的“欺骗战”。巴顿道：

“我从来用兵，就讲冲锋陷阵，杀得痛快。如何玩这个软刀子？”艾克道：

“‘兵不厌诈’，这也是用兵之术嘛。”

巴顿笑道：

“我这个空头司令，怎么个玩法？”

艾克道：

“附耳来。”

于是，艾克同巴顿咬了一阵耳朵。

巴顿笑道：

“这有何难？这种司令谁不会当呢？”

艾克道：

“真要骗住敌人也不容易啊。不过，你老兄可得注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艾克笑道：

“记住这句话：闭住你的臭嘴！”

巴顿笑道：

“去你的！来，喝酒！”

两个老朋友同时举起了酒瓶：

“干！”

第六十章 隆英尔暗动心思 猛巴顿出言惹祸

乌尔姆附近的斯瓦比安山，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

春日融融，阳光灿烂。刚刚下过一场春雨，连绵起伏的群山，苍翠欲滴。

一辆重型梅塞德斯——230 篷式越野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穿行在林木葱郁的山间。

一会儿，小车驶进山腰一所僻静的别墅，在小院的一角停下。贴身警卫恭敬地拉开车门，车上立即走出一位敦敦实实的男子。

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希特勒最得力的西线守将隆美尔。

今天的隆美尔，身穿一身崭新的元帅制服，手提节杖，胸前挂满战功勋章，显得威武雄壮，气宇轩昂。他略略扫视了一下这个清静的处所，便迈开大步，朝前面那座清幽别致的小楼走去了。

战争年头，风云紧急，世人惶惶不安，谁还有兴致游山玩水？

同其他风景胜地一样，这座十分秀丽的风景区别无他人。镇守西线的隆美尔选中了这里的山间别墅，不时到这里来消磨时间，清闲一番。

这是 1944 年仲春的一天。隆美尔从柏林开会回来，到前线视察之后，直接乘车来到这里。

他觉得，军旅劳顿，必须好好休息一下；思绪纷繁，必须静静清理一下。

这地方，与世隔绝，幽静宜人，的确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现在，他是这儿唯一的主人。

隆美尔站在别墅小楼的阳台上，一面品着白兰地，一面凭栏远眺。

此刻，他思绪如潮，难以自抑。他仿佛看到了风急浪高的大西洋海面，看到了他的“大西洋墙”。一会儿，他又仿佛看到了希特勒那双格外期待的眼睛，听到了元首那斩钉截铁的声音：

“整个西线就交给你们两位了，你们必须在那里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盟军登陆在即。整个西线，如何防守？守得住吗？我真要再为那个魔鬼死死卖命吗？

“我怎么办呢？”隆美尔反复思量，不得要领。

被称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仍然是希特勒最为得意的虎将。

虽然，他在北非有过败北的经历，希特勒曾经一度将他降职，但他毕竟是少有的能干的将领。很快，希特勒又把他提了起来。意大利形势紧张之时，他被派往意大利北部担任集团军将领。西线紧张起来之后，他又很快被派到西线来了。

大约在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同时，隆美尔开始指挥德国 B 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兵力接近百万，其中，第 7 军和第 15 军是他曾经指挥过的王牌军。法兰西之战时，正是他率领这两个军，最先冲到法国西海岸，最先逼近在敦刻尔克仓皇大撤退的英法联军。那一次，如果不是希特勒错误地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他真会一举把仓皇撤退的 30 万英法联军全部送进英吉利海峡淹死，创造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迹。

现在，他又再次来到西线，来到永久性工事——“大西洋墙”。凭着他的英勇善战，凭着这座永久性的“大西洋墙”，他真的能再度创造一个彻底歼灭盟军的奇迹吗？

也许可能。他有这个信心。然而，也许不可能，因为他心里还有一把算盘，一把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及世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算盘……

现在的隆美尔，表面威武雄壮，气宇轩昂，心底却是十分悲凉，十分矛盾。

悲观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这是第三帝国最危险最致命的问题。

登陆在即，大敌当前，希特勒派在西线的两个守将——伦斯德和隆美尔，都在悲观主义的大海里苦苦挣扎。

年已69岁的伦斯德，是希特勒手下资格最老的元帅。这个皇家贵族老骑兵，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他同希特勒争吵多次，被希特勒多次免职又多次起用。反复升降，起伏沉落，给这位老元帅心灵深处带来了严重创伤。

他瞧不起希特勒，他不相信希特勒是个军事天才。他鄙视那些凶狠狂热的纳粹党徒。他曾这样对他的朋友说过：“那个波希米亚下士（希特勒）懂得什么高级指挥？”，“战争可能还会继续，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输。那将是我们所勿道的德意志的末日，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德意志的代表，是他的组成部分。”

他作为“德意志的最后一名骑士”，真正的希望是当德军总司令，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国家大典和阅兵场上。但是，他老迈年高，已经难有大的作为。他本可以退休息养，但是他不。他认为那会使他感到无聊，感到羞耻。

当然，对外的解释还是冠冕堂皇的——

“我是为了荣誉么？为了军衔么？为了勋章么？为了钱么？不！

荣誉，对我来说，再没有比元帅职务更高的了。勋章，已经不可能更多了，人人都有。钱么，对于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为啥？为了祖国，因为我的祖国正处在危险之中。”

伦斯德就这样在他的元帅岗位上无所事事地呆着，就像马丁·路德在1852年结束他的“蠕虫国会”时讲的那样——

“我站在这儿，做其他的事已无能为力。上帝保佑，阿门！”

隆美尔虽然比伦斯德年轻得多，他在悲观主义的泥潭里却陷得更深。

隆美尔不相信希特勒能够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除非希特勒放弃军权，放手让他这样的将军打开一种局面，以便开始政治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可希特勒不准备让出最高权力，也不准备撤退军队，不准备缩短战线，而要在他所占领的一切地方的周围构筑保卫圈。隆美尔不满地说：

“希特勒想保卫一切，必然会丧失一切！”

继续死心塌地跟着希特勒跑下去，已经没有多大希望，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聪明过人的隆美尔心中有数，只好暗暗另作打算，逐渐变成了一个密谋分子。

但他现在还是镇守西线的重要骨干，他还得一边观察态势，一边认真地为希特勒卖命。

到西线就任新职以后，隆美尔以超人的精力，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在海峡地区奔波。他乘坐着那辆重型篷式汽车四处观察。跟将士们谈话，设计炮兵阵地，指挥火炮安装，调整部队防御阵地，监督滩头防御工事的修建，观看士兵埋设地雷……几乎把“大西洋墙”建造得天衣无缝。用他的话说，他是在建设一座“魔鬼的乐园”。

隆美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希特勒的效忠，而是出于自己人格的尊严。

他在北非沙漠的对手，是闻名遇尔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据可靠消息，

这一次登陆作战，地面部队的指挥员又是蒙哥马利。这就是说，蒙哥马利作为他的对手，又将同他再作一次真正的较量。人格的自尊告诉他，这一次，他必须打败蒙哥马利，必须把北非败北之耻彻底雪除。此仇不报，绝非人杰！

因此，隆美尔决心竭尽全力，使盟军再次遭到敦刻尔克那样的失败。他决定在海水处于最高水位时，倾其全力，把来犯的盟军赶下大海，把敌人彻底打垮。他加固“大西洋墙”所表现出的空前的积极性，他配置机械化师、坦克师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他的美化“魔鬼的乐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这一切都证明，只要盟军敢于来犯，他就要在战斗中将他们消灭！

隆美尔这么想着的时候，心里充满战斗的渴望和必胜的信心。

日落西山，霞光万道，漫山红遍。隆美尔似觉那满山红霞，就是普照在法国西海岸前线的胜利之光，不禁飘然，有些醉了。他举起酒瓶大大地喝了几口，正欲放声狂啸，不料屋里的电话响了。

他走过去抓过听筒，却是贴身卫官打来的：

“将军！您的朋友来了。”

“谁呀？”

“我不认识。他说他叫施特罗林，斯图加特市市长。”

隆美尔有些怀疑。现在间谍不少，刺客不少，他不能不提高警惕。

“是吗？你叫他亲自说话！”

施特罗林是隆美尔的老朋友，他听得出他的声音。

话筒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谈笑风生，十分随便：

“啊，隆美尔，亲爱的朋友——你这条‘沙漠之狐’！我是谁？听出来了吧。你怎么跑到这座大山中来了？叫我好找啊！”

的确是施特罗林。

“哎呀，老朋友！我听出来了。快快进来，今晚我们好好聊聊，好好喝它几杯！”

施特罗林的到来，使隆美尔无比高兴。

他独处山中，虽说清静。却是太寂寞了，难得老朋友前来叙谈。

施特罗林年约50来岁，是个很有学问的博士，现任斯图加特市市长。他有一张生动的笑脸，端正的面庞给人一种十分随和的感觉，所以他在官场运气不错。虽无大的升迁，却也从来没降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施特罗林就与隆美尔相好。后来，隆美尔从军，施特罗林从政，来往日少。去年，两位老朋友在柏林突然重逢，这才又密切交往起来。

在多次往来中，彼此了解到，大家对希特勒都怀着深深的怨恨，有一次，施特罗林恨恨地对隆美尔讲道：

“老兄！如果我是你，手中有重兵，这个世界可就大变样了。”

当时，隆美尔不禁大吃一惊。

“老兄，你这话……可是要杀头的呀！快别说了。”

施特罗林笑道：

“将军的政见与我相差不多。我想，作为朋友，你不会向希特勒告密。当然，如果你告密，我这个脑袋掉在朋友手里，这也是我三生有幸啊。”

听这口气，施特罗林早已视死如归，要造希特勒的反。可以肯定，他就是人们经常在说而又没有亲眼见到的“黑色乐队”成员。隆美尔遂试着问道：

“我当然不会做那种加害朋友的不义勾当。不过，我想请问：你见过‘黑

色乐队’的人吗？”

施特罗林笑了笑，反问道：

“没见过。不过，我知道，那个乐队正差你这样的‘大提琴手’。将军你愿意吗？”

“愿意怎样？不愿意又怎样？”

“愿意的话，我可以推荐。不愿的话，也不勉强，我们还是朋友。”

这个施特罗林，说得巧妙极了。

从那次起，“黑色乐队”的概念，深深印入了隆美尔的脑海。也是从那次起，他和施特罗林的交往更加密切了。此刻，施特罗林坐在隆美尔的面前，紧紧盯着隆美尔那张十分深沉的脸，只顾喝酒，好久没有说话。

“老兄。你说话呀！”隆美尔催促说。

施特罗林笑了笑，正色道：

“不瞒老兄说，目前，我们正在筹划一个新的计划。”“什么计划？”

“‘伐尔克里’计划——逮捕那个魔鬼！”

隆美尔听罢，吃了一惊。但他很快镇静下来。问道：“你是说，逮捕希特勒？”

“是的！”

“行吗？”

“当然行。”

“这会导致一场内战的！”

施特罗林喝了一口白兰地之后，说道：

“英雄所见略同。除非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人立即出来控制局势。所以，我这次特地赶来找你。”

施特罗林说罢，久久地望着隆美尔的眼睛，看他怎么表态。隆美尔站起身来，在屋里深沉地踱步，没有回答。施特罗林放下酒杯，正色道：

“将军！目前能够出来控制局势的，只有一个人。”

“谁？”

“隆美尔！”

“我？”

“你是我们最伟大最孚重望的将军，在国外也备受尊敬。”

“是吗？”

“是的。将军！”

“行吗？”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隆美尔再没做声。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群山和夜空，似乎觉得，从那无底的黑色的深渊里，马上就要爆发出一声沉重的惊雷，一道雪亮的闪电。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那颗本来刚毅的心，也不禁受到强烈的震动。施特罗林耐心地等待着，等着他的最后表态。

突然，隆美尔转过身来，盯着施特罗林道：

“朋友！不宜操之过急。”

“你的意思是……”

“从长计议！”

那天，正当隆美尔回到斯瓦比安山别墅休息的时候，伦敦街头出现了另

一位气宇轩昂的人物。

他中等身材，身板敦实。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眼光炯炯、鼻梁很高，红须金发。那身剪裁得当的制服上，别着一排闪光发亮的勋章。纹绣装饰的肩章上，嵌着几颗闪闪发亮的星星。他的身后，紧紧跟着好几个贴身警卫。

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非凡人物。

你道此人是谁？不是别人，他便是盟军顶顶有名的战将巴顿将军。

巴顿被艾克从地中海战场调到英国来，给他挂了一个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的虚衔，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本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将，干这等玩软刀子的活儿很不习惯。但艾克说这事意义很大，很重要。

“好！我就试试看！”

那天，巴顿这么想着，从总司令部出来，回到了他在梅费尔市芒特街33号的下榻处。那地方，富丽堂皇，是一个让人享受的好地方。然而，巴顿似乎只习惯征战的烟云，对于这种舒适的场合很不习惯。

在屋里转了几圈，的确无聊。他十分烦躁地道：

“桑迪！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宁愿在街上被人家开枪打死，也不愿在这个罪恶的巢穴里呆一个晚上。”

桑迪耐心地劝道：

“可是，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总司令安排我们……”“好吧。我们就在这儿好好享受吧！”

巴顿无可奈何地说着，终于在软绵绵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过了不久。他又火冒三丈：

“桑迪！这鬼地方，叫人能活下去吗？走！反正没事，我们到外面玩去。今晚，我们去看歌剧！”

“可是，将军！您的安全……”

巴顿笑道：

“怕个屁。战场上，枪林弹雨我都不怕，还怕啥呢？最多，德国间谍把我盯上，将我暗算，割了我的头去。哈哈！那样，我可真的去见上帝啦！”

从那天晚上开始，巴顿经常自由自在地走出去玩耍。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玩耍司令。艾克似乎也不管他。

人们开始在伦敦的许多重要场合看到他的身影。

他同伦特和丰塔内，在草市剧院去看话剧《不应再有黑夜了》。剧终之后，他到化装室去慰问演员。

他同伦特夫妇到萨沃依饭店出席宴会，在那里同参加宴会的记者亲切交谈。

他到尤斯顿乘专列，很有气派地在那里接见第3军的前卫部队。

在格里诺克，当载着几千名美国官兵的“玛丽女王”号轮船进港的时候，他堂而皇之地从一群英国陆军和海军将领面前走过。船上的美国兵见了，大声地向他招呼：

“哈罗！巴顿。伟大的将军！”

“哈罗！战神！”

他神情严肃地视察战俘营。他同英国的绅士们和贵族们谈战争。

他到柴郡附近的教堂去参加礼拜，并同皮奥伏弗神父谈《圣经》。

他带着自负的神气访问豪哥马利、布莱特雷，以及艾森豪威尔。他受到布鲁克将军的热情接待。布鲁克亲自授予他一枚最高荣誉勋章。布鲁克陪着他同最高副司令官特德一起吃饭。

他到过他认为一切可以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最出风头的地方。

他甚至公开扬言：他是不可战胜的，英勇无敌的。人们说他是战神，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这天，巴顿神气十足地在伦敦街头逛了一阵，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忙对紧紧跟在身边的桑迪说道：

“哎呀，糟糕！不是通知开会么？怎么就忘了！”

桑迪吃惊地道：

“什么会呀？将军！”

“‘欢迎俱乐部’呀——在纳茨福特村开。”

“没听说。”“总司令部电话告诉我的。”

原来，“欢迎俱乐部”是纳茨福特村的村民专门为欢迎美国军人而创办的，就在巴顿司令部的附近。这天晚上，俱乐部要举行开幕式，所以邀请巴顿将军前去参加。”

巴顿带着桑迪匆匆去了。

这样的会议，能够请来巴顿这样高层次的将领参加，主人高兴极了。

“欢迎欢迎！将军请坐，请坐！”

主人把巴顿迎进会场。

主人道：

“这个会，一定请将军讲几句话。”

巴顿连连推辞道：

“不不不，我不讲。这样的场合，有记者参加，我讲话有所不便。”

“没有记者。没关系，将军讲几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

巴顿为难了。

“好吧，只讲几句。可你们不能照相，也不要作什么记录。”

“好的好的，将军放心。”

主人一阵劝说，巴顿将军终于走上了讲台。

他讲了一些关于战争的话题。话不长，可是震动很大。

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拉开了放“大炮”的架式：

“……既然命运注定要让美国和英国统治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之间的理解越深，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越好！”

这一炮，大大地放飞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好些日子，世界好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有的报纸出现了“英美盟军高级将领巴顿将军谈英美联合统治世界”的大标题。

立即，克里姆林宫、白宫、唐宁街10号，以及戴高乐寄居的阿尔及尔圣乔治饭店……似乎所有窗户都被震得嘎嘎作响。

巴顿这一炮，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和渲染，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

巴顿被通知到最高统帅部的办公室。

艾克严肃地看着他这位下属，说道：

“你知道你闯下了什么祸吗？”

巴顿非常狼狈。

“这条新闻是怎么搞出去的？真是怪事！当天晚上，没有什么记者在场呀！”

“你自己出了事儿，怪记者？”

“我本来不想讲话的，他们非要我……”

艾克道：

“非要你放大炮？我早就给你打了招呼：闭住你的臭嘴！”

“我……”

“你，你就是一讲话就放大炮，不讲方法，不顾影响。问题就出在你那张嘴上。你把那嘴闭紧一点儿不行吗？这下事情闹大了，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你是登陆进攻的战将，非常疯狂的主将！”

巴顿听到这里，不禁火冒三丈，大声道：

“我早说我不当那个空头司令，你偏偏要我去干。现在怪我？那种司令，成天无事，叫我干啥呀？我不出去参加社会活动，难道叫我坐在屋里闷死？而且，好些活动，不是你们通知参加的吗？”

艾克似乎哭笑不得，说道：

“活动可以参加，可你的身分特殊，也得有个范围。再说，关键的问题不是参加活动，而是你那张嘴！懂吗？”

巴顿有口难辩。

艾克无可奈何地道：“现在，你说怎么办？”

巴顿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你可能对我已经十分厌烦。不过，我得声明，指控我言谈越轨，这事带有强烈的诬陷的意味。——好啦，不说了，烦死了！我，请求辞职！”

“辞职？”艾克似乎非常惊讶。

“不说话，不说话，闭嘴，闭嘴！我感到就像死人一样，难受！如果你们同意让我战斗，我就去战斗。如果你们让我辞职，我就辞职。这样，我就能够说话了！”

艾克笑道：

“辞职？没那么简单。我，还得保留你第1集团军司令的头衔。同时还再给你加一个新的头衔——未来的美国第3集团军总司令！”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你还欠我们一些胜仗。请偿还吧！到时候，全世界将会相信，我是一个聪明人！”

巴顿似懂非懂，问道：

“搞什么鬼呀？艾克！”

艾克狡黠地笑道：

“嘘……闭住你的臭嘴！”

接着，艾克从文件夹中取出两份情报，对巴顿道：

“这两个材料，是我们从德国搞来的。你看看就明白了。”

巴顿看时，只见其中一份写道——

绝密

盟军“战神”巴顿近日露面伦敦，并出任美第1集团军司令。

嘉宝 即日

另一份写道——

绝密

“战神”巴顿近日秘抵多佛尔，虎视加莱

珍宝 即日

巴顿看罢，似仍难解其妙。问道：

“他们怎么搞我的情报？”

艾克笑道：

“让你出名嘛。”

“谁是嘉宝？谁是珍宝？”

“谁知道！”艾克神秘地笑了笑。

第六十一章 诈骗战扑朔迷离 间谍战形形色色

登陆作战，千头万绪。

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需要准备的工作太多了。

盟军最高司令官艾克有开不完的会议，听不完的汇报，回答不完的问题。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此刻，他正坐在诺克福大厦一间会议室里，参加一次特别参谋会。中午，丘吉尔首相已经约定，在首相官邸举行例行的午餐会。下午，他得赶回总司令部，参加海陆空三军关于作战计划若干问题的汇报会。

特别参谋会确实特别。除他以外，与会者只有三个人：丘吉尔首相、“霸王”计划最早的制定者摩根中将、伦敦监督处处长比万。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关于“霸王”行动和“普尼顿”行动的掩蔽和诈骗计划的汇报。

会议由丘吉尔首相主持。

“今天这会，名字叫特别参谋会。实际上是一次‘诈骗会’。专门研究诈骗战的有关问题。”丘吉尔一面笑着，一面开场。

丘吉尔是战争诈骗的老手，也是诈骗战的狂热鼓吹者。提起诈骗战，他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但今天时间很紧，只能简单地这样开场。

艾克笑道：

“照首相的话说来，我们参加会议的，都是骗子了。”

丘吉尔笑道：

“也可以这样说吧。诈骗战的要旨，就是千方百计制造假象，欺骗敌人。不仅欺骗敌人，有时候还得欺骗自己人。有句名言：为了欺骗敌人，有时必须欺骗朋友。这次，艾克将军搞‘水银’计划，给巴顿将军挂个空头军团司令的虚职，利用他爱放大炮的特点，搞得非常热闹，可巴顿将军好多事还蒙在鼓里。这就是欺骗朋友的典型例子。哈哈！”

摩根插言道：

“当然，大量的还是欺骗敌人。对于自己人，可以换一个说法，叫做保密。”

丘吉尔继续道：

“好吧，言归正传。今天的会，主要由比万主讲。比万，你这个诈骗战的老行家——就看你的啦。”

比万站在一幅欧亚大地图前，笑道：

“好。我汇报一下吧。我们的诈骗总计划，有个代号，叫做‘卫士’计划。在这个总计划之下，又有‘南方坚韧’和‘北方坚韧’等等具体计划。我汇报的内容，主要围绕总计划作些说明。”

早已打印好的“卫士”总计划摆在艾克面前。他一边听比万解说，一面认真看着。“卫士”计划一共有6个要点，也就是说，有6条假话大纲。

那假话大纲说——

1. 盟军相信他们对德军的联合轰炸行动（代号为‘咫尺’）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德国的战争潜力。如果这种轰炸继续下去并不断加强，那么，仅此一项就可以使德国土崩瓦解。因此，大量的美制远程轰炸机增援联合国和地中海战区，被给予了特别优先的考虑。这种优先考虑影响了1944年春季渡海作战地西部队在英国的集结。这就是说，即使盟国想在1944年入侵大陆，7月份以前也不能这样做。

2. 为了防止德国从西欧撤退任何防守部队，为了防止德国人从威胁较小的地区抽调部队向危险地区增援，要诱使他们相信，尽管盟军不可能在 7 月份以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但是他们在英国还有足够力量，时刻准备利用德军防守部队撤退后的虚弱局面。

3. 盟国建议 1944 年春季发动一场地面战役，由英美俄联合进攻挪威。这次战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瑞典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瑞典同意后，则利用该国的港口和机场来掩护夏天从英国发起的登陆丹麦的战斗。

4. 为了在“普尼顿”实施期间把南欧的德军牵制在原地，必须诱使德军相信，既然夏末之前盟军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渡海战役，那么，他们 1944 年春季的主攻方向将是巴尔干半岛。巴尔干战役将包括：（1）英美联合进攻的里亚斯特海岸；（2）英国袭击希腊；（3）英俄在罗马尼亚的黑海沿岸登陆，威胁德国人的主要天然气石油供应地——普洛耶什蒂。土耳其也将被邀加入同盟国，并向盟军提供基地，以便盟军进攻爱琴海诸岛，并通过希腊入侵东欧。英美在意大利的作战将继续进行；为了加快其进程将以类似“萨莱诺”行动和“安齐奥”行动的方式，在意大利的西北和东北沿海地区进行两栖作战。如

果盟军登陆成功，则径直穿过卢布尔雅山口向维也纳和慕尼黑进攻。

5. 俄国人在 6 月底以前不举行夏季攻势。这是一个策略，旨在使希特勒无法就防御重点作出决策，并阻止他从俄国战场抽出部队增援法国。

6. 考虑到德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及德军目前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力量，盟军认为，横渡海峡作战需要 50 个师的兵力，而这些师不可能在夏季之前训练完毕，海军也不可能在此之前投入战斗。因此，在俄国人发动主要夏季攻势之前，西方大国无论如何不能发动入侵。

这就是欺骗计划的要点。

艾克看罢，笑道：

“你这个计划，是一个‘耍花招的计划’。可是你这花招，能够把敌人骗住吗？”

比万道：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登陆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使希特勒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把他引入错误决策的歧途。”

丘吉尔补充道：

“这是一个总计划、总方案。在这个总计划下，还有 36 项附属计划和几十项有关的计策。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诱使希特勒相信，盟国将继续执行 1943 年的边缘战略，横渡海峡的作战计划在 1944 年 7 月份以前是不可能实施的。”

比万继续解说道：

“除了上述策略考虑之外，整个计划还包括开展大量的外交和政治攻势。比如，诱使希特勒的仆从国——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脱离德国，或者迫使希特勒在那些国家加强守备力量。劝说中立国——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站在盟国方面来。如此等等。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把第三帝国包围和孤立起来。”

看来，“卫士”计划所设想的战场非常广泛。从盟国、轴心国到中立国。从政府、军队到各方面，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世界。而诈骗行动的指挥结构是：艾克只对行动负行政责任，比万的伦敦监督处和特种战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

比万确也算得心雄万夫。按照这个计划，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权力之大也是空前的。他有权同英美苏以及世界各国的保安机构和间谍组织

联系。实际上，按照这个计划，他将建立一个无孔不入的巨大间谍网。从这个意义讲，所谓“诈骗战”或“欺骗战”，实际上就是“间谍战”。假如这个计划完全得以实施，那么，比万就算得上全世界空前的间谍大师了。

艾克对这个计划表示怀疑。

他警告道：

“我感到这个计划提出的总体诈骗方针过于雄心勃勃，以致使人对其能否实行产生怀疑。我认为，假如在执行中能有相当程度的节制，取得某种最大限度的成功是可能的。总之，我感到这计划是很容易搞过头的。”

老资格的战略家摩根解释道：

“总司令，这不要紧。从来的诈骗者都是这样，尽力而为。能把敌人骗住，很好；骗不住，也没多少损失，无非用了点儿冤枉力气。

“我认为，无论何时，都应尽一切可能诱使敌人错误地部署其后备力量，应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把敌人置于不利地位。当然，这完全是欺诈，但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样进行的。

“有时候，不厌其详地叙述并鼓励那种据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正大光明的精神，当然是有益的。然而，事实却是，如果你能偷偷地从背后接近敌人，出其不意，最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抓住，一声不响地捅他一刀，就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他的反应——如果会有什么反应的话——比较来说，不会给你带来多大伤害的。

“所以，应该让敌人在思想上产生一个接一个的虚假印象。应该使这些印象前后一致，尽量地显得合情合理。但是，最终的目标必须念念不忘，那就是：在敌人最预想不到的地方和时间，给以最后一击。”

在英国，丘吉尔也罢，比万也罢，摩根也罢，几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有进行“诈骗战”的传统。他们说起“诈骗战”来，总是一套一套的，叫你不能不服。

艾克想，这种“诈骗战”，不管有效果也罢，没有效果也罢，让他们去搞吧。他是完全服了他们。

他明白，敌我双方真正的较量还在战场。下午，他同参谋部及海陆空主要将领将要召开的登陆具体方案汇报会，那才是最重要的。

提起“诈骗战”，丘吉尔兴奋不已。仿佛，他那具有诗人气质的热血就要燃烧起来。

午餐时，丘吉尔一边喝酒，一边又谈起“诈骗战”的神奇来。

“艾克！懂么？战争是一门科学，战争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天地人间，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而‘诈骗战’更伟大，更奇妙，其乐无穷。也许可以这样说，‘诈骗战’是战争科学的结晶。谁不懂‘诈骗战’，谁就不懂真正的战争。”

艾克微微笑着，只听他说。

“真的，艾克！我相信，我们的‘卫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诈骗计划。这些计划是英明的，合乎逻辑的。就是单从字面看，它也像是一个综合性的骗局那样饶有趣味，像一个扑朔迷离的迷宫那样其乐无穷，够你研究和玩味一辈子。“这个骗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组由专家巧妙地用颠倒事实的方法编造出来的计谋，可以用它来骗住另外一些专家。所以这种诈骗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智力大赛。能够理解和实施这种大赛的人物，肯定是高智商的人物。”

艾克听到这里，想同首相开个小小的玩笑，遂道：

“我听总统说，首相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诈骗高手，想必首相的智商也是世界第一流的。”

丘吉尔忙道：

“不敢当，不敢当。”

丘吉尔点燃雪前烟，深深吸了几口，继续道：

“真的，艾克！正如比万所说，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诈骗战’的真谛。在许多人看来，所谓‘诈骗战’无非就是搞点儿假情报。这只能算懂点儿皮毛。”

“那么，‘诈骗战’的真谛，或者说‘诈骗战’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那就是：只能从远离主要战区的地方，以间接的微妙的方式，把假情报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地‘泄露’出去，并且达到天衣无缝、出神入化的程度，唾手可得的情报最不可信，这是欺骗工作的基本原则。”

“同时，实施‘诈骗战’，必须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掩蔽谎言与保护实情同样重要。不管‘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假情报多么有说服力，不管使用的所有的特殊手段何等高明，只要出现一条小小的裂缝，真相就会暴露出来。所以，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这是欺骗工作的又一基本原则。”

在高等军事学院，艾克学过关于诈骗和保密的基本知识。但他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听人把诈骗作为一门学问，讲得如此高深，如此神乎其神，如此饶有趣味。他真希望将来有本“诈骗学”问世，等到战争结束，好好研究。

他想，从理论角度讲，诈骗战的确非常神，实践起来一定非常难。他弄不懂，那些实施诈骗的间谍们，究竟是怎样具体达到诈骗目的的。遂问道：

“亲爱的首相，我有一事请教：实施诈骗方案，究竟该如何掌握和使用诈骗人员，那些诈骗人员又是怎样具体活动的呢？”

丘吉尔笑道：

“这就涉及到间谍学了。实施诈骗，当然离不开间谍。所谓间谍，就是那种以特殊身分，特种方式，去完成特殊任务的人员。在西方叫间谍，在东方又称特务。”

“我曾经对间谍们的特种手段，作过这样的概括：在特工工作的高级范畴里，许多案例，都同异想天开的冒险故事一模一样，盘根错节。阴谋和反阴谋，骗局中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这一切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

艾克笑道：

“这是理论。你能不能举点儿具体例子加以说明？”

丘吉尔笑道：

“这个……这可涉及到我们的核心机密。不过，对你可以有些例外。我且举些我们掌握的间谍给你谈谈。你可得千万保密啊！”

艾克忙道：

“首相放心。我绝对保密，守口如瓶。”

丘吉尔笑道：

“有句俗话：‘间谍就在你的身边’。”

艾克听罢，不禁大吃一惊。

“有这么严重吗？”

丘吉尔意味深长地道：

“真的，艾克！”

接着他告诉艾克——

在英国，比万的监督处和孟席斯的特种战委员会控制着一大批极为有用的双重间谍，目前正在为登陆作战服务。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间谍网，总计有 20 个，其中 9 个备有电台。

关于巴顿的那些情报材料，就是由化名“嘉宝”和“珍宝”的两名双重间谍搞出来的。

嘉宝是波兰人，原为德国间谍，后来被英国收买，开始以德国间谍的名义，悄悄为英国服务。法国陷落时，他在法国为英国谍报局工作，后来便到了英国。可德国情报局至今还以为嘉宝是他们的人。嘉宝的工作方法，便是一方面给德国提供一些经过英国批准的真真假假的情报，同时尽可能从德国获取英国需要的真实有用的情报。

珍宝是个女人，一个俄国血统的西班牙女人。西班牙内战时期，她曾被迫在一间房子里躲藏了两个年头。1941 年，她在马德里提出为英国服务。但当时英方当局不大相信她。她即去找德国人，成了一名德国间谍。她以漂亮的女色，赢得了德国谍报局一个间谍头目“古斯塔夫”的信任，并决定把她派往英国。

珍宝离开“古斯塔夫”时，耍了个手段。她根本没到伦敦，而跑到里斯本去了。在里斯本，她在那里用密写药水编造假情报敷衍德国。她编的假情报颇有些可信的味道，有时候还非常接近真实。德国人慢慢相信了她。

珍宝这个女人，小巧玲珑，十分漂亮。两只眼睛多情而柔和，金黄色的长发垂肩。总之，她是一位叫人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的多情女郎，同她接触的人，少有不上钩的。

1942 年，英国情报局发现了她，并用高薪将她争取过来。她便到了英国。

珍宝的公开身分，是一家果品公司的雇员。实际上，她每天都在写密信。从“火炬”行动到现在的“普尼顿”行动，她已经按照英国的要求，给德国写了 400 多封密信，发了 2000 封电报。一周干 7 天，一天干 8 小时，她从英国得到了非常优厚的报酬，同时德国人还付给她 2 万英镑。她的收入当然是非常可观的。

艾克吃惊地道：

“这些人，收入太高了！”

丘吉尔道：

“可是这种人，是提着脑袋玩命呢。说不定哪一天，哪一方不相信她了，就会马上结束她的。他们实际上是被人用刀子逼着干事的工具。”

“珍宝这个女人确也很不简单。她向德国编造说，她已经在英国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

“珍宝和嘉宝各有系统，互不关联。他们在英国西南部、西部和东部，都有秘密发报点。德方对他们还相当信任，说是‘里斯本的单人乐队，已经发展成了一支管弦乐队。珍宝和嘉宝算是第一提琴手和第二提琴手了’。”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两个宝贝早就在为我们服务了。”

接着，丘吉尔又介绍了另外两个间谍的故事。

一个是“布鲁特斯”，一个是“三轮车”。

布鲁特斯原是波兰军队总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名叫罗曼·加比·捷夫斯基。1940 年，他 35 岁。他才能过人，当过飞行员、滑雪运动员，在波兰军

中做过密码工作。1930年，波军被德军击败，他到了法国巴黎。1940年，法国投降时，他正在波兰谍报局服务。以后，他便转入地下，并以“保罗”的名字开始为英国谍报部门服务。

有一天，正当他躲在家中休息的时候，德国谍报局一个叫雨果的人逮捕了他。他被送进了监牢，只有等着枪决。

但正当枪决之时，德国谍报局突然改变了主意，条件是要他打入英国谍报局，从英国搞情报，为德国服务。

当时，德国情报局正在几个监狱寻找这种角色。他们希望物色到几个能够转化，而且适合派往英国的特务，布鲁特斯曾被英国雇用过，同时又有第一流的谍报技术。他冷静、勇敢、可靠，所以德国情报局选中了他。

接着，德国谍报局制造了一个假象。他们首先编造布鲁特斯是一名被德方关押的战俘。然后，组织一次假的越狱逃跑和追捕。这样，让布鲁特斯逃到了英国。

布鲁特斯在英国找到了好几个德国潜伏间谍。但与此同时，英方谍报局也在对新逃来的布鲁特斯暗加审查，并且作出了争取他作双重间谍的决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布鲁特斯也开始以德国间谍的身分，为英国服务了。

“三轮车”是南斯拉夫青年，他的真实姓名是达斯柯·波波夫。他投奔特种战委员会的途径比其他任何间谍都要直接。

战前，波波夫在德国费赖堡大学读书，认识一个叫杰布森的人。杰布森在某船舶机构工作，早就与德国谍报局挂上了钩。一次，杰布森隐约向波波夫提出，是否愿意替德国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这样可以提高他在德国的地位，并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波波夫经过成熟的考虑，终于答应了杰布森。波波夫成了一名德国间谍并被德方派到了英国。很快，英国谍报局发现了她，并决定把他发展成替英国服务的双重间谍。英方的工作很快取得了成功。

同时，波波夫同南斯拉夫宫廷也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他向德国人宣称，他能通过南斯拉夫国王进入英国首相的圈子，从而搞到非常高级的机密。

经过特种战委员会批准，波波夫挑选了一些有关英国内阁生活的情报，其中包括丘吉尔健康状况的情报，借以证实他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及机密性。

这件事，提高了他在德国谍报局的威信。

1943年，“三轮车”回到里斯本，会见了被卡纳列斯派到里斯本的杰布森。杰布森向他说了一些对希特勒已经不抱任何幻想的话，并且知道了卡纳列斯已经动摇，可能成为“黑色乐队”成员的信息。

“三轮车”的间谍网络不断扩大，情报面也越来越宽。目前，他正全力以赴为执行“卫士”计划而八方活动……丘吉尔一口气讲了好几个间谍故事，都那么栩栩如生。艾克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他紧皱眉头，不禁担心起来，问道：

“既然你们掌握了那么多双重间谍或多重间谍，这些间谍都是为英国和盟军服务的。那么，如果出现危险怎么办？”“什么危险？”

“如果出现背着你为敌人服务的间谍，你怎么办？”“很简单。立即除掉！”

“如果没发现呢？”

“那就没办法了。”

艾克道：

“还有。既然你们能够掌握和运用双重间谍，那么，敌人难道不可能把你们派去的某些间谍拉过去，成为替他们服务的间谍？”“当然可能，艾克！所以，间谍这东西，十分复杂。所以人们警告说：间谍就在你的身边！”

“间谍就在你的身边！”这句话，深深震动了艾克。突然，他看看表，不禁叫了起来：

“哎呀，下午还要开会呢！一聊开，什么都忘啦。”丘吉尔笑道：

“好吧。空了再聊。”

艾克迅速驱车朝总司令部赶去。

第六十二章 海陆空军紧备战《每日电讯》露玄机

艾克从丘吉尔首相那里回到总司令部，离开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史密斯参谋长早在办公室等他。

“会议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总司令！”

史密斯把一大叠文件送给艾克，说道：

“这是海陆主三军的具体作战方案，包括各种作战地图。”艾克一面翻看那些作战方案和地图，一面问：

“兵力部署资料呢？”

“有。不过没有拿来。”

“要用那个材料。”

史密斯正要回参谋室去取材料，艾克道：

“兵力部署情况和使用的意见，由你讲讲，好吗？”“好吧。”

艾克看了一阵材料，便到会议室去了。

一会儿，史密斯参谋长、拉姆齐海军上将、泰德空军上将、布莱特雷中将、地面部队总指挥蒙哥马利将军，以及盟军最高司令部首席气象官约翰·斯塔格将军，先后到了。

大家围着那个特制的法国西海岸的巨大沙盘坐下。就像面对即将踏上的那片战场，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紧张而热烈的激情。

几个月来，为登陆作战，海陆空三军围绕总体方案，制定了若干具体作战方案。今天的会，要对这些具体作战方案进行审查和讨论，也不知能否通过，将军们心里都感到有点紧张。

“开会吧。将军们！”

艾克看了看坐在座的各位将军，一面理着身边的文件，一面说。

“今天的会议，很明确，主要审查三军的具体行动方案。登陆作战总体方案已经定了。登陆地点在诺曼底，也定了。保证登陆成功，除了总指挥以外，就看海陆空三军了。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定了些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没定下来，都提出来研究。现在，先请史密斯将军把兵力部署情况通报一下。”

史密斯将军道：

“目前，我们在英国集结的随时可以调用的兵力和装备如下：

17个英国师，（其中包括3个加拿大师）

20个美国师

1个法国师

1个波兰师

5049架战斗机

3467架中型轰炸机

1645架重型轰炸机和轻型轰炸机、鱼雷轰炸机

698架其他作战飞机

2316架运输机

2591架滑翔机

233艘LST登陆艇（一种大型登陆艇，能直接把坦克和重型卡车输往滩头）

72艘步兵登陆艇

835艘LCT型登陆艇

6 艘战列舰
2 艘低舷重炮舰
22 艘巡洋舰
92 艘驱逐舰
159 艘小型战斗舰艇，（不包括鱼雷艇、鱼雷快艇和布雷艇）
255 艘扫雷艇
总计：
地面战斗部队 39 个师
空军各种飞机 1.5766 万架
海军各类舰艇 1677 艘

说明：

这里列举的战斗机，只包括实际在空军中队的数字。

登陆艇、商船和海军战斗舰的总数，如果包括水陆两用车或两栖坦克，总数应为 6000 多艘。

史密斯念完，艾克补充道：

“随着战役进程，大批后备部队还将源源而来，这就不细说了。下面该你们谈了，谁先说？”

拉姆齐将军笑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海军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我先谈吧。”

接着，拉姆齐将军就海军的具体行动方案作了汇报。他说，将近 40 个地面战斗师同时登陆，所乘各种舰艇已经分配落实；各种物资装备的运送已经分到舰船。同时，大量潜艇已经布置在海峡，配合巡洋舰和战列舰，以确保整个海峡的制海权。

上次讨论提到的海峡集结中点已经确定。在可以保密的前提下，计划将所有登陆舰艇和部队，适当提前运达海峡中心，以待正式攻击命令下达后，一鼓作气冲向登陆滩头阵地。

关于登陆码头的问题，上次巴顿将军放了大炮，说是可以搞人造码头。有关专家研究，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性的建议。经过设计和试验，这种人造码头的各种预制件，包括水泥更船，正在抓紧生产，计划月底将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同时利用潜艇送至登陆点，悄悄装配水底部分。露出水面部分，拟于登陆日突击完成。这样，一个长 10 余英里，可以同时供几十万机械化部队登陆的码头，完全能够满足登陆作战的需要。

拉姆齐将军道：

“这种人工装备的码头，实际上就是完备的人工海港。我们给它取了个代号，叫做‘桑葚’。装配‘桑葚’的主要构件，是一种叫做‘长生鸟’的巨大混凝土船。这种混凝土船，状如箱子，分量极重。如果沿一条海岸线把许多这种船只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可以坚实地挡住任何巨浪的冲击。

“还有一种防护停泊处的预制件，叫做‘鹅莓’。它由一连串的沉船构成，沉船首尾相连，其数量足以形成一条避风的防护堤。小船和登陆艇，除了最恶劣的天气，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里卸货。”

艾克问道：

“到时，这样的人工港可以出来几个？”

“英国战区和美国战区各有一个人工港。5 个‘鹅莓’即将安装。”

大家看着预制港口示意图，无不赞叹其妙。其中浮式防波堤、沉船防波

堤、沉箱防波堤、沉箱构成的防护码头、登陆码头、浮式码头，以及运输船和登陆艇的行驶停靠位置，无不布置得十分巧妙得体。蒙哥马利将军笑道：

“有了这个发明，我们地面部队到了滩头，一分钟也不会浪费，可以立即发起冲锋。好极了！”

布莱特雷将军道：

“巴顿将军这一炮，算准确地放在登陆点上了，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谁说吹牛放炮不好？”

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艾克正色道：

“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注意没有。地中海战役的经验证明，我们每个加强师的攻击战斗中，每天大约要消耗六七百吨物资。我们的供应安排，必须保证每天达到这个数量。此外，我们必须同时在滩头配置后备部队、弹药和给养，以备在适当时候展开深入进攻，并保证在整个漫长时间内得到兵力和物资的补充。同时，我们还须准备运进重型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以备重建或改建攻占的码头，修建铁路、桥梁、道路和机场。前线的伤员也得迅速往回运送。这些问题，与后勤关系很大，与海军的运输关系很密切。因此，海军必须与后勤联系，密切配合。”

拉姆齐将军道：

“我们已初步同后勤部门联系。具体的办法，线条还比较粗。”

艾克道：

“必须过细。务必落实。同样要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来。”

拉姆齐将军道：

“好吧，我们与后勤的合作问题，最好请参谋部作些协调。”

艾克道：

“这事，请史密斯将军处理。”

史密斯将军点了点头。

接着，陆军汇报。

蒙哥马利道：

“陆军作为登陆作战的前锋，怎样迅速地攻占滩头阵地，并迅速巩固阵地，这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在空军侦察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已经对滩头阵地以及整个瑟堡半岛的地形地貌、敌人火力布置、工事、交通、通讯等情况，进行了反复的全面侦察。

“从空中侦察和空降侦察人员拍回的大量图片看，我们已经全面熟悉了攻击目标。哪里有什么道路，什么崖壁，什么树木，什么电杆，什么掩体，全都标上了实战图。各前锋部队预定的进攻路线和机动前进路线，也已确定下来。

“如何顺利冲过敌人设置的密集型雷区和密集型火力区，这是攻击时必须解决的第一道难题。这不仅取决于勇敢精神，还取决于火力的掩护和自身的装备。

“为此。我们在以下几方面作了准备：

“第一，正式冲刺前十分钟，海陆空三军以密集型轰炸开道，尽量破坏雷区和敌人火力点。第二，我坦克部队分两步冲刺。第一步冲刺的坦克，全用‘谢尔曼’重型坦克，每辆坦克前面和左右两侧装备足够的爆破筒。当坦克通过雷区时，向前方和左右两方将爆破筒自动发射出去，由爆破筒的爆炸

引爆敌人设的地雷。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步冲刺的坦克全面出动，杀入敌阵。再接着，才是重型汽车、摩托化部队强行冲锋，占领阵地。

“为了克服敌人设置的反坦克壕以及其他各种路障，我们所有的坦克都在前部配置推土装备。这样，使它既是作战坦克，又是开路器械。同时，考虑到阵地一带树丛密集，坦克行进困难，所以每辆坦克前面，都同时安排有铲除树障的刀具。这样，无论遇到什么障碍，坦克都能义无反顾地硬行冲杀，而且能保存实力，减少部队的伤亡。”

艾克道：

“地面部队这些准备非常之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为此，你们必须尽量装备经过改良的各种各样的装

甲车。比如，供清理海岸滩头的装甲压路机、在布雷区开道的装有扫雷器的装甲车、跨过沟渠的装甲便桥、向混凝土墙投掷大量炸药的坦克、装甲火焰喷射器、帮助其他坦克越过堤坝的无炮塔坦克、两栖坦克等等。”

蒙哥马利将军继续道：

“装备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调整。我们预计，占领滩头最好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当然，如果敌人守备顽强，战斗时间可能延长。但占领滩头阵地，最迟不得超过3个小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艾克道：

“占领并巩固滩头阵地之后，你们怎么办？”

布莱特雷将军道：

“我和蒙哥马利将军一致认为，必须快速推进。当推进到足够巩固滩头阵地的时候，即迅速掉转方向，向瑟堡半岛推进，以期占据整个瑟堡半岛。这样，整个登陆才能获得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以后的进攻，当视后续部队和战役的发展情况而定。”

艾克道：

“很好！我同意这个方案。但你们必须把冲刺梯队的序列安排好，做到‘快、准、狠’三个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登陆，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成功。或者说，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撤退。那种情况，只有总司令部才能决定。”

“是的，总司令！”蒙哥马利和布莱特雷回答。

蒙哥马利想了想道：

“登陆时，空军的轰炸时间和程序怎么与地面部队衔接，以及空降师降落的时间和地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请总司令部予以协调。”

艾克向空军泰德将军问道：

“你们空军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泰德将军道：

“我想总的原则是：登陆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空军轰炸的重点不应放在登陆地区，而应放在我们不准备登陆的北线，比如加莱地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让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即将进攻加莱，而不是进攻诺曼底。

“那么，对于诺曼底呢？我们准备在登陆命令发出之后，立即全力以赴，对即将发动攻击的滩头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并与地面部队推进的层次衔接，将轰炸层次逐步向前推移。一个目的，破坏敌人阵地、切断敌人交通、阻止敌人增援。所以，空军在诺曼底的集中行动，是突发性的、封锁性的。

这种封锁，地面部队需要我们进行多久，我们就进行多久。”

蒙哥马利将军笑道：

“很好。谢谢合作！”

泰德将军又道。

“至于空降师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总的原则是在大轰炸之后。具体时间和地点，怎么与地面部队衔接，这要按总司令的命令确定。”

史密斯向艾克道：

“空降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掌握，也应该掌握。而与地面部队的衔接，则只能由总司令部来掌握。

艾克点了点头：

“行。”

再接着，研究空军行动方案。

泰德将军道：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三条。

“第一，在登陆前期对敌占区的轰炸。以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重要军事设施为目的，在北部和比利时选定 80 个重点轰炸目标。这种轰炸，将集中攻击铁路、桥梁、工厂、车站，并扫射火车。这可能使法国居民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不这样也是不行的。我们考虑，可以某种方式，向法国居民作出某种暗示，我们重点轰炸北方，实际进攻的地点在南方。

“第二，登陆开始时，进行空中封锁，对登陆地区进行轰炸。这种封锁和轰炸，要达到基本控制登陆地区制空权的效果，以配合地面部队的胜利推进。

“第三，根据总司令部的指令，准确准时完成空降师的运送任务。”

艾克道：

“空军的战斗任务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我们的空军配备比较强，一定要充分发挥作用。三条主要任务怎么具体化，要拿出具体方案来。比如，机群出动的程序、数量，来回线路的选择，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效果，都必须清清楚楚。”

泰德道：

“我们正拟制机群中队行动方案图。制好以后，立即上报。”

艾克道：

“必须强调，为了保证登陆成功，空军必须有效地将沿海半径 125 英里以内的敌人机场全部封锁住。能够破坏掉的尽量破坏掉。

不能破坏掉的，也要让敌机难以起飞还击。”

泰德道：

“是的，总司令。我们能够做到。”

三军汇报完毕，艾克略作小结道：

“大家注意，诺曼底登陆的总体行动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已经定下来了，不会变了，整个登陆的地面部队，由蒙哥马利率领第 21 集团军承担，前锋一共出动 6 个师，外加两个空降师。其中绝大多数是装甲师。这当然不包括后续部队。登陆地区敌军的兵力，目前有 6 个师，是隆美尔的部队。我们以 8 个师对他们的 6 个师，加上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仍然算是绝对优势兵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争取一次性登陆成功。

“登陆地点诺曼底，主要有犹他海滩、奥马哈海滩、戈尔德海滩、朱诺

海滩、索德海滩。那里的地形比较复杂，敌人守备力量也并不很弱。要求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而要精心组织、精心指挥。

“关于登陆时间，现在只能大体定在5月底6月初。具体是哪一天，这要根据海峡气象变化的情况确定。也就是说，由上帝确定吧。所以，今天我们把首席气象官约翰·斯塔格将军请来了。下面，请斯塔格将军就海峡的气候特点作个介绍，以便大家心中有数。”

斯塔格将军笑道：

“我同上帝打交道的的时间很久了，上帝的脾气不大好掌握啊。英吉利海峡的气候特点是：变化无常，大起大落。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灿烂，风平浪静，整个海面，一片蔚蓝，就像一个温和可爱的摇篮。这种好天气不多。更多的是，大雾弥漫，狂风怒号，海浪滔天，有时，海浪高达20多公尺。这是最恶劣的日子。”

“我这样说，大家也不必害怕。我们大英帝国有长期的航海经验，我们也有办法驾驭它。我们完全能够通过天气预测，为这次登陆作战挑选到好的或比较好的日子。但具体是哪一天，哪几天，这就一时难说了。”

艾克笑道：

“登陆日子，我这个总司令作不了主啊。我的上面还有个更大的司令官，那就是首席气象官斯塔格将军。”

听到这里，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艾克道：

“登陆作战，非同小可。我们早说要进行一次模拟演习，主要是地面部队的登陆演习。蒙哥马利将军，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蒙哥马利道：

“准备基本就绪。只等总司令下令，我们立即进行。”

艾克想了想道：

“明天怎样？”

“行”

“请三军都派代表参加。”

最后，艾克感到应该强调一下保密工作，遂道：

“这里，我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密问题。这次登陆，规模宏大，涉及面广。据我们所知，敌我双方的情报工作都抓得很紧，敌人的间谍活动也很频繁。如何保守登陆作战的核心机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果由于忽视保密措施而使这场重大战役遭到失败，我们的良心都会受到谴责。”

“保密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涉及到国王首相都不能乱说乱动，更何况我们这些具体指挥战争的人。许多机密都是我们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言谈要谨慎，要严格保密文件。这是大家熟知的保密守则。保证这些守则严格地执行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所有指挥员在任职期间，始终都要遵守严格的保密纪律，违者要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

散会后，各位将军离开了会场。

艾克收拾好文件，正准备离开，萨默斯比进来了。

“急件！”

萨默斯比一脸严肃地说。

“什么急件？”

“你看吧！”

艾克看时，不禁大吃一惊。

送来的报告说，英国《每日电讯》发生极为严重的泄密事件。有关登陆作战的时间和地点，几乎赤裸裸地被人泄露出去了。

“怎么回事？这事……必须严加追查！”

艾克愤愤地说。

他决定立即给丘吉尔首相和英国保安局去电话。

第六十三章 泄密案事出有因 演习战突遭袭击

严重泄密事故的发生，使艾克心急如焚。他立即挂通了首相的电话。

“首相吗？我是艾克！”

“啊，艾克。这么晚，有事吗？”

“《每日电讯》怎么回事？”

丘吉尔感到问得突然，反问道：

“《每日电讯》？”

看来首相还不知道。

“泄密啦！首相。严重泄密。”

“你具体说……”

“您看看昨天的《每日电讯》吧——那则字谜！”丘吉尔回道：

“好吧，我查一查。等会儿给你挂电话。”艾克放下电话，气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一边想着，一边再次翻看那份报告和附上来的《每日电讯》。

事情是这样发现的——

1944年5月的一天，一位英国军官坐火车上班。同往常一样，他用《每日电讯》上的字谜消磨时间。

《每日电讯》是英国公众喜欢看的快报，其中大众化的版面经常刊登一些猜字谜之类的游戏。

这一期电讯上，刊着一则十分新奇的字谜：

5775（打一地名。思考线索：美国一个州名）

5792（打一地名。思考线索：密苏里河畔的印第安人）

5797（打一最新名词。思考线索：但是像有些这样的大人物也偷窃）

5799（打一树名。思考线索：这个树丛是苗圃革命的中心）

5796（打一最新名词。思考线索：不列颠和他坚持的一个东西）

那个英国军官拿着这则新奇的字谜，颇有兴趣地研究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好玩，猜中了还可获奖。虽然奖金不多，但却是一项高智力的竞赛，很有意思的。

这位英国军官是个猜谜的能手。过去得过好几次猜谜大奖。这一回，他一定要猜出这则新奇的字谜来。

字谜很难。但他慢慢推敲，终于一个一个把答案找到了。当他把那一组答案依次排列出来的时候，竟一下惊呆了！他排出的答案是：

5775（犹他）

5792（奥马哈）

5797（霸王）

5799（桑树）

5796（普尼顿）

这个军官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他对登陆作战的大部分密码都熟悉。职业的敏感，使他一下子明白了这则字谜意味着什么。

很清楚，字谜的数字来源于密码。字谜的答案全是登陆作战的核心机密。不是吗？

“犹他”，是诺曼底登陆的一个海滩；

“奥马哈”，是诺曼底登陆的另一个海滩；

“霸王”，是盟军在整个欧洲登陆作战的总代号；
“桑树”，是盟军在诺曼底建造人工港的一个代号；
“普尼顿”，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代号。

这一组字谜答案，几乎把盟军登陆作战的核心机密全部泄露出去了！

显然，这是德国间谍的鬼主意。

设计这个字谜的人，显然挖空了心思，不然怎么会想得出来呢。

他不能不佩服德国间谍的阴险和高明，但他也不能不为这桩严重的泄密事件感到惊讶和沉痛。

他立即向总司令部报告了他的惊人发现。

艾克一面烦躁不安地翻看那份刊载字谜的报纸，一面耐心等着丘吉尔的回答。

保密，保密！

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准备登陆作战以来，泄密之事，时有发生，可这起案件，无疑是最为严重的。

艾克到伦敦就任最高司令时，曾凭借他那新的“总督”的权力，敦促英国政府采取它在历史上最广泛最有力的保密措施。

英国是一个最擅“隐蔽战”的国家，丘吉尔本人就是“隐蔽战”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对保密不能说不重视。年初以来，英国保安局严格规定，向海外发电报的优惠待遇，除了给一些最受信任的新闻记者外，全部取消。英国报纸实行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丘吉尔找新闻大臣对此作过专门研究。

除新闻检查外，还有通讯检查。对军人和军官的每一个电话，英国每一个敏感地区发出的每一封信、每一份电报，几乎都要受到监听或检查。军人和部队的信件都被延迟发出。所有的人，除一些必要人员之外，都不准进出英国。在不列颠群岛，从苏格兰的最北端到英格兰的最南端这个广大的范围内，不准探亲访友。

军队的制度更严格。对于涉及登陆时间和地点的文件，制定了一种特别程序加以保护，这就是“顽固者”程序。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前往直布罗陀的印章”。到直布罗陀参加“火炬”计划的所有军官的文件上，都盖有这种印章。为了迷惑敌人，保密部门把几个字母颠倒过来，便为“顽固者”之意。这个很高级的保密印章，直到“普尼顿”行动时，一直坚持使用。大体是说，只有高级的“顽固者”才能看到绝对机密的“顽固者”文件。一时，“顽固者”竟成了高级官员们的代号。

虽然从上到下采取了许多严格的保密措施，但由于知道高度机密的“顽固者”们的某些不慎，由于敌方间谍的老谋深算和无孔不入，有些泄密事件还是发生了，甚至发生得突如其来，意想不到。

最初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3月。

美国五角大楼陆军情报局克莱顿·比塞尔将军从联邦调查局获悉，美国陆军芝加哥分信处，有一个非常机密的文件被打开了。美国陆军邮发总部，有四个人未经许可看到了那些文件。很显然，谁都没有想到要把那个邮件重新封好。寄件人是“上士托马斯·P.凯恩”。此人是德国血统。有点奇怪的是，凯恩本想把邮包寄给“军械处，P4”，而他写的却是住在芝加哥的他姐姐的地址，那里主要是德国血统的居民。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最高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托马斯·J·贝茨将军的

注意。于是，联邦调查局对凯恩及其家属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凯恩及其家属是十分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同纳粹组织从来没有任何往来。但是，那个涉及重要机密的邮包被人打开过，毕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泄密。那些有意或是无意看过那个邮件的人，便都被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了。

最后，这事只有不了了之。

凯恩事件发生之后，又发生了一起泄密事件。这一次涉及到艾克的一位朋友，那就是亨利·杰维斯·弗里斯·米勒少将。

米勒少将，54岁，是美国陆军能干的军官之一。他同艾克一起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来随美国骑兵的军阶一起高升，一直升到将军。他在为这次大举进攻作准备时，担任美国空军第9航空队军需官，是能够看到绝密文件的人。

1944年4月18日晚上，米勒去参加美国欧洲战区情报局长西伯特将军为美国红十字会举行的一次晚宴。在那次晚宴上，米勒心情高兴，多喝了几杯，便兴致勃勃地当众谈起了1944年春夏之交，盟军在欧洲将举行大规模进攻的话题。

米勒这个祸闯得实在不小。事情报到艾克手里，艾克只好狠下心来，立即命令他这位朋友马上离开盟军统帅部，回美国去接受审查。此后，艾克给米勒写信说，“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不得不对有骨气的、历史清白的军官触犯军法的案件作出判决。特别当他们是故旧朋友的时候，更是如此。”

米勒案件刚刚过去，立即又发生一起责任在英国方面的令人难堪的泄密事件。

1944年4月底，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电信局长莱昂内尔·哈里斯准将的副手报告说，他乘火车经滑铁卢车站回家的路上，不慎丢失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普尼顿”的通讯方案，并说他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或丢在哪儿。丢失这个像一本厚厚的小说那样的文件，自然是最严重不过的了。敌人如果得到这个文件，情报专家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到盟军进攻部队的实力、布局及有关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若真是这样，盟军关于“普尼顿”行动的整个计划只好取消。

幸好，装有那个文件的皮包被一位十分老实的出租汽车司机捡到之后，迅速交到了盟军总司令部。但是，那个文件究竟有没有人翻看过，究竟泄密没有？至今不得而知。

没料到，现在伦敦《每日电讯》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

那些能干的编辑们和记者们，也许还在对他们的杰作津津乐道，也许他们还被深深地蒙在鼓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大地受骗上当。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些编辑记者里面，会不会有个别人就是间谍呢？

艾克这么沉痛地想着的时候，丘吉尔那句可以令他想一辈子的名言，又响在他的耳边了：

“间谍！就在你的身边。”

这是一句令人似乎难以置信却又令人不寒而栗的话。

艾克这么想入非非的时候，丘吉尔的电话来了。

“艾克吗？我是丘吉尔！”

“啊，首相！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呢。”

“你说那事……”

“怎么样？怎么回事？”艾克迫不及待地打断首相的话。

“我打电话到保安局去，责令他们查了。看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严重泄密呀！”

丘吉尔在电话里笑道：

“我说艾克，不要太紧张。我告诉你，情况是这样的……”

丘吉尔告诉艾克，英国保安局对编字谜的人作了一番彻底的调查，没发现什么险恶的用心。

编字谜的人叫伦纳德·西德尼·道。他家住在伦敦利德海宿舍区，是个小学校长，为人正派。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内维尔·琼斯。道担任《每日电讯》高级字谜业余编辑已经20多年了，每则字谜往往在编完6个月以后才发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字谜，是在当局制定许多密码之前就编好了。

虽然这个解释仍有许多疑问，害怕麻烦的保安局还是接受了这个解释。于是这事不了了之。

艾克担心地道：

“首相，这事足够了么？万一不是那么回事……”

丘吉尔笑道：

“我说艾克，你也别那么死心眼了。世上的事情，复杂得很。有些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清清楚楚。”

艾克苦笑道：

“好吧，首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唉！”

丘吉尔道：

“这就对了。我说艾克，刚才我接到总统来的电话，他说马歇尔总长要来伦敦视察盟军登陆的准备情况。他来之后，这事……你可千万别说。”

“为什么？”

“马歇尔知道了，对你将来……不利的！”

真是个政治上的老手，经验丰富。艾克一下明白过来。遂道：

“谢谢您，首相！”

盟国的策划者们认为，像“普尼顿”这样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如果事先不举行广泛的演习是不能进行的。就像一出成功的大戏，总要经过彩排，甚至要经过多次彩排。

因此，春天的暴风雪刚刚过去，春风吹来的时候，盟军就在英吉利海峡靠英国一边，举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海陆空联合作战演习，以便了解发起进攻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

种种演习中，地面部队的登陆冲击演习最为重要。这种演习，需要选择一个与登陆地点大致相同的地方进行。也许是上帝的安排，英格兰南部莱姆湾附近，有个地方，叫做斯莱普顿海滩，其地形地貌与诺曼登陆点的海滩相似极了。于是，理所当然被选作了演习场所。

这次演习，代号为“猛虎”。

斯莱普顿海滩，紧靠一片小小的丘陵，海岸连着一长又宽的沙滩。

午夜刚过，演习开始。8艘5000吨坦克登陆艇，成一路纵队徐徐开进了莱姆湾。海上十分安静，夜空晴朗，却无月光，一片漆黑。这些舰艇全部熄灯前进，什么也看不见。

当舰艇偷偷逼近距离海岸11英里的海面时，“猛虎”计划部队，即担任“攻击”任务的美国第4步兵师和第1两栖工兵旅，开始为“进攻发起时刻”作准备。到时，这支部队将爬上突击艇，并冲上海滩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威力巨大的“谢尔曼”两栖坦克也将隆隆地开进大海；工兵们也将开始冲到

前面去扫除设置在海滩边的迷宫似的障碍物、铁丝网和地雷。

这支突击部队的指挥官是本·斯卡希尔，副指挥官是西奥多·罗斯福。也许是第六感官告诉他们，他们正处在危险的水域中。

因此，他们坐在指挥位置上，显得有些不安。

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所有船员都进入战斗岗位。甲板上的步兵、工兵和坦克手，已经作好冲击的一切准备，只等汽笛拉响宣布开始演习的信号。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黑暗的海空突然飞出一枚曳光弹，迅速划过左舷后部，向507号坦克登陆艇飞去，不一会儿，一个鱼雷就击中了那只登陆艇。登陆艇主机停止转动，火从一个油箱窜到另一个油箱，整个船开始燃烧起来，然后爆炸。

接着，531号坦克登陆艇又被另一枚鱼雷击中，同样发生大火，然后爆炸了。

风云突变，情况紧急！

289号坦克登陆艇见势不对，正准备同护航舰司令联系，又发现一个鱼雷直奔舰艇而来。舰艇长官忙命炮手开炮摧毁鱼雷，但这种鱼雷专门追踪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像一条鲨鱼追踪一条鲑鱼一样，死死咬住舰艇不放，结果击中了这只舰艇的尾部。

显然，这种真枪实弹的撕杀，并非演习者程序的安排，也不是演习本身带来的事故，而是在演习还没正式开始之时，受到了敌人的突然偷袭。

结果，这支演习部队，被击毁3艘两栖登陆艇，伤亡300多名官兵。

当晚，正当艾克抱着萨默斯比睡觉的时候，紧急电话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艾克不禁大为震惊，立即下令停止一切演习。并封锁消息。

盟军的每次演习都是严格保密的。这一次，敌人是从哪里窃获了机密，又是从哪里突然钻出来突然袭击的呢？始终是个谜。

本来，盟军早就意识到，频繁的演习是会暴露目标的，敌人很可能从演习频繁的通讯中破译盟军的机密。为此，谍报部门专门命令双重间谍“布鲁特斯”、“三轮车”和“嘉宝”，向德方指挥部发去了情报，说这种演习是许多演习中的第一次，正式的重大演习将在7月以后进行。英国“BBC”电台也公开广播，予以配合。

可是敌人还是获得了这次演习的核心机密，来了一次很有把握的突然袭击。

显然，实施这次突然袭击的，是德国那支仍然活跃在大西洋的鱼雷艇中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演习那天晚上，德军9艘鱼雷快艇从瑟堡出发，原本要去袭击莱姆湾东端波特兰·贝尔的盟军护航舰队。然而，他们在那里没有找到目标，却从普利茅斯到斯莱普顿沙滩的途中，截击了盟军代号为“猛虎”的演习。

这次演习，是盟军为攻击“犹他”而进行的排演。德国潜艇的截击可能是出于巧台。即使是出于巧台，盟军登陆进攻的机密也被严重暴露了。

蒙哥马利将军也很快来了电话。

“总司令，这事……真没料到啊！怎么办？”

艾克道：

“情况我都知道了。事实证明，敌人没有睡觉。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对付

我们的登陆行动。”

“我们的演习……”

“不再进行了。但是，我们的登陆还得进行，坚决进行。你们继续抓紧准备。”

“好吧。”

“注意！这消息必须严加封锁，不再向外扩散。”

艾克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思索着连连发生的几起泄密事故，心里越发不安起来。

突然，他觉得这事还远远没有了结。

他想，这次夜间演习，出这么大的事故，伤亡那么多官兵，混乱之中，少数官兵会不会被敌人俘获呢？如果敌人得了活口，“普尼顿”的机密岂不会完全暴露了吗？

想到这里，他又抓起了电话：

“蒙哥马利将军吗？我是艾克！”

“我是蒙哥马利。总司令，请讲。”

“这次演习，对于参加的官兵，要一个一个地清理。必须找到每一个失踪的人，找到每一具尸体，验明是谁。否则，问题很大呀。”

蒙哥马利似觉为难：

“天亮之前，很难查清呀。”

“传我命令，从现在起，必须连夜开灯寻找。潜水员和蛙人，要潜入船底，进入每一个船舱，到每一辆被击沉的坦克旁搜寻，把他们发现的尸首的证件带上岸来。”

“好吧。总司令。”

第二天，蒙哥马利回电报告了清理情况。

在失踪的官兵中，大部分人找到了。海潮可能冲走了一些尸体。据分析，德国人不可能抓走任何俘虏，因为突袭的时间非常之短。

紧接着，“超级机密”从其他渠道获得了令人担忧的信息。盟军“猛虎”演习一周之后，希特勒向隆美尔发出了指令：

“警戒诺曼底！”

德国人开始在诺曼底、瑟堡半岛和布列塔尼亚半岛，成倍地增加反坦克和防空设施，专门训练用来对付伞兵的两个新师奉命调到了诺曼底地区。

希特勒对诺曼底地区的重视，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普尼顿”计划的准确情报吗？

不清楚。谁也说不清楚。

第六十四章 假元帅招摇过市 真女谍痛吐真情

丘吉尔对于“诈骗战”的偏爱，已经到了十分狂热的程度。

盟军即将登陆的前夕，经过特种战委员会的精心筹划，他又批准并参与导演了一出十分精彩的“诈骗战”——“铜头蛇”行动。

那天，丘吉尔住在伦敦郊外的首相官邸契克斯。

他一早起来，用罢早餐，满脸堆笑，精神抖擞地向会客厅走去。夫人克莱门蒂娜见他窃窃私笑，不解地问道：

“什么喜事呀，这么快乐？”

丘吉尔捂嘴笑道：

“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究竟什么事呀？”

“天机不可泄漏，以后我再向你细说。”

克莱门蒂娜耸了耸肩，也不再问。她知道丈夫的脾气。

昨天晚上，丘吉尔同特种战委员会副主任 J.V.B. 杰维斯—里德，以及皇家军饷团的詹姆斯中尉一起，一直谈到深夜。今天，他要在这里接见著名战将蒙哥马利将军。

一会儿，一辆天蓝色军用防弹吉普在官邸大院嘎然停下。

蒙哥马利将军到了。

蒙哥马利约莫 50 来岁，体格健壮，神态威严。一身剪裁得体的战地服装，配着鲜红领带，纹绣装饰的肩章上配着将军军衔的标记——两把交叉的军刀。胸前四排荣誉勋章闪闪发亮。黑色贝雷帽上装饰着两个精美的徽章。腰间，潇洒地挂一条金表链和装饰物。此刻，他手提一很小巧玲珑的手杖，步履矫健地朝会客厅走去。

丘吉尔见蒙哥马利跨进会客厅，忙笑吟吟地起身迎接：

“将军沙场归来，辛苦辛苦！”

蒙哥马利道：

“首相您好！”

“将军请坐，快快请坐！”

蒙哥马利笑道：

“不客气。首相召见，想必有重要指示？”

蒙哥马利一面说着，一面坐下。

丘吉尔笑道：

“登陆在即。将军又将奔赴沙场，再立新功。这时候，一是很想见你一面，二是想同将军商量一计，以助将军征战之力。”

“谢谢首相！”

如此寒暄之后，丘吉尔道：

“这次登陆作战，筹备已久。想必十分激烈。你是隆美尔的老对手。如果能借将军之威，你到阿尔及尔去露露面，放放空气，敌人一定会以为我们在法国南部进攻，这对分散敌人兵力肯定大有好处。”

蒙哥马利忙道：

“首相之意甚好。只是登陆在即，我哪里能够抽身呀。”

丘吉尔笑道：“的确也是。不过，我有一计，想找一人，让他装扮成将军模样，代你去走一遭，你看如何？”

“这个……首相开玩笑了吧？”

“不是玩笑。特种战委员会已经物色到一人，其貌酷似将军。我们反复考虑，此人完全可以顶替将军走一遭。”

蒙哥马利十分惊异。笑道：

“有这种事么？”

“真的。如果让此人装扮成将军模样，再经过特殊训练，世人绝对认不出来。这个，将军你尽管放心好了。现在你只回答我一句，实施此计，有没有意见？”

蒙哥马利道：

“这……当然，只要于国于民有利，我当然没有意见。只是……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如何是好？”

“只让他前去露露面，放些风声，非常简单的。没问题。”

“好吧，可以试试。”

丘吉尔笑道：

“很好！为了让你放心，我且叫那人出来让你瞧瞧，你看像不像你。”

说着，他按响桌前电铃。

一会儿，杰维斯—理德中校带着一个50来岁的男子进来了。

蒙哥马利看时，只见那人穿着打扮，形容相貌，连那眉毛胡子，竟与自己一模一样，不禁大为吃惊。

丘吉尔笑道：

“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真蒙哥马利将军。这位刚刚来的是假蒙哥马利将军。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皇家军饷团的中尉出纳员。至于杰维斯—里德，你们早就认得，我就不介绍了。”

蒙哥马利正不知怎么是好，那位叫詹姆斯的假蒙哥马利笑道：

“敝人貌似将军尊容，有所不敬。”说着，模仿蒙哥马利的动作，行了一个独特的“蒙哥礼”。那动作，那神态，同样像极了！

蒙哥马利十分惊喜，说道：

“噫！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我们是上帝安排的双胞胎么？这么像！”

说着激动地上前与假蒙哥马利紧紧握手。

丘吉尔快活地道：

“这事的确是巧。我们正需要给你找个替身，杰维斯—里德发现了他。所以，今天特地安排你们两个见见面。”

蒙哥马利道：

“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杰维斯—里德笑道：

“说来话长，却也有趣。”

接着，便把发现假蒙哥马利的经过说了一

1944年3月14日那天，杰维斯—里德偶然从一张《新闻纪事报》上看到一张詹姆斯的照片。詹姆斯中尉是皇家军饷团的军官。该团当时驻扎在累斯特。和平时期，詹姆斯是一位舞台上的配角演员。报纸上的照片，是他在伦敦喜剧院演出时的一张剧照。从剧照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詹姆斯酷似蒙哥马利。那剧照的说明十分俏皮地写着：

“你错了一你不是蒙哥马利，你的名字叫詹姆斯！”

长期从事特种战的杰维斯—里德，惊奇之后，心中暗想，假如特工活动

需要，让詹姆斯装扮成蒙哥马利，一定可以以假乱真，从而演一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精彩绝伦的活剧来。没料正在这时，首相也正想让蒙哥马利将军到阿尔及尔露露面，骗骗敌人。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就把这人请来了。

蒙哥马利叹道：

“原来如此！”

停了停，蒙哥马利又道：

“不过——这也还有许多难处。这戏不好演的。”

丘吉尔道：

“难处何在？”

蒙哥马利道：

“一是我的生活习性独特，我是个绝对禁酒主义者，最恨烟酒，所以滴酒不沾，什么烟都不抽。二是我长期带兵，养成了神态威严，讲话尖声急促的习性。三是我的活动圈子，主要在上层，并了解许多上层人物的特点和习性。所有这些，如果让这位朋友装扮，可能难以装像，搞不好，露了马脚，怎么办？”

丘吉尔道：

“所以请将军来，就是想让詹姆斯更多地了解你，以便更准确地模仿你。”

杰维斯—里德也道：

“詹姆斯是演员，模仿能力很强，没问题。在戏剧中，某个演员要模仿某个人物，即使是模仿非常伟大非常知名的人物，都能模仿像呢。关键是相貌条件最重要。”

蒙哥马利道：

“还有一个难处。我现在是艾克将军的属将。这事如果他不同意怎么办？”

丘吉尔道：

“这个你别管，也别去说，由我处理。没问题的，我们又没调动你的工作。”

蒙哥马利想了想，也就完全答应下来。既是首相一定要这样做，他也不好更多地反对和推辞。最后，他开玩笑地道：

“既然詹姆斯扮了我，那他可得同我的薪水一样哦。”

丘吉尔笑道：

“小事一桩，好说好说。”

经过这番工作。一个酷似蒙哥马利的假蒙哥马利就要出场演出了。

演出的确精彩！

准备工作就绪，丘吉尔和杰维斯—里德对这位即将登台的角色来了一番精心的编导。

从自身的言谈举止，到有可能涉及的重要人物的生活起居及性格特点，都尽量让詹姆斯有个大致的了解。诸如丘吉尔的起居时间、罗斯福的健康状况、艾森豪威尔的才干、史密斯的溃疡、布莱特雷的能力、布鲁克的脾气等等。

接着，请来了随军裁缝迈尼和莫特默尔，按照蒙哥马利的服装样式，为詹姆斯专门做了一套战地服装和费尔琴外套，并准备了几块印有蒙哥马利名字缩写字母“BLM”的手绢儿。

再接着，请来了一位可靠的化妆师。稍微修剪了詹姆斯的小胡子，把他的眉毛往上刷，就像蒙哥马利的眉毛那样直立。脸上抹了一点油彩，使两鬓稍显灰白。

这样打扮起来，詹姆斯和蒙哥马利之间就简直看不出区别了。

他们对外只说，詹姆斯要随军出去拍部战争片子，所以需要耽搁一段时间。

然而，詹姆斯明白，这项“演出”并不简单。开初，他陷入了一种“舞台恐惧症”，只觉得自己既像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又像一只晕头转向的兔子。叫他代替鼎鼎大名的蒙哥马利去抛头露面，虽是逢场作戏，可这戏并不好作，也不知要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

但事到如今，也来不及打退堂鼓了，只有硬着头皮上场。

5月25日傍晚，詹姆斯穿上他的战地服装，像蒙哥马利那样戴上贝雷帽，提着小手杖，坐上参谋部的汽车，由杰维斯—里德陪同，来到诺思霍尔特机场。

詹姆斯登上了一架“解放者”飞机，直飞直布罗陀。

为了确保詹姆斯在飞机上休息好，使他一觉醒来精力充沛，临睡前让他服了安眠药。随后，除了驾驶员，机上的人都睡觉了。

杰维斯—里德醒来，一看，詹姆斯不在座位上，等了好久也不见人。

这就怪了！这人到哪儿去了？结果，大家在厕所里找到了他。只见他手里提着酒瓶，已经醉成烂泥似的，连动也不能动了。

原来，詹姆斯平时就好酗酒，这与蒙哥马利绝对禁酒的习性完全相反，这种状况，搞不好一下飞机，就会暴露。

情况紧急，杰维斯—里德和一帮人赶快对他采取紧急治疗。他们将他的衣服全部脱下，把他放到窗前透气孔前，让那里的冷气流使他尽快清醒。同时，又对他进行按摩，并把他浸泡在凉水中。饱受这种折磨之后，詹姆斯终于醒过来了。

“你为什么躲着我们喝酒？你这角色不是完全禁酒的吗？”杰维斯—里德恼怒地质问他。

“我，实在想喝。戒不了啊！”他说。

“你从哪儿弄来的酒？”

“上飞机的时候，我偷偷装了一瓶……杜松子酒。”

杰维斯看着这个淘气的“演员”，真是哭笑不得。

“记住！你有特殊使命，千万不能乱来。否则，弄出事来，军法从事！”

詹姆斯连连道：

“好好，我再也不喝酒了。”

“记住，死死记住！你现在是蒙哥马利将军，而不是詹姆斯！”

“好，记住了。”

詹姆斯苦笑着答应说。

飞机在直布罗陀降落了。杰维斯—里德帮着詹姆斯理好装束。詹姆斯抖了抖精神，仿照蒙哥马利的步履和风度，走下了舷梯，向前来欢迎的军政要员致了一个标准的“蒙哥礼”。

那样子，还真像呢！杰维斯—里德心中暗喜。

“将军您好！”

直布罗陀总督伊斯伍德将军亲自出迎。两位西班牙银行家也迎上来与之

亲切握手，周围，好些人看见他，大声喊着“向将军致敬！”

接着，詹姆斯被拥上一辆豪华汽车，到总督官邸下榻。

一路上，詹姆斯装着蒙哥马利的样子，高声谈起“303”计划，说是大批部队即将到这一带集结，他希望总督要好好配合，并具体说，直布罗陀的大医院必须迅速扩建，以适应特种需要。还希望总督尽快作好西班牙的工作，争取西班牙的支持。最后，他强调，他忙极了，明天就要赶到阿尔及尔召集会议。

早就知道“铜头蛇”计划的伊斯伍德总督，一直点头称诺，表示一定做好工作，请将军放心。

第二天早晨返回机场时，伊斯伍德总督特意让詹姆斯的敞篷车，通过英国工兵正在修建的一条公路，故意让他在公共场合露面。詹姆斯仿照蒙哥马利的风度，频频向工兵们致那著名的“蒙哥礼”。工兵们见是蒙哥马利将军，全都热情地欢呼起来。

汽车开进机场大门，门卫唰地一声向他行了一个举枪礼。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蒙哥马利，他们故意让“解放者”号专机出了点小小的“故障”。詹姆斯随即便在机场转游着，并有意丢掉了一条印有“BLM”字样的手绢儿，让一个西班牙人捡了去。

逗留机场的戏作完了，詹姆斯与伊斯伍德等人话别。

数分钟后，飞机向阿尔及尔飞去。

在阿尔及尔机场，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法国陆军仪仗队奏着雄壮的军乐，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亲自出迎，英美法的参谋人员列队等候。他作了简短热烈的致词，其中也提到了“303”计划。

继而，他被送到俯瞰全市的圣·乔治饭店下榻。

安顿之后，在摩托警卫的护卫下，他乘着敞篷汽车，由挂着三角旗的参谋车陪同，从市区招摇而过，去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见。

于是，蒙哥马利到来并将在法国南部举行进攻的消息传遍了阿尔及尔。

此后，这个“蒙哥马利”，便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悄悄消失了詹姆斯“演出”结束，很快回到了伦敦，重新穿上了他的中尉服装。

丘吉尔和杰维斯一里德对詹姆斯的表演表示满意。

但是，詹姆斯回到原部队后遇到了麻烦。他无故外出一周，无法向直接上司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以中尉的身分领取将军的薪水，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但他不敢说出实情，只好谎称应邀出去拍了一回片子。因为杰维斯一里德早向他作过警告：

“如果透露出去一点实情，就将你送上军事法庭！”

这场精心导演的“铜头蛇”行动，到此划上了句号。是否如丘吉尔等人所说，这次行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直无法得到证实。

正当詹姆斯扮演蒙哥马利的时候，马歇尔带着美国总参谋部一帮要员到英国视察盟军来了。

几天来，艾克陪着他的老上级，察看了驻在英格兰的好几个兵营，详细汇报了登陆作战的准备情况。马歇尔对他亲手提起来的这个指挥官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对于登陆作战的前景，仍然存在深深的担忧。

这晚，马歇尔和艾克在艾克的办公室兼卧室单独谈话。

马歇尔道：

“艾克！登陆作战，非同小可。你一定要精心指挥，一定要争取打胜。”

这不仅关系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关系到国家以后在欧洲的利益，也关系到你个人的前程啊！”

艾克道：

“我永远忘不了将军您对我的关怀。这一次，我有信心去争取胜利。”

正谈到这儿，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响亮的报告，只见门口一个女兵向他们行了一个端正的举手礼：

“可以进来吗？将军！”

马歇尔问道：

“什么事？”

“送文件。”

艾克见是萨默斯比，笑道：

“进来吧，小姐！”

过去，萨默斯比到艾克的办公室，就像走进家门那么随便。今天，因为马歇尔在场，萨默斯比不敢贸然而入。

艾克介绍道：

“这是马歇尔总长。——这位是……电报室的萨默斯比小姐。”

“总长您好！”萨默斯比小姐大方地说：“我常听将军说起您呢。”

“哦……哦。”马歇尔看着萨默斯比，略略应酬了一下。

萨默斯比放下文件，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

马歇尔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望了望窗外。然后，转过身来，问道：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萨默斯比。”

“她是英国人？”

“英国人，很能干，会开车，又会秘书和电讯工作。”

“可靠吧？”“可靠，很可靠。丘吉尔首相很相信她。”

停了停，马歇尔道：

“艾克，我倒差点忘了。我离开美国的时候，见到了你的夫人梅米和孩子。他们非常想念你。”

“我……也想念他们。”

“你应该给他们多写点信去。”

“不！总长，我害怕写信……”

“为什么？”

“我怕……失密。”

马歇尔看着艾克，知道他心里藏着话。想了想，说：“艾克！有一件事，我反复想了，觉得必须对你说说。我到这里以后，有人告诉我，你同刚才那个女人关系很密切，是吗？”“工作上往来多一些，”艾克有些脸红地回答。

“只是工作上？”

“是的，总长！”

“不！艾克。”马歇尔看着艾克的眼睛，一针见血地说，“我知道你是个多情种子！”

艾克无话可说。

“你说，你怎办？”

艾克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总长！我想离婚。”

“为什么？”

“我承认，我已经陷入了爱情的深渊。我……很喜欢她。”马歇尔严肃地道：

“不！艾克。如果这样，就会葬送你的前程！”

艾克没有回答。

马歇尔又语重心长地道：

“总统对你寄予厚望，你知道吗？现在，总统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他正在反复比较你和麦克阿瑟。懂吗？要江山还是要美人，你可得好好想想。我想，你不会学英国那位温莎公爵吧？”

艾克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总长！我衷心感谢您的关心。我……听您的！”

“这就对了。”马歇尔说。

停了停，马歇尔道：

“你不能把她调开吗？”

艾克道：

“可以考虑。”

这天晚上，艾克失眠了。

艰巨的征战任务在脑海里翻腾，夫人和孩子在脑海里翻腾，萨默斯比也在脑海里翻腾。许多互相对立的观念和结论，在催着他做出决断。

何去何从？

英雄难过美人关，儿女自古是多情！

他没想到，他这堂堂男儿，七尺之躯，在战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杀出重围。可在情场，他却柔肠寸断，难以驱除重重感情的重压。

他辗转难眠，无法解脱。

忽然，他仿佛又听到了那轻轻的敲门声。

他一下子坐起身来，可那声音却又没了。原来是风吹窗户的声响。

他明白，今天晚上，她是不会来了。

今晚，他是多么想她来，多么想向她诉说心中的烦恼，同她重温最后一场温柔……

可她，竟没有来！

也许她不便再来！也许她不敢再来！

正当艾克这么没完没了想着的时候，他似乎又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第六感官告诉他，这回可是真的。他迅速下床，前去开门。萨默斯比默默地站在那里。

“进屋吧！萨默斯比。”他说。

他没有象以往那样，狂热地把她抱进屋去。

萨默斯比默默地走进屋里，默默地在沙发上坐下。“你说话呀，我的心肝！”艾克着急地说。

萨默斯比冷冷地看着艾克。

“我能再说什么呢？难道什么都需要说穿吗？”

“我怎么啦？”

“傍晚，那个老头儿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呀。全是工作，关于登陆的事。”

萨默斯比冷笑道：

“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说了些什么，我也知道。”“你，不用诈我。萨默斯比！我仍然爱你！”艾克深情地说。萨默斯比看着艾克的眼睛，哀怨地道：

“你不是说听那老头儿的话吗？”

艾克吃惊地道：

“你……你偷听我们的谈话？”

萨默斯比道：

“是的，我偷听了。我早就在这屋里安了窃听器，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艾克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镇定下来：

“你是……间谍？”

“是的。丘吉尔早就告诉你：‘间谍，就在你的身边。’——但是，你放心，我是一个对你完全没有危险的间谍，一个堕入情网的间谍！”

“你……”

“不用害怕，不用紧张。我，可以把一切告诉你。”

原来，萨默斯比并不是一个一般的英国公民，而是英国特种战委员会培养和使用的间谍。

英美联军，共同抗敌。本来都是自己人，似乎并没有派什么间谍的必要。但丘吉尔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艾克独揽盟军大权以后，过多地抢占战争的利益，因此，他们设法把美貌、能干的萨默斯比小姐派到艾克身边工作。没料到，二人从认识那天开始，竟一齐堕入了难以自拔的情网。萨默斯比没有做过一件对艾克、对盟军不利的事，而成了一个真正的情谍。

登陆作战，保密工作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失密事件，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保密问题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保安当局，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最高统帅本人。1942年，艾克初到伦敦就任美国欧洲战区司令时，会见了他的司机萨默斯比小姐并同她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她成了他的机要秘书、汽车司机和情人。在整个北非战役中，她一直是艾克“官方家庭”的一员。

艾克到伦敦就任，负责执行“普尼顿”和“霸王”计划的最高指挥官时，萨默斯比小姐也跟随前往。虽然她是英国公民，艾克还是安排给她颁发了一份在美国妇女军团任职的证书。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艾克的“电报小舍”的寓所里。人们经常见她在重要社交场合陪伴艾克。

最高统帅部保安当局，对此事很不放心，同时又感到非常为难。万一萨默斯比真是打进内部的德方间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即使她不是间谍，而是非常可靠的工作人员，万一德国人知道艾克有这么一个随军情妇，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不了解内情的保安当局，悄悄对萨默斯比的出身问题作了调查。她出生在科克郡沿海的印内斯·比格岛，属于凯瑟琳·麦卡锡·莫罗家族，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从法律上说，她没有资格接触“顽固者”或大举进攻的机密。然而，人们都知道，她知道的核心机密比谁都多。

曾有一段时间，她为最高司令官记机密日记。更使人担心的是，据了解，她经常到萨沃伊饭店的美国酒吧去。那是美国驻外记者常去的地方。而且，她爱同美国记者弗朗克·麦吉在一起吃饭。麦吉迷上了萨默斯比，不赞成她

同艾克的关系。对他们的这种三角关系，最高统帅部保安当局恳请艾克要谨慎，艾克也这样做了。

但种种情况表明，萨默斯比忠心耿耿，言行慎重，这一点毫无问题。麦吉也是绝对可靠的。

事情就这么明摆着。保安当局不同意萨默斯比同艾克的暧昧关系，也不敢让艾克同萨默斯比闹翻。当然，对于萨默斯比与英国特种战委员会的特殊关系，他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只知道丘吉尔先生对萨默斯比是信任的，即使丘吉尔曾对艾克笑谈过“间谍就在你的身边”这句名言，那也只当是开玩笑而已。

此刻，萨默斯比把一切倾吐出来。艾克面对这个冤家，真不知怎么办了。

“萨默斯比，我……我怎么办呢？”艾克痛苦地说。

萨默斯比道：

“很好办。你……杀了我！”

艾克忙道：

“不！萨默斯比！你不能说这种疯话。至今，我仍然要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你明白，我能够同你结婚吗？”“这……很难。”

“你明白，我也明白。我，不会为难你的。”

“那么，就像那次我说的那样——让我们在自己心里，永远保留这块绿地吧！”

萨默斯比点了点头。

临别，萨默斯比温柔地给艾克送去了最后一吻。

艾克动情地说：

“让这个吻，永恒！”

“永恒！”萨默斯比流着泪说。

第六十五章 进军令气壮山河 海陆空箭在弦上

登陆！登陆！

1944年5月底的那些日子，整个英格兰，从国王到首相，从盟军最高统帅到各位将军，从各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从衣着华贵的上流社会到衣衫褴褛的普通平民，从政府到军队，从城市到村乡，到处笼罩着紧张、热烈而沉重的气氛。纷繁的一切似乎都化为两个字：登陆！

虽然登陆作战的核心机密严格地保守着，但谁也可以从某种特殊的气息中，凭他们的第六感官，感受到这即将发生的事实。而且，谁都能够体会到这两个字的特殊分量。

这天，苏格兰圣保罗军校，警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各式最为豪华的轿车，各种装有防弹设施和通讯设施的军用吉普，在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警车的前导下，陆续开进了军校大院，依次停放在宽阔的操场上。

从车上走下来的，全是声名赫赫之人。其中有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陛下、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盟军最高统帅艾克将军、英国参谋部和战时内阁的所有主要成员、20名左右的盟军高级将领。总计不下百人。

几乎所有要员，都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勋章和纹绣装饰的肩章。一个个神情严肃、步履庄重，显然是前来参加一次十分重要的高层次的军事会议。

这是登陆作战前夕，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圣保罗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报登陆作战准备工作的有关情况，使所有司令官注意最高统帅部的总意图，让每一个司令官明确自己的任务，并对他指望得到的援助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概念。同时发布极为重要的指示和训令。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登陆作战的情况通报会，也是一次向欧洲登陆进攻的动员会和誓师会。英国国王和首相的到会，使会议达到了最高层次。

英王乔治六世、丘吉尔首相、盟军最高统帅艾克将军，坐在主席台最显眼的位置上。

会议开始，英王陛下首先致辞。他以国王的名义，代表皇室向与会的将军们和官员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以上帝最虔诚的信徒的名义，为即将走上征途的将士祈祷平安和胜利。

接着，艾克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代表盟军统帅部，通报了登陆作战的准备情况。

他讲道——

“尊敬的英王陛下，尊敬的首相阁下，亲爱的各位将军、各位官员、各位先生：

人类战争史上最复杂、最艰巨、规模最大、战略目标最宏伟的登陆作战，就要开始了。

这场登陆战役，从酝酿开始，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半年来，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和战略家们，进行了精心策划，海陆空三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我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代表最高统帅部向大家报告：盟军的集结和训练已经完成，最高统帅部和海陆空各军种兵种以及各参战部队的作战方案已制定就绪。我忠勇的三军将士，正怀着对法西斯的强烈憎恨和决战决胜的百倍信心，只待一声令下，就要腾飞而出，跃过风急浪高的英吉利海峡，登上欧洲大陆，去夺取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继而，艾克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名义，代表最高统帅部庄重地宣布了进

军今。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进军令

盟国远征军海陆空三军的战士们！

你们就要出发去参加我们为之奋斗了许多月的“伟大十字军远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时刻期望着你们，并在不断地为你们祈祷。你们同其他战线上的英勇盟军和战友们一起，一定会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消灭纳粹对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残酷统治，保障我们自由世界的安全。

你们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顽强。他们将要拼死挣扎。

但今年是 1944 年了！自从纳粹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发动进攻以来，形势已经大变。盟军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已使德军遭到惨重失败。我们的空中攻势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空军力量和地面作战能力。我们的国内战线，在武器和弹药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绝对的军事优势，并给我们准备了可以随时使用的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各部队。潮流已经改变了！全世界自由的人们正在共同走向胜利！

我对你们的勇敢精神、忠于职守和作战技能深信不疑。我们必将赢得完全胜利！

祝你们平安！让我们大家祈求全能的上帝为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祝福吧！

台下，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艾克宣读的进军令，朴实无华，但却铿锵有力，气壮山河。

接下来，丘吉尔以他诗人的气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同样提到了上帝。他说——

“先生们，我们就要重返欧洲大陆了！我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军事行动！”

“过去，我曾怀疑这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曾一度主张推迟它。但是现在，我和大家一致相信，这个军事行动是取得胜利的真正的战斗途径。我举双手赞成！”

“希特勒、法西斯，这是当前世界最为穷凶极恶的魔鬼，是世界热爱和平和自由人民的死敌。既然上帝要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去消灭这个魔鬼，那么，我们就义无反顾，奋勇向前，以我们一切智慧和力量去夺取那光辉的胜利吧！”

台下，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最后，丘吉尔以他一贯的演讲风格，背诵了汤姆森的壮丽诗篇，以表达他的激情——

许多国家不如你幸福富强，

他们仍在暴君专制下遭殃。

你以伟大和自由繁荣昌盛，

他们却只有恐惧和羡慕。

缪斯诸神与自由同在，

将常常降临你们幸福的海疆。

幸运之岛啊，明媚无双。

英雄的心在守卫着这美丽之乡。

会后，英王和丘吉尔邀请艾克共进午餐。餐桌上，丘吉尔热情洋溢，谈笑风生，进一步表达了他对“霸王”行动的态度和希望。

他拍着艾克的肩膀道：

“将军，如果在即将来临的冬天，你和你的 36 个盟军师在欧洲大陆上站

住了脚，并且攻占了瑟堡和布列塔尼半岛，我一定向全世界宣布这次行动是战争中的一次最大胜利！”

接着，又补充道：

“如果你们再攻下了勒阿弗尔港，把美丽的巴黎从敌人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一定宣称这个胜利是当代最伟大的胜利！”

艾克满有信心地回答道：

“首相，我向你保证，在下一个冬天，盟军将在德国本土出现。你目前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现有 36 个师，我们将从地中海开进另外 10 个师，还将通过攻占的港口很快从美国再运来 40 个师。”

“是吗？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仍然保留我的看法。”

丘吉尔似乎觉得艾克描绘的前景过于渺茫。

艾克道：

“是的，首相。我对此表示乐观。”

丘吉尔笑道：

“我亲爱的将军，一个领袖表示乐观始终是件好事。我赞成你的热忱。只要在圣诞节解放了巴黎，我们谁也不能再作更多的要求。”

正在这时，伊斯梅将军来了电话。丘吉尔接罢电话回来，对艾克笑道：

“戴高乐到伦敦来了！”

“他来了？”

“是我请他来的。”

丘吉尔说罢，俏皮地耸了耸肩。

以圣女贞德自喻的戴高乐，一直在为法兰西的解放事业苦斗着。

这位曾经流落伦敦的法国将军，为了抗敌救国，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终于在北非的阿尔及尔建立了自己军队的大本营。他的军队已经发展到 20 多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意大利战役中，尽管戴高乐对盟军的作战计划意见很多，他仍派出了 3 个远征师、12 万人参加了意大利战役。这支军队，英勇顽强，攻无不克，在解放罗马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 2 师在陶蒂将军指挥下，越过 2400 多公尺的高山，冒着大雨深入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并很快楔入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俘敌 1200 多人。而后，这支军队首先攻入了罗马。

与此同时，戴高乐的海军部队在地中海英勇战斗，也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戴高乐的抗敌救国事业，与丘吉尔首相和盟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同丘吉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之间，虽是朋友，疙疙瘩瘩、磕磕碰碰的事情却也不少。

诺曼底登陆前夕，戴高乐一直为两件事所恼怒。

一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戴高乐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二是一名叫达福的英国人，指控戴高乐犯有刑事罪。两者弄到了箭拔弩张的地步。

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由于他以“冒名顶替”的手段，企图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部门，戴高乐在英国的指挥官对他进行了军法审判。达福逃出来以后，向英国法庭提出控告。

英国法庭提出，此案必须开庭审判。假如法方拒不出庭，如果戴高乐回到英国，英国当局就逮捕他。戴高乐闻此，十分愤慨，严正指出：“如果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

这事，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当时军情紧急，盟军正在准备规模巨大的登陆战役。丘吉尔鉴于这种情况，出面调解，这才勉强把事情搁平。

现在，登陆在即，战斗将在法国境内进行。丘吉尔觉得，无论如何得找戴高乐谈一谈，否则今后又是问题。于是，戴高乐应丘吉尔的邀请，乘英国飞机离开阿尔及尔，来到了伦敦。

丘吉尔为了等待登陆的时刻，在朴茨茅斯附近的火车上与戴高乐举行了会谈。

由于过去几件恼人的事情，丘吉尔和戴高乐见面时，彼此颇为尴尬。

戴高乐对他的首相朋友道：

“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现在，我来了。”

丘吉尔笑道：

“还在生气，我不是调解了吗？”

“哼！”戴高乐冷笑道：“这次首相请我来，又有什么事呢？”

“关于登陆作战的事，有必要同你谈谈。”

关于登陆作战，丘吉尔和盟军没同戴高乐作什么商量，许多机密一直没让戴高乐知道。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你们不是看不起我们战斗法国吗？你们是解放法国的救世主，还找我商量什么呀？”

面对这位朋友，丘吉尔哭笑不得。

“看你，还是这个脾气。现在找你商量，也不迟呀。”“好吧，那就谈吧！”

戴高乐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终于说。

午餐后，丘吉尔向戴高乐介绍了即将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斗。

“这项任务，最初阶段主要是英国方面承担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运输和护航中将起主要作用。”丘吉尔有些炫耀自己的功劳。

戴高乐不无讽刺地道：

“对于英国的成就，我十分佩服。英国勇敢地经受了无数的危难，从而挽救了欧洲。今天，理所当然，它应该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丘吉尔道：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一下法国的合作问题，随后你就到美国去，让罗斯福总统决定这些问题。”

“什么什么？”戴高乐一听又火了，“叫我到美国去？让罗斯福来裁决？”

丘吉尔耐心地道：

“这些问题，涉及到双边和多边关系。我们研究的意见，罗斯福接受了，那时我们就可以付诸实施了。无论如何，你要去跟他会谈。这样他才会软化，并在某种形式下承认你的政府。”

过去，罗斯福对戴高乐有些反感。特别是前期在阿尔及尔搞“拉郎配”那出戏，罗斯福想扶持吉罗将军，从而压制戴高乐。这使戴高乐对罗斯福一直不满。罗斯福也常常讽刺戴高乐，说他是“丘吉尔养活的不听话的小子。”

此刻，戴高乐愤然道：

“你为什么硬要我到罗斯福跟前去作法国政府的继承人？法国已有政府，这就是我领导的‘战斗’法国！我没有任何必须向美国请求的事情。”

戴高乐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在涉及法国主权的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接着，他又气呼呼地道：

“我就等待明天艾森豪威尔按照美国总统和你同意的表示，来宣布法国应受他的管辖吧！——你说，在这个基础上，我怎么同他们举行谈判？”

丘吉尔似也火了：

“我们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政策必须一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解放欧洲，因为由美国人同我们一道来做这项工作！”

戴高乐道：

“很难理解！”

丘吉尔一针见血地道：

“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海洋和欧洲之间选择时，我们总是选择海洋。当我们在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

非常明白。丘吉尔虽然同情戴高乐，但他更听罗斯福的。

无法谈了！

戴高乐想了想，负气地道：

“好吧！艾森豪威尔在吗？我马上同他谈！”

接着，丘吉尔和戴高乐一起到了就在附近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

“将军阁下，您好！”

“总司令，您好！”

在总司令部所在的森林小屋，艾克友好地接待了戴高乐。两人似乎没有什么隔阂。

艾克指着墙上挂着的作战地图，向戴高乐详细地介绍了登陆计划和准备情况。

戴高乐听完介绍，心里不禁感动。在这样极端复杂危险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创造才能，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不能不佩服。

一切都准备好了，由于天气的关系，具体日子还很难确定。艾克流露出踌躇不安的样子，问戴高乐道：

“将军，您的意见如何？”

戴高乐回答：

“我只说一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推迟进攻时间。”

“可是，这几天，天气非常恶劣……”

“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戴高乐的意见不无道理，但艾克仍然难下决心，于是转过话题说道：

“这次行动，还望将军多多支持，密切配合。”

“解放法国，解放欧洲，我们义不容辞。”

“我们准备向西欧人民，特别是向法国人民发表一个声明。这里有个草稿，请将军过目，看看如何？”

戴高乐接过草稿，看罢，觉得很不满意，遂道：

“在十分鲜明的战斗前景上，出现了人为的政治阴影。”

艾克道：

“将军，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你能不能说具体些呢？”

戴高乐道：

“文稿说，‘由法国人自己选择他们的政府’——这把我们现有的‘战斗法国’置于何处？文稿还说，要求法国人民执行总司令您的命令。这些提法，恐怕不大妥吧？”

“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修改呢？”

“这得拿回去修改。”

“好吧。”

这次会见之后，戴高乐坚持按照自己的意见，向法国作广播讲话。

他严格站在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尊严的立场上，理直气壮他讲道——

“亲爱的同胞们！最后的战斗时刻到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

凡是法兰西的儿子，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

法国政府及其政府所任命的长官的命令，必须确实遵守……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鲜血和眼泪所凝成的浓雾后面，将重新出现我们伟大的太阳！”

与此同时，戴高乐接受了盟军作出的决定：协助盟军，动员法国抵抗组织采取行动，支持和配合“霸王”行动。

5月一过，登陆的日子越发紧迫了！

送走戴高乐以后，艾克在朴茨茅斯的总司令部里，心情沉重地思考着。

除了许多其他细小的问题需要解决外，现在唯一难以确定的，就是具体的进攻日子。

戴高乐的意见是对的，再往后推迟非常不利。

神圣的进军令发布之后，海陆空三军，已是箭在弦上。

船只随时准备出港。飞机待命起飞，军队已经上船。8个师团和渡海登陆的许多机械设备已经准备妥当……三军将士，只等一声令下。

然而，发布这道命令，需慎之又慎。

这已不完全取决于总司令个人的意志，而要取决于天气！

6月初的头三天，大西洋天气特别恶劣。

现在，唯一可以选择的日期是5、6、7三天。可是，这三天的天气又会怎样呢？这是摆在艾克面前的最大问号。

艾克挂通了最高司令部首席气象官斯塔格的电话。

斯塔格的回答令人沮丧：天气，还没有好转的征兆！

艾克的心弦紧紧地绷着，他几乎沉不住气了。

一连几天，艾克和司令官们在他的指挥所里，就这么焦躁地等待着。

每天，他们同气象委员会联系两次。一次是晚上9点30分，一次是凌晨4点。

气象委员会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气象专家，斯塔格在那里领导。大西洋上气候变化的每一点迹象，都滑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和周密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适宜出海登陆的天气，出现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6月5日怎样？就预定6月5日出发吧？”司令官们着急地建议说。

“好吧。”艾克同意了。

6月4日凌晨，司令官们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其时，有些进攻的分遣舰队已经奉命出海。因为，6月5日登陆，驻在联合王国北部的一些重要部队，就不能等待6月4日凌晨的最后决定了。他们只能提前出发。

非常遗憾，司令官开会时，接到的气象报告令人泄气——

“云层低，风很大，波涛汹涌。”斯塔格在电话里报告说。

“可以出海吗？”

“这种情况，登陆极其危险。气象专家说，空中支援既不可能，海军炮火也将失效，甚至连驾驶小艇都很困难。”

司令官们围着艾克展开讨论。蒙哥马利心急如火，担心推迟行动会带来巨大的不利。拉姆齐将军态度中立，认为这种天气，登陆艇还是可以驾驶的，但调整炮火有困难。泰德将军不同意，因为风太大，飞机和伞兵很难准确控制目标。

大家权衡所有因素，只好把进攻推迟。

这个决定必须立即向部队传达，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如果第二天的天气奇迹般出现好转，有利于进行突击呢？如果这样，通知部队回头后，他们又怎么来得及为第二天的行动作好准备呢？延期的后果，几乎不堪想象。

然而，不延期又肯定不行！

艾克和司令官们同时陷入紧张的气氛中。

6月5日凌晨，首席气象官斯塔格来了第一个报告——

“大风暴。惊涛骇浪。浪高20英尺左右。一切船舰绝难出海。”完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行。怎么办？

艾克和所有司令官们心里沉甸甸的。

一会儿，斯塔格来了第二个报告——

“据专家分析和海军长期的实践经验，预计这一个恶劣天气和下一个恶劣天气之间，即在6月6日早晨，可能出现一段较好天气。延续时间大约36个小时。”

“好！”所有司令官几乎同时欢呼起来。

“但这仅仅是预计，仅供参考！”斯塔格强调说。

预计就预计！就这样，破釜沉舟，6日出发！

日期，绝不能往后推了！也许这是唯一一个机会了。“好吧，6日！命令部队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风暴刚刚结束，立即出发，绝不更改！”

艾克一锤定音！

第六十六章 总司令心系征途 隆美尔失算神机

“6月6日。出击！”

6月5日凌晨4时15分，艾克与司令官们开完了正式进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到会的几位司令官，蒙哥马利将军、拉姆齐将军、泰德将军，二话没说，即速赶回，向部队传达立即行动的命令。

顿时，集结在英格兰南部和沿海一带的海陆空三军，宛如一条早就上紧了的发条，以其巨大的能量，向英吉利海峡彼岸弹射出去了。

各大港口，人流如潮，车船如云。

登陆作战的一切人员和物资，已全部集结在舰船上。

舰船上装着各种类型的坦克和车辆；炮车上装载着桥梁，有的车上装载着穿沟越壑的支臂；有的挂有拖车，车上装有形状古怪的火焰喷射器，那是一种可以向德军据点喷射液体火焰的新式武器；有的车上装有成捆的木头，以备填坑堵沟，让其他坦克通过；有的带有一系列扫雷装置，以便通过布雷区。

除坦克外，还有各种装甲汽车、吉普车、救护车、车上司令部、战地厨房、流动医院，武器弹药运输车、履带式车辆、成千上万辆道奇牌和贝德福牌小车。

总之，各种形状、各种用途的武器和车辆，以古往今来从未见过的数量，装到了空前巨大的一支舰队上。

由6000多艘舰船组成的巨大的舰队，开足马力，冲破层层风浪，义无反顾地行进在大西洋辽阔的海面上。

远远看去，整个舰队，就像一个个在大海里向前飘浮的巨岛。

舰船上，巨炮如林。所有炮膛已经装满威力巨大的炮弹，所有炮手早已各就各位。

与此同时，舰队运行的前面，在人们无法看见的海里，早有一队队潜艇扫雷开路。舰队周围辽阔的海面，早有一队队威力巨大的护航舰警惕地监视着可能遇上的敌舰，天上，一队队水上飞机，轮番巡飞，警戒着来自天上的敌机。

与舰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几艘航空母舰上，停着随时准备奉命起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群。

此时此刻，所有出征将士，满腔热血，就像奔腾的激流，在全身涌荡。整个海面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整个空气仿佛就要立即燃烧起来。

指挥登陆作战地面部队的蒙哥马利将军，似乎未受这种紧张空气的干扰。他像一位苦行僧那样，站立在他的“旗舰”的指挥位置上，两眼凝视前面的海面，一言不发，就像在向上帝祈祷这场即将开始的圣战。

指挥整个舰队的拉姆齐海军上将，则在自己的“旗舰”上，冷静地看着指挥台的电子仪表。仪表上不断跳动着红色、绿色和白色三种数字信号。无线电不时报告着舰队行进的速度和方位。根据风力、云层、波涛的变化，他不时发出调整航行的指令。

指挥空中配合的泰德空军上将，在英格兰南部的空军指挥部里，同样紧张地守在指挥台的电子屏幕前。各个机场待命的飞行员们，正等他发出起飞攻击的信号。

此刻，守候在朴茨茅斯最高统帅部营地的艾克将军，心情似乎比其他将领还要紧张。他的身边，围着总参谋部的一大批人员。隔壁的几间大屋子里，几十部电话机、电报机不断地响着。各路出征部队不时报告着行进的情况，请示着出现的各种急需回答的问题。

艾克脸色苍白，双眼充满血丝，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他几乎好几个通宵没有睡觉了，由于气候的原因，为选择具体的登陆日子，耗费了他许多精力。现在将士已经踏上征途，正式攻击即将全面展开，他虽疲惫，却没一点睡意。他作为这支大军的最高统帅，必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一切。

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也越来越烦躁不安……

艾克比谁都明白，这是一次存亡攸关的行动。情况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惊心动魄。出征部队面临的不仅是战术上的成败，整个战争的成败实际上都在此一举。

从某种意义讲，为发起这次远征，不仅仅是准备了半年，而是苦苦准备了4年。

自英法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以来，丘吉尔就在思索如何重返欧洲大陆的问题。现在终于开始行动了。谁都明白，登陆后，盟军守住滩头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德军完成大量集结后，双方的机会大约各占百分之五十。

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这次登陆作战花费了4年时间，耗费了几乎全部军事、工业、经济和智慧资源，但胜利的可能性却不过百分之五十，这不能不令人担忧，丘吉尔是这样，罗斯福是这样。指挥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将军无不是这样。大家有些惴惴不安，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早在部队开始集结的时候就产生了。它不光影响参加这场战役的当事者们，而且影响着普通的百姓。

一位芬兰教授宣称：整个欧洲上空不久便会出现一颗彗星。仿佛大自然的某种奇特现象，便是人间某种凶象的征兆。柏林电视台劝说人们不要去相信那种古老的迷信传说——认为彗星的出现预示着大难临头。还有的老百姓发誓说，他们在夜空中看到了芒斯之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看到的一模一样。相信科学的人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种火焰和探照灯的混合体，一种夜间用来照明的实验。但他们拒不相信。

这样的時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比较注意电台广播，注意官方发布的消息。在他们眼里，电台广播的便是官方的消息，那是最可靠的了。

5月末，柏林电台一位娇声滴滴的女广播员，突然中断正常的节目，神秘地宣告：“先生们女士们，本次节目播完之后，请注意收听一则重要新闻……”这句话，把人们的心牢牢拴住了。全世界的脉搏几乎停止跳动了1小时。直到这位小姐重新出来广播说：“先生们女士们，现在广播重要新闻。几分钟之内，你们将听到一位天才的柏林艺术家，用1662年制造的一把小提琴进行演奏。”这时，人们那颗七上八下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一般百姓惴惴不安，那些即将出征的将士们，心情更难平静。他们的担心和忧虑自然不同。他们知道，意大利战场正在浴血厮杀。自从盟军1943年9月3日在北非登陆以来，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几乎达到15万。驻守法国的德军数量要比在意大利的多10倍。自敦刻尔克以来，德国人花了整整4年来加强海峡沿岸的防守力量。那么，这场战役，必将是场空前的恶战。

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很多。除了战争的若干客观条件，比如兵力、武器、时间、地点、决策、指挥等等之外，战争的性质和士气的高低就是决定性因

素。艾克和他的所有司令官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艾克到各师去视察时了解到，绝大多数官兵对这场战役是充满信心的。他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为这场“圣战”而献身。也有一些年轻军官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他们在危险和死亡面前感到恐惧。有的甚至散布恐怖言论，说是这些士兵不过是打出去的某种“肉弹”。对于这种危险的言论，艾克曾经作过极为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多方的思想工作，终于使不少人的思想镇定下来。

此刻，艾克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司令官，最为关心的还是整个战役的胜负。为了确保这场战役的胜利，盟军不惜耗巨资，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准备，他所指挥的这支部队，是一支从来没有过的装备最为精良的远征军，他所择定的作战计划和方案，是美英两国许多战略家们和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将军们共同制定的。按理说，没有失败的理由。

然而，战役的胜负只能由战役本身作结论。一切先前的分析，只能是某种可能性的预测。

不可理解的是，敌人在登陆前夕也相当沉默和安静，希特勒叫嚣已久的“秘密武器”到哪里去了？怎么还没使用？德国的空军和海军在于什么？近日，德军的行动除了那次偷袭登陆“演习”外，便只有偶尔的侦察飞行，以及对伦敦进行的莫名其妙的小型空袭。

敌人会不会以细菌战或毒气弹之类的手段对付盟军的进攻？对此，盟军已经通过间谍向德国发去了声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果敌人使用国际上禁用的那些残酷的非常规武器，那么盟军也会利用那些武器加倍反击。想来，希特勒一时还不敢使用那些武器。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尝到过那种武器的厉害。那一回，他几乎弄到双目失明的地步。

进攻之前，敌我双方的间谍活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谁也搞不清楚，为了这场战役，究竟使用了多少间谍，彼此互相收卖了多少双重间谍。那些真真假假的谍报，究竟有多少参考价值。任何具体的军事行动都使用了代号，盟军进攻的日期叫“Y—Y”日。例如，“Y—4”，就是6月4日，“Y—5”、“Y—6”，以此类推。这一段时间所获情报，也有代号，叫做“翠鸟”。登陆前夕，“Y—5”，“翠鸟”传回了令人鼓舞的情报。克拉克所率美军的一支巡逻部队，在意大利缴获了一台德军司令部藏在橄榄树丛的车辆，从车上的装甲柜中发现了德军的一份秘密战争命令。那命令写道——

一、德国战线：122个步兵师，25个装甲师。外加1个装甲旅，17个混合师，1个混合旅。

二、意大利和巴尔干战线：37个步兵师，外加2个步兵旅，9个装甲师和4个混合师。

三、包括荷兰、丹麦，挪威在内的西线：64个步兵师，外加1个步兵团，12个装甲师，外加2个装甲旅，12个混合师。

四、留在德国的后备力量：3个步兵师，外加1个步兵旅，1个装甲师，外加2个装甲旅，4个混合师，2个混合旅。

按照这个兵力部署，德军似乎已经上了“卫士”欺骗计划的当，分散地布置了他的兵力。假如真是这样，那么登陆时，敌人是不堪一击的。

但这个情报很快受到质疑。美国巡逻队那么容易就获得了这么重要的情报，这会不会是敌人有意提供的假情报呢？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此，对于这个情报绝不能轻信。

接着·诺曼底传来了另一些真假难分的情报。有情报说，隆美尔在瑟堡半岛一带突然重新布置了重兵，表明他已经知道了盟军的意图。专门对付伞兵的两个师也布置就绪。

使艾克比较踏实的是，这次行动，在登陆地区，盟军肯定占着绝对优势。登陆之日，盟军先头部队将以 8 个师对隆美尔的 6 个师。此后，便是看双方谁的后备部队强了……

所有这些思绪，紧紧围绕“登陆”这个中心，在艾克脑海里反复萦回，难以消除。

的确，在这样的时候，保持镇静的最好办法是自信。艾克在指挥部踱了几步，突然转过头来，笑道：

“你们说，我作为最高司令官，这时候应该干啥？”

参谋们被总司令这句突如其来的话问住了，谁也答不上来。

艾克笑了笑，自己解答道：

“两个字：睡觉！只睡 10 分钟。记着，10 分钟后，你们叫醒我——这是命令！”

10 分钟后，艾克被人叫醒；

参谋长史密斯笑道：

“总司令，刚才，你睡觉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少参谋人员要求乘坐支援的海军舰艇前去观看进攻。他们有成打的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应该特别到前线去随军远征，而不应该老留在总司令的联络中心。这……你看怎么办？”

艾克笑道：

“随军远征，非常好嘛。到海上观看进攻的场面，我也想。只是，大家都有特殊任务，能够离开这里吗？”

大家又要求一阵，艾克斩钉截铁地道：

“除了那些负有特殊军事任务需要出海的人之外，以及分配限额之内的随军记者，其余人员，一律不能批准。”

正当这时，丘吉尔首相来了紧急电话：

“艾克吗？我是丘吉尔！”丘吉尔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从登陆日子定下来那一刻起，他那诗人的气质就令他激动不已。

“什么事呀？首相，这么激动？”

“我要出海，立即随军远征！”

艾克笑道：

“这不行的，首相！”

“为什么不行？不是有支援的舰艇出海吗？我就坐那种舰艇去，绝不另外占用舰艇。”

“也不行啊，亲爱的首相！”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您是首相，没有编入出海远征的系列。”“可我也是战士！出于我战士的本性，我不愿怀着急躁的心情静坐在伦敦后方等待战报。”

艾克劝道：

“首相！万一有什么不测，对整个战争损失是严重的。您，绝对不能随军远征。”

“我说艾克！你用不着为我的安全考虑。”

“两国政府已经授权我单独指挥作战。对于这次战役，我有权决定一切。”

“但是，这种权力不包括对英国政府的行政控制。我作为首相，自己决定随军远征是完全可以的。”

艾克笑道：

“亲爱的首相，在英国，您以首相的名义可以号令一切。那么，在盟军，我以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同样可以号令一切。所以，任何未经我同意的人员，包括首相在内，绝对不准随军远征。”丘吉尔似乎无话可说了，但仍然狡猾地道：

“既然这是实情，我亲爱的将军！你就没有责任来决定英王陛下任何一艘船上全体船员的精确编制，你就没有权力阻止我乘船前往。这是实情。”

艾克正色道：

“尊敬的首相，如果您这样做，就是阻挠我的训令，增加我的负担！”

丘吉尔笑道：

“不！艾克，你不要威胁我。我一定要上船，马上上船。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这场伟大战役的壮观场面！”

见丘吉尔坚持不让，艾克感到为难。

转念之间，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遂道：

“好吧，尊敬的首相！这个问题，我10分钟后答复您。”

“好吧，艾克！我相信你一定能批准我这个战士马上加入远征的行列。”

放下电话，艾克挂通了英王陛下的电话，提出了拒绝首相远征的理由。英王陛下非常支持艾克的决定，并为他出了个好主意。

待丘吉尔再次挂电话来时，艾克满有理由地告诉丘吉尔：

“首相，英王陛下刚才告诉我，如果首相认为有必要亲自出征，那么，英王陛下也认为自己有同样的责任和特权率领军队前去参战。”

“这不是将我的军吗？”

丘吉尔在电话里苦笑着说。

事情明摆着，英王陛下是不能随便擅权决定亲自参加远征的，那么，在英王之下的首相又怎能擅自远征呢？

“艾克，真有你的！你在英王面前奏我的本啦？”

“没有，亲爱的首相！我是为首相您的安全，也是为了大英帝国！”

丘吉尔笑道：

“好吧，我可以暂时不去。不过，登陆成功以后，我一定要到前线视察！”

“那当然。到时，我愿意陪着首相去看，作首相的保镖！”

这个艾克！丘吉尔服了。

登陆前夕，法国人度过了历史上一个最热的降灵节。

燥热的天气似乎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与往年不同的夏季，塞纳河流域的法兰西大地，几乎被烈日烤干了。夜晚，又闷又热。一阵隆隆的雷声之后，刮起了一阵狂风。顿时，飞沙走石，下起了暴雨。有的地方，下起了冰雹。

隆美尔陆军元帅的司令部，设在拉罗什盖扬城堡。那是一座宽阔的大院，原是一个法国富豪的别墅，坐落在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畔陡峭的山坡上。

整个拉罗什盖扬堡，戒备森严，哨兵密布。四周山头上，耸立着好些新

修的碉堡，山坡上，架着无数高射炮。古堡最高处有一座旧塔。

6月5日晚上，隆美尔坐在古堡一楼的办公室里，背靠着玫瑰园和落地窗，脚放在巨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桌子底下。一面墙上挂着哥白林双面挂毯，另一面墙上挂着罗会什富科法国大公的画像。

隆隆的雷声起后，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了望漆黑的夜空。一阵山风吹过，急刷刷打起了雨点。接着，大雨如注。这雨来得突然，收得迅速，一会儿也就停了。

雨过天晴，隆美尔觉得清新而凉爽。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再次思索大西洋海岸的防御。

前不久，隆美尔和他的情报官安东·施道瓦塞上校，视察了诺曼底布列塔尼半岛的防御工事。那是一个重要的防区，共有4个大港：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和圣马洛。沿海岸修有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

布列塔尼地区。属深丘地形。到处峡谷交错，沟壑纵横，山林中央着许多乱石。那一带，生活着带有蛮荒色彩的布列塔尼人。他们痛恨德国强盗占领他们的家乡，便暗暗组织起来，悄悄用马队驮运军火，准备与德军战斗。

隆美尔对布列塔尼的防卫是满意的。至于那里试图造反的布列塔尼人，他从来也没放在眼里。他觉得，真正的危险不是那些仍然过着蛮荒生活的布列塔尼人，而是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强大的盟军。

现在，他必须弄清楚，盟军究竟会从哪里进攻？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盟军一旦发起进攻，他究竟怎么反击？同艾克一样，此时的隆美尔同样十分关心海峡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因为，这是决定盟军进攻日期的重要因素。

他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英国BBC电台的德语广播和柏林电台的天气预报。

“BBC”电台，正在播送内容十分古怪的“私人信件”——那是以流落英国的人向法国亲友的口气广播的。

只听那女播音员播道

蜈蚣是哺乳动物！……鳄鱼口渴了！……医生埋葬所有的病人！……弗洛拉长着一个红脖子！……

亲爱的，我希望在阿维尼翁见到你两次……雅克需要梅尔波内！

现在可以摇树捡梨了！

佩皮尼昂的西红柿已经成熟，可以摘了！

法国南部的夹竹桃鲜艳夺目……

隆美尔猜测，“BBC”这类怪诞广播，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用这种形式作暗语，向打入德国占领区的英国间谍传递情报。二是故意制造气氛，扰乱德军的思想，分散德军的注意力。

对于“BBC”这类司空见惯的手法，隆美尔从来不以为然，丘吉尔就喜欢在打不赢的时候，来点儿这类小聪明。

他调换频道，收到了柏林电台的广播。一个自称“哈哈老爷”的男人正在广播时事评论——

你们拿那些钢筋水泥设施干什么，我们一清二楚。你们想在进攻中把它们沉到我们的沿海。那好，我们要帮助你们这些家伙一把，不要麻烦你们了。等你们来的时候，我们帮你们把他们沉下去。

这种广播同样充满荒诞的怪味。

盟军内里人当然知道，这则评论的用意是说，你们登陆用的那个什么人工港“桑葚”工程，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登陆进攻的秘密已经被我们掌握了。你们来吧！我们等着你们，有你们好受的！

这是一种配合战争的宣传战。

隆美尔早就得到通知，那位自称“哈哈老爷”的男人，原本是英国派驻德国的间谍，他知道关于盟军登陆进攻的某些机密。不久前，德国谍报机关捕获了他。

那天，“哈哈老爷”刚刚向英国秘密发完报，准备迎接从英国前来协助他工作的“诺尔公主”。就在那一刻，德国间谍“电影院”带着一个文雅漂亮的年轻女郎撞进了他的房间。

“你好！哈哈老爷。”“电影院”微笑道。

面对两个不速之客，“哈哈老爷”不禁惶然。

“你们是……”

“我们是同行。想同你合作，共同做些生意。”

“我不会做生意。你们认错人了吧？”哈哈老爷故作镇定。他明白，今天凶多吉少。

“不用推辞了，老兄。你的生意很大，但没赚到什么钱。丘吉尔先生的生意很不好做，还是跟我们合作的好。”

话已经很明白了，德国谍报局已经完全掌握了他。

“哈哈老爷”想了想道：

“那么，怎么合作呢？”

“电影院”从皮包里掏出一大叠德国马克，说道：

“你不是通知你们的‘诺尔公主’前来会你吗？我们非常欢迎。请你一定把她请来。至于对你的好处，那是不用说的。第一，这一大叠就是你的了。以后，每月这么一叠。第二，这位小姐随你吩咐，怎么样？”

此刻，“哈哈老爷”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拒绝而被捕，或者叛变而偷生。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年轻小姐走上前来：

“亲爱的，我爱你！我想你都快想疯啦。”

说着，抱住“哈哈老爷”就是一个吻。

“电影院”知趣地笑道：

“啊，多美的一对。你们谈吧，我等着你们的消息。”

就这样，“哈哈老爷”成了德国谍报局收买和控制的间谍，后来，“诺尔公主”来到德国，立即被捕。那位对“哈哈老爷”爱得发疯的小姐成了“诺尔小姐”的替身……

此刻，隆美尔想着“哈哈老爷”被德国谍报机关收买并为德国服务的故事，不觉独自笑了。

接着，柏林电台开始广播海峡地区的天气消息——

今明两天，海峡地区云层很低，向西移动的一股高热气流，将与向东移动的大股冷流相遇于海峡地区，从而形成暴风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大约3天……

这则天气预报，很快把隆美尔的思路重新拉回他所思考的主题。

“看来，这种天气，盟军最近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

那么进攻地点呢？

伦斯德已经来了好几次电话，说是北线加来一带，盟军已经在那里开始了进攻。不但能够听到盟军频繁的电子讯号，而且远远地已经看得见大批盟

军舰船。飞机对加莱一带更加猛烈的轰炸，也很说明这个问题。

情况似乎表明，处于南线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区，没有什么大的危险。

事实上，那是盟军搞的佯攻。那些频繁的电子讯号全是假信号，即丘吉尔所说的电子战。那些军舰也是假的，这种手法是丘吉尔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敌人会不会是声东击西呢？”

隆美尔脑际一闪念，突然严肃起来。他迅速拿出圆规，以盟军飞机的最大飞行半径为依据，以伦敦为圆心，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区几乎全部都在圆圈之内。

由此，他得出了比较明晰的结论——

“不排除盟军对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区的威胁！”

他决定，继续加强诺曼底一带的警戒。

这时，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走进屋来，小声报告道：

“元帅，刚才得到通知，马林森林深处，近日有一次秘密会议，听说早已经通知您。他们问，您究竟能不能参加？他们对您希望很大呀。”

斯派达尔所说的马林森林会议，是“黑色乐队”为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又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隆美尔与“黑色乐队”的密谋分子的交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有卡纳列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以及福肯豪森将军、施威林将军等等。元帅您应该去参加一下。”

隆美尔正色道：

“西线吃紧，这里离不开我。而且，我去出席，太引人注目了。我看由你代我去参加吧。”

斯派达尔道：

“我去参加，怎么表态呀？”

隆美尔想了想道：

“你可说得含糊点。就一个意思：取决于这场战役！”

这天晚上，大西洋上风狂雨骤，天气特别恶劣。隆美尔思索一阵，似觉他所负责的南线，暂时不会出现问题。他决定向希特勒告假，回柏林走一趟，一是看看夫人，二是进一步同希特勒讨论西线的兵力部署。

6月5日早晨，隆美尔坐上了飞往柏林的飞机。

6月6日，隆美尔接到了情报官安东·斯道瓦塞的紧急呼叫：

“元帅！大事不好。盟军开始进攻了！”

“哪里？”

“诺曼底！”

“啊……”

顿时，隆美尔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突然发疯地喝道：

“顶住！给我顶住！——我马上回来！”

第六十七章 诺曼底山摇地动 全世界肃然瞩目

6月5日子夜。

登陆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最是难熬。

罗斯福呆在白宫，一点没有睡意。他告诉夫人，登陆日将于6日拂晓开始。话音中流露着不安。

丘吉尔呆在帝国总参谋部斯托利门的房间，和他的秘书乔阿·科维尔喝着白兰地。他一反热情活跃的常态，郁郁沉思，很少说话。

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几乎一直伏在案上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感到非常不安。对所有不了解作战难度的大部份人民来说，这次战斗打得再好，他们也会大失所望的。打不好，将会变成整个战争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场大灾难。上帝保佑这场战斗能平安地过去。

“我的上帝呀！阿门。”

当天晚上，也不知多少人这样呼唤着上帝。

在这之前，只有两条消息，使最高司令官聊以自慰。

一条是“超级机密”的气象情报。那是破译德国空军每天夜间密发的一项气象报告。那条十分难解的由6位数组成的密码，终于被破译天才图林和他的助手破译出来了。

德军空军预报说，在天象和潮汐变化之前，英吉利海峡的气象将始终是动荡多变的，——这条简单的气象消息没有直接带来好天气的安慰，但却清楚地透出了德国飞机难以出动的意向。

德国飞机难以出动，有利于盟军登陆。这当然是好消息。

第二条是已经疾驶在大西洋海面的盟军舰队发回的气象情况。大风暴已是强弩之末，海浪也不似先前那么汹涌疯狂了。整个海面，浓雾弥漫，裹着深重的黑色。高天之上，却是皓月当空，十分晴朗。这两个条件，既符合舰队悄然前进的需要，也符合空军飞机出动的需要。

事实证明，关于两个恶劣气候期间，可能有一段短暂的好天气的推断是正确的。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地等待攻击的消息，一直等到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显出初步的眉目。

深夜。

总司令部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红色和绿色的数码。扩音器不时报告着部队行进的速度和方位。

庞大的舰队，已经摸黑行进到海峡的中点。按照预订方案，早已整装待发的101空降师开始行动。一批又一批飞机升上天空，直向海峡彼岸飞去。

午夜11分，第一组空降伞兵，在瑟堡半岛3000英尺上空，从一架“斯特灵”轰炸机上跳了下来，头一名跳伞者是特种空军部队的诺埃尔·普尔中尉。另外三名跳伞者也跟着跳了下去。

普尔跳伞时，不慎碰了一下机尾，便坠入云里雾里。降落伞自动打开，降落在圣洛正西5公里一片草滩上。他清醒过来之后，发现了备用品中的鸽子笼，便给伦敦写了封信，报告着陆地点的情况。他把信折好，装进鸽子脚上的小筒内，放飞了鸽子。他是登陆之日第一个空投到法国土地上的前哨兵，也是第一个把登陆情况传回英国的人。

接着，第二组，第三组……伞兵陆续在同一地区降落。其中数架“斯特灵”飞机，空投了200多个像真人一样大小的“洋娃娃”。这批“洋娃娃”的任务是，落地爆炸时向空中腾起伞状信号火花。与此同时，飞机空投的数千支假枪开始爆炸。前导伞兵预先就准备的录好音的扩音箱，开始播放各种枪炮的响声，指挥官的命令声和士兵的咒骂声。

这种办法，旨在造成大批伞兵出现的效果，用以扰乱敌人的行动。

午夜之后，6日凌晨。

盟军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同时升空，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在诺曼底海岸后面的地区降落。

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63架飞机，对勒阿弗尔至瑟堡之间预选的敌军海岸10个堡垒进行猛烈轰炸，投弹达1763吨。

天亮以后，美国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内，1083架美机，投炸弹1763吨，重点摧毁德军海岸防御工事。

半小时后，天色亮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盟军海军战舰，万炮齐鸣，开始狂轰沿海阵地。

霎时间，炮火连天，地动山摇。诺曼底海岸一带，硝烟滚滚，一片火海，就像火山爆发一般壮观。

其时，所有运输舰全速前进。当开至离海岸11英里或7英里左右时，担任地面进攻的部队，改乘两栖大型登陆舰或小型登陆艇，宛如火箭般冲向海岸。

每个小型登陆艇坐30人，并排而行，冲在前面。后面装有大炮、坦克和工程设备的大型登陆舰。直接开到岸边，卸下人员、货物和供应品，各登陆艇上都配有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上岸时就向海岸防御工事猛烈射击。那些两栖坦克，一上岸就直接投入了战斗。

早晨6点30分左右。

美军在奥马哈滩头和犹他滩头登陆……

英军和加拿大军也陆续在其他滩头登陆……

整个登陆部队，就像是一支支熊熊燃烧的火龙，飞舞腾跃，奔流不息。那气势，就像要把被法西斯污染的大地用火焰来一次全面消毒，要把穷凶极恶的魔鬼统统火化。

整个诺曼底，就像一座巨大的炼狱！再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战斗的激越。

一种崇高的精神，在这座炼狱里升华！

登陆开始之后，空前未有的炮火满天的白热化场面，各种登陆器械咆哮的景象，所有登陆将士奋勇当先的镜头，就像一部连续不断地闪烁变化的战争剪影，在十余里长的海岸线同时展现，持续近两个小时之久。

其规模之壮观，色彩之绚烂，音响之雄伟，情景之纷繁，豪情之激越，古往今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叹为观止！

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摄影记者，忘我地从各种角度和方位抢着镜头，以大量的胶片，生动地记录下了人类战争史上这一宏伟的瞬间。

从凌晨开始，艾克在他的总司令部大本营里，陆续接到了前线传来的战报。

第一个战报是空军101师传来的。

普尔中尉所率几组先遣伞兵着陆以后，用“洋娃娃”爆炸的烟人和播放

战争实况的录音等办法，的确把守备的敌人搞昏了头，一时不知究竟来了多少伞兵。

接着，三个美国空降师成功地到达了预定地点。有一个师因为敌人密集炮火的威胁，降落得分散了些，但也很快集结起来，站住了脚跟。

第二个战报是布莱特雷传来的。“犹他”地区的两栖登陆部队与美军空降部队协同作战，进展得很顺利。

第三个战报是蒙哥马利发来的。英军登击部队在索德海滩、朱诺海滩、戈德海滩的登陆进展顺利，蒙哥马利正乘着一艘驱逐舰巡视滩头，准备把他的司令部迁到岸上去。

第四个战报是“奥马哈”滩头发来的。“奥马哈”地区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守卫那里的敌人是进行过训练和防御演习的第352师。敌人利用有利地形，使用预先设置的高炮轰击登陆部队和舰只，抵抗非常顽强。

登陆部队由于天气恶劣和情报不很准确，上岸时造成了混乱。登陆舰向岸边冲去的时候，因距离较远，32辆坦克下沉了27辆，自身的炮火威力难以发挥，空军配合也不很及时，所以，敌人占了上风，登陆战士伤亡较重。正当布莱特雷考虑是否后撤的时候，空军的支援接上来了。美国第1师和第29师在飞机和舰队巨炮的掩护下，猛冲猛打，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击溃了敌军。

第五个战报，是登陆作战的综合进展情况。清晨以来的消息说明，进攻舰队几乎在未受敌军阻击的情况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全部海空运输部队已经登陆。

至6月6日晚上，将近10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正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军的优势。

事实证明，希特勒大吹大擂的“大西洋墙”已经突破，从而为进一步摧毁西线的德军奠定了基础。

登陆的成功，使盟军有机会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落脚点。

细细分析这次胜利的原因，是颇为有趣的。

盟军最高统帅艾克无比兴奋地说：

“我要感谢战神，我们在该出发的时候出发了。”

这即是说，这次登陆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适当的战机。

的确，为了抓住攻击的战机，艾克和其他司令官们经过了好几天痛苦的等待和折磨。要不是那些气象专家们在成百上千个气象数据中苦苦分析和寻觅，那个可能出现几十个小时好天气的预测是出不来的。那么，这个战机也是抓不住的。

从某种意义讲，6月6日以前连续不断的恶天气，反倒帮了盟军的大忙。

由于6月5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滔天，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包括隆美尔在内，都认为盟军下会在这时进攻。6月4日，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当时，由于能见度低，德国空军不可能对英国南部沿岸进行空中侦察，而艾克的队伍就是在那一刻出发的，以致如此庞大的舰队横渡大洋，敌人几乎没有发现，没有受到什么阻击。

诚然，这个时期，德国的海军力量已经远远不能与盟军相比。

但是基本没有发现盟军出发的庞大舰队，这是无论如何也难讲通的。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德军由于受天气的蒙蔽，忽视了登陆的时机，而盟军却抓到了这个时机。

而且，大量事实说明，盟军之所以最后选中6月6日登陆这个时机，一是出于无奈。因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再往后推非常被动。二是出于大胆，是悬着一颗心来冒这个险的。巧就巧在这个险刚刚冒到了好的机会上。

兵家历来有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但是，光从抓住了机遇这个角度来解释，似又很不够，似乎还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实质。

从登陆战斗的进程看。大部分滩头阵地德军，是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击溃的。所以好几个登陆点的进攻进行得很顺利。“奥马哈”滩头登陆之所以进行得很艰苦，那是因为那里的敌352师早有准备，早就进行过训练和防御演习，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道理。

为了形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条件，盟军采取了“诈骗战”的若干手法。登陆正式开始之前，盟军对北线加莱地区的种种佯攻、在北线的许多表示进攻的假军舰、虚假的电子讯号，在电台宣传上故意散布的许多真真假假的言论，同时使用大量的间谍传递的许多真真假假的情报。如此等等，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欺骗力量。

从准备工作看。为了发动这次进攻，盟军酝酿了4年，并扎扎实实准备了半年。从人力物力、战略决策到武器装备，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兵力对比看。这次战役，盟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防守之敌。为了防止敌人增加兵力，盟军充分运用空中优势对敌之后方交通运输线的若干重点，进行了持续的轰炸。有效地切断了敌之后援。在这个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就使敌人难以招架。

总之，成就盟军登陆作战的基本因素很多。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因素，看来是这样几条：

- 一、抓住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
- 三、不打无准备之仗。
- 四、集中优势兵力，攻其薄弱环节。

这四条，符合古今中外兵家的用兵原则。既是这样，从用兵之术来解释，当然就稳操胜券了。

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巨大的登陆之战，与盟军对垒的德军究竟在干什么？

驻守整个法国西海岸的德军将领是两个名将。一个是老资格的伦斯德元帅，另一个是早已威名远扬的人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元帅。

伦斯德元帅驻守北线，以加莱一带为重点。拥有兵力150万，辖10个坦克师，两个空降师，17个一线战斗师，31个普通陆军师。兵力不算弱。

隆美尔驻守南线，以布列塔尼和瑟堡半岛为重点。他指挥的B集团军群，有两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一个是配置在诺曼底地区的第7军团，一个是配置在塞纳河河湾至须德海之间的海岸地区的第15军团。兵力也不算弱。

整个西线的统帅是伦斯德元帅。登陆日那天，伦斯德在西线岗位上，隆美尔暂告假刚回柏林，伦斯德一直认真注视着加莱地区的严重危机，以为盟军会在那里进攻。单从渡海的距离看，盟军从那里进攻，路程最短，速度最快，加上盟军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在那里佯攻，这就把伦斯德吸引住了。

对于南线的诺曼底地区，隆美尔那支圆规，已经把它划入危险的警戒区。但他觉得进攻的日子不会这么快，至少在这段天气恶劣的日子不会发生，所以在登陆前一天告假回柏林去了。

西线的德国军官对于盟军的登陆，普遍有某种预感。但谁也没有料到 6 月 6 日盟军会在诺曼底登陆。他们的声纳直到盟军舰队行驶到离海岸 12 英里时才发觉。而这个距离，已是登陆部队冲锋的起点。等到弄清盟军这一重大行动时，隆美尔的属将勃鲁门特里特，要求把他的几个装甲师投入战斗。德国统帅部的约德尔，以元首的名义拒绝了，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次进攻的实际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隆美尔不在的情况下，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不敢承担把后备力量投入使用的责任。最后，德军一个装甲师在早晨投入战斗，另一个装甲师在途中被盟军击败，第三个装甲师直到下午 3 时才赶到，为时已经太晚。其他后备队，离登陆战场还有一天多路程，而且受到了盟军飞机的阻击。

6 月 5 日这天，盟军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军的军需站、雷达站、V2 发射场和交通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似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这天晚上，德军截获了 BBC 电台向法国抵抗运动播送的密码电报。虽然一时弄不清那些密码的意思，但却能意识到重大的进攻即将发生，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发生。

德军第 15 军根据这一情况，自动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给第 7 军发出警告，这时，已至午夜，盟军的庞大舰队已是千舰齐发，蜂涌而来。

6 月 6 日凌晨，德军第 7 军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1 时 30 分，该军向守备部队发出了全面警报。但因情况不明，所属装甲部队投入战斗很晚。其时，各个滩头的登陆战斗已经全面展开。

清晨 2 点左右，德国海军上将克朗克，在波尔多接到诺曼底海军总部司令官的紧急电话，这才立即挂通巴黎的总部。

45 分钟后，隆美尔总部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得到了盟军已经开始进攻的报告。他觉得，这一次“好像是大规模行动”，遂立即向伦斯德报告。但伦斯德怀疑这一判断，并认为很可能是盟军声东击西，要进一步进攻加莱。直到 6 月 6 日下午，西线总司令部才把情况判断准确。但这时已经晚了，盟军已经夺取了两个海滩，立住脚之后，已向纵深推进 2 至 6 英里。

6 月 6 日上午 10 点钟，隆美尔在柏林赫林根的家中接到电话时，除了震惊和后悔，已无其他办法。他原本是想利用这一天到伯西特斯加登去找元首，以说服元首给他更大的指挥权。但现在，他不能去了。他要在 1 点钟前火速赶回他的拉罗什盖扬城堡指挥部。

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小姐，以及他的那只阿尔萨斯狗布朗迪，当天住在伯西特斯加登的老巢里。他也是上午 10 点醒来的，同样立即接到了有关登陆的消息。希特勒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听着陆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将军的报告，一面叫人马上通知作战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立即在克莱恩海姆城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到会的军官，惶惶不安地站在地图和图表前，急切地等待着希特勒的决定和命令。希特勒似毫不惊慌，他一边朝地图走去，一边无忧无虑地笑，故弄玄虚地道。

“长时间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和丘吉尔算帐的时候，这一回，很好！他们来了，真的来了。”

希特勒仍然没有决定把战略后备力量调往诺曼底。他说将在午饭后考虑。

然后，希特勒吹嘘道：

“我们在西线部署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取得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前来进犯的敌人看起来十分庞大，庞大得像一只大象，但我们完全有把握捉住那只大象。大象是庞大的动物，只可惜大象的肉是不能吃的！”

说着，希特勒故作镇静地笑了。

接着，希特勒向西线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抵抗的命令……

登陆成功的胜利喜讯到处传扬。

诺曼底登陆的当天，6月6日中午，丘吉尔满脸堆笑，在下院激动地宣告——

“在昨晚和今天大清早的时间，我们已在欧洲大陆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登陆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解放性的进攻是以法国海岸为目的。一支拥有4000艘以上船舰，连同几千艘较小的船只的庞大舰队，渡过了海峡。密集的空降着陆行动已经在敌人战线的后方成功地实现了！”

丘吉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丘吉尔接着说——

“一次真正的战术突击，已经完全在望。

我们还希望在战斗进程中，继续给敌人以接二连三的出奇不意的袭击。现在开始的这个战役，在今后好几个星期内，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会不断地与日俱增。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好一个伟大的计划啊！

我们相信，解放整个欧洲，打败希特勒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台下又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与此同时，整个登陆战役还在继续进行。

盟国的后续部队犹如潮水，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至6月12日，几个滩头阵地已经连成一条战线。战役的最初6天中，约有32万人，5万辆军车和10万吨物资通过海峡运到了彼岸。战果正在扩大，部队正向纵深推进。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被盟国空军从天空中赶走了，德国海军也全被从海洋赶走了。盟军已经牢牢地掌握了登陆阵地的主动权。

在这期间，最高统帅艾克，丘吉尔首相，以及布鲁克、马歇尔等要员先后渡过海峡，前往滩头阵地视察。

5月10日，指挥地面部队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将军，在战舰上高兴地向他们汇报了登陆作战的情况，然后上岸，到设在内陆5公里处的前线司令部共进午餐。

餐桌上，人人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丘吉尔同他的爱将蒙哥马利谈得特别愉快。

丘吉尔问蒙哥马利：

“真正的火线离我们有多远？”

“大约3英里。”

“那么，有什么办法阻止德国装甲兵突然闯进来，把我们的午餐打散呢？”

蒙哥马利满有信心地回答道：

“他们不会来。”

午餐后，丘吉尔一行对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慰问，并乘舰对海岸进行了巡

察。当舰只驶到距离敌军阵地只有七八千米之处时、曾经担任过海军大臣并对战斗十分渴望的丘吉尔，激情难抑，又忽发奇想，对舰长道：

“我们离敌人既已如此近，为什么不在回家之前，我们自己也来亲自对着敌人开上几炮？”

“对！向敌人开炮！”舰长随即回答。

这时，他们自己也在敌人大炮射程之内。开炮之后，舰长立即将这只战舰掉过头去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危险区。

在回朴茨茅斯的路上，丘吉尔高兴地道：

“这是我最有趣和最愉快的一天。”

作为亲临前线的统帅和东道主，丘吉尔将“霸王”战役的情况，以同样的内容，分别向罗斯福和斯大林作了好几次通报。罗斯福和斯大林都及时回电表示热烈祝贺。

尤其使丘吉尔高兴的是，昔日的冤家，今日的盟友——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显出了从未有过的亲热和信任。

6月6日，丘吉尔在电报中写道——

一切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都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动火炮已运到岸上。天气预报常转佳。斯大林在回电中热情洋溢地说——

接奉来电，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年获成就。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之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6月底到7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攻势情况的进展情况，当随时奉告。

6月7日，丘吉尔向斯大林通报——

截至今日（7日）中午为止，我对于局势是很满意的。只有一处美军登陆的海滩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现在已克服了。2万空降部队已在敌人战线的两翼后方安全着陆，并已分别同美英两国的海上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络。我方横渡时仅遭轻微损失。我们原来估计要损失1万人。到今晚，我方25万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装甲部队（坦克）在内，可望一并登陆。美国战线方面，海浪掀翻了好些两栖坦克，现在我们必须估计到会有强大的反攻，但是我们期望在装甲部队力量方面能较敌人为强。只要云雾一消散，我们当然可望在空中占压倒的优势……

在那份很长的电报中，丘吉尔还将下一步的行动打算告诉了斯大林——

我们正计划在塞纳河口宽广多沙的海湾沙滩上，很快地建造两个大型人造港。像这样的海港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型轮船能在这种港口利用许多码头卸货，来为战斗部队输送给养。这绝非敌人所能预料到的，并且可使盟军的集结照常进行，而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我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能及时拿下瑟堡。

另一方面，将迅速集结重兵，战斗将继续进行，而且规模将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到进攻发起日后的第30天，将约25个师连同其军直属部队摆开阵势，使第二条战线的两翼都靠海，并至少有3个良港——瑟堡和两个人造港，使今年战线不断得到补充和扩展，我们希望以后把布列斯特半岛也包括进去。但是，这一切都得视战争的风险而定。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元帅，您是熟知的。

我们希望这次登陆行动成功，以及在罗马取得胜利——这些胜利的果实还有待于从已被截断去路的德寇手中摘取下来——将会对你们那些曾经不得不承担敌军全部压力的英勇战士们以鼓舞。对于这种重担，在贵国以外，谁也没有比我们更清楚的了。

斯大林接到这言辞真诚的电报，同样诚挚地回电道——

接奉 6 月 7 日来电，承告以“霸王”作战行动顺利展开的情形，我们大家向你和英勇的英美军队致敬，并且热烈祝贺你们取得进一步的成就。苏联军队夏季攻势的准备即将结束。明天，6 月 10 日，我们的夏季攻势中的第一阶段即将在列宁格勒战线展开。

斯大林在另一封电报中，对登陆战役作了更高的评价——

显然，原定计划中的这次规模巨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惨痛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伟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三个巨头之间，在德黑兰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得到了加强。盟军和苏军，从东西两线夹攻希特勒的形势已经形成。

这时候，英国 BBC 电台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公报，向伦敦各家外国通讯社、向全世界公布了盟军胜利登陆的消息。

全世界的目光，一齐盯住了欧洲。

他们明白，欧洲战场上，决战决胜的高潮就要来了！

第六十八章 苏军挥打南北拳 盟军强开左右弓

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节节败退。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斯大林下令反攻，各路战将奋勇当先。从 1943 年冬季到 1944 年上半年，苏联红军越战越强，收复了大片失地，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

斯大林对战争的结局充满了信心。

斯大林曾在德黑兰会议上告诉丘吉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时，苏联红军只比来犯的德军多 60 个师。到 1944 年夏季，兵力对比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1944 年上半年，希特勒在三条重要战线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是东线苏联的反攻，二是地中海意大利一线盟军的进逼，三是盟军从英吉利海峡登陆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红军在 4、5、6 三个月获得了整编的好机会。

到 1944 年 6 月中旬，苏军已经在他们的各个方面军里增加了相当大的兵力。其中包括 166 个师、9 个步兵旅、3100 多门大口径大炮和迫击炮、5200 辆坦克、6000 架飞机。

与德军兵力相比，苏军在步兵和骑兵师的数量上，占三比一的优势，在火炮和迫击炮方面，也几乎占三比一的优势。苏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是德军的 4 倍。战斗机的数量也略占优势。其中担任重要作战任务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第 3 方面军，共拥有当时苏联北线四个方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其中坦克、自动火炮和飞机的装备量占四分之三。

从 1943 年冬季至 1944 年夏季，苏军在东线发动了不断的攻势。斯大林把这些攻势概括为对德军的“十大打击”。盟军在西线法国登陆，斯大林等待了 2 年之久的第二战场开辟起来了，苏军的攻势越发加大了力度，取得的胜利也越来越辉煌了。

斯大林概括的“十大打击”，主要是——

1 月，列宁格勒解围，苏军由诺夫哥罗德直插波罗的海沿岸；

2 月至 3 月，在收复基辅之后，苏军由第聂伯河推进到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

早春时节，战斗转移到最南边，德军被逐出克里米亚和奥德萨；

6 月，当盟军从法国西海岸登陆时，苏军的战斗又从战线的最南边转移到最北边，打败了跟着希特勒跑的芬兰人；

6 月至 7 月，苏军解放了维切布斯克和明斯克，并席卷到曼涅河和维斯杜拉河；

7 月至 8 月，苏军沿喀尔巴阡山推进到波兰南部；

8 月，红军占领罗马尼亚，并进一步推进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9 月至 10 月，主要战场再次转移到北面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0 月之后，战斗中心转移到南方；

11 月至年底，战斗中心转移到喀尔巴阡山南面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封锁了布达佩斯的德军。

从这“十大打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在 1943 年至 1944 年的反攻中，采取了一种极为新颖有趣的打法，这便是他在现代战争中运用自如的“南北拳”。

斯大林的第一拳和第二拳在北线下手，第三拳突然在南线狠狠一击，接

着又迅速转身连击三拳。而后再度转身，连击两拳。回过头，朝北猛击一拳之后，再度朝南猛击两拳。纵观其拳，忽北忽南，左右逢源，挥洒自如，拳拳有力。直打得德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处处失利，从而收到了两个明显的效果，一是收复了苏联失去的全部国土，二是不费吹灰之力地砍掉了德国的卫星仆从国，为下一步挺进德国本土作战创造了条件。

从战略战术特点看，斯大林使出这手“南北拳”，正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

苏军对于德军的反攻，从南到北，同样面临战线很长的问题。如果集中兵力，只从某一点下手，敌人也会很快把兵力集中到那个地方。这样，必将加剧反攻战役的难度。相反，采取这种挥洒自如的南北拳，则可克服战线过长的短处，而发挥苏军实力雄厚之所长。

显然，现代战争中的这种“南北拳”，首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其次，其拳法必须相当娴熟。苏军几年来的战争实践，已具备了这两种素质，所以能左右逢源，处处取胜。

当然，斯大林这十拳中的每一拳，又各有特点，各有重点，力度不同，手法各异。

人们发现，在1944年，斯大林以他惊人的规律性、力量和慎重，把战斗中心从北面转到南面，忽进忽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拳击家，总是有计划地狠揍对手，却并不期望一拳把他打倒。一系列的战斗，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打出许多连续的缺口。这就使希特勒老是在猜测究竟应该把自己的后备队往哪里调，最后被迫全线退缩。

在北线，苏联的夏季攻势是以对芬兰人采取辅助攻势开始的。芬兰人在拉多加湖至波罗的海之间建立了一条难以攻克的防线。白俄罗斯方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就突破了防线，于6月21日攻克维堡。当天，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扫荡拉多加湖北岸。月底，苏军将敌军驱回本土，并恢复了从列宁格勒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交通。

6月23日，苏军开始进攻德军防线。苏军英勇顽强，很快将德军阵地包围，并逐一突破。一周内突进了80英里，接着又抓紧战机，乘胜前进。至7月底，苏军在5天内挺进了250英里。德军损失惨重，35个师全部被消灭。

白俄罗斯方面军在北线的进攻，首先是为了解放苏联国土。

其时，苏联在北线的4个方面军，拥有兵力250万人，1.5万门大炮，6000辆坦克，7000架飞机。抵抗他们的德军，兵力为150万，只有1700门大炮、15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

苏军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尽管前面有许多河流挡道，苏军还是以每天12英里至15英里的速度向前挺进。战线绵延410多英里，苏军几乎毫无困难地突破了敌军防线。7月5日，苏军抵达明斯克，13日到达维尔纳，27日到达比亚韦斯托克。8月1日进达科弗诺，而后直逼华沙。通过复杂的内外斗争，终于砍掉了德国的这个卫星国。

在南线，至8月以后，苏军乘势进攻，又很快突破德军在罗马尼亚的防线。罗马尼亚年轻的米凯尔国王同时发动政变，罗军全体官兵追随国王起事，使德军全面失败，向北撤退。原罗马尼亚政府宣布投降。至此，罗马尼亚这个追随德国的卫星国也被砍掉了。

随着苏军的攻势，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也相继解放。这样，在苏联本土以西，位于多瑙河流域的相关国家，都成了苏

军进一步向西进攻的重要阵地。

苏军的这些胜利，引起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惊慌不安。他们担心，长此下去，将造成苏联主宰多瑙河国家的局面，有损于他们在那些国家的利益。

为此，丘吉尔和斯大林于 1944 年 10 月在莫斯科会面，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两人就他们各自在那些国家的若干利益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订了一个没有公开的协议。自然，那个协议具有某种分赃性质，后来也就很难实施。

在西线，盟军成功登陆之后，立即进入了决定性的突破期。

这个突破期的战斗，是一个不间断的猛烈的战斗阶段。人们把它叫做“争夺滩头阵地之战。”

指挥地面部队的蒙哥马利将军，是隆美尔的老对手。他们曾经在北非沙漠之战交过锋。

蒙哥马利深知隆美尔战术上的脾气。隆美尔的特点是，很善于把从师到营、甚至到连的任何可用的部队，连续投入攻击，直到取胜。但他也不老在同一战线固守，而是等待良机，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对手要害之处给以致命的一击。

为此，盟军部队早就下定顽强战斗的决心，并不断加强后备力量，选择突破之点，尽力巩固和扩大阵地。

其时，盟军采取的具体突破方案是，从东侧和西侧两个方向开展突破。至少突破一个方面。如果两个方面都得到突破，当然更好。而从今后的进攻方向看，东侧的突破更为有利。

然而，隆美尔也同时看到了这一点。这就不可避免发生硬碰硬的严重对抗。

东侧的突击，首先是攻击冈城。

按照盟军的想法，对于这一重要据点，最好是一次性完成突破任务。因此，盟军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攻击力量。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在那里也作了大量的投入。持续的战斗达到了猛烈的程度。

为了援助这个被攻击的地区，敌人首先把能够从布列塔尼半岛抽出来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然后，又从法国南部、荷兰、比利时分别调来了一些师，再加上就在附近的第 15 集团军，其势显然欲死守冈城。

因此，盟军夺取冈城的目标受到了挫折。

在西侧，盟军柯林斯将军率领第 7 军一直向西进发，尽力把瑟堡半岛一分为二，然后迅速转攻瑟堡。为此，盟军努力在他的南侧建立一条安全线，以阻止敌人对半岛上的守军的增援。

6 月 18 日，蒙哥马利坚定地发出了进攻冈城和瑟堡的命令。

他命令：

“我们必须现在攻下冈城和瑟堡。这是彻底完成我们的任务的第一步，冈城无疑是攻入瑟堡的关键。”

为此，在盟军海军的强有力的配合下，柯林斯将军率师对冈城发起了冲击，终于在登陆 20 天后占领瑟堡。

在这个攻击过程中，进击风暴之猛，进击步伐之困难，是一般战斗难以比拟的。

那时，联合王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完全中断，盟军在滩头阵地赶修的小型机场根本无法降落飞机。美军战区建造的人工港已被完全破坏，奉命

支援的美军第 83 师仍在滩头附近的船上无法上岸。地面进攻部队经受着严重的考验。

针对这种情况，盟军果断采取空中隔离的战术，用强大的空军牢牢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从而保证了夺取瑟堡的胜利。

盟军攻占瑟堡的 20 天内，全线的地方，战斗一直没有停过，任何地方都只有局部的进展。冈城战区差不多处于僵持状态。尽管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但士气仍然很高。所有登陆官兵都明白，在这种时候，只有全力坚持，顽强拼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坚持不住，就有被敌人赶进大海的危险。

诺曼底战役的一个首要而紧急的任务是，在瑟堡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建立一个有供应线的滩头阵地。这个任务至少应于 6 月底完成。

为此，艾克·蒙哥马利和布莱特雷共同的想法是，从滩头阵地开始，立即向左来个大回旋，把前线推至塞纳河一线。这样，在塞纳河与卢瓦河之间，以及向东远至巴黎的整个战区，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在盟军手里。

这个计划非常理想，实施起来却极为困难。攻占冈城所出现的僵局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但这个进击的总方向是正确的，无非是早迟实现的问题。

鉴于实战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指挥员们决定对原有的方案适当调整。这就是，力争控制格朗维尔—维尔—阿尔让唐—法莱斯—冈城的主要侧面，使这个地区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并使之成为向外扩张的一个据点。

当瑟堡攻占下来之后，解决攻占冈城的僵持局面显得十分紧迫。

艾克和几位主要指挥人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范围更加狭窄的战线上入手。具体方案是，左翼由英国第 2 集团军坚持连续不断的进攻，与此同时，已经占领瑟堡的美军向南进击，以期在左翼实现突破。

然而，这一进攻方案实施起来仍然十分艰巨。

美军的进击线路，要经过地形复杂的小树林地带。而每个树丛之间。都藏着敌人的机枪手和小分队，盟军的步兵前进十分困难。

正在这个紧要的时刻，前部装有坚固钢刀的坦克解决了大问题。这种坦克，一路行驶，一路像镰刀似地在前面砍出一条路来。再加上空中的有力支援，部队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战斗，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步兵战。空军对这种步兵战的支援非常困难。因为，当一架轰炸机的驾驶员在空中寻找目标时，他很可能认错。飞机在 1.5 万呎的高空，没有良好的能见度，他所看到的地下的大炮、坦克和步兵，可能是敌人的，也可能是自己的。就在判断的同时，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以期在一瞬间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效果。目标一旦弄错，就可能把炸弹丢在自己部队的头上。

7 月中旬前，盟军在整个前线打了好几个这样的硬仗，部队伤亡严重。如果不是源源而来的后备部队的补充，这种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至 7 月中旬，美国第 1 集团军在前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起了从圣洛到西海岸的战线。为了打通从冈城到圣洛之间的战线，盟军在前沿阵地进行了惊人的地毯式轰炸。其时，正在冲杀的美军第 7 师一个营和第 30 师遭到了严重的误伤。

盟军进攻猛烈，德军抵抗顽强。进攻的速度仍然相当缓慢。

至 7 月底，布莱特雷将军所率第 1 集团军加快了进击速度。他们穿过了阿弗朗什的咽喉地带，向南直逼半岛底部。8 月 1 日，巴顿将军率领的第 3

集团军奉命进入战斗，负责右翼的作战任务。这时，蒙哥马利仍在对付敌人的纵深防御。他把进击重点从冈城转到右翼的考芒，向维尔河和奥恩河之间的高地推进。

第1集团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他们下一步的紧迫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敌人立即把冈城地区的全部装甲部队调出来反击。美国第9航空大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出动大批飞机，连续不断地对敌反击部队进行轰炸，击毁了敌人几百辆坦克和车辆。在后续部队有充足保障的情况下，布莱特雷命令，只用少量部队在莫当对付敌人的反攻，而将其他部队向南向东突击，开始包围德军先锋部队。

盟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这时候，美国名将巴顿将军所率美国第3集团军位处战线右翼，霍奇斯将军所率集团军位处左翼。这两支重要力量，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对整个战线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盟军在法莱斯地区，实现了对德军的严密包围。敌我双方，重兵交会，战斗越来越激烈。

布莱特雷在莫当击退敌人的反攻。与此同时，巴顿将军派遣第15军团向南直取拉瓦尔，然后转北直取阿尔让唐。库克少将所率22军向夏特勒推进。科利特少将所率第19军也参加合围。蒙哥马利指派加拿大第1集团军与阿尔让唐的美军连接。完成对敌包围之后，美国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开始向被围的德军猛冲猛打，大部分盟军从一个半圆形的同围朝着一个共同中心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自家部队互相碰撞，反倒成了一个难题。

敌人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为了尽可能避免溃败的灾难，敌司令官特别注意解救他们的装甲部队，命令装甲部队后撤。盟军加紧追击，只有一小部分敌军逃脱。德国8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几乎全部被歼。

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整个法莱斯成了战区中最大的一个“死亡阵地”。战斗下来，所有道路、公路和战场被击毁的装备、死亡的士兵所堵塞。谁要通过这个地区，特别困难。当艾克于战后步行通过那里时，他感到，那景象就像旦丁所描写的死亡之狱，你可以一气行走几百码完全踩着死尸而不会踏着别的什么东西。

法莱斯包围战胜利之后，盟军对布列塔尼半岛的敌人进行了扫荡。

9月19日，盟军攻克布勒斯特，完成了对塞纳河以西的德军的包围。

这时候，艾克同丘吉尔之间，对盟军下一步的进击大方向发生了争论。

丘吉尔主张向南进攻。即主线继续实施“铁砧”行动，（后来改称“龙骑兵”行动），进攻法国南部，如期通过亚德里亚海进入巴尔干。

艾克主张盟军向北进攻。即部队向瑞士边境和北海之间的广大范围最大限度地集结，以期今后以更快的速度向德国的心脏进发，并最终与来自东方的红军会师。

最后，艾克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分，否决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心里虽说不快，但他还是继续支持盟军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提出，他需要继续保持对盟军地面部队的战术协调权。艾克同样以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否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

按照英国的习惯，部队总要设立海陆空三个司令部。艾克为了强化自己对全军的最高指挥权，他把每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同时明确为那个地区的战地司令。也就是说，他不再单设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员了，而只设若干集团军群，分别由美国和英国的将领统率。艾克仍以最高总司令的名义，全面统

筹，统一指挥。

蒙哥马利将军和巴顿将军一样，是个不拘形式的人，有时行为有些古怪。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艾克的意见。

在争夺滩头阵地战役期间，德军一心以为北线的加莱是盟军进攻的重点，他们把第 15 集团军始终放在那个地区，严密防守，没有用来支援南线的战役。

为了加深敌人这个误解，盟军继续实行诈骗战术。其时，美国麦克奈尔将军在欧洲战场，盟军便半公开地声称他为某集团军的司令，给他挂了一个假集团军的虚衔。当德军发现这个秘密时，南线激烈的战斗已经过去了。

这时，艾克对盟军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盟军地面部队扩充为 4 个集团军。

巴顿将军指挥美国第 3 集团军，霍奇斯特指挥美国第 1 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组成美国第 12 集团军群，由布莱特雷将军统率。

美军的左翼，是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国第 2 集团军，亨利·克里勒中将指挥的加拿大第 1 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组成的集团军群，由蒙哥马利将军统率。

同时确定，支援蒙哥马利集团军的英国空军，由康宁汉空军上将指挥，支援布莱特雷集团军的美国第 9 航空大队，由霍伊斯·范登堡少将指挥。韦兰少将指挥的战术航空总队，负责支援巴顿将军的集团军，奎萨达少将指挥的航空部队，负责支援霍奇斯特集团军。

到 8 月底，盟军在欧洲大陆的兵力，大致有 20 个美国师，12 个英国师，3 个加拿大师，1 个法国师，1 个波兰师。英国已没有可调动的部队，但在英国还驻有 6 个美国后备师，其中包括 3 个空降师。空军可以投入的战斗力量，有 4035 架重型轰炸机，1720 架轻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5000 战斗机，另外，英美两国共有空中运输机 2000 多架。

这样，盟军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之后，用以进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下一步，盟军进击的主攻方向将由南转北，进攻北线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便迅速进入德国本土作战。

盟军登陆战役，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艰苦卓绝的大拼杀。

这场拼杀中，盟军真正的对手，是十分强悍的德国名将隆美尔。

这时的隆美尔，对战争的前途是悲观失望的。他在思想深处埋下了反叛希特勒的根子，早就悄然同“黑色乐队”取得了若干联系。

但隆美尔的价值似在上涨。

他在希特勒的心里，是一名能干的被寄予很大希望的名将。他在“黑色乐队”眼里，是一笔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他在盟军的眼里，是一名不可轻视的强悍的对手。

各种政治军事势力，都看中了隆美尔。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隆美尔。真正了解隆美尔其人其心的，只有隆美尔自己。

尽管隆美尔对前途悲观失望，尽管他在作战中遇到了种种不利和挫折，隆美尔却仍然同盟军打了一场近乎平手的僵持战，使登陆战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现了胶着状态。

战争的激烈，使诺曼底和瑟堡半岛变成了一个屠场。隆美尔的部队封锁了滩头堡，迫使盟军部队被迫转入乡间辗转厮杀。盟军只有强化装甲部队和空中优势才能取得胜利。

正当盟军和德军在灌木丛林和果园厮杀得不可开交、难解难分的时候，隆美尔本人也大为震动。他对他的儿子说：

“这是一场恐怖的血腥屠杀。有时候，一天的伤亡人数，相当于 1942 年非洲夏季战役中伤亡人数的总和。我的神经够坚强了，但偶尔也有支持不住的感觉。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听到的都是伤亡报告。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头一次损失这么惨重。每天几乎要报销一个团的兵力。如果不是天天到前线视察，我实在无法容忍这种损失。”

正当隆美尔怀着复杂的心情，暗地与“黑色乐队”联系，悄然筹划如何刺杀希特勒，争取德国体面地投降时，英国特种战的大师们正在策划“鱼叉”行动。准备寻机刺杀或绑架隆美尔。

这是一场颇具讽刺意义的戏剧。

登陆过后不久，英国第 1 特种空军团派出的手段高明的刺客，为着这个目的，早已悄然降落在隆美尔的战区。

隆美尔在绝然无知中，正面临灭顶之灾……

第六十九章 “猎鹰”计谋“笼中鸟” “鱼叉”行刺“沙漠狐”

英国人也许是最善于进行“诈骗战”和“特种战”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机关和特种战委员会设计并且实施的“诈骗战”和“特种战”的奇招，可谓层出不穷。

盟军重返欧洲大陆之后，英国特种战的大师们认为，单靠常规战争的方法，似乎不足以打败希特勒。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种代号为“恶魔”的行动计划——行刺希特勒。

“特种战”的大师从“超级机密”获知，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是在伯希特斯加登指挥诺曼底战斗的。因此，他们准备派遣意大利战场的美国第15空军中队前去袭击希特勒的指挥部。这就是“恶魔”行动的内容。

盟军最高司令官艾克根据这个方案，曾于登陆之后不久，通过私人线路——“红线”，将任务下达给地中海空军司令部。此后，地中海空军司令部派出飞机多次飞临伯希特斯加登上空，拍摄并制作了照相镶嵌图，接着给轰炸机组下达了轰炸的具体指示。

但是，这个计划后来没有执行。因为有人考虑到，轰炸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很有可能毁掉英国“超级机密”的主要情报来源——德国统帅部，而希特勒不一定能被炸死。

此计不成，这也罢了。可他们手中还有另一项代号为“鱼叉”的行动计划，这就是行刺德国名将隆美尔。

早在1944年3月，特种战的大师们就制定了行刺隆美尔的“鱼叉”计划。他们认为，隆美尔是德国军事天才和英勇奋战的象征。搞掉了隆美尔，对于盟国的进攻将带来极为有利的影响。

登陆之前，由于始终没有搞清楚隆美尔指挥部的准确地点，所以没法下手。登陆之后，盟军侦察到了隆美尔的指挥部。加上两军在诺曼底战场处于危险的胶着状态，地面指挥官蒙哥马利将军即下令迅速实施“鱼叉”计划，希望以此来打破战场上的僵局。

于是，登陆之后不久的一天夜晚，英国第一特种空军团的威廉·弗雷泽中校和一名发报员，带着任务出发了。

弗雷泽和发报员被空投到第戎和内韦尔之间的莫旺山区。这儿离诺曼底战场大约300英里左右。

他们将在那里首先建立一个代号叫“猎鹰”的据点。特种空军将再空投18名军官和136名士兵，乘坐装甲吉普车，携带轻型火炮，伺机阻击和扰乱敌军，最好能除掉隆美尔，以配合登陆作战部队。

弗雷泽和他的发报员着陆之后，将降落伞埋了起来。然后，他们来到拉库尔河畔一坐石桥附近，隐蔽在灌木林中，弗雷泽的任务是在石桥旁和一个叫路易斯的法属区特工人员联系。

拂晓时分，弗雷泽在灌木林中小心地观察着。一会儿，一个中年人赶着牲口从山间小路朝石桥走来。这个人头戴布帽，身穿一件宽大的双排扣上衣，腰间拴根草绳，样子像个山民。

“来了！”弗雷泽对身后的发报员说。

“是他吗？”发报员担心地问。“谁知道？”弗雷泽摸了摸别在腰间的短枪，警惕地道，“你警戒！我上去。”

弗雷泽提个小包，无事一样朝小桥那边去了。

他开始使用暗语：

“老乡，查尔士先生在村里住吗？”

那人冷冷地道：

“查尔士先生？不认识！”

“他是医生。我想求他治治病。”

“你找错了吧？我们这村只有一个医生，叫杜帮先生，专医蛇毒的。”

“啊……”弗雷泽装着搞错的样子说，“我正是来求治蛇毒的。也许是我搞错了。我只记得他是个灰白头发的医生，年纪很大的。”“这还差不多。”那人笑道。

“他在村里吗？”

“就在那边。你看，那儿有座房子，他就住在那儿。”“村里有狗吗？”

“有。大黄狗。凶着呢！”

“您老能给带路吗？”

“远方来客，当然可以。”

说到这里，弗雷泽明白，所有暗语全对上了，心里十分高兴。3个小时以后，他们见到了据点的秘密负责人卡米尔。弗雷泽在秘密据点住下来后，遇到了一位贵族派头的法国人，名叫 M·德福尔。这位法国人的家住在附近的维莫城堡。战前，他家住在拉罗什盖扬城堡，也就是现在隆美尔司令部的地方。德福尔问弗雷泽：

“你们手段高明，能不能去杀了隆美尔？”

“如果我像你那样，熟悉那里的地形。想来不成问题。”接着，德福尔将拉罗什盖扬城堡的地形和隆美尔的戒备情况详细告诉了弗雷泽。弗雷泽感到，尽管城堡周围戒备森严，接近城堡很困难，但那隆美尔总得出来。如果在隆美尔出来的路上，给以伏击，肯定万无一失。

弗雷泽决心下手。他向伦敦发去了请示的密报——

猎鹰 102 报告，据十分可靠的消息透露，隆美尔的指挥部设在巴黎以西 50 英里、芒特以西偏西北方的 10 英里处塞纳河右岸的拉罗什盖扬城堡。那里是指挥部的常设地点。隆美尔经常在穆瓦松森林散步和打猎。请空投从这一地区到芒特的地图和三支狙击用的来福枪。最好不用派人来，我认为他已经是我的笼中鸟。

弗雷泽行猎心切。第二天又发出了一封密报——

猎鹰 102 报告，请允许一周内向隆美尔指挥部出击，沿途和目的地都有良好的接应。

伦敦郊外的特冲空军司令部接到了弗雷泽的密电。特空司令 R·W 麦克劳德准将和情报官斯科拉切利少校研究了弗雷泽的报告。他们感到，弗雷泽要完成这个特殊使命是困难的。他距城堡 200 英里远，即使他能够通过重重关口到达行刺地区，隆美尔也可能不在城堡内。如果行动不成功，现在所设这个重要的秘密据点必将暴露。于是，立即回电答复道：

弗雷泽，很遗憾，不能批准你出击隆美尔的个人行动。对“笼中鸟”的想法表示理解。但你必须在目前的地区领导行动。将另派特别小组袭击“笼中鸟”。

弗雷泽再次劝说麦克劳德同意他的行动，麦克劳德始终坚持不同意。

不久，另外的行动小组确定了。

那个行动小组出发前，特种皇家空军的侦察摄影机一直在拉罗什盖扬堡地区活动。所获资料表明，弗雷泽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于是正式决定，实施“鱼叉”计划！

“鱼叉”行动交给了一队受过特种训练的特空部队成员。

这一队特空队员，有1名军官，6名士兵。指挥官的代号叫“雷蒙德·李”。他是英国特种空军国际中队的一名上尉。国际中队的成员，有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科西嘉人，有西西里黑手党成员、保加利亚反共分子等等。成立该中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展谋杀敌军指挥官之类的行动。

在地中海，雷蒙德·李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曾经获得一枚优秀服役勋章。他是一个执行秘密使命的专家，不仅忠实可靠，而且英勇果断。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杀死隆美尔元帅，或者将隆美尔和他的高级指挥官绑架到伦敦。命令告诉他们：“与其毫无把握地采用第二种方案，不如确保第一种方案的成功。”

雷蒙德·李小组的行动方案，很快得到了蒙哥马利将军的认可，并正式发出了特空第21号指令。

于是，雷蒙德·李带着他的“鱼叉”小分队，在隆美尔总部附近一带，时刻寻觅着出击的机会……

这段时间。隆美尔的处境十分难堪。

形势紧迫。他忧虑重重。

盟军攻势凌厉，前线的形势很糟。

要保证部队的战斗力，隆美尔每天需要2500吨食品，以及弹药、燃油和其他物资。可是军需老是供应不上，由于盟军空军对交通运输线的严厉封锁，他每天只能得到400吨左右的补给。

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后援部队，并扩大自己有效的指挥权，但希特勒始终含糊，没有给他。而盟军的增援部队和物资却源源而来。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他相信，如果给他足够的人力物力，给他足够的指挥权限，他是能够打败盟军的。可这一切，都得元首说了算。

这时候的隆美尔，对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也许，希特勒对他也怀着某种疑心。

他早就与“黑色乐队”秘密挂上了钩。他作为有影响有实力的德军将领，以贝克将军为首的“黑色乐队”已经密定了反叛方案，推翻希特勒后，隆美尔将成为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但他对此行动谨慎，不同意贸然举事，害怕因此引起一场内乱。他的理想方案是，想法寻求一种体面的投降办法，与盟军达成某种妥协。这当然包括希特勒下台。

诺曼底战役已经失败。盟军正在酝酿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

何去何从，隆美尔必须迅速拿出决策。然而，思前想后，他犹豫不决，处境窘迫。

隆美尔那颗痛苦的心，只有他的儿子略有所知。他曾对儿子说：

“希特勒大大限制了我在诺曼底的指挥权力。我在那里的权力，同任何一个军士长都可以完成的使命差不多。希特勒对任何事情都横加干涉，拒绝了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

隆美尔的牢骚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说，诺曼底战役，是由伯希待斯加登指挥的。而隆美尔却必须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他是那里实际的指挥官。

鉴于前线伤亡不断增加，后援和军需无法得到保证，隆美尔决定进一步采取谋反行动。他意识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目前再不动手，无论在国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会变得两手空空。

他决定邀请元首到拉罗什盖扬堡来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他打算再次向希特勒要求调用第 15 军。如果希特勒答应，他就把这一支雄厚的力量抓到手，下一步再跟希特勒算帐。如果希特勒不答应，那就当场逮捕他，立即发动政变。

可希特勒也是老谋深算。他同意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但不同意在拉罗什盖扬堡召开，而确定在苏瓦松附近的德国国防军情报所召开。就是让他到拉罗什盖扬堡去视察一下也不答应。

毫无办法！隆美尔只好屈从听命，到国防军情报所去参加会议。

国防军情报所位于埃纳山林之中，4 年前建成，那是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总部。

现在，元首、伦斯德、隆美尔三个人面对面地坐下，开始了会谈。

诺曼底战场的残酷事实，已经把他们弄得相当倦怠。希特勒神经质地拨弄着铅笔，脸色苍白，没精打采地看着地图，听着隆美尔的汇报。

隆美尔讲了 30 分钟。

“至昨天为止，德军在瑟堡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突破。整个战斗过程中，德军打得非常顽强。敌人的火力非常强大，我们没有后援和物资供应的保证，该调用的兵力调不出来。看来无法阻挡。德国的空军没有助前线一臂之力。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直观上，我们都无法改变目前的被动状况……”

会议由于午餐而中断。吃饭的时候，希特勒一面漫不经心地吃着那并不丰盛的饭菜，一面滔滔不笔地唱独脚戏。

他仍然是那套老话：

“敌人气势汹汹，并不能说明他们有多少力量。他们一时得势，这是表面现象，是暂时的，不能持久的。我们应该树立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关键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要树立这种信心。”

“丘吉尔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的眼里，他不过披了一张首相的皮子，实际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臭名昭著的战地记者。罗斯福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窃取了总统宝座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说大话。”

希特勒尖酸刻薄，把丘吉尔和罗斯福骂了一通。这一次，因为有点儿语无伦次，没有骂斯大林。

“接着，他又吹嘘他那不可战胜的新式武器。”

“我已经下令向英国发射 V2 飞弹。这种攻势，比狂风暴雨般的闪电战厉害得多。他们是抵挡不住的。这些秘密武器，将迫使敌军退出加莱半岛，退出他们所占领的一切地方……”

希特勒讲了一通之后。开始指责指挥将领的不是。

“我看，指挥这次诺曼底战役的人，实际上是坐在后方的安乐椅上！”

隆美尔实在听不下去了，不轻不重地反驳道：

“元首！你让我们信任你，可是你自己不信任我们。”

希特勒脸色苍白：

“我怎么不信任你们？我把整个西线的指挥大权和责任，全都交给了你们。”

隆美尔道：

“可我们没有补充，没有后援！我看，不止是诺曼底，还有整个战线，都在崩溃。即使使用 V2 飞弹，也难解决这个问题。”

“隆美尔，你太悲观了。”

隆美尔叹了口气道：

“也许是我悲观吧。但是，元首！你是否深信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希特勒没有理睬隆美尔，而是向他命令道：

“管好你的前线。战争的打法用不着你来操心！”

至此，隆美尔无法继续忠于现政权了。

他决心结束这场战争！

隆美尔对和平条件并不抱什么幻想，条件苛刻是预料中的事。但他却寄希望于盟军在谈判中显出政治家的远见和明智，不要做得太过分。他寄希望于大国的清醒。

隆美尔在心里酝酿着自己的计划。

他计划派出6名军事密使，包括施图尔纳格尔和斯派达尔，越过前线去商谈停火协定。他准备主动将感军撤回齐格菲防线，放弃西线占领的全部土地。他打算要求盟军立即停止对德国本土的轰炸，同时保证德国立即停止发射V2飞弹。他打算签署停战协定——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举行和平谈判。

他想，如果真能这样，他同他昔日的对手蒙哥马利便可成为朋友，就像丘吉尔与斯大林那样从敌人到朋友。如果真能那样，他就能为德国求得体面的投降，从而拯救德国……

但是，散会以后，隆美尔又有些犹豫了。

他还想争取说服希特勒，走政治解决问题的道路。至少争取从希特勒手中把15军那支可观的力量抓到手。

他和伦斯德再次赶到伯希特斯加登去面见希特勒。

希特勒十分不满地看着这两个守将，但他这一次没有发火，只冷冷地对伦斯德说：

“我看你年纪太大了吧？你可以休息了！”

伦斯德立即被撤职。

对于隆美尔，希特勒似乎宽容一些，对他的职务没有提及。但仍坚决不肯把15军交他指挥。

希特勒仍然隔靴搔痒地说：

“目前的局面要坚持下去。只有靠顽强的防守和区域性的反击，才能防止敌人的进一步突破。装甲部队将继续集结，步兵师到达后，更多的部队将从防御战转入机动战。”

隆美尔带着一肚子闷气离开了伯希特斯加登堡。

他决心再不动摇，立即执行那个深深藏在心里的计划。

下午4点，他坐上那辆梅塞斯特汽车，急急向他的总部拉罗什盖扬堡赶去……

隆美尔那辆梅塞斯特汽车，是一辆高级防弹越野车。车上装有活动的可以折叠的顶篷和可升可降的玻璃窗。无论到前线视察还是到柏林开会，他都喜欢坐那辆车。他觉得坐那辆车，既舒服，又安全。

那天，7月17日，下午4点，隆美尔离开狄特里希总部，向拉罗什盖扬堡进发。和他坐在车内的还有他的助手朗格，专门负责注意偷袭飞机的霍克和纽汉斯少校。

他刚刚视察了前线。在前线，他同与英军对阵的坦克部队司令埃伯巴赫将军谈了话，接着又同党卫装甲军团司令狄特里希谈了话。两人都向他保证，一旦起事，他们对他绝对忠诚。

梅塞斯特汽车在通往利瓦罗的道路上奔跑道……

大约4点20分，他们接近一个村子——圣福瓦—蒙哥马利。这个村子也叫蒙哥马利，的确也巧。看来，他和蒙哥马利是上帝安排的对手！

坐在右首的霍克一直在注意地观察着天空。

突然，他似听到远远的天际传来飞机的呼啸声。

“谁的飞机？”

隆美尔和朗格也警惕地向天空张望。一会儿，他们看见两架低空飞行的皇家“飓风”式飞机，正从一片白杨林后面向他们冲过来。

“敌机！隐蔽！”

从阿拉曼战役起就一直给隆美尔开车的司机丹尼尔中士，加速调转方向，将车子开往一片白杨林，想在那里躲过飞机。但汽车刚刚开到树林边，飞机从树梢上呼啸而过，2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向汽车射出了一长串炮弹。汽车左侧被炮弹击中。

隆美尔转身观察飞机的时候，飞散的玻璃碎片和石头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和身体左侧。就在那一瞬间，受了重伤的车子失去了控制，撞进一个水塘停住了。

隆美尔被车子甩到了路上。

这时，另一架飞机又向他们俯冲过来。朗格和霍克忙将受伤的隆美尔架着，迅速冲进一片林子掩蔽起来。飞机失去目标，很快飞走了。

隆美尔身受重伤，头上的伤口鲜血直滴，身上的衣服早挂出好几条口子。几个助手扶着他。他已经昏迷不醒。

“怎么办？”霍克着急地说。

“先扶到路边，赶快拦车，尽快抢救！”

一会儿，朗格叫住了一辆过路的德国汽车。他们忙把隆美尔抬上车去，匆匆送到利瓦罗一所乡村医院。在那里，他们碰到了村长兼药剂师马塞尔·勒赛纳，他正在附近一个露天餐馆里喝白兰地。

“你是医生吗？快快！救人！”霍克惊慌地叫着。

“怎么啦？”勒赛纳司空见惯地说，好像一点儿也不着急。

“你快些呀！伤可重啦！”

勒赛纳一边叫他们把伤者平放在一张床上，一边拿着药水纱布。他看见这个伤者佩着红领章，马裤上有宽大的红色条纹，脚上蹬着长统靴。看样子，起码是个将军。遂好奇地问道：

“是个军官？”

格朗含糊应道：

“是的。你快些吧。”

“装甲部队的？”

勒赛纳似想追问整个突发事件的经过，又问道：

“炸伤的。是飞机炸的？”

格朗和霍克无心回答医生的问题，只一个劲地着急地催着治疗。

勒赛纳注意到，这个伤员，左眼角有一个大伤口，血正从耳朵流出，正处于昏迷状态，看来头部伤得很重。只好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说道：

“很危险！必须马上送大医院抢救。”

霍克早挂通了德军司令部的电话。一会儿，司令部来了一辆救护车，他们忙将隆美尔平放在车厢里，前往位于伯尔内的军队医院。

勒赛纳看着汽车的背影，摇摇头道：

“没多少活下去的希望。”

隆美尔的伤势的确很重。在伯尔内机场的空军医院里，三个德国医生给隆美尔仔细检查，发现隆美尔头颅骨的基部有一条裂缝，颅骨上也有两个裂缝，左面颊骨被击中陷了下去，左眼伤得厉害，头皮也被撕去不少。

消息传到隆美尔总部和他的部队，所有德国官兵无不大为震惊。一种败亡的情绪重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所有官兵明白，盟军正在步步紧逼。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赖以支撑的将领倒下去了，这是一种最为明显的凶兆。

“黑色乐队”的要员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他们的计划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隆美尔，也只有隆美尔，才能担当起对外和对内战争的重任，只有他能直言不讳地反对德国领导人那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愚蠢行为。这是一个兆头，它只能有一种解释。

隆美尔被击中后几个小时，蒙哥马利将军利用 1500 辆坦克和 25 万人马，向卡昂周围的德军防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成千上万条强大的探照灯光在云层下交叉扫射，一群群坦克吐着火焰轰鸣而过，1700 架重型飞机在 20 平方英里的阵地上倾下了 7000 多吨炸弹。盟军 3 个坦克师和 2 个装甲旅如洪潮般向前推进。

顿时，德国党卫军第 2 军的阵地上，落下了 4.5 万发炮弹。800 架重型轰炸机给地面部队以近距离支持，仅皇家空军一个飞行大队，就飞行了 1800 架次，用火箭攻击德军的坦克和炮兵阵地。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欧受到的一次最集中最猛烈的攻击。德国党卫军第 2 装甲军几乎全军覆灭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隆美尔的被击倒，并不是“鱼叉”行动小分队所为。

原来，7 月 15 日那天夜晚，即隆美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结束这场战争那天晚上，“鱼叉”小分队乘坐一辆密封车来到哈林顿，正准备夜间起飞执行“鱼叉”方案。只因气候不好，飞机只好推迟到第二天起飞。

小分队预计 7 月 18 日下午可以开始行动。

7 月 18 日，小分队被准确空投到奥尔良和维农之间的森林地带。他们在那里潜伏着，手持“鱼叉”，正满怀信心地等待隆美尔的到来。他们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获得一只很大的猎物！

可惜，小分队的行动已经为时过晚。他们没有料到，7 月 17 日上午，一个偶然的时机，隆美尔已经被前去侦察的皇家飞机击倒。

正在密谋盘算体面投降的隆美尔，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时期，英国特种战斗队的“猎鹰”102 在算计他，“鱼叉”小分队也在算计他。在“猎鹰”和“鱼叉”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时候，他就被英国皇家飞机偶然碰上，并被其成功地击倒了。

第七十章 大间谍刑场毙命 窑谋者末路授首

大凡社会变革或社会动乱最为剧烈的时期，处于权势圈内的官员们的思想最为复杂，最为痛苦。

纷繁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总是逼着他们为难地作出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又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甚至整个家庭、家族的前途和命运。这就叫他们必须生就多种面目，采取多种手段，而且叫他们活得很累，很艰难。

但是这种时候，他们既已陷入权力斗争的深潭，要想超脱于外，进入理想的世外桃源，或者退入芸芸众生的行列，过那种最底层的与世无争的简单而贫苦的生活，更是幻想。于是，他们只好凭借自己的某种勇气，置一切于不顾，作出某种孤注一掷的选择来。

欧洲战场高潮到来的时候，纳粹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处于希特勒权力圈子里的那些大员们，惶惶不安，惊恐万状，大多处于难于选择的痛苦时期，名将隆美尔是这样，间谍首脑卡纳列斯也是这样。

正当隆美尔进行这种痛苦选择的时候，卡纳列斯早已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并且早已作好最后选择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作出了他最后的一掷。

现在，他已不再是赫赫有名的帝国谍报局局长，而是有名无实的帝国经济战事务部部长。他不仅有职无权，而且是一个实际上被软禁起来的特殊人物。

卡纳列斯当然明白，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变故中，自己究竟扮演着怎样一个复杂的角色。

因此，现在他似乎比过去显得更加老实，更加谨慎，他仍老老实实在帝国经济战事务部那把空空如也的椅子上，一面痛苦地回忆着自己的复杂经历，一面窥视着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卡纳列斯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杰出、最忠实的情报官，但对希特勒来说，却是最好的情报官。然而，希特勒最需要卡纳列斯为他帮忙的时候，又自己解除了卡纳列斯的职务。

过去9年，卡纳列斯在赫赫有权的帝国谍报局长的岗位上，以其非凡的谍报手段，为希特勒跑上跑下，为希特勒征服世界立下过汗马功劳。希特勒没少给他荣誉和信任。

但他近来更多的时间，却是在秘密搞垮希特勒。与其说他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德国服务的大间谍，不如说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秘密为盟国透露重要情报的双重间谍，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的人物。

大约在盟军重返欧洲之前不久，他被希特勒革了职。并不是希特勒已经发现了什么严重的变节行为。他才气过人，说话谨慎。仅仅因为一次没有亲自去参加的家庭聚会，他失去了希特勒的恩宠，败在了他的政敌希姆莱和舒伦堡手下。

事情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43年。那年9月，时刻像警察一样盯着整个社会动态的德国盖世太保头目舒伦堡，突然对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家庭茶话会发生了怀疑。

索尔夫夫人是个寡妇。她死去的丈夫索尔夫博士，是德皇时期内阁殖民部的部长，巴登的麦克斯亲王内阁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索尔夫夫人失去丈夫。为消闲解闷，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到家参加所谓家庭茶话会。大家碰在一起，无非闲聊度日。那种聚会似乎并没有什么政治危害，但盖世太保

对这类聚会却特别警惕。

9月的一天，索尔夫夫人照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到家闲聊。这一次出席茶会的，大多是过去的许多老朋友，例如最高统帅部的高级行政官员莫特·冯·毛奇伯爵，谍报局的情报官路德维希盖赫尔等人。这些人中，有的同国外谍报局的某些人有联系，有的同国内的“黑色乐队”成员有联系，这引起了舒伦堡的密切注意。

这天，有一个随友而来的新成员，名叫乔基姆·雷克西博士。这位博士，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在会上，雷克西博士听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议论。奥托·基普大声斥责希特勒，冯·特蕾登小姐则暗示前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已经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活动。

散会以后，雷克西马上报告了舒伦堡。接着，舒伦堡逮捕了基普和好几个被怀疑为“黑色乐队”成员的人物。

这事还没了结。纳粹党重要头目希姆莱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乘机向希特勒奏了一本，缓和而谨慎地建议说，时局的严重性要求一个像舒伦堡那样思想可靠的人来掌握谍报局。

希特勒同意了。卡纳列斯便被撤职。但是，盖世太保并没有像抓叛徒那样把卡纳列斯抓走。相反，帝国的两位将军凯特尔和约德尔，还专程来到卡纳列斯的谍报局，感谢他对帝国做出的贡献，并宣布他将获得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他们邀请他外出度假，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帝国经济战事务部长之职。

卡纳列斯当然懂得这个变故的由来，他没有表示反对，笑嘻嘻地表示接受这个职务。从此，他便踏进了官僚政治的荒野之中。

对此，卡纳列斯在心里冷笑：

“我早就料到他们有这一手。可我也早有一手：暗中寻机推翻他们！”

卡纳列斯的确在暗中做着手脚。他一方面与“黑色乐队”的贝克将军取得联系，一面通过秘密渠道同英国的孟席斯、美国的杜勒斯进行联系，秘密地将德军的重要情报泄露出去。他盼望着、计划着希特勒的垮台，以求在乱世里求得自己的发展。

卡纳列斯的行动是冒险而谨慎的。他与英国谍报机构的某些联系，惊险而隐秘，至今他仍记忆犹新——那是盟军刚刚登陆的那些日子。德国占领的法国巴黎，英国情报局在那里的据点——巴黎圣母院，变成了英国间谍的活动中心。利用宗教圣地和宗教活动进行间谍活动是一大发明。当时，在那里活动的英国间谍头目叫阿德诺。

卡纳列斯曾经将德国“黑色乐队”计划政变的信息，以及希望向盟国寻求体面地投降的意向，托人向阿德诺透露过。他等待着阿德诺的答复。阿德诺请示国内政界的结果回来了。他必须回复卡纳列斯。但他们公开会面是有困难的，于是巧妙地设计了一次秘密会面。

那天下午，在巴黎圣母院，阿德诺指示他的联络员给卡纳列斯捎个信，要卡纳列斯于6月3日早晨11点钟到龙香跑道旁的风车边等他。

那一天，阿德诺骑着一辆车子，提前来到了风车边。卡纳列斯准时从附近的灌木丛林走了出来，就像两个并不相识的路人，就那样悄悄见面了。

周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阿德诺开始用暗语同他对话：

“先生，你是奥利维尔上校吗？”

卡纳列斯知道这是暗号，答道：

“先生，你搞错了，我是养鸟的平民。我只认识树上那只鸟儿——‘信

天翁’。”

“就是那种白天的叫声和晚上的叫声不同的鸟儿吗？”

“是的，先生！”

“很好。如果先生愿意的话，我倒很想同先生聊一聊鸟经。”

“当然愿意。什么地方？”

“一言力定。今晚6时，修道院的小楼上。”

“好吧。谢谢！”

就这样，当晚6时，卡纳列斯走过巴黎圣母院唱诗班的旋转楼梯，与阿德诺见面了。

在那间只有女修道院长知道的密室，他们一边吃着既简单又丰盛的晚餐，一面交换着重要信息。阿德诺告诉卡纳列斯，关于与盟国秘密谈判投降的要求，因为十分复杂的原因，英方很难定下来。盟国要求，一定要无条件投降，别无它路。所以，敬请谅解，希望继续保持联系。

对卡纳列斯来说，这是一顿痛苦的晚餐。既然盟国很难接受和谈的要求，那么——“德国完了”！

卡纳列斯明白，现在，任何人都无法拯救德国，除非希特勒垮台！

那晚，卡纳列斯离开女修道院，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很快，他镇走地自语道：

“我们还有另一手，这可是绝密的。”

他决定，寻个合适的时候，再去找贝克将军聊一聊……

被希特勒免职的贝克将军，仍然像往常那样，老是在家里，一直苦心策划着推翻希特勒的计划。

前几个月，通过秘密策划，一个新的方案已经形成，那就是千方百计搞掉希特勒那个魔鬼，建立新的政权。

在贝克看来，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盟军登陆，德国败退。苏联红军与盟军对德军两面夹攻，国内“黑色乐队”的力量正在不断扩大。这一次，希特勒显然是逃不掉了。

前不久，贝克手下的“黑色乐队”的队员，已经成功地同握有重兵的隆美尔元帅取得了联系。在马利森林，已经召开了好几次秘密会议。那些会议，他虽没有直接参加，却是他一手策划的。举事的计划是周密的。

那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 一、德国军队从所有西线的领土上撤出；
- 二、立即逮捕希特勒，然后交民事法庭审判；
- 三、缩短东方战线；
- 四、审判所有政治犯；
- 五、最迟于1944年6月中旬进攻前开始，进行一场革命，推翻纳粹政府；
- 六、宣布成立以贝克为首的临时政府；
- 七、同意隆美尔为行动的领导人。革命后，由他同盟国一起负责维持新秩序。

那个反复讨论多次的举事计划，还包括许多具体决定。比如，建立“黑色乐队”的主要通讯联络中心；通过几条主要渠道与盟国保持联系，包括向盟军提供某些重要军事机密；建立德国本土的密谋指挥中心，任命施道芬堡为整个军事行动的参谋长，并确定行刺元首的任务由他具体执行，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接近元首的。军官，等等。

1943年以来，“黑色乐队”进行了不止6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闪电”袭击。

执行“闪电”计划的人，是一名反对希特勒的青年军官施拉勃伦道夫。当元首巡视苏联战线后方的时候，他通过托朋友捎“酒”的办法，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了希特勒的坐机里。但那颗定时炸弹，因质量问题，没有爆炸。

这一年，“黑色乐队”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陆军将士上。“黑色乐队”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的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将军参与清除希特勒的活动。克鲁格答应了，但后来又胆怯起来，写信给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鲍罗斯将军。当鲍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走投无路的时候，贝克将军曾经亲自给他写过一封呼吁他倒戈的信，但鲍罗斯没有答应。

后来，他们还争取过曼施坦因等人。实践证明，把政变希望寄托在那些陆军将领身上，是很难很难的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将隆美尔元帅争取过来了。

当然，地下抵抗运动的各种派别，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是否刺杀希特勒这个问题上，由一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克莱斯集团”就不同意这种极端行动。但贝克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一直力图想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

“闪电”计划失败之后，又有三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的暗杀方案，即将炸弹暗藏于大衣之中，想法接近元首，拉响炸弹，同归于尽。但这些方案都失败了。

后来，贝克集团发现，希特勒经常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们便决定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寻刺他。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有机会接近希特勒的冯·斯道芬堡中校。

施道芬堡具有职业军人所具有的优秀才能。他1907年出身于德国南部一个世家。他体格健壮，头脑冷静，计划周密，行动果敢。他从皇家骑兵团见习军官，开始了他的从军生涯。现在，他已经是希特勒十分信任的军需官了。

一天，施道芬堡在位于歌德街的贝克家里会见了贝克。他们决定，一有机会就先干掉希特勒，并一起制定了代号为“伐尔克里”的总计划。“伐尔克里”是日尔曼神话里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飞翔到古战场上，寻找那些应该被杀死的人。他们用这个神话，寓寄他们杀死希特勒的决心。

1944年7月，柏林的清晨又闷又热。施道芬堡把一枚特制的英国炸弹藏进一个包裹里，并把包裹装入手提箱，乘飞机飞到了位于东普鲁士腊斯登堡森林的元首大本营。

这一次，机会很好。希特勒和纳粹集团的所有领导人都在“狼穴”附近的指挥部里。施道芬堡通过层层关口，终于来到了“狼穴”。他首先找到凯特尔将军，谈了他打算向元首汇报的要点。快到12点的时候，凯特尔和施道芬堡在另外两个军官的陪同下，向地图室走去，会议将在那里召开。

途中，施道芬堡说他将帽子忘在另一间屋子里了，要去拿，他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个炸弹悄悄做了引爆准备。那种炸弹，里面有一个装在引信里的小玻璃管。只要用小钳子之类的工具，将那个小管弄破，便给炸弹点燃了火，一种化学药开始无声无息地腐蚀引炸撞针的金属线，到时即可自动爆炸。

施道芬堡来到会议室，他像无事一般，把他那个装有炸弹的手提包放在脚下，慢慢推到离希特勒很近的位置，便坐在那里开会。

希特勒背朝着门，正在听凯特尔汇报前线的情况。

凯特尔报告说：

“东线，俄国人正以强大的兵力在杜那河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经到达杜那堡的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集结的军队不立即撤退，那将发生一场灾祸。

“西线，盟军占领瑟堡半岛之后，已经突破冈城，并迅速向比利时方向推进。敌人的明显意图是企图尽快解救法国，然后进入德国本土作战……”

凯特尔汇报到这里，忽然，只听得雷鸣般一声巨响。放在会议室桌下那颗炸弹爆炸了。中间的桌子被炸得粉碎。窗子炸飞了，屋内弥漫着浓烟，夹杂着桔黄色的火焰，速记员当场被炸死，两个将军和一个上校受了重伤，另外两个将军受了致命伤。

但是，希特勒没有被炸死。

笨重的桌子护住了希特勒。他的头发着了火，右臂暂时麻木了，耳朵的鼓膜受到了冲击波的影响；一条裤腿被炸坏了。有一个什么沉甸甸的东西飞落下来，打伤了他的屁股和背，但是伤得很轻。只那脸上的一条明显的伤口，流着鲜血。

炸弹爆炸一瞬间，屋子里一片混乱。随即党卫军的官兵闻声赶到，人们这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一齐惊呼：

“有刺客！”

“马上警戒！”

这时，所有通讯联络系统和附近的通道立即戒严起来，不许任何人使用和通过。他们明白，刺客就在他们身边，一定可以活捉。

有人立即回忆起来，炸弹炸响之前，年轻军官施道芬堡要出去打电话，而他现在已经不在场了，这事一定是他干的！

一场追捕刺客的战斗，立即紧张地进行起来。

这时的施道芬堡，早已混过层层岗哨，乘车朝机场逃走了。当施道芬堡安全回到他的隐蔽之所时，他相信那颗炸弹已经结束了希特勒的老命。但他没想道，这次又没有达到目的。

很快，贝克和施道芬堡得到了行刺失败的消息，贝克不禁仰天长叹。

接着，希特勒下令在全国范围进行紧急搜捕，凡是涉嫌“黑色乐队”的人，统统被捕，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贝克预先计划的起事方案已经完全无法执行了。

此后，受到怀疑的隆美尔、卡纳列斯和贝克，先后被捕。

却说隆美尔那天受伤之后，他的卫兵听说“鱼叉”和党卫队都在追踪他，便把他送回家中养伤。

他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的左眼被一块沙布蒙着，显然已经瞎掉。

但他在卫兵的帮助下，写下了他对非洲之战和诺曼底之战的看法。直到最后，他仍然不知道是英国的“超级机密”使他吃了败仗。他只恨恨地埋怨希特勒限制了他的权力，否则他完全可以打败盟军的任何进攻。

他不承认他上了什么当。他认为，英国人使用精心策划的狡诈的方法打仗，算不得光明磊落，当然更算不得英雄。

1944年10月，密谋分子的成员招出了隆美尔参加密谋集团的事情。他立即接到命令，叫他到元首大本营报到。隆美尔当然知道这是怎样一个结果。

他没有准备逃跑，也知道无法逃跑。

第二天，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将军来到隆美尔的家里，同隆美尔单独谈话。谈话之后，两位将军在外面等着。

隆美尔脸色苍白，对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道：

“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一刻钟之内死去……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

他停了停，像是在回忆什么，又道：

“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他们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

那两位将军带了药来。这种药在3秒钟之内就可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这个死法，我的家人——儿子你和你的母亲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永别啦，儿子！”“爸爸！”

儿子悲痛地哭了起来。

隆美尔没有流泪。

两个将军走了进来：

“怎么样，将军，决定了吗？”

隆美尔没有再说什么。他只点了点头。

“这样，你会得到国葬！”

隆美尔被汽车带走了。

20分钟后，隆美尔的夫人得到通知：他死了！

与此同时，希特勒发来了一份官样电报——

你的丈夫的死给你带来巨大的悲痛和损失。请接受我最真诚的吊唁。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

稍后一些时候，她接到军人墓碑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

元首命令我为去世的陆军元帅树立一块墓碑。我已要一些雕刻家提交设计方案。我随信寄上他们中的一些

我认为陆军元帅应由一头狮子代表。有一位艺术家画了一头正在死去的狮子，另一位画了一头正在哭的狮子。第三位画了一头即将一跃而起的狮子。我个人喜欢最后那张设计。但如果你更喜欢正在死去的狮子，那也可以安排。

就这样，对隆美尔，希特勒采用了现代西西拉死去的方法——既要杀死他，又要假惺惺地给他树碑立传，以掩人耳目。

卡纳列斯之死，似乎更为悲惨。

1944年7月23日下午，舒伦堡逮捕了他，卡纳列斯的家，位于施拉赫腾湖畔的安娜街，是一座很舒适的房子。那天，门铃响了，卡纳列斯看见他的政敌走了进来，立即明白将要发生怎样的事。

卡纳列斯抓了抓他那苍白的头发，对舒伦堡道：

“不知为什么，门铃响时，我总感到是你。你果然来了。”

“是的。朋友！我们共事有好些年了，我总算认识了你！”

“你说吧。你要什么！”卡纳列斯冷笑着道。

舒伦堡也冷笑道：

“什么都不要。只要一本笔记，你写的笔记。那里面除了其他东西外，有一个要处死的人的名单！”

卡纳列斯道：

“我知道，我是其中的一个。”

“既然你已知道，那么，跟我走吧！”

卡纳列斯被舒伦堡押走了。他被关进了大牢。在牢里，他遭到了毒打，鼻子被打坏。最后判了死刑，于 1945 年凌晨枪决。临刑前，他在牢房里，以密电的形式，向被关在隔壁牢房的丹麦情报机构首脑 H·M·伦丁中校留下了一篇遗嘱——

我为我国家死问心无愧你作为军官将理解当我努力反对希特勒时我不过为国家尽我

职责你尽力帮助我妻子女儿他们已打破我鼻子我今天早晨死永别

密谋起事的贝克将军之死又是另外一种景象。

起事失败之后，密谋分子所在的班德街立即被党卫军包围起来。大楼内部，密谋分子开始分化，一些变节分子起来反对施道芬堡和贝克。

一天，已经动摇的弗洛姆来到密谋者的聚集地。

贝克明白自己完了，遂道：

“我这里有把手枪，想留着自己用。”

弗洛姆道：

“很好，用吧。但要立即执行。”

贝克若有所思。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往事。”

弗洛姆道：

“我们现在不想听这一套，请开始吧！”

贝克长叹一声，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开了一枪。但他有些畏惧，子弹擦了他的头顶。

弗洛姆对站在旁边的两位军官道：

“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把他的手枪拿走。”

贝克道：

“不！不！我要留着它！”

就在这两个军官对付贝克的时候，弗洛姆转向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道芬堡等人，宣布道：

“先生们，如果你们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

他离开了房间。5 分钟后，他回来了，说道：

“写好了吗，先生们？请快一点。这样才不至使别人太为难。”

“现在，我以元首的名义，在我的召集下，已举行了一次军法审判。军事法庭判处以下 4 人死刑：参谋总部上校基尔海姆，步兵将军奥尔布里希特，还有我不愿意提及的这个上校（施道芬堡）和这个中尉哈夫登。”

弗洛姆说完，转过身来，问贝克道：

“喂，你怎么办？”

贝克神志已经有些恍惚，使了使劲道：

“再给我一支手枪！”

贝克接过另一支手枪，朝自己再次开了一枪，但仍没有结束生命。弗洛姆夺过手枪，朝贝克太阳穴开了一枪。立即，贝克倒在血泊之中。

第七十一章 希特勒狂暴柏林 戴高乐凯旋巴黎

7月下旬，丘吉尔知道了德国内部发生的流产的事变。盟军最高总司令艾克没有对这个事件发表公开讲话，罗斯福也没有。直到23日，丘吉尔视察诺曼底前沿阵地时，才对围在他身边的500个空军人员讲道——

“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国已经衰弱了。他们内部一片混乱。现在，与你们对峙的是这样一个敌人，他的中央权力机构正在崩溃。他们这次没有打中那个老杂种。但还有时间。德国的机器出了大毛病。

设想一下，如果国内发生了革命，他们向内阁部长们开枪，你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英国现在威震四海，就像她1000年来一直威震四海一样。”

在这里，丘吉尔抨击德国内部的混乱时，没有忘记吹嘘自己的强大。理所当然，他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没有什么怀疑。

德国，内部的行刺和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对盟军来说，无论如何是个振奋人心的绝好的消息。因为，这无论在战争的政治方面、心理方面和军事方面，都有利于盟国。

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头子杜勒斯却喜中有忧，他从美国将来的利益出发，看到了这种事变的另一种影响。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那样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希望以希特勒的突然垮台使战争在苏俄进入柏林之前结束，迅速与一个民主的德国政府缔结和约，以防止那样的事情。

但现在一切都完了，战争将继续下去。这将向俄国人提供一条通向位于欧洲心脏地区的易北河的通道。美国政策遭到了一次可怕的挫折。”

西线，盟军继诺曼底之后，正在实施更大的攻势。

坦克整夜隆隆的轰鸣着，大炮和迫击炮喷着密集的火舌，成群结队的飞机在天空呼啸，照明弹的滋滋声和无线电话声，士兵们的嘶杀声和枪弹的射击声……给盛夏的欧洲大地带来了可怕的燥热。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行将开展的又一场大战役的失兆。

现在，德军的西线，名震四海的隆美尔已经退出舞台。老迈的伦斯德已被撤职。接替德军西线的最高指挥官是克鲁格将军。

克鲁格分明感到，他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摊子，决战已经迫在眉睫。7月20日，他给元首报告道——

“由于士兵的勇敢顽强和指挥员们的沉着坚定，阵地被守住了，但战线崩溃的时刻正在到来。一旦敌人突破开阔地带，那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

希特勒已经四面楚歌。希姆莱对密谋分子进行了大搜捕。事实表明，密谋分子实在是太多了。卡纳列斯、隆美尔、贝克、奥斯特、维次勒本、特莱斯科夫、戈台勒，施拉勃伦道夫……

希特勒感到，在他的政府和军队里，在他的身边和左右，几乎到处都是阴谋分子，到处都是卖国贼。他似乎处在所有刺客的尖刀的包围中、似乎坐在一堆炸弹之上，处在一座火山之口。因此，他于愤怒之中强烈地震惊了。

外交上同样一塌糊涂。土耳其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德国南方集团军在乌克兰被包围。罗马尼亚发生了革命。保加利亚离开了轴心国。整个巴尔干国家再也靠不住了，过去，他可以随便号召那些仆从国为他卖命，现在，

一个也拉不动了。他只有他自己掌握的那支所谓“战无不胜”的军队。但这支军队也在节节溃败。

在这个节骨眼上，希特勒对内对外，更为疯狂严厉。

于是他指示，全面地、无情地、刻不容缓地动员德意志的全部资源保卫帝国。

他向国内发出了一系列严厉指令：对“黑色分子”，镇压！无情地镇压！

他向军队发出了一系列严厉指令：对任何丢弃阵地的人，格杀勿论！

他向所有将领和军官发出严厉的指令：任何人如果向我谈论没有胜利的和平，都将付出他的脑袋！不管他是谁，地位有多高。

希特勒给德国的选择是：胜利，或者自焚。他相信，只有他才能拯救德国，也只有他才有资格确定德国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变得比以前更加凶暴和狂躁。新提拔的帝国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摇头叹道——

“希特勒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总参谋部军官团和将军们早已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现在这种不信任又变成了刻骨仇恨。他生着一种病，其副产品是他难以察觉地破坏着他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他身上，原来的严厉变成了残忍，而吓唬人的倾向变成了赤裸裸的不诚实。

他经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却一口咬定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跟他打交道从来都是困难的。现在跟他打交道则是痛苦，而且月甚一月，无法忍受。他经常失去自我控制，使他的语言越来越粗暴。”

现在，无论希特勒怎样凶暴和狂躁，无论他向各方面下达多少强硬的命令，他都无法阻挡苏军和盟军从东西两线的夹攻了。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前线的局势越来越糟。

东线战场。

从1944年6月10日开始的苏联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8月中旬，苏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苏军包围了德军50个师，并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德国中央集团军，6个星期之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400英里，到达维斯瓦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苏军从8月20日起，重新发起攻势，月底攻入罗马尼亚，8月2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仓皇从该国撤退。9月，芬兰也退出了战争，并向拒绝从其领土撤走的德国军队开火。

在这个基础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下一步最大的战役计划：越过波兰，进逼柏林！

由于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功绩，以及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偏爱，斯大林把这一战役的光荣任务和攻克柏林的美差交给了朱可夫，以致使他能够独享这种特殊的荣誉。

这是一个巨大的突击方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最终目标是推进到德境奥得河一线，直逼柏林。

整个战役由5支大军同时向西进击。

北线，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由切尔尼亚霍夫将军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

中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由朱可夫亲自指挥。

南线，乌克兰第1方面军，由科涅夫将军指挥；乌克兰第4方面军，由叶廖缅科将军指挥。

整个战线由朱可夫统一协调。

朱可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中线和南线。单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兵力，合起来就达163个师，共有3万余门大口径迫击炮，646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4772架飞机，兵员220万人。

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刻，苏军的兵力远比德军占优势。兵力为5.5:1，大炮和迫击炮7.8:1，坦克为5.7:1，飞机为17.6:1。在各个方面军进攻的整个地区，平均兵力密度达到每1.3公里有一个步兵师。炮火密度达到每公里战线有103门大炮和迫击炮，平均每公里有19辆坦克和自动火炮。

这次战役排山倒海、势如破竹，苏军占了绝对优势。

战役拉开序幕之后，各路大军如狂潮涌动，一齐进发。整个波兰大地，战火熊熊，就像一片火海，乘着东风，向西烧去。到第二年1月，强大的苏军几乎全部占领奥得河一线。非常明显，苏军的下一次战役，就要进攻柏林了。

对此险情，希特勒忙调兵遣将，在奥得河以西构筑坚固的防线，以保卫柏林。

西线战场。

盟军的进攻同样凌厉。

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损失50多万兵员，其中25万人被俘。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接着，盟军开始更大规模的进击。

这时候，新近成立的美国第3集团军出现在欧洲战场。这支强大的坦克部队由美国名将巴顿将军指挥，成了美军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王牌。

巴顿是美国人找到的一位最能干的坦克将军，他与非洲战场的隆美尔一样英勇善战，威名远扬，直令德军闻风丧胆。

在前，巴顿作为盟军“诈骗战”的一名“演员”，曾经在英国作过许多精彩的表演。他衣着漂亮，上身是挂着铜钮扣的紧身军服，下身是呢马裤，脚踏闪闪发亮的马靴，手拿短柄鞭，在他那只白毛哈巴狗的陪伴下，经常在北爱尔兰的部队集中地发表一些好战的演说，有时竟到非常出格的程度，以致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巴顿是一个爱放大炮的军人。他用他尖声的带孩子气的嗓音，大讲特讲战争的光荣，大讲特讲美国的伟大，大讲特讲死亡、荣誉、责任和男子汉的勇气。

士兵们很喜欢听他演讲。

他们说：

“听巴顿将军演讲，会让你感到被注入一股巨大的动力，它来源于一股超凡的力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于是，巴顿其人，在德国人眼里，仿佛他就是盟军的最高总司令，仿佛他这个最高总司令进攻的重点是北线的加莱地区，而不是南线的诺曼底。

现在，巴顿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他以一个坦克军总司令的身分出现在战场上。

巴顿出场，果然身手不凡。

先是，诺曼底战役处于僵持局面之时，巴顿以美国第3集团军为机动力量，为打破战役的僵持局面出了大力。诺曼底战役胜利以后，布莱特雷将军所率第12集团军拟进行“眼镜蛇”行动，向德军防线进行一次狂风暴雨般的轰炸。巴顿的第3军便是“眼镜蛇”攻势的“毒牙”。

那次行动，足智多谋的巴顿在6天之中，让他的第7师通过了只有两条行车道的蓬托博尔大桥。约翰·S·伍德指挥的第4装甲师某部，迅速推进到布列塔尼首府雷恩。巴顿的坦克部队于5天后推进到瓦恩。

巴顿部队的快速推进，完全切断了布列塔尼半岛上10万德军的退路。然后，他指挥部队向第一线的德军大包抄，向南推进到奥尔良。接着，回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很快，其他盟军也推进到了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

由于巴顿部队的强大压力，驻守巴黎的德军惶然不安。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率领的法国第2装甲师和美国第4步兵师，顺利地攻克了巴黎。

德军在法国的部队开始全面溃退。

在北非战胜隆美尔的蒙哥马利将军，这时已经升为元帅。蒙哥马利所率英国第21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军团，4天内挺进了200英里，从塞纳河下游进入比利时。9月3日，攻陷布鲁塞尔，次日攻陷安特卫普。从此，安特卫普成了盟军一个主要物资供应大港。

与此同时，在英军和加拿大军的南面，美国第1军团以同样的速度攻入了比利时的南方，到达缪斯河。第1军团的南面，巴顿的第3集团军攻占了凡尔登，包围了梅茨，进抵摩泽尔河，在贝尔福山峡同法军会师。该集团军还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登陆，迅速抵达罗讷河流域。

至8月底，西线德军总计损失50万人，其中半数被俘。同时，几乎损失了全部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希特勒曾经吹嘘的坚不可摧的齐格菲防线已不存在，地面部队已不存在。空军更是无影无踪。

德军退到阿登山的突出部，企图凭险据守。

接下来，盟军在阿登山打了一场艰苦的硬仗。敌我双方都在那里作了极大的投入。那一仗的结果，德军伤亡12万人，盟军伤亡9万多人，双方的大炮、坦克、飞机、运输汽车等等损失同样十分惨重。

至此，随着法国的解放，在法国境内进行的战争已经结束。下一步，盟军的重大行动，将是挺进莱茵河，同苏军一样，开始在德国境内作战。

却说戴高乐将军，他自阿尔及尔来到伦敦之后，就同盟军积极会商，筹划和指挥法国内地的正规军，协同盟军登陆作战；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动员法国人民发动起义，运用各种形式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斗争。

戴高乐得到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几天以后，他乘坐“战斗”号驱逐舰赶回祖国，在那里直接指挥法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敌人斗争。

戴高乐作为“战斗法国”的领袖，在法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戴高乐进入叶城时，城里百姓夹道欢迎，热泪如注。当地群众说：

“荣誉的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

“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法国人民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

戴高乐号召法国人民永远记住6月6日——盟军登陆作战这个历史性的神圣的日子。

登陆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法国人

民到处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到处活跃着起义的队伍。德军不仅受到盟军的强大攻击，还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美丽的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法兰西的象征。

巴黎被法西斯蹂躏了4年，也沉沦了4年。随着登陆战役的胜利，巴黎又重新复活了，重新成为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了。

这时，曾经投靠卖国政府的赖伐尔，企图抢夺政权，抢先在巴黎组织所谓“联合政府”。巴黎人民愤然拒绝了他。巴黎人民选择了一直为法国解放事业奋斗的戴高乐。

8月24日，戴高乐来到巴黎。各种抵抗力量立即团结在他的周围，一致请他在民众面前庄严宣告共和国的成立。

戴高乐理直气壮地向群众讲道——

“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部与它同为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将军们听罢，立即向他欢呼：

“法兰西共和国万岁！”

8月25日，戴高乐再次在巴黎市政府大厦，向抵抗运动的各级官员和各界发表讲话。他十分激动地讲道——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她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帮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最后，他号召——

“法兰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般共同携手，走向法兰西的目标。法兰西万岁！”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正式举行了入城式。

这一天，整个巴黎，人山人海，旗帜如云，歌育如潮，鲜花似锦。

戴高乐来到凯旋门，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和将军们，内地的许多军官和战士，站在英雄纪念碑前。戴高乐检阅了从广场开过的战斗部队，并重新点起了碑前的圣火。随后，他昂首阔步，离开凯旋门和平台，向香榭丽舍大街走去。

戴高乐凯旋巴黎，标志着沉沦了4年的法兰西得到了新生！

同样，她也预示着德国法西斯政权将走向彻底的灭亡！

但是，希特勒不会甘心就这样走向灭亡。

他仍然在他的元首大本营向他的将军和官兵鼓动。他说——

“我们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战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每一个都精疲力竭不能再战斗为止。

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年到100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玷污我们的荣誉。

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还进一步鼓动说——

“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军迟早都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希特勒鼓动之后，德国上下似乎紧急行动起来了。

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希姆莱彼受命为补充军司令，动手建立 25 万人的“人民步兵师”防守西线。15 岁以上的男女都被号召应征入伍，军备生产夜以继日。将军们也以各种形式向士兵发起动员。

陆军元帅莫德尔，向士兵鼓动道——

“集团军的士兵们！”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绝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

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在一战！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士兵是有信心的！

我们的德国和亲爱的元首万岁！”

尽管希特勒在全国进行“总动员”，前线的溃败之势仍然难以扭转。

接手西线战事的冯·克鲁格将军深感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8 月 2 日，希特勒要他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发动所谓“吕迪希”攻势，企图以此扭转战局。

这时候，希特勒能给克鲁格的全部家当，只有 300 架飞机，8 个装甲师，以及其他零星部队，而要他在莫尔一线突破美军的战线，切断巴顿同其他美军的联系。

显然，这是孤注一掷。克鲁格感到为难。希特勒答应再给他 150 辆新坦克和 60 辆装甲车。

克鲁格不敢把自己整个一生押在这个风险上，对元首说：

“如果一定要这样冒险，它只能以灾难告终。”

克鲁格虽然不愿意发动这次冒险的攻势，但他仍然屈从了元首。

这次战斗，盟军采取一种诱敌深入战术，终于将克鲁格全军一举包围。

战斗结束，德军死亡 1 万多人，被俘 5 万多人。

8 月 14 日，克鲁格在前线视察是否可以实围时，中弹受伤。受伤后，他辗转逃到拉罗什盖扬堡的丛林中，同希特勒及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希特勒怀疑他已经叛投盟军，立即命令莫德尔陆军元帅接替了克鲁格的指挥权。

克鲁格带着他的几个残兵败将，准备回到希特勒身边。他们艰难地走了一程。后来，克鲁格不想走了。

8 月 18 日，在一片树林中，克鲁格把一张毯子铺在地上，向副官要了点纸，给他的内弟写了封信，算作他的遗嘱。然后，他咬破装着氰化钾的小瓶自杀了。

第七十二章 雅尔塔群雄相聚 三巨头以话佐酒

1945年初春。

战争在德国本土上进行。

苏军抵达莱茵河，盟军突破阿登山。

最后胜利已近。德国的彻底失败已经没有什么怀疑。

这时，英美苏三大国都感到，战后若干问题都需事先协商，于是急于再次会晤。

会议时间定在2月4日至11日，会议地点定在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雅尔塔。这次会议，称为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

会议之所以选中雅尔塔，并不是那里算得理想的开会场所，同上次德黑兰会议一样，英美两国巨头，很有些迁就斯大林。

斯大林从来不愿意离开苏联。你们要开会研究么，那就到苏联来吧，反正会议离了我斯大林是开不成的。苏军越战越强，节节胜利，他有他摆架子的理由。

罗斯福已经第4次当选总统。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已经不适合远行。但是上任之后，他需要到地中海沿岸去会见一些要人，也算顺路，于是同意以地中海为中间站，再转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

丘吉尔对会议地点似乎并不怎么计较。他在世界舞台上，向来活跃，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只要解决问题，在哪里开会都行。而且，开会地点选在哪里，他听罗斯福的。罗斯福愿去的地方，他都愿意去。对于雅尔塔，丘吉尔只有一点不满意，那就是那里的“臭虫”。他早听说那里的臭虫大得吓人，多得吓人。

三巨头像德黑兰会晤一样，只在他们三人之间会谈，而没有想到邀请与此相关的小国参加。法国就没有被邀请，波兰更不用说。所以，戴高乐对此表示公开的愤慨。

1月30日上午5点左右，一架大型客机——美制C—54运输机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岛着陆。机上坐着丘吉尔和他的随员。他们来参加一次“蟋蟀行动”——英美两国军政要员在马耳他会晤的代号。这是克里米亚三国首脑会晤的前奏。

当丘吉尔的得力助手汤姆森出现在飞机舷梯上的时候，马耳他总督、地中海总司令和其他高级人士，齐集机场欢迎。

其时，美国参谋长马歇尔和其他成员，正在马耳他同英国战将蒙哥马利研究战事。很快，马歇尔接到“特急”邀请——丘吉尔首相一行已到马耳他，即请前往总督官邸赴宴。

美国总统罗斯福还在路上。

一连几天，罗斯福躺在美国军舰“昆西”号的船长室内，久久不能平静。

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他大获全胜，接连4届担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迹。单就这事，就使他激动不止，国内，千头万绪的事要他过问，副国务卿赫尔又病倒，已经辞职。从此，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国际上，欧洲战场捷报频传，战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日益显得紧迫。这次前去参加三国首脑会晤，也不知能解决多少问题。再有，近年来，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倦乏之感不时向他袭来。也许是日理万机，工作太忙了的缘故。

白天，罗斯福似乎感到愉快一些。他可以坐在一门高射炮遮护板背后的挡风处，靠着温暖的阳光和海上浓咸的空气恢复体力。

傍晚是最美好的时刻。他和他的随员们聚在长方形的大餐室内，共进晚宴。大家无拘无束，说笑话，讲故事，却也愉快。然后，便是看电影。《我们的心年轻而愉快》，《公主与海盗》，《龙种》，《陌生的来客》……各种片子任你挑选，非常精彩。

6月30日是总统63岁寿辰。“昆西”号上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所有的随员向他祝酒。他得到了一个用铜弹壳做的小巧的烟灰缸，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这使他想起前线的胜利。

同时，他想起了出发前丘吉尔给他的那份玩笑似的电报。丘吉尔那家伙，尖酸刻薄，把斯大林挖苦了一顿。丘吉尔说：

“即使我们花几十年时间去搜寻，在世界上也找不到比雅尔塔更糟糕的地方。那个地方只对斑疹伤寒和虱子有利！”

可斯大林一定要在那里开会，有什么办法？

罗斯福在心里苦笑。

2月2日上午9时，罗斯福安全到达马耳他。

罗斯福把自己的轮椅转到特制的升降机里，登上最高层的主甲板。他在那里向前来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昆西”号缓缓靠近英国皇家海军的“天狼星”号。丘吉尔在“天狼星”号上使劲向罗斯福挥手致意。乐队奏起“星条旗”曲。

哈里·霍普金斯领着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上船来了。

“你在雅尔塔为我安排得怎么样？”罗斯福笑着问他的驻苏大使。

“很好。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总统去了。”哈里曼回答。

“丘吉尔说，那里的臭虫特别多，是吗？”

“您不要听丘吉尔瞎说。”哈里曼道，“我到过那里，我保证那地方不错。”

“好。我相信你的话，我们去雅尔塔。”

晚宴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卢卡机场。他们将从那儿乘飞机去会晤斯大林。

丘吉尔登上他的四引擎飞机“空中霸王”号。罗斯福坐在他的活动靠背椅里，被人抬上一架经过改装的C—54飞机。英美两国的另外几百名随员，分乘20架美国“空中霸王”和5架英国“约克”式飞机，紧随首相和总统的飞机，在夜空中飞行。6架战斗机紧随护航。

飞行7小时之后，第二天上午，罗斯福的坐机在雅尔塔机场着陆。当飞机滑向机库时，罗斯福看见，衣着漂亮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警戒。红军一个精锐团列队欢迎，乐队奏起了欢迎曲。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早在机场迎候。莫洛托夫告诉罗斯福，斯大林已经上路，尚未抵达雅尔塔。

20分钟后，丘吉尔的坐机也顺利降落。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坐机。罗斯福的保安将总统扶上一辆吉普。丘吉尔在车后步行，嘴上叼着一支20公分长的雪茄。

接受仪仗队欢迎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换乘苏联轿车，前往20里以外的雅尔塔。

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行驶，沿途早已戒严。一些武装士兵，按照百米一岗的顺序，一字排开，向客人行持枪礼。

最后，一行人分别在两个宫殿下榻。

第二天，斯大林乘坐火车，也到达了雅尔塔。

这样，自德黑兰三巨头聚会之后，现在，他们又聚在一起了。

雅尔塔位于苏联黑海之滨。会议在沙皇时代留下的一座豪华的别墅里举行。

按照主人的安排，三国首脑和他们的随员，分住三个宫殿。

苏联在雅尔塔的总部，设在约索波夫王子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将军们住在那里，处理他们的政务和前线正在剧烈进行的军事行动。

罗斯福一行，被安顿在附近更为宏伟的利瓦吉亚宫。这是历代沙皇在黑海之滨的行宫。整个宫殿，按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设计。为了照顾罗斯福的不方便，会议大多在那里举行。

丘吉尔一行，安排在约5里外的沃隆佐夫宫。那是一幢很大的别墅，据说是19世纪初由一个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看上去，既像苏格兰别墅，又像摩尔式宫殿。大门两侧，雕着两头雄狮。

另外，军事会议和三国外长会议，安排在苏波夫宫召开。

德军占领克里米亚时，对这座别墅破坏很大。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苏方专门从莫斯科运来了许多豪华的家具，并带来了全套服务人员。会议的主人服务热情周到，客人十分满意，丘吉尔先前说那里臭虫可怕，其实经过扫除，根本没有什么臭虫。大家住在那里，感到既清静又舒服。

会议2月5日下午4点正式开始。

罗斯福进入会场，三大国的参谋人员已经在场坐好，看上去，群雄相聚，济济一堂，总数不下500余人。

罗斯福坐在一辆轮椅里，由人推到会议厅的圆桌旁，靠着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国首脑以下其他要员，分别坐在他们左右。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与会人员都很激动。

军事摄影记者开始给巨头们和大员们照像。

斯大林宣布会议开始。他以主人的身分向所有与会的客人表示欢迎和衷心致意。然后，他建议罗斯福致开幕词，就像德黑兰会议那样。

许多美国人没见过斯大林。现在见他身材约1.68米左右，个子不高，但体格健壮，态度和蔼，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感谢。

接着，罗斯福说，这是三国首脑继德黑兰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聚会。这次聚会发生在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的前夕，这就更有意义，更有必要。

他强调，他所代表的人民渴望和平，这是压倒一切的。这次会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讨论如何处理战后涉及欧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若干问题。

他建议，由于三国首脑有德黑兰会议的良好基础，彼此关系比过去更加融洽，所以，这次会议可以不拘礼节，各个方面都可以坦率地发表意见。他提议首先讨论军事问题，特别是各条战线中至关重要的东线的军事问题。

苏军副参谋长安东诺夫作了当前东线军事情况的报告。马歇尔简要地介绍了西线盟军的形势。

斯大林插话道：

“红军在波兰有180个师对付德军80个师。苏联兵力占绝对优势，比例是4：1。苏联在突破口地段有9000辆坦克，9000架飞机。”

并问，盟军还希望苏军做些什么。

丘吉尔发言也无拘无束。他代表英美两国对红军发动的进攻表示感谢，并希望红军继续进攻。

斯大林接过话题道：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说明，苏军正在为盟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丘吉尔道：

“我们深信，红军会发动更大的攻势。”

会议的基调是团结的、合作的。

除大会以外，三个巨头大量时间是聚在一起单独交谈。或者利用用餐的时间，自由地交换意见。也只有这样的时候，彼此才便于说出那些至关重要的内外有别的话来。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斯大林首先拜会过丘吉尔一次。这一对冤家，登陆作战之后，彼此电报往来不断，关系已不像过去那么紧张。

丘吉尔问斯大林：

“亲爱的阁下，您对战争的前途怎么估计？”

“我很乐观。”斯大林说。

“如果希特勒向南运动，比如向德累斯顿运动，你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将紧跟不放。”斯大林满有信心地说，“奥得河过不了多久就不是屏障了。希特勒是个挺而走险的人。现在，除了古德里安，希特勒没有什么名将了。”

那晚，斯大林又与丘吉尔一起前往利瓦吉亚宫去拜望罗斯福。三人谈得非常融洽。

罗斯福想探探苏军下一步是否攻占柏林，笑道：

“在马耳他，我和温斯顿打了个赌，俄国人究竟会不会在美国人到达马尼拉之前攻占柏林？”

斯大林不想暴露苏军攻占柏林的意图，笑道：

“美国人有可能首先攻占柏林。因为，奥得河一线正在战斗。”罗斯福对克里米亚曾经遭到的严重破坏表示感慨。他说：“希特勒比过去更加嗜血成性了。我希望你为5万德国军官的被消灭干杯。”

斯大林笑道：

“这要看首相先生的态度了。”

“为5万被消灭的德国军官而干杯”这句话，是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一次宴会上闲谈出来的。那一次，丘吉尔对这话非常反感。

现在，丘吉尔听罗斯福这么说，笑道：

“在战场上杀死他们，理所当然。这不包括对战俘的处理。”

接着，他们谈到了戴高乐。

罗斯福问斯大林。

“您觉得戴高乐这人怎样？”

斯大林道：

“他似乎有点儿缺乏现实主义。法国在战争中没打多少仗，他却要求同我们一样平分秋色。”

罗斯福一向不喜欢戴高乐。笑道：

“他本没有什么本事，却又自高自大，常以贞德自居。”

斯大林问：

“您认为，战后法国应该有一块占领区吗？”

丘吉尔很同情法国，抢答道：

“给法国一块占领区，有利于欧洲和平。”

罗斯福笑道：

“这主意也许不坏，但那仅仅出于善意。”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要讨论战后如何对待德国。

丘吉尔认为，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以后，第一个阶段，对德国应有一个军事管制时期。但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比较复杂。

从内心深处讲，他主张“重新扶持苦难的德国”。但这是个非常敏感也难以说清楚的观点，至少在这次会上不好说。因为，这个问题，过去是有历史教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执行“重新扶持苦难的德国”这个政策，美国曾经贷给德国亿万美元，结果事与愿违，希特勒一得势，就发动了战争。

斯大林和罗斯福主张肢解德国。

罗斯福道：

“可以设想，让他们建立一个或几个政府。最好把它分成5个部分，如5个邦，5个州之类。他的力量就分散了。”

斯大林道：

“可以考虑。”

丘吉尔道：

“其实，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代利亚两部分就可以肢解德国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德国的土地怎么划分？哪些划归波兰？哪些划归苏联？过去德法之间有争端的边境部分怎么划分？”

丘吉尔主张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这个问题。

罗斯福主张三国外长尽快拿出一个肢解方案。

接着，斯大林提到了德国应当赔款的问题。

丘吉尔想，战争期间，受到严重损失的，远远不只俄国。英自同样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其他国家也受到了损失。如让其赔款，如何赔法？赔款如何分配？而且，数量极大的赔款，德国老百姓承受得了吗？

丘吉尔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赔款之后，德国发生饥馑怎么办？”

斯大林道：

“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

罗斯福对于赔款问题似乎并不十分看重，没有表态。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开始讨论关于谋求世界和平的工具问题。

罗斯福再次推出了他的发明：组织联合国！由几大国来当“世界警察”。

对此，丘吉尔十分赞同。

罗斯福组织联合国的基本方案是，在联合国里设“安理会”，每个理事国各占1票。可设11个常务理事国。任何一项决议，须在11个理事国中，有7个理事国以上的投票赞同，方能付诸实施。

至于一切较大的事情，诸如吸收理事国、开除理事国、制止或和解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还补充说，如果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进需要表决的争端里面，那么，该理事国在那个问题上，只有讨论权而没有表决权。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考虑。他说他将对这个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斯大林担心的是，虽然今天三大国是同盟国，现在谁也不会侵略谁。可 10 年之后，新一代起来掌权，他们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生起事来，怎么办？

他说：

“我们大家愿意保持至少 50 年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之间发生冲突。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考虑如何保持三大国（也可包括法国和中国）能够维持一条统一战线。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罗斯福认为，大国之间，将来发生分歧是可能的，只要把那些分歧提到安理会去讨论，就不会影响团结。

关于联合国的问题告一段落之后，会议开始讨论最为复杂的波兰问题。这涉及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利益和关系，也涉及到若干复杂的历史因素。对于波兰问题，会议讨论了 7 次之多，因各执己见。而当事国波兰又不在场，最后，只好草草了之。实际上，了犹未了。

雅尔塔会议讨论的有关重大问题，大多是上次德黑兰会议提出来的老问题。这些问题，既重要又繁难，而且非常枯燥。真正表现巨头个人关系和独特个性的，还是他们在宴会和闲谈中的那些对话和活动。

会议头一天之后，罗斯福设正式晚宴，招待两位朋友——斯大林、丘吉尔，以及三国外长。几位主要顾问也出席了宴会。一共 14 人。

宴会菜肴十分丰富。鱼子酱、鲟鱼、俄国香槟酒、美国南方风味烤鸡……应有尽有。

席间数次祝酒，题目都是为了某某的健康、为了某某的胜利、为了团结和友谊。

而其间，最有意思的便是饮酒。

这天，斯大林心里特别高兴。前线的节节胜利，便是这种高兴的源泉。他一连喝了好几杯伏特加。那是一种很带刺激性的烈性酒。

斯大林好酒。这大概是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遗传。他的父亲，一个穷鞋匠，为了借酒浇愁，没少喝伏特加那样的烈性酒。而他，从一个穷鞋匠的儿子，长成了俄国的一个巨头，且不说这变化来之不易，单就他与父亲的天壤之别，今天他都该好好喝上几杯。更何况，他是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三大巨头的宴席上。

斯大林的酒量不错。他一连喝了好几杯，但始终是清醒的。

这种场合，罗斯福对酒最善节制。他声称自己身体不适，只略微应酬，并不真喝。他的身体确实欠佳，不宜多饮。丘吉尔具有诗人气质，他对那酒更特有所好，三杯酒下肚，更是豪放，直欲与对手比个高低，喝个痛快，直到一醉方休。

这种时候，三个巨头，只有丘吉尔和斯大林是酒逢对手了。罗斯福是东道主，客人能喝，或者善喝，这正是他的快乐。

这种场合，说是以菜佐酒，不如说是以话佐酒。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对饮之中，那话也就特别地多起来。

丘吉尔道：

“尊敬的元帅，有句心里话，我早就想对你说。我们两个，过去是冤家，

现在是盟友。这肯定是上帝的安排！”

斯大林笑道：

“我不相信上帝，我只相信我们所能看得到的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像我看到了你丘吉尔先生在我的眼前一样，我承认丘吉尔先生存在着。”

丘吉尔道：

“你这是说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今天，不说这个主题。来来来，喝！”说着，又高兴地举起了杯子。

这时，斯大林早悄悄地将白水渗入杯中，毫不推辞地举起杯子。

“来吧，喝！”

布鲁克见状，向丘吉尔丢个眼色，暗示斯大林杯子全是白水。丘吉尔大惊，叫道：

“元帅阁下！你那杯子有假吧？”

“没有没有。”斯大林说。

丘吉尔道：

“好。让我当着大家的面检验检验。”

说着，将斯大林那杯子一把端去，认真品了一口，只觉一点酒味也没有，完全是无色饮料。

“看看，这还不假么？完全是水！”丘吉尔大声说。

斯大林道：

“这有什么假的呀。酒者，水也。水者，酒也。水和酒没什么区别。”

大家笑闹一阵，斯大林看看表，道：

“是不是该告辞了？”

罗斯福意兴勃勃地道：

“还早呢！”

斯大林道：

“天已很晚。有些军务还要回去处理。”

丘吉尔兴致正浓，还想图斯大林再喝几杯，于是道：

“我提议，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干一杯！”

斯大林笑道：

“不是已经为这个干过杯了吗？”

丘吉尔道：

“现在，全世界瞩目着我们。如果获得圆满成功，继之而来的将是数百年的和平。为战争付出代价的三国，应该维护这种和平。为此，醉死无妨！来来来，干！”

“好！”

斯大林和罗斯福同时举起杯子，大家又同饮了一杯。

这次祝酒，触动了斯大林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举起杯子道：

“三大国经受了战争的冲击，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了小国。但是，被解放的某些小国似乎认为，三大国是迫不得已才去解放他们的。——我永远也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大国的任何一项行动由小国加以批准。”

丘吉尔道：

“对，我完全赞成元帅这个观点。”

罗斯福表示异议：

“关于小国，整个并不这么简单。比如，在美国，有许多波兰人对波兰

的前途非常关注。”

斯大林道：

“可是，他们在那里的700万人中，只有7000人有选举权。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想，我说的没错。”

罗斯福严肃地道：

“这话错得可笑。”

斯大林有点儿生气，要同罗斯福辩论这个问题。

丘吉尔忙岔开话题，大声道：

“我提议，为全世界无产者干杯！”

这句话，又引起了关于自决权和人权之类的争论。

丘吉尔趁着酒性，大声道：

“虽然人们说我反动，但在坐的诸位中，我是唯一一个通过人民普选产生的首相，而且是随时有可能失去我的职务的人。我个人为这种可能性感到自豪！”

稍过片刻，斯大林转过话题道：

“我重申，绝不屈从小国的指责。”

丘吉尔道：

“不存在小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问题。相反，老鹰应该允许小鸟唱歌，而无须过问它们在哪里唱。”

这次，罗斯福和丘吉尔，意见一致，斯大林不作声了。

辩论未分胜负。

这时候，只有在场的旁观者艾登先生比较清醒。他的评论是：

“这是可怕的一局。罗斯福‘含糊其辞，不讲实效’；斯大林‘态度僵硬，说话真诚’；丘吉尔‘高谈阔论，腔调圆滑’。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今却是三个男人一台戏！”

送罢斯大林。回来的路上，丘吉尔问艾登：

“波伦，美国人关于投票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艾登以外交家的圆滑，答道：

“美国人的立场，使人想起美国庄园主的故事。庄园主把一瓶威士忌赠给黑奴。黑奴说：太好了。庄园主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黑奴解释说，如果这酒是好酒，你就不会给我了。如果这酒是坏酒，我也不会要了。”

丘吉尔看了看艾登，沉思一会儿。最后说：

“我懂了。”

第七十三章 论风分各有打算 讲友谊别情依依

雅尔塔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大家争论不休的，仍是战后和平问题、德国问题及与此相关的法国问题、波兰问题等等。

这天，罗斯福宣布开会。他提议大家讨论有关德国问题。

德国战败以后，瓜分德国是问题的主要之点。由英国、美国和苏联代表组成的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拿出一个方案，主张把战后的德国分成三个占领区：

东部的三分之一归属苏联，西北部的三分之一给英国，西南部的三分之一给美国。

英国和苏联同意这个方案。但是，罗斯福不满意西南部的穷山恶水，那一块太瘦了点。罗斯福没有签字。

罗斯福提出问题后，斯大林表示，这个问题不要再拖了，也不必再讨论了，今天就应当定下来。斯大林对东边那一块是满意的，所以不想再讨论。

丘吉尔道：

“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你究竟想怎样分治德国。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准备不足。”

丘吉尔这话，当然是针对罗斯福的。但他不打算得罪他的好朋友，又补充道：

“当然，我没有固定的看法。我希望把问题认真研究一下。我相信能够拿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案。必要时，可以拿到和平大会去讨论。”

斯大林道：

“不不！这个问题应当立即作出决定。”

罗斯福以仲裁的方式，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们二位讲的是一回事。——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把德国分成5个或7个邦……”

丘吉尔不大同意，有点儿叽里咕噜地说：

“与其那样，不如将它分成两块。或者不分……”

哈里·霍普金斯给总统写了一张条子——

总统先生：

我建议你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十分紧迫的问题。

三国外交部长按程序提出了一项建议，按照这个程序，对瓜分德国的问题应立即作出决定。

哈国

罗斯福放下这张条子，斯退了纽斯又递给他另一张条子。他的顾问和参谋实在很多。那条子道——

总统先生：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致，只要我们提出这样一点就行，外交部长首先会晤。

斯退丁纽斯

罗斯福接受了顾问们的建议。说道：

“如果向全世界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100种分割方案。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把这个问题限制在我们这个范围。并且，从明天起，由三国外交部长就方案作出建议。”

丘吉尔狡猾地问道：

“是瓜分问题的方案呢，还是瓜分方案本身？”

“是瓜分问题。”罗斯福回答说。

斯大林道：

“按照首相的方案，什么也不要告诉德国人。但是，那是要担风险的。我们应该把方案告诉德国人。”

罗斯福道：

“如果这方案已经包括到投降条款中，当然可以告诉德国人。”丘吉尔道：

“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啊。艾克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德国只会打得更凶。我们不能把这事公诸于世。”罗斯福问丘吉尔，是否同意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起草好了的条款里，加上“再合并”的提法。

“是的。我会同意的。”丘吉尔嘟哝着说。

剩下的问题就是法国占领区了。

“给不给法国一小块占领区呢？”罗斯福问。

斯大林道：

“不给！”

丘吉尔立即反驳：

“要给！”

“不能给！”

“应该给！”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像一对好斗的公鸡对视着。

丘吉尔与法国有传统的友好关系，他总是照顾着他的近邻，适当时候帮助那位近邻说几句好话。再说，他这样做，对法国有好处，对英国也有好处。让法国在占领区去顶住德国。总比英国自己去顶住好。

这时候，丘吉尔似很激动，他站起身来，俨然像法国的保护人，坚决地说：

“无论如何要给法国一块占领区。这次大战，法国的损失很大，给他一块地盘，哪怕一小块地盘，对他们也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斯大林反驳道：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接纳第四个成员，问题就更复杂了。”

丘吉尔解释道：

“这不只是个道义问题，也是关系到法国在欧洲未来的作用问题。我个人认为，法国可以在欧洲起到重要作用。”

丘吉尔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看了罗斯福一眼，他希望总统站到他这边来。他问：

“我不知道美国能够同我们占领德国多久？”

“两年。”罗斯福很快地回答。

“只两年？”丘吉尔有些吃惊。

“为了和平，我可以得到人民和国会的绝对合作。但不能长期在欧洲驻军。限期两年。”

丘吉尔十分沮丧。他很担心，他这位大朋友尔后退出欧洲，英法两国抵挡不住来自东方的威胁——无论是来自德国的还是苏联的。

斯大林似很高兴。在丘吉尔眼里，这时的斯大林，就像一只大猫正在吞

食一只耗子。

斯大林显出宽宏大量的样子，笑道：

“法国是我们的盟国，我非常希望法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罗斯福对法国，特别是对戴高乐，有一种固执的反感。他不冷不热地说道：

“只要法国人不站在发号施令的岗位上就行了。”

斯大林乘机补充道：

“我们不能忘记，这次大战，正是法国人向敌人敞开了大门……”

丘吉尔不同意这个观点：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处在困难之中！……当美国人从欧洲撤出，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未来了！”

霍普金斯又给总统递上了一张条子——

1. 法国已经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年。现在的主要之点是德国问题。
2. 答应给一个占领区。
3. 推迟作出关于监督委员会的任何决定。

霍普金斯先生实在是一个好顾问。每当总统为难的时候，他的主意就来了。

罗斯福抬起头来，说道：

“我认为，我们没有看到法国在欧洲协商委员会的作用。我建议，法国应该有一个占领区。但是，我们可以把监督的问题留到最后去讨论。”

这个问题，总算勉强统一起来。

接下来，讨论赔款问题。

精通英文的苏联代表伊凡·梅斯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一派学究气。他代表苏联巧妙地提出，苏联要求赔款 100 亿美元。

这个数字把丘吉尔吓了一跳。

“我的妈呀！如果德国因此饿死 1800 万人，我们是否会说：这是为了你们呀！”

斯大林道：

“不管怎样，他们会有东西吃的。”

罗斯福再次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

“我们不想饿死人，我们愿意让德国人活下去。我考虑的是一个自给自足、饿不死人的德国。要留给德国人相当多的工业和工作，以致他们不至于饿死。”

美国代表波伦建议：

“要使他首先成为农业的牧区。”

下一次会议是讨论联合国的组织问题。

这项计划一直挂在罗斯福心上。他一心要为世界的持久和平想出办法来，使他成为世界上和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他似乎觉得他的身体已经不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可能不多。他想在有生之年，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丘吉尔对这个问题似充满忧虑。他忧心忡忡地道：

“我们是一番好意。虽然和平取决于三大国，但不理解的人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三大国要称霸世界。”

斯大林叼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在一张纸上划着什么。然后说道：

“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大国想要统治世界。除非我弄错了，或者我有眼无珠，我倒想问问我的朋友丘吉尔先生，请指名道姓他讲出，谁是想统治世界的大国？”

丘吉尔机智地笑道：

“我想，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心里最为明白。”

斯大林笑道：

“那当然，我深信，丘吉尔先生和英国不要这种统治，美国没有这种想法，俄国更没有。那都是历史，任何人想重复历史，都是幻想。”

丘吉尔道：

“我的意思是，除我们三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可能有这样的误解。”

斯大林道：

“问题严重得多。只要我们三个还活着，我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使自己的国家重新卷入战争。问题是十年或几十年后，我们不在了，我们几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为此，罗斯福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他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接着提出了波兰问题。

在所有问题中，波兰问题最为繁难。直接关系这个问题的是苏联和英国。

波兰是隔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重要国家。

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和波兰一直存在边界纠纷。德国也一直想并吞波兰。英国为了自身的某种需要，与波兰订有盟约，并一直以波兰的保护国自居。因此，像波兰那样的小国，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上，一直左右为难，苦难深重，这次大战的发生，就与大国在波兰的利益大有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的辩论对象是斯大林。

丘吉尔说：

“波兰应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我一生为之坚持的纯真愿望是：让波兰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斯大林道：

“关于波兰，问题当然相当复杂。但我们不能忘记，最近30年，德国人曾经两次跨入波兰侵入俄国，波兰两次跟在德国人后面进攻俄国。这里——有个边界问题……”

丘吉尔问：

“你是说寇松线吗？”

斯大林道：

“是的。寇松线是你们发明的，不是俄国发明的。为了维持我们和波兰的边境现状，我这次不可能带着寇松和克雷孟梭以前划定的东西回到莫斯科去。”

这是一道历史的难题，也是一道现实的难题。

丘吉尔和罗斯福，无法对斯大林的话作出什么反驳，虽然他们心里对斯大林有些不满。

大家只好换一个角度进行讨论。

“我们来讨论政府问题吧。”罗斯福说，“战后，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什么样的波兰政府？”

丘吉尔道：

“显然，我们不能成立一个没有波兰人参加的政府。”

丘吉尔这话是针对斯大林说的。他担心，这次战后，新成立的波兰政府会被苏联赤化。因为苏联现在已经占领了波兰。

斯大林道：

“首相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波兰人民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政府。”

关于波兰的问题议了半天，仍然不甚了了。看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只能暂时承认那个复杂的寇松线了。

一次又一次的会议紧张地进行着。

这一次，又讨论到联合国的问题了。

三大国，谁都想在那个权威性的组织里多占些票数，以便表决时能为自己多求些利益。

世界就这么复杂。任何好事，一旦与局部的或者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办起来就非常繁难。而局部的或个人的利益，又是组成整体利益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正为苏联尽力争取票数。他说：

“我们完全同意总统阁下提出的伟大构想。我想，在联合国里，如果大家同意三个至少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苏联将会满意。”

罗斯福脸一沉，说道：

“这不大好。”

见总统又遇到了麻烦，霍普金斯又给了总统一张条子——

总统先生：我认为在产生麻烦之前，您应该力图把这点提交外交部去讨论。

哈里

罗斯福对于他的这位顾问，向来言听计从。于是说道：

“立即成立联合国是重要的。我建议将问题提交外交部去讨论。并且建议，可否在今年3月份，选择一个大家认为恰当的日子，召开联合国第一次会议。”

丘吉尔表态说：

“3月份召开会议为时过早。那时，仗正打到白热化的程度，并且世界格局还不大稳定。”

斯退丁纽斯很想取悦总统，也给总统一张条子——，

史汀生同意这个观点。

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的条子更感兴趣。他在斯退了纽斯的条子上批了两个字：“废话！”

繁难的政治问题讨论终于告一段落。

现在，三巨头又回到了他们特别自在的可以随便说话的宴席上。

这一次，丘吉尔请客。

丘吉尔所住的沃隆佐夫宫热闹非凡。为了安全，苏联卫兵对这座半苏格兰式的别墅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检查，并加强了岗哨。

自然，在这样的场合，主人和客人又是一次一次地互相祝酒。

当人们喝着伏特加酒，吃着鱼子酱的时候，莫洛托夫从容不迫地走向斯退丁纽斯，对他说道：

“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商量的日期。你告诉我，会议打算在什么地方举行？”

他说的是联合国第一次会议。

斯退丁纽斯为选择会址费尽心思。纽约、费城、芝加哥、迈阿密，都被他否定了。最后，他提出了旧金山。

这时，英国的艾登先生也走了过来。斯退丁纽斯对艾登先生道：

“莫洛托夫先生催我们对大会地址作出选择。我看，我们去旧金山吧？”

艾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边，斯大林一边喝着优特加，一边意味深长地对丘吉尔道：

“我很不满意关于赔偿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想到我必须对苏联人民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那是由于英国的反对，我就感到害怕。”

丘吉尔笑着回答道：

“我迫切希望俄国能够得到大笔赔款。也许，赔款能够使你们富裕起来。”

斯大林也不示弱：

“我们富裕的手段是靠劳动。不像有些强盗，专靠掠夺，把手伸得很长很长，多少年来一直干着那种无耻的勾当。”

这时，罗斯福举杯，要再次祝酒。

丘吉尔举起酒杯，口似悬河地道：

“这一次，我要以比以往开会时更大的热情举杯。这不仅因为元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而且因为俄国军队的胜利，使你成了我们经历的这个艰难时期中最杰出的人物。

“我认为，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但我们不列颠有真正的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远大，繁荣幸福。我愿意为此尽力，我相信总统也是如此。

“亲爱的元帅！恕我直言。有一个时期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温和，我记得我也曾说了一些关于你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患难和赤诚相见，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尽了。战火烧掉了往日的不和。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朋友。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谨以此酒，愿元帅长寿，愿总统长寿！”

丘吉尔这话，说得十分动情。

斯大林感动了，说道：

“谢谢！我们已经从你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接着，罗斯福讲了一个三K党的故事，意思说，抱着种族、宗教信仰和其他偏见的人很难被人理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可以和睦相处。

丘吉尔笑道：

“斯大林元帅的政治任务轻而易举，因为他只和一党制打交道。”

“实践证明，一党制对国家元首有很大好处。”斯大林带着几分幽默地说。

接着，罗斯福说，他明天就要动身回去了。

丘吉尔忙道：

“不不！富兰克林，你不能走，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罗斯福说：

“不，温斯顿，我已经和人约好了，明天一早起程。”这是三大巨头聚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晚餐。

就要分别了，大家心里都同时升起一股难以述说的离别之情。三个巨头之间，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不少分歧，但是，他们在战斗中建立起来

的友谊，毕竟是宝贵的，永远难忘的。最后，大家再一次热情地祝酒。

丘吉尔道：

“斯大林是一个伟人，他顶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一切打击，把它拦腰斩断，把暴君驱出了他的国土。”

斯大林道：

“像丘吉尔这样的人，一百年才出现一个。”

罗斯福笑道：

“是的，温斯顿对每一个问题都能找到半打以上的办法，其中只有一个好的。但是讨厌的是，他不知道是哪个。”笑声中，三巨头高高举杯，再次祝福——

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祖国的繁荣，为世界持久的和平……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各自启程。

罗斯福登上他的坐机 C—54 以后，立即睡着了。

他的助手看着总统那一脸倦容，心里不禁暗道：

“总统的身体……不行了！”

第七十四章 东线苏军掀狂澜 西线盟军炸惊雪

2月中旬的一天，那些被希特勒召去开会的人，陆续向帝国总理府走去。军人走一个门，党员们走一个门。所有的人脸上都没有笑容，看上去只有麻木和严肃。

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洛林霍芬上校登上台阶，进了橡木门。前面的路已被盟军炸坏，他们只好绕个圈子朝元首办公室走去。穿过走廊和没有任何壁挂地毯的房间，最后来到了候见厅。

警卫军岗哨板着严肃的脸，对所有来人的衣袋和公文包进行检查。自从元首被炸那天以后，这种做法已成惯例。

屋子里已经坐满了军界和政界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约德尔。这是一间宽敞的陈设简单的房间。法式窗户挂着灰色窗帘，地面铺着深绿地毯。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军事地图。

一会儿，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希特勒朝办公桌慢慢走去，一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坐椅，他顺势重重地坐了下来。

“开会吧。”希特勒扫了大家一眼，“现在，美英苏的三个头子在雅尔塔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我们。我们也会开会，研究怎么对付他们。哈哈！”

希特勒显出久经世事、沉着稳定的样子。但那面容，比过去确实苍老了许多。

大员们神情沮丧。没有人被元首的精神和风采感动。气氛十分沉闷。

古德里安开始报告前线的情况。

东线战场。

自1月中旬以来，近300万苏军在密集的炮火和数不尽的“喀秋莎”大炮、T—34坦克的配合下，对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一条650公里长的战线，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发动了突袭。

最北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率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快速推进到普鲁士名城柯尼斯堡。他的左翼，充满活力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突破但泽，挺进到达塔能堡。中线，是红军最享盛名的朱可夫元帅。他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3天之内拿下了华沙，现在正包围波森，直指柏林。南翼，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已经进逼萨岗战俘营。

整个战线，75万德军全线溃退，没有一处能够挡住苏军的强大攻势。上将莱茵哈德的部队遭到围歼。防守东普鲁士大片地区的霍斯巴赫将军，未经战斗就拔腿后撤。

希特勒听到这里，早已沉不住气了：

“叛徒！谁叫他们后撤的？不战而退，应该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敌军以5倍于我们的兵力攻击。的确寡不敌众。”古德里安为后撤的将军辩护。

“不！古德里安将军。”希特勒握紧拳头，捶着自己胸膛说：“当形势变得阴暗，人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你们应该这样，用拳头捶胸！并且说，‘我是国社党党员！’这会给你回天之力！”

古德里安强调道：“我情愿砍掉我的右臂来替他们担保，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是叛徒。”

戈林突然问道：

“萨岗的战俘营怎么办？”

希特勒道：

“战俘营要抓紧转移。不能等到敌人前来营救的时候。”希姆莱道：

“有的已经来不及转移了。路上难民成群，非常拥挤，可否就地处置一批？”

希特勒冷冷地道：

“到手的俘虏，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你看着办好了。”古德里安继续报告。

“目前，朱可夫已经在奥得河以西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一个在法兰克福的南边，另一个在屈斯特林的北部，还有一个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这几个桥头堡，都有宽大的公路直通首都。显然，下一步，朱可夫会从那些桥头堡出发，向柏林发起总攻。”希特勒站起身来，一边用放大镜在地图上察看，一边问道：“敌军离柏林有多远？”

“最远的有160多公里，最近的只有60公里。”

希特勒看着古德里安，命令道：

“必须把他们挡住！坚决挡住！古德里安将军，你是参谋长，又是东线的指挥官，就看你的了。”

古德里安十分为难：

“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我想……难以抵挡。”

“你说什么？”

希特勒被古德里安的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震惊了。

古德里安现在是希特勒寄予希望最大的战将之一。他现在的职务是参谋长兼东线总指挥。

召开这次军事例会之前，古德里安认真研究了东线的军事形势，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古德里安是一个进攻型的战将，而不是一个防守型的战将。他带兵有方，骁勇善战，性格耿直，深受部下的爱戴。他的部下，从参谋到普通士兵，都虔诚地效法他。

古德里安已有几十年军旅生涯，年轻的时候，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了4年，毕业后来到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通讯军官，尔后任步兵师参谋，最后是总参谋部参谋。

古德里安的最大长处是善于创造性的指挥坦克部队。大战开始以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进攻法国和进攻苏联的战斗中，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

按英国和法国人的一般常规，坦克是围绕步兵运动的。而古德里安则认为，坦克部队应该是一支独立作战的现代化兵种。一个坦克师，不仅仅是一群坦克，还包括对空防御武器、反坦克炮火、摩托化步兵和工兵。由这样的师组编成的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穷的战斗力量。

古德里安把他这一创造性的理论用于实践，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实际上，这样的装甲部队，就是“闪电战”必不可少的地面部队。

1939年的法国战场，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攻神速，无坚不摧，英法联军无法阻挡。要不是当时希特勒突然地命令停止前进，古德里安完全有可能将逃往敦刻尔克的几十万英法联军全部挡住，一举围歼。

同样，1941年夏天对苏联发动进攻所取得的战绩，也归功于古德里安的

方针。他率领的德国坦克部队，本来可以锐不可挡地一直打到莫斯科，希特勒却命令他包围基辅。第二年春天，古德里安要求再攻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延误了战机，及至后来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苏军已经作好防御的准备。结果，失败的灾难降到了他的头上。随之，希特勒撤了古德里安的司令职务，一直把他晾着，直到斯大林格勒大溃退之后，希特勒才重新起用他。尽管他被提升到最高统帅部任职，他同元首之间的裂痕却越来越深了。

现在，防卫东线的重担完全压在古德里安肩上。德军的大势已去，这已经十分不利，更使他感到难受的是，在如何调兵遣将作有效防御的问题上，他与专横独断的希特勒矛盾越来越深，以致他的好些部下都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

此刻，希特勒看着被失败主义严重笼罩着的古德里安，严厉地问道：

“那么，你说！你怎么办？还要不要抵抗？”

古德里安道：

“不是不要抵抗。我是说兵力不足。”

“怎么解决兵力问题？”

古德里安道：

“我还是那个意见，不能处处防守，分散兵力。而应收缩战线，集中力量……”

古德里安早就主张，把北部库尔兰德集团军的12个师从海上调回来，把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军队调回来，把维斯瓦河上的希姆莱集团军纳入统一指挥……

对于这些意见，希特勒始终不同意。希特勒舍不得放弃他所占领的任何地盘，只知道一味命令所有部队坚决抵抗。

希特勒耐着性子听了一阵，仍然说：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每一寸土地！”

古德里安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大声申辩道：

“您应该相信，我绝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从库尔兰德调军队。因为，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来积蓄后备部队。没有后备部队，我们就无法保卫首都！我发誓，我这样做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身来，气得发抖。他喊道：

“你胆敢这样对我讲话！难道我不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我一生都在为德意志而战！”

见古德里安同元首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戈林忙将古德里安拉到另外一间屋子去，好言劝说。古德里安仍然难以抑制愤怒的情绪，回到会议室，仍然要求立即从库尔兰德撤军。

希特勒气得恨恨地攥紧拳头，古德里安毫不退缩。最后，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把他强行拉到后面去了。

会议开不下去了，只好暂时休会。

临末，希特勒不满地对古德里安道：

“好吧。你身体不好，我知道你有心脏病，你可以休息了！”

下午，伦斯德元帅汇报西线的情况。这时，他是西线战场的总指挥。

西线同样糟糕，可以说一塌糊涂。

2月上旬，蒙哥马利开始向德国心脏地区发起进攻。战场处于流向德国北部的莱茵河和从比利时流来的默兹河之间。在一条不到10公里的狭窄走廊

内，盟军发动了猛烈冲击。这场战役的目的是，将德军从这一线全部赶走。

盟军将近 30 万大军参加了这一行动。2 月 23 日凌晨，美国辛普森将军所率第 9 军开始对敌军阵地重炮轰击。德军见盟军攻势凌厉，马上炸毁水坝。泛滥成灾的鲁尔河淹没了平原。盟军坦克部队不顾一切，向敌军阵地猛攻，在一场自开战以来最残酷的肉搏战之后，夺取了克莱韦斯和戈什两个主要目标。

被卡在鲁尔和莱茵河狭长地带的德军企图死守。盟军强行在鲁尔河上架起了 12 座能够通过坦克的便桥，终于冲破敌阵，来到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的柏油马路，对坦克手来说简直是天堂。盟军第 5 装甲师立即扑向莱茵地区。雷电式飞机向德军战略要点俯冲，不计其数的装载着步兵的卡车开始大规模扫荡，战斗机器的转动达到了高潮……

正当蒙哥马利在北线发起这场大规模攻势的时候，处于南线的巴顿将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神速地推进到科隆附近。巴顿要求立即攻取科隆。艾克答复，只要蒙哥马利的部队没有到达莱茵河，就不能攻打科隆。巴顿早等得不耐烦。现在，机会到了。巴顿指挥第 10 装甲师继续挺进，直捣特里尔。

巴顿拿下特里尔后，完全掌握了南线的主动权。这时，他可以沿着摩泽尔河顺流而下直抵科布伦茨和莱茵河，也可以折向东南进逼萨尔工业区。无论选择哪个方向进击，德军都无法抵挡。就在此刻，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电报，命令他避开特里尔。巴顿回电道：

“我用两个师的兵力已经夺取了特里尔。你们要我干什么？是不是要再把它还给德军？”

此时，北线的盟军已经攻克了进入德国本土以来攻克的最大一座城市——门兴格拉德巴希。该城离莱茵河只有 3 公里了。

辛普森将军对这场打得痛快淋漓的战役非常满意。他把这场战役比喻成一场精彩的足球赛，说是“双方都踢得很完美！”

这时候，艾克告诉他们：

“过几天，丘吉尔首相就要到前线来视察了，你们可能在前线见到他。”

德军老元帅伦斯德面对南北两线的夹击和德军惨败的现实，只好指挥部队从莱茵河全线撤退……

听罢西线的汇报，希特勒心里不禁透凉。

“西线也要后撤？”他难受地问了一句。

伦斯德答道：

“是的，元首。不这样，整个西线将全面崩溃。”

“不！”希特勒咬了咬牙，狠狠地说道，“必须坚决挡住敌人。必须在西线建立一条坚固的战线。东线也一样，必须在东线建立一条战线……”

他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开始总结。但那总结扯得更远。

他说：

“从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其问经历了第一帝国——罗马神圣帝国，从中世纪到腓斯麦和帝皇纪尧姆二世的第二帝国。现在，我们建立的帝国比那两个帝国疆土辽阔得多，力量强大得多。这证明，我们的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因此，任何失败主义情绪的产生都是没有根据的。”

希特勒在这里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围，听上去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

接着，希特勒谈到了他发动这次大战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对他过去的作为感到自豪。他曾经占领了几乎全部欧洲国家和北非。他的军队深入俄国领土，控制了比神圣的罗马帝国版图大得多的领土。

5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偌大的统治范围，仅仅剩下德国本土了。而眼下，就是这个范围也在日益缩小。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既然能够占领前所未有的疆土，他就能转危为安，保住德国。

他说，他之所以能够保住德国，还有更为充分的理由。

一是有像V2那样厉害的秘密武器。这是一种能够万无一失地击毁任何来犯敌机的防空火箭，目前已经发展成“蝴蝶”、“X-4”，“瀑布”等系列。他认为，几件神奇的新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前不久向英国伦敦试发的几枚飞弹，就把丘吉尔吓得不行。只要加紧生产和使用这种威力无穷的武器，任何敌人的进攻都是可打退的。

二是盟国正在分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他们表面团结，实际上明争暗斗，矛盾越来越尖锐。盟军内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他们之间彻底闹僵的时候，就是我们胜利的时候。这种局面很快就要到来……

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讲着，约德尔急匆匆地走进会场，递给他一封前线来的急电。

只见那急件写道——

盟军实施“雷击”行动，德累斯顿遭到毁灭性轰炸，一片大海。企望空军救援……

“雷击”行动是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指挥的。

“雷击”行动由来已久。大规模进攻开始2个月之后，就有人提出对德国东部的中心区进行大规模空袭，以促使德国全面投降。英国陆军情报局认为；离开了精确轰炸的政策是轻率的，而且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原则上反对这种轰炸，最高统帅部心理作战处认为这是一种恐怖主义，不宜实施。

哈里斯却对这种行动非常积极，作了大量准备，他有个绰号叫“轰炸机”，反对这种行动的人还叫他“屠夫”。当他准备进行这次行动的时候，丘吉尔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最后得到了批准。

哈里斯选中的重点目标是三个城市：克姆尼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更是重点之重点。

正式轰炸开始，首先由“兰开斯特”轰炸机测定轰炸地区，以绿色信号弹表示总方位。然后，由8架“蚊式”飞机发出红色信号弹，指示轰炸目标。

几分钟后，第一批24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发起攻击。气候选得很准。正式轰炸时，德累斯顿晴空无云。暴雨般的炸弹准确地落在德累斯顿头上。顿时，整个城市一片火海，被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淹没。

德军空军还没来得及反击，第二批500架轰炸机又出动了。有的机组反复出击了好几次。

就这样，德国这个工业重镇，满目废墟，烈火熊熊，立即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据最初官方透露，这次行动中，至少有10万人丧身……

希特勒对于德累斯顿的呼救声，仿佛无动于衷。

约德尔道：

“我们必须组织反击！”

空军戈林道：

“我们的空军早出动了。目前。已没有更多的飞机，我们得重点保卫柏林。”

希特勒好像同意戈林的意见，说道：

“是的，重点是保卫柏林。敌人也许是调虎离山之计……”

这时候，希特勒同戈林一样，对柏林特别担心。他们知道，对于德累斯顿的救援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形势紧急，各位将领要忙着回去处理战事。

未了，希特勒忧心忡忡，最后总结道：

“三大国阴谋摧毁德国。我们处在最后的时刻，局势严重，甚至毫无希望。但是，只要我们保住德国国土，就有胜利的希望。只要战斗，就有希望。有了这个信心，就足以使我们确信，我们没有完蛋。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局终之前认输。”

停了停，又道：

“大家可能记得，俄国女皇的暴卒，曾经使俾特烈的命运获得戏剧性的转机。我们也可能获得这样的转机。想想看，一个联盟决非一个整体，它由一小撮人组成。如果丘吉尔突然死去，一切都会在瞬间骤变。”

他越说越激动：

“我们可以在最后冲刺时取胜，也许时间还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目前应该做的，就是拒不认输。对于德国人民来说，继续独立地生存下去就是胜利。这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绝非徒劳之举。”

这天晚上，希特勒接见了鲁德尔。

十多年来，希特勒不顾一切地向德国人灌输对俄国人和英国人的仇恨，千方百计鼓动德国人在仇恨、意志、恐惧和爱国主义的支配下进行战斗。他们不是拼武器、拼物质，而是拼勇气，并曾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鲁德尔就是这种战斗精神的象征。

鲁德尔空军中校，中等身材，精力过人，作战勇敢。他指挥的“斯图卡”轰炸机队曾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他被希特勒树为德国将士的楷模。这次，希特勒准备授给鲁德尔一枚特制勋章。

当鲁德尔毕恭毕敬地站在希特勒面前的时候，这位在前线早置生死于度外的军人，激动得全身发抖。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握着鲁德尔的手说，样子显得很亲切，很关心，“你必须珍惜你的生命。”

鲁德尔突然伸出右臂，来了一个僵硬的法西斯礼。因为动作太大，把希特勒吓了一跳。

鲁德尔表示决心道：

“为了元首，为了德国，我还要继续飞下去。只有允许我继续领着我的飞行中队飞行，我才能接受勋章。”

希特勒笑道：

“好吧。那你就飞吧。”

鲁德尔离开以后，爱娃走了进来。

这段时间，元首忙得团团转，一直没有理她。她很焦躁。因为元首告诉她，由于形势紧急，她和几位夫人几天之内必须离开柏林。

“你来干什么？”希特勒冷冷地问。

爱娃撒娇道：

“人家寂寞呢。”

“为什么？”

“我找不到舞伴嘛。”

希特勒略略笑了一下，说道：

“又是舞伴！好吧，等打完这一仗，我忙过了，一定陪你！”“嗯……”
爱娃又丢去了一个媚眼。

第七十五章 丘吉尔前线视察 斯大林后方激将

第三帝国的来日就要到了。

蒙哥马利元帅所率英加军队，渡过了莱茵河，向东北推进，直抵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的卢伯克。同时，辛普森将军所率美国第9集团军和霍奇将军所率美国第1集团军分别从南面和北面挺进到鲁尔区。

德国莫德尔元帅的B集团军，21个装甲军团，共计21个师被团团包围，已经不能动弹，德军32万多人被俘。

美国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冲过西线一个200英里的缺口，直捣德国心脏易北河，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大开。美国人离柏林只有60英里了。

在东线，朱可夫所率苏军，已从奥得河的桥头堡出击，进抵柏林郊区。

死守柏林，必成瓮中之鳖。只有南巴伐利亚至西奥地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似乎还可防守一阵。希特勒打算利用那里坚固的堡垒和冰干雪地的山崖，作为固守的巢穴，以图东山再起。

正当辛普森所率第9集团军挺进到鲁尔区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到前线视察来了。

那日，艾克去探望了第9集团军。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辛普森夺取莱茵河上一座桥的计划。这个地区有8座大桥，只要大胆而迅速地行动，夺取其中任何一座桥是完全可能的。

辛普森打算第二天就行动。他陪着艾克，坐一辆敞篷汽车到准备夺取的杜塞尔多夫大桥进行了视察。途中，艾克对辛普森道：

“丘吉尔首相来，你们准备用什么车子去接？”

辛普森只有一辆普列茅斯，而且已经被友军借用了。他感到很为难。

艾克道：

“好吧，这事由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首相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酒，你手头需要足够的准备。”

“这好办。这酒，我们多着呢。”

那一干，艾克还拜会了就在附近战地司令部的蒙哥马利元帅，和蒙哥马利一起商量了接待首相的问题。

第二天，丘吉尔。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分乘两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来到了辛普森司令部。

丘吉尔神采飞扬，高兴地道：

“我这次到欧洲大陆来，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参加即将开始的战役的，是来向英雄的将士们问好的！”

辛普森问：

“首相，是否去看看士兵？”

丘吉尔道：

“很好。齐格菲防线有多远？”

“不远。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去看看。”丘吉尔兴奋地道，“希特勒把他的齐格菲防线吹得神乎其神，可现在被我们攻破了。我得去亲眼看看。”

“好吧。”

丘吉尔由蒙哥马利和辛普森陪着，很快来到了前线。当他们的车于驶过一座横跨小溪的桥梁时，辛普森指着桥头道：

“这座桥下，就是荷兰和德国之间的国境线。”

丘吉尔道：

“停车！我们下去看看。”

他们穿过桥，沿着陡峭的河岸朝上游看去，那里排着一排“尤牙”。那是德国人的反坦克防御工事。

“果然名不虚传！”丘吉尔叹道。

上路之后，丘吉尔高兴地对蒙哥马利和辛普森等人说，英国下院已经顺利通过了雅尔塔会议的决议，美国国会也已经通过了这个决议。

“这可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未来的大事。第三帝国就要完蛋。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全球性的和平。这时候，我们须要特别注意加强三大国之间的团结。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严重的分裂，那么人类的命运将是黯淡的。”

柏林！即将成为兵家争夺的中心。

盟军方面，丘吉尔和蒙哥马利、艾克和巴顿，把眼睛死死盯住了柏林。

苏军方面，斯大林、朱可夫和科涅夫，也把眼睛死死盯住了柏林。

他们明白，在这样的时候，谁先抢先攻占了柏林，谁就会独享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的光荣，并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和影响。

丘吉尔私下给蒙哥马利打招呼，必须抓紧行动。艾克为了制约蒙哥马利的行动，似有些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艾克手下的巴顿将军，实际上早已悄然行动起来。但他封锁了消息。

这天，他的参谋长接到第9集团军打来的电话，说有谣传，巴顿将军已经渡过了莱茵河。

参谋长遵照已顿的指示，在电话里回答道：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布莱特雷要巴顿亲自回答这个问题。已顿激动而神秘地道：

“布莱特雷！你可对谁也不要说。我已经过河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是说你到了莱茵河的对岸了？”

“当然啦，我已经在那儿。不过，只碰到了很少的德国佬。因此，你什么也不要宣布。咱们要保守秘密，看看情况再说。”

布莱特雷高兴极了。

他告诉巴顿，除第3集团军的兵力，霍奇还可以支援他10个师，这样，提前攻克柏林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蒙哥马利也专心致志地准备着自己的攻势。

蒙哥马利早已作好完美的进攻计划，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一攻势拟于某日凌晨开始。自然，每一件事情都将按照一定的节奏从容不迫地进行，突击部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蒙哥马利是一个严肃的军人。对于这场战争，他常常以“奉上帝旨意”而感到自豪。登陆战役开始时，他把自己行动命令的代号定为“上帝在行动”。这一次，他把自己的行动命令的代号定为“行动的上帝”（亦名“掠夺”）。

蒙哥马利甚至连告全军将士书也准备好了。其中说——

敌人可能认为，这条大河（莱茵河）可以作为他们的天然屏障。但是，我们要向他们指出，置身于莱茵河之后是绝非安全的。盟国这个战争机器是由陆军和空军的联合力量组成的。它将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方式解决问题。

一旦过了莱茵河，我们就要在德国北部的大平原上展开，使敌人才脱龙潭又入虎穴。

我们的行动越是迅猛有力，战争就结束得越快。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尽早地结束德国这场战争吧。

渡过莱茵河！祝你们上岸之后，多抓俘虏。

愿在历次战斗中都是公正无私的上帝，在我们今后的努力中，把胜利赋与我们，就像他自反攻之日起，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在我们进行的全部战役中所做的那样。

这天下午，丘吉尔和布鲁克乘坐飞机，从米德尔塞克斯的诺索尔特机场起飞，两小时之后，在德国边境的文洛机场降落。

丘吉尔听完蒙哥马利关于这次进攻的整体计划的汇报之后，非常兴奋，说道：

“亲爱的将军，这是人类史上正义与邪恶的最后一次伟大的战斗。请允许我以一个战士的身分，亲自参加这场战斗开始的行动！”

蒙哥马利和布鲁克立即反对道：

“不！首相，您本身就是这场战斗的最高领导，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令行动的。为了首相的安全，也为了大英帝国，您不能亲自上前线冲锋陷阵。您放心好了，前线有我们顶着。”

丘吉尔执意道：

“现在我必须说，我必须登上一辆坦克！我要遵照上帝的旨意，亲自向敌人射出复仇的炮弹。”

蒙哥马利笑道：

“如果首相执意参加这场战斗，我只有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请您和我一起呆在指挥所里。那样的话，我就能照顾您。并请您不给任何人找麻烦。”

丘吉尔笑道：

“如果这样，我反而成了你们一个拖累。”

几天来，为了掩护进攻的准备工作，蒙哥马利指挥部队在渡河地段施放了烟雾，大批邓队和突击船只、“水牛式”坦克、建桥物资和大炮，早已各就各位。按照进攻计划，这次攻击，首先是轰炸，接着是强攻，再接着是出动空降师。

懂得休息的蒙哥马利做完他所做的一切准备之后，便睡觉去了。丘吉尔和布鲁克却睡不着。由于神经过于紧张，他们没有上床，乘着月光，来回踱步，议论着局势的严重性。

深夜，他们听到了第一次排炮的声音。攻击开始了。

丘吉尔激动地对布鲁克道：

“谢谢上帝！我们赶到了美国人的前面。”

但是丘吉尔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巴顿正兴高采烈打电话给布莱特雷。

“上帝保佑！请告诉全世界，第3军在蒙哥马利之前渡过了莱茵河！”

丘吉尔、蒙哥马利和巴顿都没有想到，朱可夫的行动比他们还要迅速。

早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进驻奥得河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策划对德国的最后攻击。

这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和科涅夫从前线召到莫斯科。询问了前线的情况之后，对朱可夫和科涅夫道：

“你们了解盟军的动向吗？”

“了解。”朱可夫不假思索他说，“他们还在莱茵河那边。”

“他们会抢先攻占柏林吗？”

“不知道。”

斯大林对作战部长什捷缅科道：

“把电报念给他们听听。”

接着，什捷缅科念了一封从盟军那边拍回的谍报——

英美军队的统帅部正在准备攻占柏林的战役。其主力部队由蒙哥马利元帅指挥。计划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鲁尔方向，并将沿着一条距柏林最短的线路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巴顿将军也准备抢先攻占柏林……

什捷缅科念完电报，斯大林问朱可夫和科涅夫：

“那么究竟由谁来占领柏林呢？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急于分享占领德国首都的荣誉，抢先答道：

“我保证占领柏林。”

斯大林道。

“你怎样准备一支进攻的兵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你的主力部队在你的南翼，显然你必须做大量的兵力调配工作。”

科涅夫道：

“斯大林同志，请放心。我们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重新组织力量，以便在适当时候进攻柏林。”

斯大林笑了笑，问朱可夫道：

“朱可夫同志，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朱可夫道：

“我已经为进攻柏林作好了一切准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兵员和装备都很充实。我们离柏林最近，只要发动进攻，即可一举成功。”

斯大林道：

“很好。你们两人都想占领柏林。你们马上同总参谋部研究，迅速把计划定下来。”

研究计划时，朱可夫和科涅夫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都希望说服斯大林采用自己的对德国进行最后进攻的计划。但他们所率部队的位置不同，进攻方案有些抵触。科涅夫主张从柏林南面突破。朱可夫主张从柏林正面突破。

斯大林看罢地图，想了想道：

“这样吧。总的讲，这次进攻，由你们的两个方面军形成钳形攻势，为了便于协同，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的终点设在施普鲁河的吕本，离柏林东南约30公里。你们俩，谁先到达吕本，就由谁先占领柏林。”

斯大林的激将法，效果很好。朱可夫和科涅夫这两员虎将，都暗暗下了抢先进攻柏林的决心。会议一散，便匆匆赶回前线组织进攻去了。

攻占柏林，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

柏林作为希特勒的老巢，设防十分坚固。柏林总面积达350平方公里。城内众多的地下铁路和地下暗堡，使德军具有实行广泛机动作战的优势。柏林市区和郊区早已作好周密的准备以进行顽强抵抗。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每一条小巷、每一幢房屋、每一条水道和每一座桥，都成了整个城市全面防御的组成部分。

为了精心组织这次进攻，朱可夫命令侦察机6次拍摄了柏林所有防御地带的照片，制作了详细的地图和图表，工程兵为朱可夫和参谋人员制作了柏林及其郊区的精确模型。

从4月5日至1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根据地图和城市模型，召开了战役准备会议。

进攻的日子临近时，朱可夫决定采取他的拿手战术——“吓唬和压制敌人”，即在黎明前2小时发动突袭，突袭时同时打开140对探照灯，用以照射敌军阵地，控制进攻红军的队形。

4月16日早上4点整，朱可夫向部队发出命令：

“同志们，进攻立即开始！”

顿时，漆黑的天空出现三道红色火焰。早已准备好的140对探照灯，加上坦克和汽车上的灯光，一齐亮起来，照射着德军的阵地。

接着，天空出现三道绿色火焰，这是炮兵射击的信号。所有大饱和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狂风骤雨般泼向敌人阵地，整个大地都在震荡。

当震耳欲聋的炮声还在继续的时候，地面部队像破堤的狂潮，直向敌阵涌去。

防守柏林的将领是德国海因里希上将。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1942年，他曾指挥第4集团军的残余部队，成功地在莫斯科附近坚守阵地。他的防守特点是，当苏军在某一地区发动进攻时，他即命令部队在夜间撤到新的阵地，大约一两公里左右，这样做，可以避免苏军很具破坏性的炮兵火力网。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有效的反击。

海因里希这一手，使朱可夫的进攻梯队遇到了极大困难，千百个苏军在胜利冲杀一阵之后，突然遇到顽强抵抗，很快倒下了。更多的人继续冲锋，又继续倒下了。直到最后，像一道道巨浪被防波堤阻挡之后失去了势头，进攻者退回去了。

朱可夫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潮水般的部队会被敌人挡住。他到火线亲自观察，决定立即采用新的进攻方式。

朱可夫命令，所有轰炸机向敌军阵地进行狂轰。与此同时，命令坦克集团军一齐发起猛烈冲击……

斯大林在莫斯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因见朱可夫的攻击遇到了困难，斯大林即令科涅夫加强攻势，进行协助。

“朱可夫遇到了困难。他正努力打破敌人的防御。”斯大林在电话里对科涅夫说，“你们怎么样？”

科涅夫似乎有些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有可能比朱可夫先攻入柏林。于是答道：

“情况很好，斯大林同志。我们进展神速，敌人抵挡不住。”

“如果把朱可夫的机动部队调整一下，让他的部队通过你们的战区，行吗？”

科涅夫道：

“没有必要。斯大林同志，这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会引起很大混乱。我们这方面的战事发展很顺利。我们能把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开进柏林的。您放心好了。”

斯大林决心巧妙地利用这两个战将的积极性，灵活地指挥整体战役，遂道：

“你用的地图是什么比例？”

“一比二十万比例尺地图。”

“德军的总部在哪里？”

“ 措森。 ”

斯大林在莫斯科对着地图找到了措森，果断地对科涅夫道：

“ 好吧。你把你的坦克部队火速开向柏林！ ”

由于朱可夫正面进攻的加强，加上科涅夫坦克部队从南面来的强大压力，柏林邻近地带的德军防线被突破了。

战场移到了柏林城内。

4月20日下午，朱可夫方面军的第3突击集团军首先向柏林城区开火。

根据柏林城区狭窄和障碍物众多的特点，朱可夫采用坦克集团军与诸兵种合成作战的战术，进行清扫式运动，以密集的火力压倒了城内守军。

与此同时，科涅夫的坦克部队逼近了柏林城区的防御圈。当天晚上，柏林电车的环形路被苏军突破。

4月22日，朱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第33和第69集团军，以及科涅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开始紧缩对城区德军的包围圈。朱可夫的属将崔可夫和科涅夫的属将雷巴尔科，分别向柏林东南和南面突击，形成了两个包围圈，并加紧合围。一个包围了柏林东南面的德军第9集团军，一个包围了守卫柏林城区的德军。

第三帝国遭到了死亡的痛苦。柏林市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苏军的进攻，顺利地进行着。每次发动攻击之前，先用空军轰炸，炮兵轰击，然后由坦克部队及带有喷火装置和破坏装置的工程兵部队支援步兵进攻。步兵梯队在小的区域内推进，一条街道一条街道、一幢房屋一幢房屋地扫荡。

德军的防御经常遭到苏军由后面或地下进行的袭击，守军渐渐放弃地面，退到大的防空掩体内和装有高射炮的楼塔。德军炮兵很快在广场、公园和铁路旁的空地上建立新的射击场地。

4月29日，只有德国政府所在地的街区、动物园附近，以及由动物园到哈弗尔河一段狭长的地带还在德军手里。

最后，全城只剩下动物园的炮兵阵地和国会大厦了。

4月30日上午5点，苏军开始炮轰国会大厦。

猛烈的炮弹把大厦的墙壁打穿了许多大窟窿。接着苏军潮水般冲进大厦，在里面展开激烈的短兵相搏。下午2点25分，苏军获胜，带出了2500名战俘。

柏林的最后一道堡垒已经攻破。

红军战士在国会大厦上空升起了一面胜利的旗帜。

战旗如火，迎风招展。

城上城下，顿时响起了一片狂热的欢呼声：

“ 乌拉！乌拉！…… ”

第七十六章 临末日众叛亲离 闻图讫回光返照

柏林城杀声震天，希特勒四面楚歌。

此刻，希特勒只好龟缩在地下避弹室，等待末日的来临。

希特勒原打算在4月20日他56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到那里去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柏林城外已被苏军占领，城内的防线也已荡然无存。

他成了瓮中之鳖。

总理府的大理石大厅已被苏军炸成废墟。他躲在50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已经完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正在恶化。由于神经过于紧张，他的脑袋微微晃动，右臂松弛地垂着，手颤抖得很厉害。他的眼睛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给人以恐怖的感觉。他的面部表情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尽，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他的脾气时而温和，时而暴躁，变化无常。自从7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对他的老伙伴也丁例外。他不时向他的文秘书发火说：

“我没有可依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了领袖。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懂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够做我的继承者？”

希特勒说得不错。末日来临，他确实已经众叛亲离。

当战争快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军总参谋部的命运就像拜占庭帝王们的命运一样。

希特勒当元首的12年中，他晋升了260人为元帅。他们之中很少有人逃过他的狂怒，他们不是被枪决，便是自杀或被迫自杀。

德国武装部队的将军中，其中253名阵亡，44人受伤死去，81人自杀，23人被希特勒下令处决，41人由于战争犯罪被盟军处决，326人死于其他原因，进入纳粹核心集团的将军有97人死于内部斗争，63人死于战场。

现在，希特勒的亲信圈子，只希姆莱、戈林、戈培尔以及鲁德尔等人了。但就是这些个亲信也在悄悄背叛他。

希姆莱是德国纳粹党魁中一个极有权势的人物。

在希姆莱身上，愿望与现实总是十分矛盾的。他是巴伐利亚人，但他十分向往普鲁士王国，崇拜腓特烈大帝。他狂热地认力，理想的德国人是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的北方人。

他只有初等文化，却十分勤奋地抄录伊涅斯·德洛那拉提出的训戒和修养准则。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服从，专心，诚实，廉洁，牺牲精神，秩序，纪律，爱国”等标语，似乎表明他要做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他经常戴一副夹鼻眼镜，没有人能够看得到他那眼神里透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来。

但是，他同希特勒一样，是一个奇特的两面人，始终过着双重生活。他19岁时，就和一个比他大7岁的妓女瓦格纳同居。后来，他同另一个比他小7岁的名叫巴尔格利特的女人结婚。但是，他失败了，婚后很不幸福。于是，他同他的私人女秘书黑德韦格保持暧昧关系。黑德韦格为他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儿。

希姆莱作为党卫队（黑衫队）的首脑，与希特勒有着多年同甘共苦的关

系。他对希特勒似乎是绝对忠诚的，但是，最近几年，他在心底一直酝酿着反叛的计划，试图寻找机会取而代之。

随着形势的紧迫，希姆莱加紧了反叛的秘密行动。

在盟军和苏军开始合围德国的危险时节，他这个根本不懂军事的人，被希特勒任命为 25 万“人民军”的总司令。那时，希姆莱住在柏林以北 120 公里处的隐秘的居所，他的大本营也设在那里。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泽姆勒经常到希姆莱那里去密谈。他们商量，在适当的时候，实施一项新的计划，建立一个以戈培尔为总理、以希姆莱为武装部队首脑的新内阁，取希特勒而代之。

希姆莱的另一项计划是秘密和谈。他手中掌握着一项秘密武器——他管着德国战俘营的几十万盟军和苏军战俘，以及手中的 150 万犹太人。他打算以这些战俘和犹太人为交换条件，同盟国秘密和谈。这样，既可以保证和谈成功，又可以使他获得人道主义者的美名。

希姆莱通过他的私人按摩师克斯腾医生与瑞士前总统米西联系。一系列秘密活动之后，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进行了会谈。

希姆莱告诉这位瑞典伯爵：

“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要与世长辞。我希望伯爵能快些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并请告诉他，在东方，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战线为止。”

但此事后来全无结果，只好不了了之。而这时，他的所谓“人民军”正在土崩瓦解……

戈培尔是希特勒心中的才子。他一直在宣传战线上为希特勒卖力。他的善于迎合主子的手段和善于造谣的本事，很得希特勒的赞赏。但他早就与希特勒同床异梦。戈培尔看到德国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之后，同样打着两条主意。一是婉转地建议元首同东方或西方和谈，一是密谋反叛。

当意大利墨索里尼下台的时候，他就在日记里悄悄记下了他的这种打算。当希姆莱在最后的日子里担任“人民军”司令的时候，他就与希姆莱暗中往来，密谋策划取代希特勒。

戈培尔的阴谋埋得很深。他没有被暴露，直到最后一刻。

与以上两人形成鲜明对照的鲁德尔又是另外一种典型。

鲁德尔是希特勒心中的勇士——他就是那个向元首表示永远忠诚，宁肯不接受勋章也要继续飞下去的空军中校。隆美尔自杀了，克鲁格自杀了，莫德尔元帅也自杀了，古德里安再次与元首分手……希特勒手中再没有什么可以为他作战的将领。正是这样的时候，鲁德尔坐了一回火箭，被希特勒破格提升为西线的守将。

但，就是这个鲁德尔也对元首发生了动摇。

最使希特勒吃惊的是戈林对他的背叛。

空军元帅戈林原本就是希特勒的死党，赫斯莫名其妙地飞到英国之后，他在纳粹核心层中，就权力而言，算得 2 号人物了。

戈林是个爱说大话很讨希特勒欢心的人物。他的空军在前几年的战争中创造过许多奇迹。可现在，他的所谓空军，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存在了。

他大腹便便，喜好女色，贪图财宝，无所作为。但他在几年前就被希特

勒正式任命为继承人。现在，见元首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他在内心暗暗高兴。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 1941 年 6 月 29 日由希特勒亲自批发的命令，重温接到这份手谕的快乐。那份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了，由戈林代表他。

这天，戈林在上萨尔斯堡。他从希特勒的秘书鲍曼那里知道了希特勒龟缩在地下室等死的消息。

可这时，戈林又有些畏怯了。他害怕被人斥责为卖国贼。但他终于按捺不住急于上台的心情，于是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去了一份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委托再次肯定下来。

电报说——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年，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 1941 年 6 月 29 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地采取行动？

如果在今晚 10 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

您知道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对您的感情非言语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戈林的电报送到了总理府。希特勒的秘书鲍曼先把电报扣在手上，然后寻找适当机会密报希特勒：

“戈林正在谋反。”

希特勒一听，不禁大怒：

“戈林算什么东西！我早就知道他已经完蛋了。无用之极，这完全是个混蛋！他要夺权？我还没有死呢！只要我还有最后一口气，就不让他这样的小人上台！”

希特勒骂了一阵，大概是累了。然后，略略平静下来，毫无表情地道：

“让戈林去谈判投降吧。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

第二天黎明，纳粹头目中最傲慢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戈林反叛的失败，使戈培尔吓出了一身冷汗。

戈培尔费尽心机，在这最后的时刻取悦希特勒。

这天，希特勒正在地下室同著名的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和格莱姆将军谈话。当谈到戈林的时候，希特勒仍很气愤。

希特勒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召你到这里来吗？”

格莱姆道：

“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道：

“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们的行动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跑到伯希特斯加登，在那里给我来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说到这里，希特勒面部抽搐，几乎痛苦得说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几，他继续痛心疾首地道：

“它是……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蛋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他们……多么无耻！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都对我干了！”

“我已经下令立即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了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关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理由。”

接着，希特勒任命格莱姆将军接替戈林的职务，受命为空军司令。

正在这时，戈培尔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元首身边。

“啊……戈培尔博士！你来了！坐吧。”

希特勒似乎很高兴。龟缩在地下室的希特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孤独。他只有不断地找人谈话，不断有人前来看他，这才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儿安慰。

“元首！我给您带来了一个极好极好的消息。”戈培尔献媚地说。

“好消息？真的吗？”希特勒早已被痛苦弄得有些麻木的神经为之一震，苦笑道。

“真的，元首！”

戈培尔说着，从身上取出一张星象图：展开之后，一边指给元首看，一边说道：

“星象表明，我们还有希望。”

原来，戈培尔为了讨好希特勒，挖空心思，从希姆莱那个无奇不有的“研究室”里调来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1939年2月30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他卜算的。戈培尔对这两个非凡的文件重新研究之后，得出了可喜的新发现。

希特勒看着那图，只见上面标着黄道、赤道、星团、星云、星座界线、天市、二十八宿等等，旁边又有若干文字说明。

希特勒对于文知识一窍不通，不解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图预示吉凶祸福。”戈培尔故作高深地道，“你看，这是金星。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所以又称为太白。金星出现的位置可以向我们指示吉凶祸福。

“旁边这排文字，叫做讖语。近日星象家为元首测得一签，叫做‘子兴夜视，明星有灿。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这就是说，元首你还有希望，很大的希望。”

戈培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要说的意思讲清楚。

“这么说，我们还真有希望？”希特勒眼里闪着亮光。

“有希望！元首。”

戈培尔肯定地说。

接着，戈培尔引用元首喜爱的一本书——英国人卡莱尔所著《腓特烈大王史》，为元首朗诵了一段文字。那是叙述7年战争中，腓特烈大王感到日暮途穷，表示要择日自杀。但一位星象学家为大王测了星象，星象表明大王的敌人有难，可能敌之要人就要殒命。果然，不几天，敌方俄国女皇死了，应验了星图。

戈培尔充满激情地朗诵道——

英勇的国王！请你再等一等。你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你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你了。2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希特勒认真地听着，眼里充满了泪水。

戈培尔又继续道：

“所以，星象表明，元首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变化。因此，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希特勒被戈培尔鼓动得热血沸腾，那张早已苍白如纸的脸，有如回光返照，顿时泛红，好像年轻了10岁。

“是的，亲爱的博士！我们不能失去信心。我从来都没有失去信心！”

戈培尔进一步道：

“我估计，我们的敌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总有哪一个，最后一定有难，很可能死掉。”

那天晚上，戈培尔在地下室陪着希特勒，进一步发挥了他的理论。他说，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7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

对于戈培尔的理论，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

“这一次又是哪一个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讥讽地说。

戈培尔答不上来。他只好含糊地说：

“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事情总要发生，你们慢慢看吧。”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休息的时候，盟军空军早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变成了废墟。

正当这时，历史似乎要证明戈培尔的先见之明。无线电报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罗斯福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街广场的大火熊熊燃烧着，把戈培尔那张脸照得十分清晰。他面色开朗，精神大振，高兴得几乎狂叫起来。

他立即进去报告元首：

“元首！罗斯福死了！”

希特勒睁开睡眼，先是吃了一惊，以为苏军已经冲进了地下室，见是满脸喜悦的戈培尔，这才清醒过来，问道：

“你说什么？博士？”

“罗斯福死了！”

“真的？”

“是的，元首！死啦！”

“罗斯福？”

“是罗斯福。4月12日死的。”

“啊啊……”

希特勒欣喜若狂，大声道：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感到她在我的房间鼓翼的声音了。这不是我们运气好转的征兆吗？”

接着又连连叹道：

“啊……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戈培尔的图讖，就像一颗救心丸。

尽管情况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

他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会遭到惨败。他对留在身边的残兵败将命令道：

“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部队和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都要在5小时内被处决！”

其实。这时候，希特勒的所谓部队只不过是他的影子部队，所谓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脑海中。

一整天，希特勒都在打电话。他急于得到各路指挥部的抵抗情况。但是，许多电话老是下通，即使通了，不是找不到司令官，就是情况很糟。

希特勒的兴奋很快变成了暴怒。他又不停地尖声骂人：

“每一个人都背叛了我！这批无用的混蛋，除了背叛、撒谎、腐化、怯懦之外，没有别的。

“一切都完了啦！好吧，让这些混蛋都滚蛋去吧！我就愿留在柏林！我一个人也要留在柏林！”

凯特尔建议元首想法离开地下室，通过地下铁道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以国再起。

希特勒说：

“不！凯特尔。我一步也不离开这里。”

“这里是守不住的呀，元首！”

凯特尔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的命令，但现在也不再那么俯首听命了。他继续劝道：

“元首！你在这里没法指挥。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么进行战争？”

希特勒火了：

“凯特尔，你要服从我的命令！如果不服从，那么，你可以同我分手，马上分手！”

凯特尔没法说了。

两人再没有说话。希特勒一言下发，也许是太累了，那脸色又青又紫。看样子，似乎就要晕倒。

第七十七章 罗斯福殒命白宫 希特勒自焚柏林

罗斯福于 1944 年 4 月 12 日不幸病逝。

这消息是准确的。只是戈培尔知道得太迟。

4 月 12 日那天，在离佐治亚温泉 3 公里半的小白宫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想休息一下。

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未能及时起飞。罗斯福无事可做，决定呆在床上阅读亚特兰大《宪法报》。

“今天上午我感觉不好。”

他对年老的黑人女仆莉齐·麦克达夫尔说。然后，他疲乏地靠在躺椅上，放下报纸，翻阅一本尚未读完的侦探小说《宪兵杀人犯》。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早就感到精力不济，精神倦乏。

当他离开亚历山大港时，情况就不太妙。在乘坐“昆西”号返航途中，他感到疲惫不堪。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体内储存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

一路上，他感到时间紧迫，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争取国会通过会议作目的许多重大决议。

国会议员们似乎已经庄严认识到这是一次隆重的集会。

那天，会议大厅，人山人海。司仪高声宣布“美国总统到”，总统的轮椅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被飞快地推上讲台。罗斯福用自己那双手有力地一撑，一下就坐到了麦克风面前的扶椅里。

望着群情激动的会场，他十分随和地微笑道：

“我希望诸位能够原谅我这种与众不同的姿势，坐着讲要讲的话。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明白，过去，我的腿肚上一直绑着 10 磅重的支撑钢条。更何况，我刚刚结束了一次一万四千英里的旅行。”

接着，他用深沉宏亮的声音讲道：

“参加美英苏雅尔塔首脑会晤，这是一次漫长而有成效的旅行。但究竟是否完全有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你们，因为，只有你们这些在这个国会大厅里就坐的人，在整个美国人民的支持下，赞同在一个叫雅尔塔的地方达成的原则协议，这次会议才能产生持”的成果……”

使罗斯福感到特别高兴的，莫过于在雅尔塔会晤中，三大国签定了一个确保世界和平的协议。他的关于设立联合国的独特构想，得到了三大国的认可，并且原则通过了联合国的组织方案和工作程序，这对于和平处理战后若干问题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详细介绍雅尔塔会议取得的具体成果之后，罗斯福特别谈到了美国在安理会中投票表决的建议已经被接受，接着谈到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于不久在旧金山召开。

他满怀信心地讲道：

“我们相信，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将在那里最后签字生效。依靠那个宪章，世界和平就能得到维护。”

继而他强调：

“世界和平决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民族的事情。它必须以整个世界的共同努力为基础……”

人们先以片刻的沉静向他表示敬意。待他讲话结束，就开始欢呼起来。狂风暴雨般的欢呼声，直到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国会大厅才平静下来。

讲演下来，罗斯福更加感到精神倦乏。他打算好好休息一个月，以恢复活力，再精神饱满地工作……

可是，几个月过去，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的夫人和随从，都看到总统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无不为之深深地忧虑。

这次，罗斯福在小白宫别墅休息了好几天。但他心里老挂着国家和世界许多大事，又急于回到白宫。如果不是天气的原因，他早就坐在白宫那间椭圆形的办公室里了。

罗斯福看了一阵小说，他的两个表妹玛格莉特·萨克莉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温斯罗善·拉瑟弗德夫人前来同他聊天。

他身着深灰色西装，结一条哈佛红色领带。有人要给他画像，他高兴地答应了。他的秘书哈里特拿来信件，他在信上签了名，便静静地坐下来，让画家描抹肖像。

一个身材高大、神态严肃的妇人把画架放在窗台前面。她就是伊丽莎白·肖玛诺夫人。她已经给总统画了一张水彩画，她还要为总统画另一张。罗斯福想把那一张送给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儿。

肖玛诺夫人把海蓝色披风披在总统肩上，开始作画。

13点钟，罗斯福看了看表说：

“飞机就要起飞。我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了。”

没料，他说了这句话后，突然感到有些头痛，举起手来按住太阳穴。接着，没待大家回过神来，总统的手沉重地滑了下去。

“你忘了什么吗？”萨克莉小姐问。

罗斯福闭上眼睛，难过地轻声回答：

“我头痛得厉害。”

说着，那身子便向前倒去，顿时失去了知觉。

这时是13点15分，正好过了一刻钟。

在场的所有人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很快，负责照顾总统的海军医生布鲁恩少校来了。他叫人把总统推到他的卧室，立即检查。总统神志不清，呼吸急促，脉搏达140次，血压高得无法量。布鲁恩明白，这是脑溢血，情况十分危险。

大家明白，必须赶快把总统送到大医院进行紧急抢救。

布鲁恩挂通了华盛顿的总统私人医生麦金太尔，麦金太尔立即通知了前美国医学学会主席波林，要求他赶快带领高级医生赶到佐治亚温泉进行抢救。

劳拉·德拉诺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也给美国第一夫人去了电话，安慰说她可能问题不大，他们将于晚上赶到温泉公园。他劝她不要取消已经确定的约会，她将在那里出席一家商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演出。

15时28分，波林博士赶到了小白宫。他发现总统头上正在出汗，面如死灰，呼吸困难，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出来。

15时32分，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波林给总统的静脉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罗斯福的心脏又跳动了两三次，接着又停止了，永远停止了。时间是15时35分。

华盛顿时间16时35分，正在萨尔塔雷夫俱乐部主持和欣赏钢琴演奏的罗斯福夫人接到总统秘书的电话，请她立刻回家。她感到一定是总统发生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立即向招待会主人告别，赶回家去了。

她来到客厅，厄尔利和麦金大尔告诉她，总统已经去世。这个沉重的打击使她立即昏倒过去。

其时，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国会大厦主持参议院会议。他很快接到厄尔利的电话：

“请你赶快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门进来。”杜鲁门以为总统突然从温泉回来了。直到他赶到罗斯福夫人的办公室，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罗斯福夫人脸挂泪痕，对他说道：

“哈里！总统逝世了。”

接着，罗斯福夫人打电报把这沉痛消息通知了儿子。

再接着，最高法院院长哈伦·菲克斯·斯通接到通知，请他立即前往白宫主持总统宣誓仪式。

许多要人迅速赶到白宫。

18时刚过，杜鲁门在会上沉痛宣告：

“总统逝世了！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去世了。我现在要说的只是，我试着接这个班，因为我知道他希望我这样做，也希望我们大家这样做。

“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内阁。我相信诸位会给我以帮助。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我肯定能彻底贯彻总统制定的路线。”这天下午，全体美国人民都感到震惊。在白宫，人们匆匆为新总统准备了就职宣誓仪式。在举行仪式时，会场庄严而沉重。杜鲁门举起右手，跟着斯通念诵誓词：

“我，哈里·杜鲁门，在此庄严宣誓，忠实地挑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重担，为维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而竭尽全力！”其时是19时8分。

那天晚上，正在精心指挥战事的已顿将军从英国BBC电台的广播中得到了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奔向其他几位指挥官的宿舍，敲开布莱特雷的门。

“有什么事吗？”布莱特雷问。

“你最好同我一道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克的房间。艾克闻讯，震惊不已。

三个人一起沉痛地呆到凌晨2点钟。

他们想到罗斯福的逝世对今后和平事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不禁忧心忡忡。他们希望美国能有第二个人能像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

丘吉尔得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深感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给正在克拉里奇的布鲁克打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深沉的痛苦：

“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一连几天，丘吉尔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在国际交往中，罗斯福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难以割断他与总统那种情同手足的感情。

罗斯福是在欧洲战场处于最高潮的时刻去世的。丘吉尔久久回忆着他与罗斯福之间的种种深交，心情难以平静。

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友谊，是在这场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1939年9月，丘吉尔一进海军部，就同喜欢海战的罗斯福频频通信，真诚交往。他担任首相后，同罗斯福的电报往来不断。丘吉尔的抗战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有力支持。尔后，随着美国的参战，他同罗斯福曾经9次聚会——一次在

阿根廷，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两次在魁北克，最后一次在雅尔塔，总计大约有 120 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他是和罗斯福一起在白宫，或在海德公园，或在被罗斯福称作香格里拉的蓝山城别墅中过的。

丘吉尔佩服罗斯福正直的心地、真诚的品格、战胜病魔的顽强精神，以及他对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

丘吉尔一再打算立即前往美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终因军国大事缠身而没能成行。对此，他一直感到遗憾。

斯大林收到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同样心情沉重。他在致丘吉尔首相的电报中说——

我已经收到你因罗斯福总统逝世拍来的电报。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身上，苏联人民看到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一个促进三国密切合作的不屈不挠的战士。

罗斯福总统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将永远受到苏联人民最高的评价和怀念。就我个人来说，我格外深刻地感觉到丧失这个伟大人物的沉重心情，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友好国家和人民，都悬挂半旗为罗斯福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而沉痛的哀悼。

罗斯福夫人守着丈夫的遗体，登上开往华盛顿的列车。

整整一夜，她都呆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一切，望着夜里到各个车站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们激动而悲伤的面容。

4 月 14 日上午 10 点钟，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罗斯福的遗体被人们抬下车厢，放到了一辆马车上。6 匹马拉着一辆灵车，在几十万人的注目下，马车走上通向白宫的制宪大街。一路上，守在沿街两边的百姓痛哭夫声，自从林肯总统逝世以来，还没有一个总统的逝世如此深深牵动美国人民的心。

人们明白，罗斯福的不幸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其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的，还有另一个人物，那就是希特勒。

罗斯福之死虽然叫希特勒高兴了好一阵子，但他同时无可奈何地感到，他已再无回天之力。他的末日也即将到来。

当戈培尔们热切地等待着元首的最新指示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决心死在柏林。

死前，他觉得只有两件事要办。一件是需要最后处理他和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关系，另一件是他还要最后说点儿什么，留下他的遗嘱。最后，便是怎样结束自己。

4 月 15 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

对于这个奇特的女人，德国人很少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德国人知道得更少。她做他的情妇已有 12 年以上。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见过她的人，只觉得她沉默寡言，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见到她。

希特勒非常喜欢她，他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不让她公开露面，不让她在分设在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指挥他的战争。

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冰、读消遣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以及没完没了的打扮，为经常远离的情人

而憔悴。

地下避弹室的小会议室里准备着一场异常奇特的婚礼。

有人从邻近的冲锋队里找到了一位懂得婚礼的小官，把他带到地下室主持祈祷仪式。他的名字叫瓦格纳。戈培尔和鲍曼作证婚人。其他随员、夫人、小姐、太太参加了这个简单而正式的婚礼。

有人为希特勒理了理早就零乱不堪的头发和小胡子。脸上略略抹了些红色，掩盖了像纸一样的苍白，但无法掩盖垂死之前的憔悴。他仍然穿那身早已退了色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穿过的那身制服，胸前别着那次大战中获得的铁十字勋章。只是眼下在那勋章的旁边挂上了一朵红色的纸花，表示他是新郎。

爱娃由人扶着从梳妆室出来了。她穿一身粉红的婚纱，挽着发结，浓妆艳抹，显得娇柔而沉静。

按照巴伐利亚人的婚礼程序，新郎新娘向上帝起誓，表示永远相爱，白头到老。简短的仪式完结，新人双双在结婚证书上签字。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上了“爱娃·勃劳恩”。人们说这种签法不对，要求她改签。她划掉了“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这种签法，表示她已是希特勒的正式夫人。

接着是以痛饮香槟酒为主的酒宴。所有在场的人为元首和新娘进行简单的祝贺，彼此敬酒，然后在沉重的气氛中随便谈话。

希特勒强打精神说，在他的生命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时刻，曾经与他一道奋斗过的许多最亲近的人背叛了他，诸如戈林、希姆莱，还有爱娃的弟弟菲格莱等人。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宽慰。

再接着，希特勒把戈培尔和鲍曼叫到另一间屋子里，口授他的政治遗嘱。

这个曾经以铁腕统治德国 20 多年，并在欧洲横行 4 年之久的魔鬼，临死之时想起了他在年轻时流浪维也纳街头的苦难生活，想起了他发迹开始的啤酒馆政变，想起了他上台之后各种不可一世的事迹……

他叹息命运再一次击败了德国，使他再度失去了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重弹他在《我的奋斗》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老调，加上另一些谎言，把世界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犹太人。

他说——

“自从我略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 30 多年了。

在这 30 多年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 1939 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服务的国际政客……”

接着，他谈起了他之所以决定留在柏林并与其共存亡的理由“这 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各种挫败，但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 6 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生死与共。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我将含笑与世卜辞。”

再接着，他谈到他的继承问题。

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声中化力废墟，但他不得不再次重申，把

他过去许诺的继承人除掉，他愤愤他说——

“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 1941 年 6 月 20 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并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最后，他谈到他的遗产和亲属的有关问题“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人结婚。

她自愿作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搜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把我的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 20 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我指定鲍曼为我的遗嘱的执行人。”

希特勒口述完他那冗长的遗嘱之后，已经筋疲力竭，回到室内休息去了。其时，于已破晓，曙光照进了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

全城被烈火和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和燃烧。威廉街和总理府在烈火中满目伤痕。

4 月 29 日，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他死去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他们是 4 月 26 日企图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的。4 月 28 日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被吊在路灯杆子上，然后被丢进阴沟里。

希特勒获悉墨索里尼极不光彩的下场之后，马上进行了他们的最后准备。

夜幕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到了最后尽头。

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命令所有在地下室的人没有得到他的命令之前不得入睡。因为这是他向大家最后告别的时候。

半夜以后，大约是 4 月 30 日早晨 2 点 30 分。希特勒走出了他的私人房间。在那里等待他的大多是他的女部下。他眼里含着泪水，和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

然后，他退回私室。

外面的厅里，处于穷途末路的那些属员无可奈何地跳着舞，消磨着最后的时光。

希特勒和爱娃面对面地坐在他们的私室里，彼此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这一天，爱娃没有心思吃什么东西。只有希特勒和他的秘书吃了最后一

顿象征性的晚餐。

爱娃换了一身黑色礼服，穿着无带浅口鹿皮鞋，默默地坐在蓝白色沙发一端。希特勒坐在她的旁边。他们的面前有一张圆桌，上面摆着两只 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和两粒胶翼药丸。

希特勒早就从哈斯那里获得了极简单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

现在是实施的时刻了。

他和爱娃同时吞下了药丸。接着，希特勒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来了一枪。

10 分钟后，人们进入希特勒的房间。只见希特勒十分难看地倒在了血泊中。爱娃倒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花瓶掉在地上，但没有打破……

人们把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搬出室外，放在离暗堡大约 150 码的地方。那里早已挖了一个长沟，并且放着六七个汽油罐，大约有 200 多公斤汽油。

希特勒夫妇身上被人裹上毯子，丢进了长沟。然后，将汽油倒在上面。

在场的人麻木地做完这一切之后，纷纷后退数步。有人向长沟丢进一个火头。希特勒夫妇便在长沟里呼呼燃烧起来，直到最后化为灰烬。

追随希特勒并为之殉葬的，有戈培尔全家和其他一些随员。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演完了他必然要演的最后一幕。

1945 年 5 月 8 日，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整个欧洲战场到此划上了句号。

此后不久，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次日，强大的苏联红军向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是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向日，伪军的全面反攻。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浩劫——历时 4 年零 3 个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1946 年 10 月前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争罪犯被历史押上了纽伦堡的审判台和绞刑架，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由德意日轴心国发动，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30 亿以上的人口被迫卷入了战争。最后，以美英苏力首的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上了铁幕。

但是，整个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局部的战火至今仍然没有断绝。有时，这些局部的战火，甚至有朝着新的世界大战演进的危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围绕政治的或经济的若干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人们一面百倍警惕着世界性大浩劫的重演，一面紧张地进行着花样百出的冷战和经济竞争。

一切有识之士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深沉而严肃地思考着人类自身发展的命运。都在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力争取和平、幸福和繁荣而不懈地奋斗。

人类！这个神圣的生灵之群，将来究竟有什么样的前景？

这个问题，需要人类自己回答！

当然，按照西方世界的信仰，这个问三只有上帝才能回答……

主要参考书目

-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利德尔·哈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亨利·米歇尔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英]温斯顿·丘吉尔
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黄玉章等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德国观点)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兵不厌诈》 [英]安东尼·布朗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
- 《让历史来审判》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
三联书店 1974 年
- 《远征欧陆》 [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三联书店 1975 年

主要参考书目

-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利德尔·哈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亨利·米歇尔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英]温斯顿·丘吉尔
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黄玉章等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德国观点)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兵不厌诈》 [英]安东尼·布朗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
- 《让历史来审判》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

- 《远征欧陆》 三联书店 1974 年
[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三联书店 1975 年
- 《盟军高级司令部内幕》 [英]戴维·欧文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
- 《罗斯福外传》 [美]奥尔登·哈奇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丘吉尔》 [中]解力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 《斯大林——历史人物》 [英]伊恩·格雷
新华出版社 1981 年
-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英]艾萨克·多伊彻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朱可夫》 [美]奥·普·钱尼
三联书店 1976 年
- 《巨人之情——戴高乐和丘吉尔》 [法]弗朗索瓦·凯尔索迪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
- 《希特勒暗堡》 [美]詹姆斯·P·奥唐奈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
- 《美国档案机密》 [法]尼·林·E·冈
群众出版社 1986 年
- 《敌人在倾听》 [英]艾琳·克莱顿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 《宣传战史》 [日]池田德真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 《外交官生涯》 [英]埃里克·克拉克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
- 《慕尼黑和平的代价》 [美]特尔福德·泰勒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